

印度共产党（毛）文献集（上册）

印共（毛）党纲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
二〇〇四年

前言

目前的这份文件初稿，经联合中央委员会广泛探讨后，已在 2004 年 9 月最终定稿。联合中央委员会是由前身是印度共产党（马列主义）人民战争集团和印度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两党合并成立的中央委员会。两党高级代表团 2003 年 2 月至 2004 年 9 月举行了一系列双边会谈，经过激烈讨论后起草了五份初稿文件。联合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深入研究了这五份初稿文件，坦诚地互换 30 多年以来革命实践生涯的丰富经验，并在当今国际社会变化发展的背景下，就印度革命需要面对的一系列棘手问题达成了共识。

目前的这份文件——《党的纲领》——综合了印度共产党（马列主义）人民战争集团和印度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两党文件的精华，同时吸收了发动人民战争，反对印度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的修正主义与左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以及在印度各个地区建立稳固连续的革命运动的经验。

这份党纲文件将会下达至我们新联合成立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广大党员中，以便立即作为党的行动指南，得到贯彻实施。同时，也应牢记这是一份为即将到来的统一的党的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草案，因此，这份文件需要所有党员的参与以丰富党纲内容，并在必要时提出修改意见。由此，这份党纲文件应该成为我们党解决印度革命遇到的基本问题和将印度革命推向胜利的有效武器。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央委员会
2004 年 9 月 21 日

引言

在与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几十年以来根深蒂固的修正主义决裂后，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1970 年的党纲和印度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 1969 年的文件已为印度革命提供了正确的革命总路线。基于印共（马列）和印毛共中心在领导印度人民战争的过程当中积累的丰富经验，联系国内外形势的主要变化，两党召开了代表大会和其他各种形式的会议，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两份文件所提出的革命总路线。

印共（马列）和印度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是印度毛主义运动的两大主要党派代表，两党的历史深深植根于 60 年代轰轰烈烈的纳萨尔巴里运动。当时，在将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应用于印度的具体实践，同时对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由来已久的修正主义倾向进行揭露和反对，并为之决裂的过程中，我们两党涌现出了两位最杰出和重要的领导人——查鲁·马宗达（MC）同志和卡奈·查特吉（KC）同志。1967 年 5 月由查鲁·马宗达同志领导的伟大的纳萨尔巴里运动标志着印度吹响了“印度的春雷”的号角。

在此后时期内，我们两大毛主义政党不仅继承了我们敬爱的领袖的遗产，而且通过持久人民战争，重建和推进了武装土地革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新时期的“春雷”再一次回荡在安得拉邦、比哈尔-贾坎德邦、丹达卡兰亚地区和我们国家的其他地区中；在整个印度甚至在更遥远的地方人们越来越能感受到这革命的春雷。

今天，作为世界总体危机的一部分，印度政治经济危机正在不断加剧，这为人民运动包括我们统一的党领导下的新一波革命高潮的来临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全国性的人民运动迫切需要领导，而我们党将会满足这一需求——这必然会加速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在全国范围的发展。在此背景下，我们有信心，这份新的党纲将让全体党员更为清晰地认识我们党的总路线，帮助党担负起领导不断高涨的人民斗争浪潮的任务，并在全国内推进人民战争。

党的纲领

一、我们亲爱的祖国印度，居住着近 11 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古老、面积最大和人口最多的国度之一。我们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像劳动力、动物、土地、水、矿产和森林等。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由各种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和部落构成，还包括有不同信仰的人民。我国的绝大多数人口主要依赖农业。因此，本质上，印度还是一个农民为主体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勤劳和智慧的，这块土地上的文明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总而言之，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继承了灿烂的文化遗产并且富有优良的革命传统。

二、在经历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后，英国殖民主义者开始利用东印度公司对我们国家实行干预。此后，以 1757 年普拉西战役的胜利为开端，英国殖民者开始占领整个印度并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成功建立了对印度的直接殖民统治。当时，印度封建经济正在孕育着商品经济的萌芽，贸易、商业、家庭手工业日趋繁荣。但是，来自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剥削压迫残忍地摧毁了印度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他们也残忍地摧毁了本土手工业和商业。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起初遭受了某种程度的瓦解，此后在很大程度上已瓦解。英国殖民者使印度沦为其原材料的供应地和工业产品输出市场。将近 200 年的直接殖民统治和剥削，使印度经济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经济。印度经济因此以从属的、受支配的地位并入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经济体系中，随后，印度被打造成仅仅满足英帝国主义金融资本主义需要的附庸国家。

为了巩固统治和实行残酷剥削，英殖民主义者保留印度封建势力的同时，通过实行柴明达尔、马哈瓦尔和莱特瓦尔土地制度，收取固定赋额。由此，英国统治者使原本独立的封建的印度沦为了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印度。

三、无产阶级从贫农和破产农民当中诞生了，并由此登上了印度历史舞台。他们在英国殖民主义者开办的铁路、矿山、船坞厂、种植园和一些产业中出卖劳动力。同时，在英帝国主义的庇护下，买办商人、放高利贷者、封建统治者和地主按照英帝国主义的规划和需求，对纺织业、黄麻、钢铁、造纸和种植园业等进行投资。在这些买办商人、放高利贷者、封建统治者和地主们中又诞生了现在的买办大资产阶级，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完全依赖帝国主义。同时，受过教育的小资产阶级也从英国殖民者为满足其管理和统治需要而引入的教育系统当中诞生了。

四、从英国统治印度开始，英国殖民者就不得不面对印度人民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英殖民者占领印度后，印度的历史就成为一部印度人民不断反抗英帝国主义及封建剥削与压迫的历史。这段历史也是一部光荣的农民革命斗争史，一次次反抗英帝国主义及其封建代理人的农民反抗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从 1854-1856 年的桑塔尔人起义，到 1857 年第一次独立战争达到高潮，这标志着印度民主革命的开端。全国范围内的农民、爱国民众以及军队的起义点燃了燎原的星星之火，使英国殖民主义者遭受了诸多耻辱性的失败并由此动摇了其统治的根基。但后因封建势力领导人的背叛，起义以失败告终。

此后，大量反抗英国殖民者及其封建代理人的农民武装斗争和部落叛乱不断发生。然而，此时的工人阶级既没有强大到提供领导，也没有形成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及以这种意识形态为基础的革命党，这些斗争和反抗都遭遇了失败。

五、国大党及之后甘地在国大党中的领导被英殖民主义者创造出来并加以利用，以瓦解和破坏不断高涨的反帝民族解放运动，并借机剥夺人民对革命的领导权。由于帝国主义危机和世界大战，劳苦大众的生活状况变得越发地令人难以忍受。拿起武器起来反抗英帝国统治的农民、工人和其他劳苦大众越来越多。一部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也一次次地拿起武器进行英勇的斗争。人民英勇的斗争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而剥削者和压迫者也因此感到恐惧。然而，以比哈尔邦的坎巴兰农民斗争为开端，甘地主义宣扬非暴力、消极抵抗以及“非暴力坚持真理”的思想，将正在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从斗争和革命的道路上转移到屈服和谈判的道路上。甘地主义斗争的实质是代表了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是忠实于英国殖民者的。英国殖民者为了保护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在政治经济上向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地主做出一些让步，以确保买办大资产阶级能继续成为英帝国主义统治印度的牢固支撑。

六、1917年在列宁同志领导下俄国取得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我国迅速传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印度无产阶级反抗英帝国主义并不断向其发动英勇的武装斗争。在此背景下，印度共产党于1925年诞生了。尽管有无数次机会，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未能掌握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印度共产党领导人一直未能认清甘地主义的实质，因此未能与之做斗争并划清界限，并采取正确的革命道路和抓住革命的主动权。更确切地说，印度共产党一直尾随甘地领导而未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印度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印度共产党也未能与勇敢的印度人民，尤其是农民相结合。印度共产党也拒绝向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成功的中国革命学习。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印度共产党没有走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道路。虽然当时印度的客观革命形势非常有利，但是印度共产党中奉行机会主义的领导人不愿意走持久人民战争和武装民族解放战争的正确革命道路。实际上，在印度共产党的领导下，反抗帝国主义的人民激进运动脱离了正常的轨道，印度共产党甚至还与甘地主义结成了机会主义联盟，从而引导革命群众尾随甘地的领导。最重要的是，印度共产党领导层背叛了伟大的特伦甘纳农民武装起义，并且以利用议会的欺骗性名义深深地陷入了议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泥掉之中。同样地，当时的客观情况也对推进土地革命和采取持久人民战争的光明道路空前有利，这条道路的正确性已经被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已经取得胜利了的中国革命所印证。尽管如此，印度共产党中英勇的革命派仍站在战斗的人民一边并领导了许多革命斗争。他们中的很多人将自己的宝贵生命献给了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部分的印度革命。

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伟大的斯大林同志领导世界人民和苏联红军彻底打败了法西斯势力；因为这场战争，帝国主义力量被大大地削弱了；人民民主力量在东欧国家崛起，伟大的中国革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取得了惊天动地的胜利，这照亮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道路；在世界1/3的土地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出现连同空前高涨的民族解放斗争在世界上建立了新的力量平衡。更重要的是，中国革命的胜利给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备受帝国主义剥削压迫的民族和人民指明了解放的道路。在当时的世界形势试下，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改变力量平衡做出巨大贡献。

这样严峻的形势逼迫帝国主义必须立即改变它们旧有的直接殖民统治方式，而采取另一种新的殖民统治方式，即精心挑选和训练代理人来进行殖民统治和剥削，来拯救帝国主义自身，因为新出现的情况已经极大程度地削弱了它们。帝国主义者已经培训了他们精心挑选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所代表的是帝国主义的忠实统治阶级——大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由此，帝国主义者改变了旧有的剥削和统治的殖民方式而代之以间接地统治、剥削和控制的新殖民主义方式。

八、在二战时期以及二战结束后不久，印度次大陆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革命形势。爆发了要求释放被囚“印度国民军”的强大抗议运动；激烈的全国范围的学生反帝游行；孟加拉“三一”减租运动，巴卡诗特运动以及在土邦中爆发的激烈反封建运动；邮政和电报员工罢工；在孟买皇家印度海军爆发的光荣兵变以及印度士兵对英帝国忠诚度的丧失；比哈尔邦警察起义；工人阶级团结斗争以及历史性的特伦甘纳农民武装斗争的开始；这些都让帝国主义在印度的统治大厦摇摇欲坠。

在这样的形势下，英帝国主义利用其忠实的买办代理人——国大党和全印穆斯林联盟的领导人来维护其剥削、控制和间接统治，镇压印度人民的革命浪潮。他们实施了阴谋诡计，造成

集体大屠杀，国家在宗教的基础上遭到划分。英帝国主义把权力移交到了它们的忠实代理人，即代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利益的国大党手中，英帝国主义走向幕后。本质上，1947年的“独立”宣言只是谎言。实际上，英帝国主义的直接殖民、半封建制度被间接的帝国主义统治、剥削和控制的新殖民主义形式所取代，印度成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九、在印度宣布正式独立后，这些官僚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仍继续忠实地服务于帝国主义，从本质上说，印度独立是假的。形势的确发生了变化，除了英国、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剥削者，苏修剥削者也开始向我们国家渗透。在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印度统治阶级屈从于帝国主义者，向帝国主义势力打开大门供其劫掠，同时，印度统治阶级也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实现自己的利益。

十、在直接殖民统治结束之后，帝国主义者采取了间接统治的新形式，剥削和控制附庸于他们的民族和国家，这就是新殖民主义——更具欺骗性并且比原来的殖民主义统治方式更加邪恶。现在帝国主义的金融资本通过帝国主义国际机构，如向其他国家强加苛刻条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并以贷款和“赠款”的方式，不受限制地向附庸国输入资本。通过这样的方式，帝国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不受限制地向附庸国大幅流入，并由此增强对附属国的控制。除此之外，跨国公司对附属国的直接投资也一直在增加。

帝国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在我们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的主导力和控制力正不断增强。事实上，帝国主义国家控制了印度经济甚至是政府的关键领域和部门。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全方位渗透和控制体现在帝国主义对印度投入的金融资本总额的惊人增长，成千上万的技术和资本的大举进入，对印度大量不平等的、羞辱性协议的签订上，同时也体现在印度对帝国主义的“援助”、赠款和贷款，以及资本品、技术情报、农业投入、军用物资和军火工业等的依赖上。近年来，世界贸易组织和帝国主义全球化致使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对印度农业部门和其他部门的控制仍继续在加强。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根本性原因是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对帝国主义的屈从。因此，印度仍然是帝国主义通过新殖民主义施行间接统治、剥削和控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十一、遵照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的命令和计划，印度大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继续实行服从于帝国主义国家全球战略需要的反动外交政策。

十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帝国主义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也突出地成为世界上被压迫人民、民族和世界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

在斯大林同志逝世后，尤其是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到1970年代，苏联进一步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从而成为了一个超级大国。苏联一直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将东欧国家变成其卫星国。而且，苏联开始剥削许多被压迫国家和民族，成功建立了对这些被压迫国家和民族的主导和控制。苏联在拥有核武器的同时成为世界人民极其危险和邪恶的敌人，同时也成为美帝国主义重新瓜分和霸权统治世界的主要竞争对手。在这场重新划分世界、争夺霸权的对峙中，无数无辜的生命丧失在一次次的代理战争中，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世界又濒临爆发世界战争的边缘。同样地，对于印度来说，两个超级大国一直是印度人民最大的压迫者和剥削者，在印度展开竞争。而在1970年代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印度维持了20多年的主导地位。在超级大国苏联解体后，印度统治阶级开始投靠超级大国美国，目前美国仍主导着印度。

十三、印度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剥削和控制印度的主要工具之一，其生存和发展完全依赖帝国主义，其利益与帝国主义在各个领域的利益是紧密相连的。印度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相联系，与封建主义结成同盟关系。这些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或者大资产阶级或者国家垄断资产阶级）是极其反动、反人民和反民族的，他们使广大的印度人民——无产者、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遭受残酷的剥削压迫，这也成为印度经济独立发展的障碍。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联盟中，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发挥着领导作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限制了小的和中等的资产阶级的发展，同时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结成同盟，维持衰败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是印度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之一。

十四、由于对农民起义所展现出来的愤怒的惧怕，尤其对伟大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特伦甘纳农民起义感到恐慌，印度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在 1947 年以后根据帝国主义的需要和计划，以废除封建主义的名义对土地关系进行了一系列变更。在支付巨额补偿之后，“土邦”和农业耕种的中介行为被废除。但是，大地主仍继续垄断土地，而广大的农村贫困农民的土地仍然遭到掠夺。

即使在今天，我们国家仍有 2/3 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从根本上来说印度还是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也是受剥削压迫最为严重的阶级。他们被迫生活在最为悲惨的和极其贫困的状况下。纵使在那场土地改革的骗局下，总土地的 30% 仍然集中在占总人口 5% 的地主手中，而在农村人口中中农大概占了 20%，富农占了 10%。农民总人口的 65% 是无地农民和贫农，他们要么一点土地也没有，要么仅有一点贫瘠的土地。在农村地区，半封建的极端剥削形式仍然存在。主要流行的剥削方式是通过分成租赁制度、抵债性劳动、高利贷和商人资本还有其他额外的经济胁迫强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光分成租赁制度造成的掠夺就高达 50%。

土地分散，农业落后，在一些地方主要依靠原始的方式来生产，甚至只能靠天吃饭的情况正使大部分农民包括绝大多数的中农生活悲惨。农村地区受到地主、高利贷者、商人和宗教机构的控制。这些剥削者就是维持印度半封建生产关系的中坚力量。所有这些因素都表明我们国家是一个半封建国家。这一封建地主阶级保护和煽动种族主义、教派主义

（Communalism）、迷信，豢养私人武装或暴徒，使对农村群众的中世纪压迫长期存在，通过经常的屠杀和强奸等压迫达利特人（即贱民）、部落民和妇女。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正是这类剥削阶级掌握了社会和政治权力，确保了腐朽的封建文化得以延续，并鼓励种姓、宗教狂热、男性统治，包括父权制和不民主的威权主义思想等。这就是印度农村社会中占主导的方面，也是解放生产力和国家进步的主要障碍。高利贷者、商人和大地主阶级是极其反动的，是帝国主义统治社会的工具，是印度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之一。

十五、在 1947 年权力移交之后，印度统治阶级为了服务帝国主义，实行了一些发展计划，这些计划替代了“耕者有其田”的激进土地改革的发展模式。首先，他们提出了乡村发展计划、农村合作社和集约农业发展规划（IADP）等——这都是在福特和洛克菲勒基金、世界银行和其他帝国主义机构的援助下，以及根据其需求和计划的情况下提出的。此后，为了延续这些计划，20 世纪 60 年代，他们在旁遮普邦以及印度的一些乡村地区引入了所谓的绿色革命。这一“绿色革命”实际上是有意为帝国主义商品提供垄断市场，同时也试图消除日益明显的红色革命威胁和解决长期的粮食危机的尝试。

尽管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强，粮食产量增加，但是这场“绿色革命”很快就暴露出负面影响。它极大地增加了农业投入的成本而农产品价格仍然滞后或者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这种不断拉大的差距导致农业结余不断减少，因此，农民的生活状况仍持续恶化而没有得到改善。然而，帝国主义国家的产品如农业机械、化学肥料、高产种子、农药等市场在印度却不断在扩大，获得的利润也在不断增加。除了一小部分大地主（包括一些亲资本的新兴大地主，从原来的老富农中转化而来）获利之外，绝大多数农民，尤其是贫农和雇农，以及相当大一部分的中农，在步步紧逼下，不断落入高利贷者、商人、亲资本大地主的控制之下，而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对其的控制也一步步加紧。

帝国主义金融资本不断渗透，对印度的控制在不断加强。某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进一步引入，但是这种资本主义是非常扭曲和脱节的。同时，土地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毫无疑问，因为绿色革命，一些新的阶级势力已开始出现，这种所谓的资本主义发展除了给绝大多数的农民带来不幸和不公外，其他什么也没有。尽管“绿色革命”带来一些变化，但是对印度整体的半封建生产关系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十六、出现于 70 年代初的帝国主义危机现在仍持续恶化，尽管帝国主义因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解体获得了短暂的喘息时间，但是它们不可能渡过这一危机。因此它们更加强制性地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和全球化的帝国主义政策。这样的政策不仅更加公开地加紧了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控制，而且还加快了帝国主义对受剥削和压迫人民和民族的掠夺速度。尽管如此，自二战以来，帝国主义危机在近几年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了，而解决帝国主义危机

的通常手段也已经毫无效用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帝国主义已经穷途末路并设法尝试公开地采用军事手段来摆脱这场根深蒂固和涉及面广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

今天，在印度和其他落后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无数的大型跨国公司正在公开地运作。帝国主义正通过这些政策，在半殖民地国家采用新殖民主义的方式，越来越把所谓的主权践踏在脚下。各种各样的限制被取消以满足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独裁控制、扩张和剥削。而为了误导民众舆论，在以社会主义这样具有欺骗性的名义设立的所谓的公营部门也已经被送给了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跨国公司。这些政策进一步使农民的生活状况日益恶化，尤其是对于无地的和贫困的农民，包括很大部分的中农和一部分富农而言。其他劳苦大众，尤其是工人阶级、农民、学生包括妇女、雇员和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也越来越恶化，甚至挣扎在生死危机当中。这为出现对帝国主义及其忠实的统治阶级走狗反抗的浪潮创造了肥沃的社会土壤。

根据帝国主义的需要和计划，印度统治阶级盲目地实行工业化。在实施工业化的过程中，自然法则被践踏于脚下，自然资源遭到大肆地不合理开发，生态平衡遭到威胁，国家利益被牺牲了。

十七、印度统治阶级不仅从其英帝国主义主子那里继承了残暴的国家机器，而且近 55 年以来在维持其原有水平的基础上还加强了国家机器的建设。这种国家机器仅仅只是镇压的工具，代表了对帝国主义唯命是从的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独裁专制。这种高压统治试图隐藏在具有欺骗性的议会制度背后。这种国家体制是帝国主义实行间接统治、剥削和控制即新殖民主义下的一种半殖民半封建制度。在近几年，买办封建联盟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不仅把这种国家制度的镇压爪牙磨得越来越锋利而且还越来越趋向集中化。这种嗜血统治的主要武器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现代化军队，预备军队和各邦的警察部队，反人民的司法机关，以及沉沦于腐败的强大官僚系统。这种国家机器是极其反动和反人民的。如果不砸碎这种国家机器，那么为获取基本权利，为解决人民面临的问题和改善社会的任何斗争都不可能超越现有水平向前推进。

十八、帝国主义者认为印度在整个南亚处于支配地位，所以一直支持、鼓励和煽动印度买办统治阶级实行扩张主义政策，以利于帝国主义者继续为所欲为地控制利润巨大的市场。根据帝国主义者的计划和需要，印度买办统治阶级不时将他们的武装部队作为帝国主义的雇佣军派遣到世界各地，如索马里、南斯拉夫、刚果、卢旺达等国家。通过这样的侵略扩张统治，印度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洗劫和抢占这些国家的资金、原材料和市场等，在主要服务于帝国主义的同时，也在上述地区获得了自己的利益。

由于印度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有了扩张野心以及参与了干预和颠覆的活动，再加上其大大优越于其他国家的军队和强大集中的国家机器，印度扩张主义已经给南亚各国人民造成了极大威胁。印度统治阶级干涉尼泊尔内政，包括意欲向尼泊尔派遣驻军，就像在 1971 年向东巴基斯坦（现在的孟加拉国）派遣印度军队以及在 1987 年向斯里兰卡派驻印度军队以镇压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LTTE）一样。印度统治阶级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剥削控制南亚国家，尤其是剥削控制南亚国家人民的重要工具。因此，更加紧密地团结南亚人民，揭露、反抗和挫败印度扩张主义及在其背后进行支持的帝国主义的扩张阴谋，就成为印度无产阶级和印度毛主义力量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

十九、印度面临的四大主要矛盾：

- (1) 帝国主义与印度人民之间的矛盾；
- (2) 封建主义和广大的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
- (3) 资本与劳工之间的矛盾；
- (4) 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

在这四大主要矛盾之中，前两大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两大矛盾必须要在当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解决。在现阶段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必须解决这两个矛盾。在为现阶段印度革命制定总体战略时主要或首要考虑这两大矛盾。

在这两大基本矛盾当中，第二大矛盾即封建主义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是当前的主要矛盾。武装土地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在通过武装土地革命，亦即持久人民战争解决这一矛盾的过程中，其他矛盾也会随之解决。除了这两大基本矛盾，另外两大主要矛盾在决定今日印度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和战术时也起着重要作用。

除了这几大矛盾以外，印度也面临着其他一些矛盾，但这些矛盾必须在基本矛盾或者主要矛盾的解决过程中作为次要矛盾来解决。

二十、印度是一个多文化、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印度的民族和部落正在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对待民族问题方面，帝国主义一直采取的政策是，利用发达民族阻碍其他欠发达或者正在发展中的民族的发展，并试图消除欠发达民族的认同感，进而巩固对欠发达民族的剥削和压迫。同样在印度，屈从于帝国主义的统治阶级在所谓的国家“统一和完整”口号下，已经使得这个国家沦为各民族的囚牢。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天印度各地接连不断地出现包括武装斗争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民族斗争。克什米尔人、那加兰人、阿萨姆人、曼尼普尔人和活跃在东北部地区的其他民族的斗争已经采用了武装斗争的形式。这些被压迫民族的人民不仅是为了他们的身份认同在战斗，而且也为实现民族自决这一最为正义的事业在战斗，其中民族自决权中包括脱离权和脱离的要求。

民族问题归根到底是阶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民族斗争只有成为无产阶级领导下反抗印度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掠夺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各受压迫民族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我们党坚决支持受压迫民族的斗争，坚决反对印度统治阶级利用军事力量镇压民族解放斗争的恶毒尝试。我们党也必须抵制印度统治阶级单方面强制向他民族推行印地语、英语或者其他语言。在任何情况下必须支持并且突出强调，各受压迫民族的民族自决权，最高包括脱离权。我们党也必须支持这样的观点立场，即民族问题真正地最终解决在于砸碎代表并保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利益的国家机器之后，建立新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联盟。

二十一、该受到谴责的是种姓制度和种姓主义，尤其是婆罗门种姓主义，这是印度半封建制度的特色并盛行于印度社会。种姓制度和种姓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影响受压迫种姓的社会压迫和剥削的特殊形式，几千年来，统治阶级延续了令人厌恶的种姓制度和种姓主义。种姓主义创造出社会等级制度，让一个等级的人看不起另外等级的人，击垮个体自尊，把低种姓看成下等人。这是印度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使用的一种武器，以煽动和分裂穷人和被压迫者。被压迫种姓当中的大多数人是穷人，他们除了要承受阶级压迫外还得承受残酷的种族压迫。种姓主义也被用来破坏反帝、反封和反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斗争。

达利特人处在种姓制中的最底层，遭受着来自在他们之上的各个阶层尤其是封建势力的严重社会压迫。将达利特人标记为“不可接触者”（即贱民）身份的野蛮习俗在今日仍然被延续和保留下来。因此，达利特人被当作次等公民。甚至在今天，90%至95%的达利特人要么是无地贫农，要么是农村雇工。

即使在今天，达利特人长期反抗封建压迫、争取社会平等地位的斗争仍困难重重，达利特人已经成为统治阶级及国家机器的庇护下封建原教旨主义印度教势力残忍攻击的目标。这些攻击的内容包括大规模屠杀和集体轮奸。

达利特人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阶级问题。我们党应该领导达利特人及其他落后种姓的反抗斗争，为其争取在社会各个生活领域的平等地位，并最终废除种姓制度。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我们党必须为达利特人和其他落后种姓争取平等权利、保留权和其他特权而斗争。同时，我们必须揭露统治阶级和国家对上述问题所采取的政策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也必须揭露达利特领导人的机会主义，他们以解决达利特人问题的名义建立自己的票仓，谋求个人利益。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必须拥有我们自己的单独纲领，通过我们建立的群众和阶级组织领导达利特人进行反抗，而不是单独设立以种姓为基础的组织。我们党同时也需要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开展反抗种姓主义和废除达利特人身份的斗争，斗争将持续到种姓思想完全被清除。

二十二、自从阶级分化的社会出现以来，女性就不断遭受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歧视以及各种剥夺。这些令人厌恶的传统一直在延续。除了帝国主义封建剥削压迫外，占我国人口一半的女性还遭到父权机构，如家庭、种姓制度、财产关系和文化等持续统治和压迫。尽管法律规定妇女有权拥有财产，但是在实践操作中，这被证明不过是一纸空文。虽然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了生产领域，但是她们获得的报酬却微薄得可怜。为了避免各种骚扰，女性只局限于各种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职业。近几年，针对女性的性骚扰行为和暴行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帝国主义的全球化、自由化和消费主义的背景下。而且，由男权意识造成的对女性的深深歧视已经使男女比率失衡。统治阶级对教派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尤其是印度教原教旨主义的煽动使女性的痛苦进一步加剧。强奸被作为一种抵制女性合法诉求的武器。这种武器也被国家作为一种最为卑鄙的镇压手段来对付参加各种斗争的女性。在包括国家在内的统治阶级各政党支持下，各种封建势力的私人军队将强奸作为一种邪恶的镇压手段。

“妇女能顶半边天。”如果不释放妇女积压已久的革命怒火，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令人感到自豪的是，妇女群众尤其是来自无地贫农家庭的妇女群众越来越踊跃地参与到推进土地革命的武装斗争当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有时处在斗争前列。因此，在推进反帝反封的人民战争的过程中，对妇女群众的发动是必不可少的。除了阶级斗争，我们必须为妇女争取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平等权利。只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整体改造的过程当中，才能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因此，我们党必须特别注意唤醒、动员、组织和帮助妇女积极参与到妇女革命组织和各种各样正在进行的斗争当中，尤其要参与到人民战争当中来。我们也必须致力于在妇女同志中发展立场坚定且富有远见的共产党领导人。

二十三、在具有欺骗性的世俗主义的外衣下，印度教教派主义在印度社会中仍占有支配地位。几乎所有统治阶级政党仍然利用国家机器来煽动教派主义。在某些情况下，印度国家甚至公开表达亲印度教的倾向。这种教派主义不仅直接针对其他宗教少数群体和少数民族，而且还针对达利特人，包括部落民和妇女。这种教派主义也用于煽动婆罗门教、种姓主义和父权意识。

宗教少数群体占印度人口的 15%。统治阶级通过煽动印度教教派主义，甚至利用国家机器对宗教少数群体公开表达歧视、进行骚扰和施行公开的残酷镇压。印度教法西斯主义团伙常常有系统地组织反宗教少数群体的大屠杀，从而强制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教派概念。他们袭击的主要对象是穆斯林。统治阶级利用印度教教派主义作为一种有效工具，以宗教为基础对劳苦大众进行分化。印度教教派主义已经成为在这个国家建立法西斯主义的一种重要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

我们党应该反对、揭露印度教原教旨主义，并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其日益增长的威胁做斗争，同时也要采取适宜的手段在地方层面与之斗争。同时，我们也必须继续揭露其他宗教原教旨主义。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印度教原教旨力量的真正意图是分化和转移人民中日益高涨的反抗浪潮，削弱人民的阶级意识。因此，党必须继续致力于推进实际的阶级斗争，即持久人民战争，这最终会终结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威胁。

二十四、印度大约 7%的人口由部落民或部族构成。他们与其余印度人在经济、社会制度和文化特征上有着显著的差异。大多数部落民正处在向民族发展的过程当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印度社会中遭受到最为严重的压迫。大部分部落民的土地早就遭到剥夺，其传统的谋生方式也遭到破坏，但政府并未为其提供任何替代谋生方式。部落民传统拥有的林木产品和矿产资源正在遭受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放高利贷者、不法商人和其他外来垦荒者的掠夺，这导致部落民赖以生存的传统经济的土崩瓦解。采矿、采石等其他的工业活动和大坝的建造也摧毁了部落民的生活和生计。此外，他们长期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遭到忽视。

我们必须制定特殊政策，使绝大多数部落民积极参与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当中。我们党尤其要长期关注部落民地区——那些地区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又被统治阶级完全忽略。不仅如此，鉴于部落民反帝反封的光荣斗争传统，我们致力于从部落民当中培养士兵和革命领导人。

我们的任务是在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语言和教育状况的基础上把他们组织起来，以确保其政治自治。我们的任务还包括领导其进行斗争，使其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彻底解放。

二十五、印度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决定了印度革命将不得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任务是通过解决当前印度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即印度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广大人民群众与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另外，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延续，第二阶段的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朝着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目标继续革命。第一阶段是第二阶段的先决条件。印度将会通过完成民主革命到达社会主义阶段，为了到达社会主义阶段，印度必须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

我们的社会性质决定了我们的革命阶段。我们国家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这一阶段的核心内容是土地革命。自从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以来，民主革命就不是旧式的而是新式的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印度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开始于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这场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为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又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条件。

我们的革命目标是打倒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这是压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这三座大山已经阻碍了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发展。因此，印度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当前的基本纲领是，通过武装斗争推翻大地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以及在背后支持他们的帝国主义及其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打碎反动独裁的国家机器，代之以人民民主国家即新民主主义国家。新民主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这样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在对极少数剥削者实行专政的同时保证绝大多数人的真正民主。党的终极纲领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然后朝着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前进。

因为印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印度既不存在真正的独立，亦不存在真正的民主。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将彻底铲除帝国主义的奴役、剥削和控制以及封建专制，从而实现民族独立，建立人民民主。实际上，彻底铲除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彻底铲除封建专制的民主斗争任务是紧密相连的。由于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所以反封建斗争同时就是反帝国主义斗争。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必要建立单独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战线。这场革命将建立一个自由、独立、发展中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以此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这将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

二十六、今天，堕落的、腐朽的、反民主的、反人民的、令人厌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正在控制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帝国主义及其买办利用他们的宣传机器正在进行大规模宣传，对民众施加腐朽思想的影响：憎恶劳动，父权制，迷信，专制，帝国主义奴役，民族沙文主义，教派主义，种姓主义，盲目贪婪，自我中心，饮食、婚姻的消费主义，以性为中心的文化。宗教狂热主义和反科学思想也正在被大力煽动起来。不仅如此，修正主义、改良主义和经济主义，所有这些反动思想被高扬和鼓吹并大规模地侵蚀着民众，散播这种有毒思想的目的在于试图破坏革命运动。

我们党必须揭露这些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文化的腐朽性和危害性，同时必须与之进行不懈的斗争。我们党应该提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使之成为人民的替代选择。新民主主义革命将摧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在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同时，高扬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旗帜。

无产阶级伟大的意识形态，即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将指导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发展。这种文化将展现其与全世界正在进行的争取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的国际团结精神，并与之一同为弘扬人民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文化进行斗争。这种文化将高举最科学和最先进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鲜红旗帜，战胜各种类型的修正主义意识形态。

二十七、我们国家的议会制度是英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况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印度也从未完成。因此，印度并不存在资产阶级民主。极端落后、贫穷和文盲问题伴随着不公平

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仍然持续存在。在这种背景下，以“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这样极具欺骗性的名义存在的议会民主其实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所有机构如议会、立法议会和执行委员会[包括所谓的潘查亚特制度，（panchayati raj，印度乡村传统的政治制度，又称“五老会”，译注）]只是轻轻地掩盖了对帝国主义唯命是从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独裁统治。

事实上，对于人民面临的基本问题，任何议会机构都不可能拿出可行的解决方案。不仅如此，55年以来的经验已经充分证实，以策略的名义参与选举的任何人，或早或晚，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深深地陷入议会政体和修正主义的泥潭中不能自拔。今天，所有的议会机构和议会制度本身，包括统治阶级的所有议会政党，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暴露在人民面前。因此试图利用议会来批判议会制度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妄想。任何利用它的企图都是幻想。

实际上，以利用议会的名义参与选举的策略相当于放弃了建立和推进武装斗争。事实是如果人民没有政治权力，一切都是幻觉。人民唯有通过持久人民战争道路方可建立和发展政治权力。议会道路和参加选举与在具体条件下印度所采取的持久人民战争是完全不相容的。甚至人民政治意识的真正进步与持久人民战争是紧密联系的。更重要的是，力量的积累，包括党自身的发展和布尔什维克化，都与之密不可分。这就是为什么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党的工作“重心”是武装斗争。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下，“抵制选举”口号的提出，虽然是出于策略考虑，但是在印度具体环境中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同时大规模提出“抵制选举是一项民主权利”也是正确的。

二十八、印度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农民占印度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广大落后农村地区中，阶级矛盾尖锐，民主匮乏，敌人及国家机器的统治也相对薄弱。我们阶级的敌人，即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已经在大城市建立了牢固的军事基地，其军事武装力量异常强大。在这种形势下，无产阶级别无他法，只能效法中国革命，走持久人民战争的道路，首先解放农村地区，进而扩大根据地——农村建立民主政权的中心，然后通过包围和占领城市夺取全国的胜利。

只有建立人民的武装力量——人民解放军，扩大和发展游击战，才能在战略有利的地区建立游击区和根据地。在这些地区我们在“耕者有其田，一切政治权力归革命人民委员会”这一土地革命口号下，发动、组织和武装广大的农民群众。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我们必须彻底砸碎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和其他所有的权力中心，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我们的革命将追随中国革命道路。

二十九、由于我们国家独特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城市斗争也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那些城市工人阶级来说。由于公共部门和私营企业、服务行业和各种行政机关在移交权力后的显著增长，城市人口大幅增加，尤其是工人阶级。在组织部门和非组织部门中的工人阶级人数将近七千万。

印度是最早诞生工人阶级的欠发达落后国家之一。随着工业的设立，印度工业无产阶级于19世纪第二个五十年诞生。印度工业无产阶级拥有光荣的斗争历史，在先进科技和组织化的大工业中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而且，他们的数量也已大大增加了。大多数工人出身于农民，因此工人和农民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相互影响。他们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例如曾经发动和领导了包括印度全国大罢工在内的诸多斗争。印度工业无产阶级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将给予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沉重的打击。

然而，由于修正主义领导层的背叛和阴谋，工人阶级运动主要被局限在经济主义、改良主义和合法主义的框架内。工人阶级当中的一小撮人成了收受资方贿赂的工会官僚。我们党必须揭露和反对修正主义、修正主义领导人以及各种形式的经济主义和改良主义，并为之进行决绝的斗争。只有如此，才能为工人当中植入真正革命的阶级意识提供基础，建立和发展强有力的工人阶级运动。工人阶级将通过其先锋队组织——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通过进行这样的运动和在国内外的问题上开展斗争，工人阶级将发挥它的领导作用。工

人阶级也将通过发动军事行动来团结和支持阶级革命斗争，尤其是农民斗争；派遣先进分子进入领导农村地区武装斗争的共产党中，组织和推动农村地区斗争的发展。

除了工人阶级，还有大量城市贫困人口和小资产阶级，如学生、青年、知识分子、手工业者、专家、中等阶级雇员等居住在城市。这一群体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学生、青年和知识分子也具有丰富的斗争传统。

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应该组织他们开展阶级斗争。我们应该建立强有力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运动以支持土地革命。所有这些运动必须直接或间接地指向土地革命的目标，并配合或者无条件服务于土地革命。这一斗争也需要通过与武装土地革命战争合作以持续推进。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阶段，我们要夺取敌人的要塞——大城市，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要在城市里执行有明确目标导向的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胜利。这意味着，首先，我们必须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其他劳动部门以及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建立一个广泛而巩固的党和其他群众组织的地下网络。其次，我们也必须通过避免决定性的战斗来建立一个秘密军事组织的必要网络，以保存我们的力量。只有通过这样目标导向性的工作，我们才能积聚、加强和继续巩固我们的力量，从而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大规模的政治组织准备和军事准备。在大城市中，我们的工作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所有活动不能孤立地进行，在行动中要牢记“一切为了战争”的原则。

三十、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依靠无地贫农和雇农，工人阶级将坚定地团结中农和争取一部分富农，对其余富农采取中立的态度。这样的话，将只有一小部分富农成为革命的敌人。在我们国家，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级的革命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力量，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成为革命的可靠盟友。中间贸易商和中小资产阶级本质上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是革命摇摆不定的和临时的盟友，我们应当在某些条件下和某些时候团结他们。

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必须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基于工农联盟建立由四大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这四大阶级包括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推进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团结所有被压迫的民族、遭受迫害的宗教少数群体和其他受压迫的社会阶层。

三十一、在印度，代表革命队伍的真正的革命力量仍继续与印度共产党以及后来的印共（马）所代表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及其领导的背叛行为做斗争。到了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这一斗争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由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大论战标志着新的革命阶段的开始。直到这场斗争愈加激烈并最终在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时达到高潮。这场斗争不断加剧直至最后的转折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正是这一过程新的转折点，在这一过程的直接影响下，代表与印度共产党以及后来的印共（马）的领导层的修正主义做斗争的力量，在理论上，尤其是在革命实践上开始拥护并吸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现在是毛主义。因此大批毛主义力量，包括最为杰出和站在最前沿的领导人，例如查鲁·马宗达同志和卡奈·查特吉同志站出来，谴责印共（马）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党纲是修正主义式的。1967 年 5 月查鲁·马宗达同志领导了伟大的被誉为“印度革命春雷”的纳萨尔巴里起义。从那时起，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根本性的历史转折。这场起义除了标志着真正的革命力量与修正主义的最终决裂外，还标志着印度真正的革命力量第一次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指导印度革命实践，通过走持久人民战争的道路夺取政权。这条由毛泽东同志引领的光辉革命道路正式出现在印度次大陆上了。

虽然运动遭遇了暂时性的挫折，但是在印度共产党（马列主义）和印度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的领导下再次前进，经过数次起伏，从过去汲取经验，英勇地抵抗敌人的镇压。这两股毛主义革命洪流通过采取正确的革命路线并与各种形式的修正主义进行不懈的斗争，继承了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革命遗产。

作为印度无产阶级的联合先锋队，新成立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将会领导印度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在印度革命完成后，印共（毛）将坚持不懈地斗争，直至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

三十二、为取得革命的胜利，从一开始我们就必须逐步地加强三大法宝的建设。

（1）建立一支以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为指导意识形态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这支革命政党训练有素，是通过革命的理念和方法建立起来的；这支革命队伍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紧密联系群众，坚定地依靠群众；坚定站在阶级路线、群众路线和武装斗争中。

（2）党领导下的是一支强大而又纪律严明的人民军队；在根本上，我们的人民军队是在发动武装土地革命的斗争过程当中，从无地贫农、雇农和工人阶级中建立的。

（3）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遵守人民民主革命总纲的所有革命阶级的统一阵线。该统一阵线在推进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建立，而目的是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

三十三、印度无产阶级先锋队，印度革命的共产党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上。修正主义，尤其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当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威胁。如果不与之斗争并击败它们，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前进一步。因此印度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中必须与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做斗争。我们党从过去的革命以及后来俄国和中国资本主义复辟中汲取了经验。在革命斗争，特别是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党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新经验的意义。因此，我们党必须与当今世界上所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政党、团体和力量建立团结。我们党也必须与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建立团结。通过团结世界革命力量和彼此间的相互学习借鉴，印度革命将成为消灭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力量的全球斗争的一部分。

三十四、人民民主国家将执行如下任务：

（1）没收帝国主义的所有银行、商业企业和资本公司，废除所有帝国主义债务。废除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和协议。

（2）没收所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企业资本、动产和不动产。在节制资本原则的基础上，人民民主国家必须接管所有垄断产业和贸易的职权和管理部门。新民主主义国家将不会占有其他私人财产，也不会妨碍没有力量控制公众事务的那些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3）没收地主和宗教机构的所有土地，并将所没收土地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下，重新分配给无地贫民和雇农。妇女享有平等拥有土地的权利。取消中农和一切劳苦大众的债务。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保证农产品的合理价格，尽可能鼓励和推进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因此，它将以农业为基础，朝着建设强大的工业经济前进。

除此之外，新民主主义国家将会结束放高利贷者、投机商和不法商人的剥削。鼓励合作社向人民提供比要资本，控制商业和贸易。

（4）在确保生态平衡和遵守环境标准的同时，发展国家的工业经济。

（5）保护小型产业，限制和规范中型产业，即民族资产阶级产业的发展；

通过发展合作社促进家庭手工业和手工艺的发展，并改善手工业者、工人和手工艺者的境遇。

（6）取消所有重税和各种类型的债务还款，废除现存的税收体系，并实施良好的、系统化的和简单的税收体系。

- (7) 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待遇，废除合同工制度和禁止雇佣童工，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和社会保障；保证同工同酬，取消以性别为基础的薪资歧视。
- (8) 确保人民的工作权利是一项基本权利，朝着消除失业的方向前进。发放失业津贴和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并确保人民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
- (9) 消除种姓歧视和差别，朝着彻底废除不可接触和种姓制度前进。到那时，人民民主国家将保证包括提升达利特人和所有社会被压迫种姓权利在内的特殊特权。
- (10) 努力消除针对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歧视，废除男性中心主义和父权制。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将会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之参与到各种社会生产和其他活动中来。保障妇女平等拥有财产权；推行特殊政策以加速消除妇女遭受到的不平等。使从事卖淫的妇女回归正常的生活轨道，并使其得到社会的认可。
- (11) 确保部落民拥有各种形式的自治权，以使其获得充分发展的，并相应地实行特殊政策。
- (12) 在各个民族拥有同等的地位，以及承认各个民族拥有包括脱离权在内的自决权的基础上，团结各个民族。建立一个自愿加入的印度人民民主联邦共和国。
- (13) 消除所有以宗教为基础的社会不公和对宗教少数群体的迫害。施行特殊政策，推动宗教少数群体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确保人民民主国家的世俗化，防止利用宗教达成政治目的。结束国家对宗教事务干预。保障个人有信教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鼓励人民拥有科学的、理性主义的世界观，并将破除迷信和盲目信仰，以及反对各种形式的宗教原教旨主义。
- (14) 创立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以取代腐败的、封建文化、殖民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拓展社会主义文化道路，并将朝着实现共产主义文化的方向继续前进。
- (15) 废除现存的教育制度，根据民主印度的需要，与社会生产相联系，建立一种科学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大众教育体系。
- (16) 在人民民主国家，各个民族的语言具有同等地位。国家将帮助没有文字的民族发展语言文字。人民民主国家不会以国语或通用语（link language）的名义或其他任何形式向其他民族强加某种语言，但是会尝试在全体一致的基础上推行普遍可以接受的语言。
- (17) 大力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努力消除区域间的不平衡差异。
- (18) 以人民民主宪法为依据和基础，新国家将通过各级革命人民委员会和人民管理委员会建立人民政权。除主要反动派外，每一位年满 18 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投票罢免各级人民代表的权利。新民主主义国家将确保所有人民的民主权利，如发言权、集会权、结社权（包括罢工和示威的权利）。确保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的权利，决不允许此项权利遭到贬低。
- (19) 基于进步的、民主的和人民导向的观点，以改造一切不良倾向为目的，施行一套公正的司法程序和体系。
- (20) 武装人民，保卫国家。根据人民解放军烈士家属和战士的需求，对其进行重新安置并为其分配土地。
- (21) 为肢体残疾者、智力残疾者、老人和孤儿及所有其他残疾者提供适当的社会经济保障，并为其营造健康的社会文化环境。推行面向人民群众的医疗体系，确保人民群众，尤其是为工人、农民和其他劳苦大众享有良好的保健条件和免费医疗。

(22) 尽力保证和平、公正地解决与邻国的边界、水资源和其他争端问题，并与邻国发展和平友好的关系。承诺永远不会向邻国采取任何的扩张主义行为。

(23) 在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交往时，遵守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24) 人民民主国家将团结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国家，并尽一切办法支持和帮助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尤其是在各毛主义革命力量领导下的正在进行的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反动力量的斗争。在革命取得胜利后，新民主主义印度，之后的社会主义印度将作为推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根据地。它将紧密团结革命力量和毛主义力量，尤其是南亚地区的革命力量和毛主义力量，谨记印度与南亚次大陆人民的历史关系。

三十五、我们党正向人民提出印度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并致力于这场伟大的革命事业。党的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人民民主革命完成后，在消除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阶级差别的过程中，将逐步变革生产关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它将继续前进，从而继续巩固社会主义社会，使印度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强大根据地。社会主义国家将是无产阶级专政，它保证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同时对少数剥削者实行专政。根据不间断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原则，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依然存在的。它将继续推进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并通过它来抵抗和粉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切尝试。同时，通过这一过程，它将继续与社会主义制度引入的畸形，尤其是官僚主义做斗争，确保人民参与国家事务，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它必须创造性地消除残留的不平等因素，解决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在这个过程中，走向阶级社会的消亡，从而走向国家的消亡，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我们的党承诺通过完成人民民主革命，消除我们千千万万的亲爱的人民正在遭受的无穷无尽的不幸与苦难。我们党也承诺在各个方面都遵循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时刻警惕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分子邪恶的阴谋诡计，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最终消灭剥削与压迫，向着实现社会主义，以及之后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前进。

印共（马列）（人民战争）与印度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合并：

印共（毛）诞生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
二〇〇四年十月

2004年9月21日，在印度一些地区的密林当中，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在一次由人民游击队战士、党的积极分子和群众组织积极分子组成的大会上宣告成立。印度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与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人民战争）两个党合并形成新的统一的党——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不过，在此之前，出于安全因素并没有向媒体公布这一消息，现在我们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国和世界的全体人民。这个新党的成立满足了我国被压迫群众对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期望抱负，这个政党能够领导他们进行革命变革，以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进。

这个统一的党是先经过两党的高层代表团深入讨论，再由两党的联合中央委员会会议最终确定成立的。经过在平等基础上的深入和建设性的讨论，我们起草并确定了五份文件。这些文件分别是：《高举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鲜红旗帜》《党的纲领》《印度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关于国内外局势的政治决议》和《党的章程》。

除了这些文件之外，它决定将我们各自党的领袖和导师，已故的查鲁·马宗达同志和卡奈·查特吉同志作为这个统一党的创始领袖。它还决定，这两个起源于动荡的 60 年代，尤其是伟大的纳萨尔巴里起义的党，鲜活地继承了印度共产主义运动漫长历史上所有的革命。在过去 30 年的特殊情况是，两党作为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两个独立的部分，共同投身于推动印度革命的事业。这些步骤合在一起清楚地表明了两党对几乎所有意识形态、政治路线问题的统一认识。这条路线的确立为双方的统一提供了原则性基础。

统一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成立无疑将成为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一个基于马列毛主义的统一的毛主义党是有革命思想的人和我国被压迫人民，包括我们党内所有成员以及南亚和国际上所有毛主义力量长期以来的迫切需要。今天，这一夙愿和梦想已经成为现实。

新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会继续作为印度无产阶级的政治先锋队而行动。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是指导它活动的所有领域的意识形态基础。它将继续同右倾和左倾的斗争，特别是同修正主义——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威胁作斗争。它仍将寻求并团结在印共(毛)之外的所有真正的毛主义团体。

这个毛主义党的直接目标和纲领是，通过推翻以新殖民主义形式间接统治、剥削和控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推进和完成正在印度进行和前进的、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部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场革命将继续针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官僚资本主义。这场革命将通过武装的土地革命战争，即持久人民战争来进行和完成的。它以武装夺取政权为中心任务和主要任务，从农村包围城市并最终夺取城市。因此，农村和持久人民战争仍将是党的工作的“重心”，而城市工作则将是其补充。

由于武装斗争仍然是这场革命的最高和主要的斗争形式，军队仍然是这场革命的主要组织形式，因此武装斗争将继续起决定性作用，统一战线将在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建立，并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群众组织和群众斗争是必要的和不可缺少的，但其目的是为战争服务。

同时，我们宣布印共（马列）（人民战争）和印毛共中心的两支游击军——人民游击军（PGA）和人民解放游击军（PLGA）——合并成为统一的人民解放游击军（PLGA）。今后，党的最紧迫的任务，也即主要任务，是把统一的人民解放游击军发展成一个成熟的人民解放军，把现有的游击区改造成根据地，从而一步一步地向着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前进。人民解放游击军成立于 12 月 2 日，在 2000 年的这一天，人民军队第一次在我国形成，这一天是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的希亚姆同志、马赫什同志和穆拉利同志牺牲一周年的日子。

在此基础上，统一的党会继续重视在人民的各种政治问题和其他问题上建立革命群众运动的新浪潮。要把广大人民群众都纳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来。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恶毒进攻，使本已贫穷的人民陷入了大规模的赤贫，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甚至发生了成千上万的自杀事件。印共(毛)将动员广大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对我国愈演愈烈的进攻，反对国家的镇压，同时动员支持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运动。

新的党还将继续支持各民族争取自决（包括争分离权）的斗争，并谴责国家对这些运动的残酷镇压。党会特别注意动员和组织妇女群众，她们是革命的强大力量；党反对一切形式的社会压迫，特别是反对贱民主义（untouchability）和种姓制度。党会继续揭露、孤立和击败更危险的印度教法西斯势力，同时揭露所有其他原教旨主义势力。党将继续这样做，使人民斗争的利刃直指德里的新国会统治者以及印共/印共马和他们的帝国主义头子。

党将继续揭露和抵抗印度统治阶级及其帝国主义头子，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的扩张主义企图。它将更加积极地站在尼共(毛)领导的尼泊尔人民一边，强烈反对印度扩张主义者和美帝国主义者用武力干涉尼泊尔。它还将继续支持秘鲁、菲律宾、土耳其等地毛主义党领导的人民战争。它将支持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人民斗争。它也将支持世界各地的工人运动和其他人民运动。它将继续站在伊拉克人民和阿富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者领导的侵略和占领的艰苦斗争一边。

统一的党将继续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将继续为在国际上为团结真正的毛主义力量作出更有力的贡献。它还将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继续同他们并肩作战，共同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从而为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铺平道路。

成千上万的烈士为这些崇高的目标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统一的党——印共（毛）——的中央委员会（临时）承诺将继续沿着他们所照亮的道路前进，从而动员所有现有力量和潜在力量，将烈士们的梦想变为现实。

致以革命敬礼，

总书记 总书记

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

印毛共中心 印共（马列）（人民战争）

马列主义阵营的分化：修正主义者和毛主义者

苏曼

二〇〇五年七月

《人民进行曲》第6卷第7期

随着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人民战争和印度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的合并，以及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革命中心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越来越清晰。所有的旁观者都被迫采取立场——要么和革命站在一边，要么反对革命。在维贾瓦达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成立了“新”党印共（马列）。这是另一个遵循解放路线的马列主义修正主义中心。但是，这个新的团体与解放不同，其纲领与印共（马）相似，并保留了一些关于其毛主义过往的修辞。其他这类修正主义者和右翼团体也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当然，所有这些修正主义政党都声称是伟大的纳萨尔巴里斗争的继承者，只不过他们今天与其再无共同之处。他们甚至还想起了查鲁·马宗达的名字。他们背叛了他的伟大遗产。这一切只是为了篡夺过去的革命荣誉，为他们现在的修正主义实践辩护。

今年1月底，卡努·桑亚尔（Kanu Sanyal）领导的印共（马列）（它本身是由一些团体合并而成）和印共（马列）红旗又合并而成了另一个印共（马列）。根据他们2005年3月发表的公报，他们统一的基础是反对修正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即毛主义者）。他们将它们放在一个相等的平面上。事实上，这里更强调攻击毛主义者，并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毛主义者不是纳萨尔巴里的继承者》。在这篇文章和整个公报中，他们就像政府一样，称毛主义者为“无政府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在整个公报中，没有一句话提到武装斗争，也没有提到准备武装斗争的必要性，只是继续喋喋不休地把群众斗争和群众路线作为与所谓的恐怖主义者的分界点。一切武装斗争都是“个人歼灭”，都是反对群众路线的。但是，他们没有在公报上说他们将如何夺取政权，或者群众斗争将如何与武装斗争联系起来。

列宁说，武装夺取国家政权是一切革命的中心任务。但在这一关键问题上，他们完全保持沉默。这就是他们的修正主义的来源，哪怕他们乞灵于毛的名字。他们的错误，不仅仅是对持久人民战争道路的背离，而且还是对其的完全否定。因此，当邦政府不仅开始对毛主义者，而且甚至对其他三到四个马列主义组织进行大屠杀之时，他们的会议于安得拉邦召开也就不足为奇了。

关于群众路线的问题

在公报里，他们喋喋不休的主要内容是群众斗争和群众路线。他们将二者交替使用，好像参与群众斗争的人会自动地走群众路线，而搞武装斗争的人则反对群众路线。由于这是他们试图提出的中心观点，特别是为了将他们自己与毛主义者区分开来，因此有必要揭露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试图制造的混乱。

首先，群众斗争不等同于群众路线。群众斗争就是动员群众，无论是争取局部的诉求，还是政治上的诉求，甚至依靠武装斗争。另一方面，群众路线是一种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它是一种在一切工作中，无论是在群众中，在党内，甚至在军队中，都应该采取的态度。它要求所有的干部和领导，都要注意同他们一起工作的群众的需要和意见，这是与官僚主义作风截然相反的。众所周知，即使是那些领导群众斗争的人，在许多地方，都根本没有采取群众路线，这一点在大多数工会领导人及其官僚作风中是显而易见的。在群众中，群众路线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党内，群众路线就是要考虑全体干部的意见，关心全体干部的幸福，不凌驾于全体干部之上。在军队中，除了正规部队外，还需要动员全体群众参加人民战争，建立庞大的民兵组织。它也要求不能像资产阶级军队那样，由指挥官搞专制。

1945年，中国共产党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群众路线问题作了这样的解释：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正确的政治路线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为使这个路线真正从群众中来，特别是真正能到群众中去，就不但需要党和党外群众（阶级和人民）有密切的联系，而且首先需要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内群众（干部和党员）有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需要正确的组织路线。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各个时期既然规定了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路线，同时也就规定了服务于这一政治路线的联系党内党外群众的组织路线。

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坚持以群众路线为基础的政治路线的同时，必须在群众内部和党内采取“组织路线”。这就需要深入群众，调查他们的需要和想法，然后把这些同革命的直接任务联系起来。仅仅是听取群众的意见，而不把群众的意见同革命的任务联系起来，就会产生尾巴主义；不考虑群众的意见和需要，就会产生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前者否定先锋党的作用，后者则会因为我们所表达的观点与群众现有的觉悟水平毫无关系而疏远群众。实际上，新印共（马列）类型的修正主义者没有必要深入群众中去研究他们的生活和意识，因为他们只打算动员他们进行群众斗争，而不是革命。这样的群众斗争，是在他们现存的生存条件下产生的，是很容易看到的，而把他们引向革命的任务则要困难得多，因此需要深入研究群众和群众的处境。

这样的群众斗争，是已经由印共、印共（马），实际上是所有资产阶级政党所进行过的，其规模之大，是红旗和过去的“印共（马列）”所无法想象的。至于动员群众，难道印共（毛）在安得拉邦没有指出，在镇压再次开始之前的几个月里，十万人不顾镇压的阻碍，仍然参加他们的会议，显示了大规模的群众支持吗？在大多数武装斗争地区，如恰尔肯德邦、比哈尔邦、丹达卡兰亚，也存在着同样的支持——这些地方同样处于镇压、逮捕、杀戮和各种其他形式的骚扰的氛围中。实际上，毛主义者在农民和部落中，以及一定程度上在工人、学生和其他各阶层的群众中，都建立了庞大的群众组织。在他们三十年的历史中，这个“新”党能否显示出毛主义者所进行的群众动员的哪怕一小部分？

但问题不仅在于能否动员群众。问题同样在于我们领导群众的方向是什么。是为了人民战争和夺取政权，还是为了别的什么？这是摆在任何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基本问题。如果是前者，这一态度就会反映在一个人的实践的方方面面，包括组织方法和斗争方法。如果是后者，这也会得到反映。

例如，这个新党的领导人的工作几十年来一直是完全合法的，说明他们对革命缺乏严肃性。印度不是一个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会存在一个合法运作的革命党的发达国家（实际上，在9/11后日益增长的法西斯环境中，这一点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印度是一个没有这样

的民主美德的国家，它连激进的工会运动都要残酷镇压，更不用说革命斗争了。最近的拉贾斯坦邦农民斗争遭遇了什么？UP 电力公司员工的斗争遭遇了什么？政府雇员的无数次斗争遭遇了什么？无组织部门的数百名被完全剥夺了权利的工人的斗争又遭遇了什么？到底怎么了？虽然我们会利用其可存在范围内的合法机会，但在像印度这样的一个国家中一个有着革命任务的所谓的共产党，能保持这么长时间的合法性，是不可预见的。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持续的合法存在，还谈得上什么领导革命斗争呢？这说明他们不过是限制了群众斗争，使其保持在合法的范围内。

所以，有统治阶级政党搞的群众斗争，有修正主义者搞的群众斗争，也有真正的共产主义革命者搞的群众斗争。问题是，即使是在满足局部要求的情况下，这些群众斗争的目标和方向是什么。大多数人用它来为他们未来的选票仓创造选举基础，而共产主义革命者则用它来推动武装革命。如果革命不在新印共（马列）等政党的议事日程上，国家就不会感到威胁，他们就会允许这种合法存在。这个新党不断地攻击毛主义者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只不过是给敌人听的音乐。安得拉邦政府给了这些人充分的自由来建立他们的新党，同时却冷血地杀害其他人，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整个会议期间，没有一句话谴责邦政府的行为，尽管在他们召开会议时，这种行为已经达到了残酷和野蛮的地步。当时，在安得拉邦，甚至连自由主义者都开始站出来谴责暴行和假遭遇战，这些所谓的无产阶级却没有这么做。为什么？当会议在安得拉邦举行的时候也是如此！！

所以，该党的真正的干部，应该认真考虑这个党的领导人的真正作用是什么，不要被他们与武装斗争对立的所谓的群众斗争的修辞所误导，不要被他们对“群众路线”问题的完全歪曲的理解所误导。

关于共产主义革命者的团结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修正主义者和右倾主义者试图利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各马列主义团体和政党的普通成员之间的团结愿望。团结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目的的手段的一个方面。目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共产主义革命者的团结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步骤。但是，在党的层面上，团结必须是真正渴望革命并以革命的方式工作的人之间的团结。而不是与只是用毛主义标签去欺骗群众的修正主义者之间的团结。毕竟，我们在党的层面上所追求的团结，就是一个先锋队内的团结——任何软弱的“先锋队”都不能领导革命，因为这需要果断、决心、远见和革命实践。不应该忘记，这个国家在近半个世纪中有着一个统一的党，但是由于它的修正主义路线，革命连一步都没有前进。这就要求纳萨尔巴里明确与这一过去决裂，把印度的革命提上议事日程。与修正主义者相比，尽管那时的力量很小，但未来在于新的力量，而不是堕落和老朽的“马克思主义者”。

正如列宁所说，为了团结，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划清界限。他进一步阐明，团结不仅要建立在思想政治问题上，而且要建立在无产阶级的战术问题上。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推进夺取政权的革命进程。在不同类型的“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下，这个国家的群众斗争已经进行了将近 80 年；整整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了。但是，他们离社会的革命变革又近了一步吗？没有。所以，任何团结，都必须促进革命斗争和革命组织的发展，而不能成为它的障碍，或是以任何方式削弱它。

因此，团结必须是有原则的，只有在上述问题上达成共识，并进行实践，才能推进这一进程。正如媒体所报道的那样，只有在五份详细的文件首次定稿并对他们的过去进行全面的批判性审查之后，印度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和印度共产党（马列主义）人民战争之间的团结才得以实现，然后才走向组织统一。除非在所有基本问题上都有一个共同点，否则这种团结可能是短暂的，正如在一些早期的团结中所看到的那样。指望认真对待武装斗争的人和不认真对待武装斗争的人之间的团结，是乌托邦式的，是有害的。当然，在群众层面上，在具体问题上，可以而且必须同许多人团结，共同完成最基本的任务。我们这里讲的是团结起来组成一个有效的先锋队，领导革命运动前进，建设一个没有剥削的新社会。

毫无疑问，随着大部分真正的毛主义者团结在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这一进程从过去十年开始一直在进行，许多力量在印共（马列）（人民战争、党统一）和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这两股主要的革命潮流汇合之前就融入了它们——认真对待革命的人和不认真对待革命的人将会迅速分化。第二个印共（马列）的形成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修正主义者也将分化，以拯救自己免于灭亡。现在，在马列主义阵营内有两个明确的中心——两个印共（马列）的修正主义中心和印共（毛）的革命中心。在这两者之间，许多团体和个人都必须选择自己站在哪一边。他们是站在真正的革命者一边呢，还是跳进修正主义的泥潭呢？这毕竟是仅有的两种选择；任何中间派立场实际上都意味着走向后者。

据报道，印共（毛）仍认为在党外存在着真正的革命力量和个人。在革命斗争的发展过程中，他们将尽全力同他们团结一致。这里可能会有人评论说，印共（毛）之外的革命者也必须采取主动。毫无疑问，即将到来的革命人民的斗争浪潮，将使分界线更加尖锐。

“需要慎重对待当前的策略。” 尼共（毛）可能过于强调了通过制宪会议推动

运动进展的可能性

阿扎德
二〇〇六年

《人民进行曲》第 6 卷，第 6-7 期，2006 年 6-7 月

[随着尼泊尔在策略和战略上的进展，印度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不断呼吁印度毛主义者以尼泊尔毛主义者为榜样。就此，《人民进行曲》试图了解印度毛主义者的回应。最后，我们收到了印共（毛）发言人的电子邮件回复。下面就是我们的记者对印共（毛）中央委员会发言人阿扎德同志 2006 年 6 月底所作的采访。]

《人民进行曲》：对目前尼泊尔的进展你有何评论？

阿扎德：我们一直密切关注着尼泊尔革命的进展。尼泊尔人民以强大的武装斗争为基础，发动了反对反动、独裁的贾南德拉政权的战斗性群众鼓动，这的确是历史性的。尼泊尔人民在尼泊尔历史上写下了伟大的篇章，迫使法西斯国王放弃了强硬的立场，将权力让给了议会。特别是 6 月加德满都百万人大示威以及各地区举行的数十万人的示威显示了毛主义者与日俱增的力量。毛主义者的影响甚至包围了城市。我们党欢呼这一历史性的追求民主和建立新社会的人民抗争。然而，印度革命者希望尼泊尔的斗争能够继续下去，直到推翻国王和所谓的议会，通过革命民主力量夺取政权。我们希望毛主义者能够保持主动，引导现在的政治进程。他们需要与七党联盟的联合需要保持警惕，七党联盟背叛人民的利益对国王实行妥协。

《人民进行曲》：你如何看待尼共（毛）参加过渡政府和遵守制宪会议的决定的策略呢？

阿扎德：尼泊尔的形势和世界的形势都是复杂的。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虚弱，我们目睹了许多持续几十年的人民战争陷于困境。在这样的情况下，毫无疑问，尼泊尔党和人民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但是我们感到需要慎重对待当前的策略。我们认为毛主义者与买办资产阶级政党和封建势力（如尼泊尔大会党、修正主义的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以及其他统治阶级的政党）共同形成新政府是行不通的，因为两者的利益是截然相反的，代表了不同的阶级利益。从制宪会议到尼泊尔民主共和国的设想是错误的。从上层进行修修补补，满足特定的被剥夺的人民的权利是可能的，但是却永远都不能解决人民的最基本的问题，因为你不可能通过旧的国家机器打碎封建主义，扫除帝国主义的影响，无论你对它作什么样的粉饰。没有革命性的剧变，上述目的就不会达到。无疑，发动全国性的群众动员，努力创造一种更广泛的高潮，是为革命往前更进一步所做的正面准备，但是毛主义领导人在几次访谈中所做的声明

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对通过制宪议会推动运动以及对与 7 党的联盟都寄予了过多的期望。这里面包含着危险。

在当前毛主义者已经建立了 25 000 人规模的人民军队、根据地、统一战线和新政权机构，并宣布进入了战略进攻阶段的时候，这种暗示尤其危险。他们挫败了王军的镇压，保存了军队的力量和政治主动。但现在几乎不提战略进攻以及这种进攻进展如何了。他们当然也提到了二月革命和向十月革命过渡，但我们并没有看到后者如何适应其战略进攻计划。

《人民进行曲》：你如何评论革命政权的解散和两个军队的合并？

阿扎德：革命政权是人民反对旧的国家机器的持久人民战争的产物，是尼共（毛）党在地区一级水平上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光辉例子。当前的任务和战术应当是加强革命政权，并将其锻造成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式的革命政权，以准备更大的起义。在巩固这些政权的同时，需要更广泛地动员群众，夺取城市，适时夺取最后的胜利。事实上，面对尼泊尔当前的形势，毛主义者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加强群众动员，把当前的政权发展为夺取全国政权的雏形，或者由于阶级力量的不平衡，需要巩固根据地，以完成民主任务并进一步走向社会主义。在这个过程中，两个尼泊尔——盘踞在加德满都和少数几个城市的反动政权和以农村为根据地的革命的尼泊尔——的合并是可能的。

至于两军合并为一个重组的国家军队，这是更危险的。毛说过，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军队是维护阶级统治的主要工具之一。两个完全对立的阶级怎么能拥有同一个军队呢？把人民的军队与反动的统治阶级的军队（直到现在还是国王的忠实仆从）合并在一起，人民在反动的武装攻势下就会毫无防御。在一些国家的历史经验中，人民由于共产党的错误路线而遭受了严重损失。在印度尼西亚，有对共产党和同情者进行的残酷的大屠杀，就是因为共产党把反动的统治阶级认为是民族主义者和民主力量而与之亲密无间。之前还有智利、尼加拉瓜和其他几个国家的例子。我们不能排除在革命力量解除了武装或被削弱后，反动的统治阶级发动政变重新攫取政权的可能。二战后，在法国、希腊等国家都有这样的例子。当然，如果毛主义者不对帝国主义及其买办官僚资产阶级（CBB）构成威胁，愿意融入体制内，他们也会被统治阶级热烈欢迎。邀请联合国监督停火、解散人民武装同样是危险的。联合国本质上是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工​​具。它只会为尼泊尔反动的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总的来说，尼共（毛）解散农村中的革命的人民政府以及把人民解放军与反动军队合并在一起的决定会开启一个不可挽回的损失掉已取得的所有革命成果的进程。

《人民进行曲》：各种各样的印度议会党，当然也包括左翼政党如印共和印共（马），都欢呼尼泊尔毛主义者加入过渡政府、实行议会民主的路线，认为这会对印度毛主义者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你们的党是怎么评价这种影响的呢？

阿扎德：认为尼泊尔的进程对我国的毛主义运动会产生“积极的”（他们所谓积极就是要毛主义者放弃武装斗争、参加所谓的主流议会政治）影响，这不过是他们那些党派的主观臆想罢了。任何熟悉印度毛主义运动历史的人都知道从纳萨尔巴里起义之后的四十年间贯穿的无数起起落落，都知道我们的运动怎样浴火重生。即使是我们的运动面临巨大的困难和不利于革命的强弱对比时，印度真正的毛主义者从没有犹豫不决或者离开他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通过持久人民战争夺取政权的路线。他们不仅拒绝议会路线，而且也与那些以策略为名义参与选举的政党斗争。当然，也有一些假的革命政党如印共（马列）（解放）最终堕落为议会党派，但这暴露了他们是打着马列毛主义旗帜的修正主义政党。

印度各种各样的统治阶级政党和所谓的左派政党在普拉昌达同志领导的尼共（毛）改变姿态时得意洋洋是毫不足怪的。他们无疑会欢迎尼共（毛）所采取的路线，呼吁印度毛主义者认清武装斗争是无用的，要他们跟随尼泊尔毛主义者的脚步加入到印度的议会政治的猪圈里。作为革命的仇敌和对头，所有这些政党都站在反对印度人民战争的最前沿。尼共（毛）与反动政党一同参加政府，宣布承认法治和未来的宪法，在选举制宪会议之后成为议会选举游戏的参与者，这样的决定使得尼泊尔统治阶级政党和印度议会制度激动得喘不过气来。

事实上，在去年2月份《印度教徒报》的采访里，普拉昌达同志自己就暗示了他的多党民主路线会对印度毛主义者有“积极的”影响。印度的统治阶级，听到普拉昌达同志许诺进行多党民主以及他想通过在尼泊尔建立多党民主向印度的纳萨尔运动传递信息后，一定很是如释重负。

当问到他如果见到印度总理莫罕·辛格时会说些什么，普拉昌达同志说：“我们为真正的多党民主而奋斗，但他们却被囚禁在巴特那、西里古里、金奈等地。如果你把他们都释放了，我们就会释放一个信息。如果你们觉得印度的纳萨尔运动对你们成为问题，而我们在尼泊尔正通过新的方式解决这类问题，因此如果你们释放了我们的同志，我们又成功地在尼泊尔建立起了多党民主制度，那么这对印度纳萨尔运动来说就是重大的消息。换句话说，他们就有根据思考新的政治途径。光说说是不够的，我们需要通过建立多党民主把我们所讲的变成现实。”

这真让人担心，普拉昌达同志不是要求印度统治阶级停止所有的干涉尼泊尔内部事务的行径，而是谈论他们的策略会如何给印度毛主义者的观点带来改变。不用说，这些言论不仅会引起我国目睹了印度议会民主制度的肮脏的革命群众的愤怒，而且在他们的革命实践中会证明是他们的设想完全错误的。

《人民进行曲》：印共（马）及其高层领导西塔拉姆·叶楚里，扮演了一个在毛主义者和七党联盟间的印度救世主的形象。在返回印度后，他和他的党建议印度毛主义者遵从尼共（毛）的路线。在身为（印度）毛主义者死敌的情况下作这些举动，你认为应如何解释？除此之外，叶楚里告诉媒体，印度毛主义者计划要杀掉他，而且这个秘密决定是由尼泊尔毛主义者告知的。你对此有何评论？

阿扎德：印共（马）是印度统治阶级政党之一，代表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印度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的首要任务看起来是把尼泊尔毛主义者引入议会民主的“主流”，他们对我们一直也是这么鼓吹的。当我们不同意时，他们就采取最卑劣的国家恐怖的手段，如在西孟加拉邦做的那样。他们的目的在两个国家是相同的，就是在印度用子弹镇压毛主义者，在尼泊尔用糖衣炮弹来安抚毛主义者。叶楚里和印共（马）在卡兰·辛格大惨败后在印度统治阶级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当他过分展示自己的“外交手段”而且处在被边缘化的现在，他就又炒起了印度毛主义者要暗杀他的冷饭，以重新得到信任，试图在两个毛主义者政党中间撒下不信任的种子。一个真正的懦底利耶！（印度孔雀王朝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开国丞相。译者注）

《人民进行曲》：为什么你要反对尼共（毛）的多党民主的策略呢？

阿扎德：首先，我们对普拉昌达同志提出的建议感到极度不安，这种建议体现在许多访谈中，他的党承诺搞多党民主，而且不是在夺取政权之后，而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实行。2003年全体会议文件对尼共（毛）的多党民主或政党竞争的概念是非常含混不清的，如到底是在革命政党夺取政权之后还是在这之前。它只是说在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民主国家宪法范围内组织政党竞争是可能的。然而，2005年11月，在尼共（毛）与七党联盟达成德里12点协议后的一系列声明、采访和文件中，却完全支持在制宪会议之后的现存体制内进行多党竞争。

还有，对参与多党竞争的政党的阶级属性的表述含混不清。2003年的文件清晰地表述说，这些力量其本质将是反封建和反帝的，而2005年11月之后的文件和采访中，则是七党联盟中的党派，而他们主要地在本质上是买办资产阶级的和封建的，尽管是反王室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反对贾南德拉独裁统治的。

事实上，在2003年5月由普拉昌达同志提出被中央委员会采纳的《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同名文件里，正确地描述了尼泊尔议会党派，它说：“在形式上，王室、议会和革命力量形成了三方的斗争关系，实质上，却只有两方（反动的和民主的力量）。事实证明，王室独裁政权和议会党派没有什么本质不同，都不过是在旧的国家里分享权力罢了。事实一再证明以（虚假的）民族主义自居的尼泊尔王室，以（虚假的）民主自居的议会，基于同样的阶级属性，都希望占据权力的宝座，背叛国家和人民。

“尼泊尔不同的反动组织之间的互相攻讦和矛盾实际上是背后不同的国际反动中心利益的矛盾的反映，这一点体现在我们一直用阶级的和理论的角度所做的阐述中，现在，在停火和和谈进程中变得更清楚了。王室及其军队是被西方特别是被美帝国主义操控和保护，主要的议会党派则是印度统治者所掌握，目的是为寻求建立南亚霸权，两者进行着一场激烈的竞争。因此，全党务必了解，在目前的特别是在王室大屠杀后的政治进程背景中，认为王室或者议会党派哪个更民主或更民族主义，都是非常有害和错误的。在今天的尼泊尔，非常清楚，我们绝不能与王室或者议会党派有任何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联系，除开在特定的形势下掌握矛盾的需要。”

虽然上述对议会党派的民主的虚伪性和对各式各样的帝国主义强权的忠实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很不幸，尼共（毛）没有从战略的和阶级的观点坚持这个分析。在形成联盟的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做出必要的调整，与议会党派达成相互谅解和策略上的统一，这是一方面；但对这些党派的阶级属性产生幻想，忽视他们与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的联系则会给最后的革命事业带来巨大危害。

更进一步，我们发现普拉昌达同志和尼共（毛）把策略变成了战略，认为这是 21 世纪革命的道路。因此，在《印度教徒报》对普拉昌达同志作的专访中，他强调毛主义者对多党民主的承诺不是策略性的，而是过去三年党内长期的意识形态争论后的结果。他说：“我们关于多党民主的决定是战略上的，是理论成熟的，我们要告诉议会党派，我们已准备好与你们进行和平竞争了。”

尼共（毛）领袖直接向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的议会党派做出保证，他们的党准备与其进行和平竞争。通过宣布关于多党民主的决定是战略上的、理论成熟的，普拉昌达同志把一个危险的假设带到了前台，认为与统治阶级政党可以和平共存，而不是通过革命推翻它；认为与包括统治阶级政党在内的其他议会党派可以以所谓议会选举的名义进行和平竞争，而他们都是帝国主义的帮凶；在不确定的阶段内放弃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为封建买办反动势力利用群众的落后性、借助国内外反动派或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大力援助来攫取政权，以劫持整个社会，以民主的和民族主义的名义从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转向维持现有制度（即便换了个新的外观），为这些目标大开后门。不管我们建设一个更民主的制度的意图有多好，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斗争的规律都不容许有这样的制度存在。从巴黎公社到亚非拉的稍早的革命的历史都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人民进行曲》：那么你是否支持多党民主，至少在夺取政权之后呢？如果不支持，革命后的政府将会是什么形式呢？

阿扎德：在政府的形式方面，按照马列毛主义的理解，最适合无产阶级的形式是公社或者苏维埃或者革命委员会，这些形式可以最好地为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只要这些形式不是一个摆设或者仅仅是一个立法机关，它应当兼管立法和行政。这些实体的代表是选举出来的，如果他们不能为人民服务，则随时可以被人民罢免。在持久人民战争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根据地的民主政权是所有的反帝、反封建力量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民主地通过村庄大会选举出来的，且可以被村庄大会罢免。在这里，权力机构和人民的意志是紧密结合的，因此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在全印度夺取政权后，一直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所有的真诚的反帝、反封建政党都将是新政权的组成部分，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则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继续革命的前提下才发生。这并不否认对群众的大多数实行民主，但列宁说过，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他们要在政权的各个角落里寻找自己的代理人，包括党内。有人能够设想出一个更好的政权形式和锻造民主的形式以适应这种情况吗？

列宁说，“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立宪君主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这是列宁在一个多世纪前所说的话。从那以后，特别是二战以后，议会及其相关的制度变得更加腐败可以说已经烂透了。

新政权如何建立的一个极好的例子是巴黎公社。公社的概念在苏联的苏维埃体制、中国的公社以及文化大革命的试验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现在正由毛主义者在世界各地的根据地里实践着。

列宁同志还清晰地解释了议会在最民主的国家里是如何运作的，并将它与公社相对比，表明公社（或者苏联的苏维埃政权和中国的革命委员会）是最适宜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政权形式。

“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资本家千方百计地排斥群众，使他们不能参加管理，不能享受集会自由、出版自由等等。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第一个吸引群众即被剥削群众参加管理的政权。”

“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取消代表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构，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构。”

“在公社用来代替资产阶级社会贪污腐败的议会的那些机构中，发表意见和讨论的自由不会流为骗局，因为议员必须亲自工作，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实际执行的结果，亲自对自己的选民直接负责。……没有代表机构，我们不可能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而没有议会制，我们却能够想象和应该想象，除非我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评是空谈，除非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愿望不是我们真正的和真诚的愿望，而是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种骗取工人选票的‘竞选’词句。”

《人民进行曲》：你如何保证与其他政党的政治竞争呢？

阿扎德：尼共（毛）宣称只有组织政治竞争，将人民群众选择革命政党的权力制度化才能有效地检验反革命。无产阶级已经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丰富的历史经验武装了起来，而且是用合适的形式、方法和武器如文化大革命武装起来的，拥有革命导师马恩列斯毛和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检验党、军队和社会是否变质、防止复辟以及建立新型政权和社会的大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这样条件下，尼共（毛）居然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实在是令人惊讶。那种认为共产党的不断无产阶级化和革命化以及有效地防止反革命可以通过组织所谓的政党竞争或者通过把人民群众选择革命政党的权力用国家来制度化而达到的这种想法，正掉进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泥坑，削弱了动员群众发动艰苦的阶级斗争反对旧的被打败的阶级和党内、军内和行政机构内的新兴资产阶级的真正的任务。很难理解几个革命政党如何能同时存在，特别在共产党已经明白不同的政治路线或者代表了无产阶级的观点或者代表了资产阶级的观点以后。

至关紧要的一点不在于保证人民通过选举用一个政党替换另一个，这在任何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封建的官僚资产阶级共和国里都是存在的，而在于保证人民积极和创造性地参与到监督党和国家、检验是否出现了新的官僚资产阶级以及其自身参与国家和社会的管理与革命改造的整个进程中来。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引下，组织、领导群众检验反革命在各个领域进行革命性的改天换地，将是党的首要任务。这是整个世界革命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教训。

此外，无产阶级政党防止打败了的阶级复辟以及和平的或通过政变来反革命，通过给予他们“民主”竞争的方式来实现可能吗？布尔什维克党在广大的落后的最反动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农村地区几乎没有影响的情况下，如果组织了这样的政党竞争，他们会赢得选举吗？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党不得不在夺取政权后立即解散了制宪会议，尽管事实上党在里面占少数，这是因为制宪会议是反动派手中的工具，是执行革命改造和在苏维埃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障碍。不仅俄国的情况如此，在许多国家里，特别是在小生产和农业占据优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内，人口的大多数中的封建的意识形态、文化、风俗和习惯的力量可以相对容易地使其他非无产阶级的甚至是反动的政党在反封建、反帝的外衣下夺取政权。因此，如果我们发现尼共（毛）的这些唯心主义的和主观主义的建议——尽管是从好的意图出发——最终变成走资派夺权的方便工具，那么也是不足为奇的。

关于与其他政党的政党竞争，我们已经有了中国的经验，那里几个民主党派如民主同盟、工农党和其他党派与共产党竞争，在各种权力机关中争夺。尽管革命后这种状况持续了十年，当他们拒绝支持社会主义，试图把中国带向资本主义道路时人民决绝了他们。政党竞争在中国是被鼓励的，采取的不是以西方资产阶级议会选举的形式，而是在各种各样的实体内进行选举。隶属于四个革命的主要力量的阶级，民主党派和组织，可以参加各种机构的选举。

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以及夺取政权建立人民民主或者人民民主专政之后，一直致力于联合全部的反封建和反帝的政党和力量。

毛在 1957 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关于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对其他政党的政策，说“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

在中国，采取了许多措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与政府和党内形成新的资产阶级。毛领导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运动；实行了“三三制”的民主代表制度，规定所有政府实体内共产党员的席位不得超过 1/3，其余 2/3 都给了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他还提出了政党候选人的六条政治标准等等，这些例子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罢了。民主不仅仅是形式上投一张票，更是存在于任何组织任何活生生的进程中，领导者必须受到群众和干部的密切监督；这只有通过普遍提高党和群众的马列毛主义觉悟并强化阶级斗争才能实现。在中国，革命后有许多党派分享权力，但是团结是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它构成了深化反对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的阶级斗争战线的一部分。

最重要的是无产阶级或者人民民主国家内所有的革命实体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任何人既能被选举也可以被罢免，这在所谓的议会民主中是见不到的。

《人民进行曲》：尼共（毛）说他们将通过资产阶级民主或多党共和国走向新民主主义阶段，你能找出其中的错误吗？

阿扎德：毛主义者从不认为为民主共和国和推翻王室独裁政权而奋斗是错误的。相反，谁也不应反对在任何时候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最主要的敌人。不消说，这样的统一战线在本质上只是策略性的，在任何情况下，不能也不应该能决定革命本身的道路和方向。

尼共（毛）的理论上的问题是把反对王室政权的斗争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子阶段，以及把这个子阶段压倒了革命的方向和道路。党在发动武装斗争前制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和战略，其目标被推翻了，甚至是早期使革命进展到今天所做的具体的阶级分析也为当前所谓的尼泊尔革命子阶段服务了。通过他们的访谈和声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子阶段似乎已经成了决定一切的因素。

截至目前我们所知道的，目前世界上不同种类的国家制度根据政权的阶级属性可以分为三种基本类型：（1）资产阶级专政下的共和国（在这种类型里，还要加上那些帝国主义支持的由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2）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共和国；（3）若干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下的共和国。尼共（毛）提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本质上讲只能是第一种类型的国家，尽管革命政党是与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政党共同参加政权的。

在普拉昌达同志接受 BBC 记者采访时，他用下面的话指出了尼泊尔的前景：“我们相信尼泊尔人民会选择共和国，并通过和平的方式开始建设尼泊尔的进程。在五年时间内，尼泊尔将会发展成一个美丽、和平和进步的国家。在五年时间内，尼泊尔人民将肩负起建设美好未来的使命阔步前进，尼泊尔将开始真正成为地球上的天堂。”

他更断言这样选举出来的民主共和国会解决尼泊尔的问题！！

“我们认为通过立宪会议的选举，民主共和国会在尼泊尔建立起来。这会解决尼泊尔的问题，并把这个国家引向更加进步的道路。”

任何人读到上面这些话都会想这些评论更多的是一个民族主义的观点而不是无产阶级的观点。

尼泊尔成为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后如何变成“地球上的天堂”？民主共和国的形成如何“解决尼泊尔的问题”？在当今的时代，成为共和国后它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宣称坚信马列毛主义的尼共（毛），真的认为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开始建设尼泊尔的进程”吗？世界历史上有任何一个这样的和平重建的例子发生过吗？世界革命史难道没有表明艰苦的阶级斗争、不时的流血和暴力直到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几十年内都一直存在吗？那么普拉昌达同志怎么能认为在这样的子阶段上可以开始和平重建呢？那些隶属于七党联盟的党派真的会为反对帝国主义、印度扩张主义和尼泊尔封建主义而奋斗吗？有没有东西可以保证尼共（毛）能够击败与之竞争的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政党吗？可以保证尼泊尔免遭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的挟持吗？怎么能认为当制宪会议选举结束、尼泊尔变成共和国以后，就一定在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下，而不是在党派大杂烩，也就是说统治阶级和尼共（毛）领导的工人阶级联合领导之下呢？国家会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成为一个“美丽、和平和进步的国家”吗？

根据普拉昌达同志的意见，“反动阶级及其政党会试图把共和国变成资产阶级代议制共和国，而我们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则力图把共和国变成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过渡时期的长度不是一件可以现在就下断言的事情。很清楚，这取决于那时候的国内外形势和权力平衡。”这个所谓的过渡的多党共和国将通过与试图把它转变成资产阶级代议制共和国的反动阶级及其政党进行政党竞争这一和平斗争方式转变成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不管尼共（毛）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最令人讨厌的就是把这些策略作为理论的发展，认为这是 21 世纪革命的样板。以反对教条主义的名义，我们的尼共（毛）的同志正滑向危险的地方。

而且，只要党发动一贯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的斗争，谋求重新分配土地和财富，对所有买办的和外国工业、银行和外贸实行国有化，那当然会面临其他议会党派的反对。如果想要成为议会游戏的一部分，就必须遵守游戏的规则，不能执行任何彻底的反封建、反帝的政策。甚至司法的独立性也是议会游戏的一部分，在毛主义者赢得政权后可以对毛主义者发起的每项改革产生抵制。即便八点协议也已经被认为是违法的了，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端倪。美帝国主义甚至强烈要求毛主义者在参加制宪议会前必须解除武装。尼共（毛）正确地反对了美帝和印度扩张主义的要求。我们希望在这一点上一定要坚定不移。这样以后，还会有许多制度限制，如由统治阶级操控的司法、选举委员会、媒体、各种艺术、文化甚至宗教实体、非政府组织以及人权组织等等。如果要滑进所谓民主共和国的泥潭中，就不可能不支持这些所谓的独立机构。这些组织很容易成为反动派的隐匿处，用各种各样的狡猾的方式进行着反革命的勾当。不应忘记西方代理人渗透、颠覆东欧国家甚至是早期的苏联的例子。

《人民进行曲》：普拉昌达同志说他的党选择的策略是建立在世界政治和军事平衡与尼泊尔特殊的阶级、政治和力量平衡，以及 20 世纪经验基础之上的。你的党对此有何意见？

阿扎德：的确，去年二月份普拉昌达同志在《印度教徒报》的采访中提到了他的党做出多党民主制的决定所依据的这三个因素。事实上，这种理解也可以从在这之前的尼共（毛）内部可以看到。举例来说，在 2004 年 8 月中央委员会上，尼共（毛）就已经开始怀疑在面临着帝国主义以及没有任何强大的革命运动的情况下在尼泊尔这样小的国家内能否实现胜利。

“在目前的情形下，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已经没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了，尽管主观条件是有利的，但没有任何强大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运动，帝国主义像受伤的老虎一样到处抓人，像我们这么小的有着特殊地缘政治的国家能否通过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呢？这是我党现

在面临的最紧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在马列毛主义中寻找，并取决于尼泊尔革命的未来。”

同一会议还指出为什么要采取一系列的策略步骤如停火、谈判，谋求政治解决等。“毫无疑问，在尼泊尔人民战争从现阶段的战略相持进入到准备战略反攻时，帝国主义会准备更凶残的攻击。尼泊尔革命所有的复杂性、机遇和挑战是其主观条件的体现……但是，在尼泊尔，革命的进展已经到了一个很敏感的准备战略反攻的时刻。必须理解党所采取的一系列策略步骤如停火、谈判、谋求政治出路等是基于战略有利地位和策略不利地位的世界形势以及国内战略相持之上的。”

是的，世界各地的革命都面临着困境，特别是在中国复辟以后。策略地讲，在当今世界，敌人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我们的主观力量是弱小的。世界帝国主义发动了对革命力量、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地人民运动的大规模进攻。但是，这只是硬币的一面。同时，主观条件非常有利；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被世界各地的人民憎恨，大规模的反帝、特别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在世界各个角落爆发。在当今世界，任何革命都不可避免地面临帝国主义的攻击。

面临比革命力量强大得多的敌人，毫无疑问是需要策略的灵活性。特别是我们的有相当规模时这种灵活性更能有效地发挥，以利于我们目标的实现。但是，这样做一直要面临看不见通过武装力量夺取政权的战略任务的危险。从尼共（毛）领导人的一系列声明中我们可以看到危险就在眼前。许多声明和访谈倾向于否定关于国家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解。或许这可能是一种外交手段，但它最终的结果却是对革命和进步阵营有害无益。这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应该做的。

在普拉昌达同志的访谈中，甚至说到“如果人民选择了君主立宪制和多党民主，我们也准备接受。”毛主义者虽然在农村最广大的区域内建立了政权，最后却表达了这样的政治立场，这的确是一个大悲剧。

《人民进行曲》：普拉昌达同志说，多党民主的路线也适用于印度。你的党是如何看待这一点的呢？

阿扎德：我们在《印度教徒报》记者对他的访谈中看到了这些话。他说：“我们认为这也是适合于他们的。我们希望能就此展开讨论。他们一定会明白这一点并沿着这条路线前进。无论是领袖问题还是多党民主或者多党竞争，印度自称革命者的那些同志都必须思考这些问题。需要朝着这些实践的方向前进。我们希望和他们讨论此事。如果革命者们看不到理论发展的必需性，他们就达不到任何目的。”

这样的建议早就从印度的各式各样的统治阶级议会党派提出过了。修正主义的印共和印共（马），宣誓是马克思和列宁的信徒，定期地通过他们的刊物、文件和声明进行布道，散布武装斗争对夺取政权和达到革命的社会改造是无用的言论。通过西孟加拉邦和喀拉拉邦的例子，他们拼命地表明议会多党民主才是实现社会改造的最佳手段。印共（马列）（解放），以马列毛主义的名义，鼓吹多党民主的观点，诬蔑那些不想跟议会猪圈有联系的人为无政府主义者和冒险主义者。

尼共（毛）想和印度毛主义者辩论关于领袖和多党民主的问题实在是太好了。两党领导人关于个人崇拜和集权于一人一直进行着有趣的讨论和意见、经验的交流。我们的意见一直认为党的领导阶层应同群众一起工作，直到夺取政权后都应当使权力集中以进行阶级斗争来避免党的机关、政府各级部门，特别是武装部队、生产单位等等的堕落变质。我们必须鼓励群众批评党和党的领导所犯的错误，即便在夺取政权之前的革命运动过程中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发展集体领导而不是集中于任何一个人或委派的革命权威。对某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依赖而不是发展集体领导并使全体党员和群众都参与制定决策，是苏联和中国在著名的无产阶级领袖如斯大林和毛泽东去世后，国家产生逆转、共产党迅速变质的原因之一。

普拉昌达同志说，“吸取 20 世纪共产主义政权的教训，我们想在领导问题上达到新的更高水平，那时不能由某个人一直地担任党或国家领导人。”这一点，我们是赞成的。

事实上，这也是 2004-05 年尼共（毛）党内斗争的主要的争论内容，那时，巴塔拉伊同志在他的《党内争论的基本问题》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无产阶级领导制度是集体的集中表达还是个人的集权？辩证法，也就是一分为二的观点，是否也适用于主要的领导阶层？一人集党政军最高领袖于一身并实行终身制，如何解决革命接班人和继续革命的问题？我们的党——印共（毛）希望发起一个对这些问题的严肃的讨论，此外，还包括对普拉昌达路线以及路线、思想和主义的概念的讨论。

《人民进行曲》：对普拉昌达同志领导的尼共（毛）所提出的 21 世纪民主的概念，你有何评论？

阿扎德：尼共（毛）提出的 21 世纪民主的概念和 20 世纪里的民主有什么本质不同呢？尼共（毛）宣称“多党民主的决定是战略性的，站在了新的发展了的理论的高度”，甚至对印度也是适合的。我们知道民主有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之分，民主是具有阶级属性的，在阶级社会里，民主服务于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专政。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民主的本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服务于对人民的大多数的镇压，其本质是资产阶级专政。相反，在人民民主共和国里，民主意味着所有反封建、反帝的阶级，专政是对着人民的敌人及其代理人的。两种民主的本质不同在于其阶级属性。但是尼共（毛）说 20 世纪和 21 世纪民主是本质不同时，丝毫也没有提到其阶级属性，这不仅不能让人信服，而且也是非常主观的。

有一个证据是说 21 世纪“在科学技术方面，特别是电子通讯技术取得了空前的进展。”这样的空前进展如何对 21 世纪的革命的战略或者 21 世纪的民主产生影响，却不清楚了。

据说，“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央委员会建立在对当今世界形势的分析、主要是对全球化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运动的新分析的基础之上，试图勾画出一幅世界革命的图景，最终提出了关于领导阶层以及实现革命和防止反革命的全新的概念。”“在政治领域”，据说“关于 21 世纪的政治和军事的战略和战术已经取得了质的飞跃。”

我们仍然不清楚尼共（毛）声称的关于多党民主和竞争路线——与各式各样的反动派和修正主义政党在所谓的过渡性的多党民主共和国里进行和平竞争——有什么新概念和质的飞跃。

《人民进行曲》：最后，你认为尼泊尔革命会走向何方？

阿扎德：我们也注意到了有关报道，说人民解放军还保存着武器和警戒，也提到了类比二月革命的目前的起义，以及进展到十月革命所作的准备。还有一些大的群众动员以争取到革命一方的报道，包括城市。还有美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包括它的配角，叶楚里）要求毛主义者放下武器，旨在公开破坏毛主义者-七党联盟的报道。除此之外，还有毛主义者声明他们不会放下武器，要保存自己的营地的报道。所有这些都是毛主义者准备向新民主革命前进的正面的报道。需要了解两种情况：堕入统治阶级以及他们的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主子所设下的陷阱；需要提防突然政变并对共产主义者进行大屠杀的可能，希腊、印尼、智利以及其他国家都已经给出了先例。即便拥有为数众多的根据地也没有能阻止这样的大屠杀。但是我们仍希望尼共（毛）将党引向前方，开展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

《人民进行曲》：最后一个问题，你对尼泊尔、印度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区的革命者能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

阿扎德：首先，我们应当严肃地请求尼共（毛）及其领袖重新考虑最近的立场，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尼泊尔党和人民有着光荣的斗争和牺牲的历史。超过一万人在人民战争中失去了生命。我们向这些英勇的烈士和世界革命致敬。我们相信伟大的尼泊尔人民面临运动中的曲折和反复会将革命推向前进的。无疑革命在今天不是简单的任务，道路会是曲折的。

我们呼吁印度人民给予尼泊尔革命以全力支持。但是与此同时，印度和世界无产阶级有责任向尼泊尔的同志表达他们的友好的建议。毕竟，尼泊尔革命的利益就是世界革命的利益，对其邻国印度的革命来说更是如此。印度革命人民准备为支援尼泊尔革命付出任何牺牲。我们相信我们会与尼泊尔人民一道，打碎帝国主义和本国半封建主义的万恶的社会制度。

《人民进行曲》：我代表《人民进行曲》感谢你对邻国的这个紧迫的问题作了访谈。

阿扎德：谢谢。

论尼泊尔的“全面和平协议”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央委员会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

不彻底打碎反动的国家政权，就不能建立新的尼泊尔！

在联合国的监督下放下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就等于解除人民的武装！

11月5日，尼共（毛）与尼泊尔政府正式开始执行协定，规定人民解放军封存武器，安置在七个指定的营地内，而政府的军队也封存同样数量的武器。这将在联合国监督小组的监督下执行，封存解放军武器的钥匙将由毛主义者保存。双方还同意解散现有的议会，组成有毛主义者参加的临时议会，并组成临时政府，毛主义者将获得几个部长职位，在明年夏天选举制宪议会，决定王室乃至尼泊尔的命运。

协定由柯伊拉腊首相和尼共（毛）普拉昌达同志最终签署并公布。印共（毛）中央委员会对兄弟般的尼泊尔毛主义者与印度代理人柯伊拉腊为首的七党联盟政府签署这样的协定而忧虑。

把人民军队的武器封存在七个指定地点的协定危机四伏。这项法令将导致尼泊尔被压迫人民解除武装，会使尼泊尔人民付出无数献血经历十年人民战争得来的成果毁于一旦。协定中双方封存相同数量武器的条款显然是对柯伊拉腊领导的政府有利的，因为它可以随时使用大量未封存的武器，也可以进一步加强政府控制的反动军队。

尼共（毛）在武器管理上的决定，甚至只是作为一种为达到其间接目标——建立制宪议会——而采用的策略步骤，都是与革命利益有害的。

世界革命的全部经验都一再证明，离开了人民军队，要想使人民行使其权力是不可能的。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来说没有比武装了的人民更可怕的了，因此他们当然会乐意签署任何保证解除人民武装的协定了。事实上，在阶级社会中，解除人民的武装是任何反动统治阶级不变的要求。

人民被解除了武装，就容易受到反动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欺侮，甚至屠杀，这是被历史所证明的。印共（毛）中央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的一支，向尼共（毛）和尼泊尔人民发出警报，警惕在解除武装的协定背后隐藏的巨大危险，呼吁他们在历史的痛苦经验的基础上重新考虑现在的策略。

毛主义者签署的参加尼泊尔临时政府的协定不能改变国家机器为剥削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服务的反动本质。政权，或者成为剥削阶级掌握的工具，或者成为无产阶级掌握的工具，决不会同时为这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的利益服务。

不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社会制度就不会有根本的改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自上而下的改良不能给剥削社会带来任何质变，不管新的宪法看起来有多民主，即便毛主义者在政府中担当重要角色也是如此。不打碎现有政权就建立一个新的尼泊尔，这纯粹是空想！

协定所创造的另一个空想，是有关联合国所谓的公正、中立的角色的。联合国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用以进行统治、恐吓和干涉第三世界国家事务的工具，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是为帝国主义压迫和镇压第三世界人民的无耻法律提供合法性的工具。

阿富汗和伊拉克就是联合国为帝国主义侵略和占领的合法化直接服务的最新例子。揭露、反对并与联合国的帝国主义特征作斗争是革命者的义务。在武器管理、选举监督和尼泊尔和平进程中给联合国以任何角色，都只是意味着引来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干涉。

另一个令人担心的事实是尼泊尔毛主义者对印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所抱的幻想。印度统治阶级是整个南亚次大陆人民的最大威胁，南亚各国人民有义务联合起来反对印度扩张主义。获得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印度政权一直在干涉尼泊尔内政；它在两极理论的名义下一方面支持国王，另一方面鼓动议会力量；为尼泊尔王室军队提供训练和武器以打击毛主义者；与柯伊拉腊领导的尼泊尔大会党及其他反动政党进行秘密交易；决心解除人民解放军以及尼泊尔人民的武装、隔绝毛主义者。

它的目标就是攫取尼泊尔的自然资源，特别是巨大的水资源，使它成为帝国主义和印度买办资本主义的天堂。普拉昌达同志反复赞扬印度在毛主义者和七党签署协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在人民中制造了对印度的幻想，而不是使他们做好准备与印度扩张主义作斗争，而后者正准备今后在尼泊尔进行一场小规模战争。

更令人惊讶的是尼共（毛）认为他们现在的“策略”将会是南亚其他毛主义者政党的榜样。普拉昌达同志还呼吁其他毛主义者政党重新考虑它们的革命战略，以 21 世纪民主的名义实行多党民主制度。我们中央委员会明确告诉尼共（毛）和广大人民，在任何国家中，如果无产阶级不夺取政权，就不会有任何真正的民主，所谓的多党民主不会给人民生活带来任何根本的变化！

党中央呼吁南亚毛主义政党和人民坚持由毛泽东同志指明的人民战争的道路。我们同时再次呼吁尼共（毛）重新考虑其现有的实际上改变尼泊尔革命的战略方向的策略，撤销与尼泊尔政府签订的解除解放军武装的协定，否则将使人民面对反动派的进攻变得毫无防御能力。

阿扎德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
中央委员会发言人

在 21 世纪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国际研讨会上的报告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
二〇〇六年

同志们：

首先，我代表印度共产党（毛）中央委员会，向出席这次会议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毛主义者政党和组织致以革命的敬礼。这是一次长久期盼的寻求把世界各地的真正的毛主义者政党团结起来的大会。我们党非常重视为了使世界真正的毛主义者政党能够彼此更加亲近为目的而召开的会议。我们认为这样的由真正的毛主义者政党参加的多边和双边的会议对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毛主席诞辰纪念日举行这样一次重要的会议更加富有意义。这

表示我们把他（毛主席）的教导做为由早期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奠定基础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的发展的坚定信念。

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大基本支柱是：一方面是在马列毛主义的基础上寻求更大的思想和政治的团结，另一方面是在自己的国家里通过武力开展夺取政权的斗争。在这两个支柱的基础上毛党之间如果能够更加紧密团结起来将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更有效地发展起来。同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也要和民主进步力量建立一个全球的反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的统一战线。

同时我们意识到，各国推动革命发展的客观形势是非常好的，并且越来越好，但领导革命的主观力量却很弱小。这就是说，真正的共产主义力量（即毛主义者）以及他们领导的运动仍然很弱小。全球陷入巨大的混乱状态，但是，因为共产主义（毛主义）力量的弱小，这些运动的领导地位就落入了非无产阶级手中。他们用后现代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及狭隘的民族主义来领导运动。这种状况是我们不能有效地领导人民，特别是反对美帝运动的主要原因。这就是说，现在特别重要和关键性的任务之一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现在的形势去恢复国际共运的力量。今天的聚会蕴含着这一伟大的意义。我们相信这将会使我们的工作向前迈出一大步，即更进一步的团结起世界上真正的毛主义力量。

作为报告前言的最后一点是：检验是否为真正的毛主义者的核心标准就是能否在实践当中始终坚定我们的共同思想。在印度，有很多组织和政党发誓要遵循马列毛主义，但是他们的实践却不是革命的。他们的实践说好了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行为，往不好的说是完全的修正主义。印度真正的毛主义力量的主体在过去几十年中形成了近来的两股主要的革命洪流，即印毛共中心和印共（马列）[人民战争]。现在通过这两股革命力量的合并，组成了印度共产党（毛）。这样印度真正的革命力量主体就集中在了一面旗帜之下，其他的真诚的革命力量也在逐步加入印共（毛）。除此之外，在今天的世界上，特别是9·11之后，所谓由美帝国主义所孵育的遍布全球的“反恐”政府，以美国为首，借助于最坏形式的法西斯恐怖反对任何人民运动，特别是反对毛主义者。结果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界限日益明显，并迫使中间派显露自己的本色。

说到这些让我们现在转到这次会议的话题上去。这次会议的话题是“帝国主义和 21 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该话题由尼泊尔共产党（毛）所设定。这一话题非常大。但是在这里我们希望把着眼点放在一些主要之点上。尽管尼泊尔共产党（毛）的陈述：“主要把注意力放在捍卫、应用、发展马列毛主义上”，可我们希望提出我们关于该话题一系列问题（包括尼共毛提到的那些问题）的理解。在这篇报告中我们将简单陈述这些事情。关于这些问题的观点我们已经在我党的杂志和决议中详细陈述了。这些文章所有的同志都能看到。

对世界客观形势的分析

尽管有很多的方式来定义世界的形势，但我们相信现在基本上是帝国主义时代。本世纪的变化本身并不会对时代的特色带来任何伟大的意义，并且它仅仅是术语的变化，仅仅表明人类历史的另一个百年的开始。自从列宁所定义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在上个世纪初登上了世界历史的舞台以来，帝国主义体系仍然控制着世界。

它是垂死的、寄生的和腐朽的资本主义。就是这一体系仍然在 21 世纪延续着。尽管它可能存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并且除非被粉碎，它是不会自我毁灭的，但在这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上不会再有更高阶段的演化。

它的唯一替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尽管它会有很多形式上和方法上的变化，但它的内容是不变的。

二战之前，帝国主义控制世界的主要方式是对殖民地的统治，二战以后它开始实行新殖民主义的方式进行统治、控制和剥削。今天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和与之相竞争的超级大国苏维埃社会帝国主义的倒台，新殖民主义的统治以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全球化”为形式采取

了更富有进攻性和残忍性的特点。自从 1973 年以来的严重打击帝国主义经济的危机使这种疯狂进攻变得必不可少。科技跃进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配合了这次进攻。

帝国主义全球化的无情进攻持续到现在。但是，在 2001 年初 9·11 之前，帝国主义危机的加深就已经使美国经济衰退了 6 个月了。尽管用 GDP 来计算的增长率显示有局部的复苏，但美国的这次经济危机使美国采取了更加具有进攻性的单边主义、法西斯主义，并在“反恐战争”中扮演了战争贩子的角色。B 但是过去的五年它的所有尝试都可耻地失败了。离世界帝国尚远的美国（它在二战之后有遍布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和武装力量，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点也没有什么变化），已经面临着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了。另外，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各地都在反对美国的政策，这从伊拉克、阿富汗、黎巴嫩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日益激烈的武装斗争以及西方规模巨大的反战示威和伊斯兰世界的不满情绪中表现出来。尽管美国仍然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并且是全人类的第一号敌人，它开始发现越来越难以实现对这个世界的独自掌控。

在国内 IT 泡沫破灭之后，美国又通过房市泡沫以及战争经济获得了短暂的经济复苏。现在房市泡沫也即将破裂，并且美国陷入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经济再一次陷入了衰退。美元相对于欧元的日益疲软以及它面临着不仅来自欧盟而且来自中国的激烈的竞争。美国在拉丁美洲（它的后院）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尝试可耻地失败了，甚至一个落后国家的统治者，如雨果·查韦斯也已经敢于挑战美国的权威。俄国已经利用它从出售石油和天然气中新获得的财富，在国际舞台上宣示自己的存在，并且上海合作组织已经开始成为美国控制中亚和东亚的一个主要的挑战了。在中亚，俄国已经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把美国踢出了大多数国家，并且甚至利用它灵活的外交手腕来对西亚施加自己的影响。在东亚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主要的经济成员，并且它的市场正在向非洲、拉丁美洲、甚至美国延伸。

至于 21 世纪也如 20 世纪一样，帝国主义仍然是支配因素。这一点没有实质的变化。通过帝国主义全球化所改变了的形式不是新世纪到来才开始的，它源于上世纪 80 年代。帝国主义的基本性质没有变化，甚至在今天列宁所描述的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仍然存在着。因此，没有必要去把一些新的全球化形式看作帝国主义的新的阶段，因此没有必要去考虑新的战略。在 19 世纪末资本主义就由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当进入 21 世纪时，这些都没有根本的变化。

如果有变化的话，就是控制方法的变化。二战之后的时期里，它采用了新殖民主义的形式，然后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它又采用了帝国主义全球化的形式。因此，这些帝国主义控制形式的变化与世纪的变化没有任何联系。现在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对帝国主义今日的运行方式、巨大的投机经济的性质、大规模增长的服务业部门、新技术变革等等以及这些对世界和各个国家的阶级斗争的影响等的深入分析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帝国主义全球化的时期里，富者与穷者的鸿沟已经达到了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水平。这使阶级斗争比从前更为尖锐，从而创造出我们一直在谈论的非常好的客观革命形势。

总之，今天的世界仍然被帝国主义所控制，并且目前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是世界人民的主要的敌人，是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头号目标。帝国主义体系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冲突仍然是主要的，它们之间的竞争仍然在加快增长。美元在贬值，新的帝国主义竞争者在到处挑战美国的经济霸权，但是，现在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拥有与美国相匹敌的军事力量，从而代替美国的帝国主义中心的地位。帝国主义全球化对落后国家的最坏影响激化了帝国主义与落后民族和国家的人民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仍然是世界舞台上的主要矛盾。因此落后国家将是世界革命的风暴中心。随着世界主要经济体日益增长的危机，所有的矛盾将激化，并且落后国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将变得越来越好。因此，有必要记住，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帝国主义没有任何将要导致改变无产阶级革命基本战略策略的实质性变化。

让我们看一看在目前的背景下建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大基本因素：

意识形态问题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基础只能是马列毛主义。今天，一些毛主义政党出现一些倾向，比如把“思想”、“党的指导思想”、“道路”等加在马列毛主义后面称为发展了的马列毛主义。尼泊尔共产党（毛）本次提交的论文也说我们必需把注意力集中在“捍卫、应用和发展马列毛主义上”。下面让我们深入分析一下。

首先，如果没有应用就不能捍卫思想。如果不在实际中应用马列毛主义，所谓的捍卫就成了抽象的口号。因此，我们发现印度的很多组织虽宣称坚定地“捍卫”马列毛主义，但是他们的实践与马列毛主义的理论没有任何关系。更糟糕的是，有些组织除了发表一些文章，很少或者没有实践。这就导致了空喊口号式的教条主义。所有的这些都不是在“捍卫”马列毛主义。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要真正捍卫马列毛主义就必须去应用这一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修正主义宣誓遵循马克思、列宁、甚至毛泽东的教导，但是他们的实践表明他们是改良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

现在我们已经分析了捍卫与应用的关系，下面我们分析一下应用与发展的关系。在自然科学里，一个理论要经过大量的实验后还要经过实践证明才能获得发展。尽管通过实验也取得了理想的成果，但也不能被看作是发展了理论。这一过程应用于物理、化学、医药或者其他的任何自然科学领域。这一过程被接受并被承认，如果一个人试图通过几次成功的实验而宣称发展了理论，他就将成为被嘲笑的对象。

现在再让我们看看社会科学或马克思主义。这个领域仍然遵循同样的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支配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且只是在他们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很长时间，并应用到实践之后，经过了严酷的考验才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然后是列宁，他发展了帝国主义时代对社会的理解以及制定了无产阶级如何推动革命的战略、策略理论，从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理首先由列宁然后由斯大林提出。苏联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尽管它作为首次实验以及为了应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进攻有各种不足）确立了列宁以及斯大林的教导并被称为列宁主义。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马列主义，特别是把它应用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落后的国家里，更为突出的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现了支配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从而使其建立在一个更为科学的基础上。这些发展使马列主义发展为马列毛主义。

一个半世纪的共产主义的发展史中还有一些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写了大量的著作（罗莎·卢森堡、威廉·李普克内西）以及欧洲和俄国涌现出来的大量坚定的共产主义领袖如胡志明、凯帕喀亚、查鲁·马宗达、卡奈·查特吉和其他领导者，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甚至想把自己的作品作为普遍真理后缀于马列主义。他们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应用到了本国的革命实践。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新的规律并且在应用它们于革命实践之后被证明为正确，只有到那时它们才能获得普遍性的意义并且能被看做这一理论（马列毛主义）的发展。成功运用并不是发展。所有的发展（也包括思想的发展）都将经历一个从量的演进到质的飞跃的过程。因此，给这一发展过程贴上“思想”、“道路”的标签是没有必要的。除此之外，如秘鲁的经验所表明的，尽管贡萨罗同志作出了巨大贡献，当运动遭遇到大挫折，甚至他目前的角色都存在争议的时候，他的思想是不成熟的。因此，这种情况也会在任何其他国家发生。因此，没有必要因为在他们的国家已经取得一些初步的成功就不适当地急于在马列毛主义后面加上一些后缀或者是其他的评价来赞美某些个人。毛主义政党断言他们领袖的思想、道路具备普遍的意义甚至还会有更多的问题。这意味要在马列毛主义的发展方面对别的兄弟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自己的评价。这会增加分歧并可能导致不团结。

正确的思想是通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道路发展的。在这一过程中只有党现存的支配社会的规律进一步发展或者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被发现，这时我们才能说马克思主义被进一步发展了。

因此，让我们把没有任何后缀的马列毛主义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基础，并且脚踏实地的、谦虚的、坚定的、有创造性的把这一理论应用于世界各国的新形势。这是一个巨大的任务。让我们的后代决定是否要在我们谦虚的工作成果后面加上后缀。

修正主义还是“缺乏民主”是迈向共产主义的主要危险？

在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50 周年之际，一些毛派共产党发出号召要用新的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来纪念这个日子。在印度，我们响应这一号召，并召开了讨论会，出版了一些书籍和文章等等。

今天我们说，尽管客观形势非常好，但主观力量是如此弱小。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都明白，这主要是因为修正主义者已经从内部蚕食并削弱了共产主义运动 1950 年代接近半个世界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现在连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存在了，仅剩下几个相对强大的真正的共产主义政党（他们面临者来自法西斯主义的恐怖镇压）。苏联首先演变成了修正主义国家，几十个跟随它的政党也演变了过去。那时至少还有中国及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像明星一样闪烁着光芒，激励着世界人民。但是 1976 年毛泽东逝世后，中国也改变了颜色。这也影响了一大批其他政党和运动。随后伟大的秘鲁革命也面临者严重的挫折，现在甚至党也陷入了混乱状态。很多民族解放运动也遭受清算，加入了这种倒退的潮流，如印度支那，非洲强大的运动以及中美洲的运动等等。很多共产主义运动被残酷地镇压了，如柬埔寨。现在，经过 150 年的共产主义运动，我们甚至用手指头就可以计算出有一些群众基础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数量。

毫无疑问这个问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这是一个需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再一次被拿起的工作，但是，我们可以说修正主义是共产主义遭受清算的罪魁祸首。为应对这一危险毛泽东同志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从苏联的挫折中吸取教训，发动了无产阶级大革命，解开了复辟的谜团，发现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规律。但以后证明这也是不够的，在走资派掌握政权后革命夭折了。为什么修正主义者能够从内部清算共产主义运动，这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希望这也能作为我们未来研究的一项任务之一。

但是把国际共运的挫折归于缺乏民主的问题就太过于简单了。并且到目前为止“民主”问题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主要问题是转移对上世纪主要问题的注意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修正主义问题而不是“民主”问题。本世纪能否把共产主义推向前进要看能否有效地应对修正主义的威胁，并把党引向正确的道路。这在革命成功之前和之后都是必须重视的问题。

毫无疑问民主是一个问题并且需要更有效的民主集中制来加以解决。但是今天，我们发现我们的民主集中制的运作方法落后了，甚至毛主席设计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使用的方法也显得不够用了。多党民主、多党竞争等不能解决党从内部变质的问题。我们不需要向资产阶级证明我们对“民主”的诚意。问题的关键是怎样能更好的应对党内特别是领导层中资产阶级倾向的发展。就是这一个问题毁灭了苏共和中共以及世界其他无数的政党。因此，修正主义是主要的危险。从这点来说，我们无疑能从文化大革命中学到很多。

通过学习苏联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和防止反革命复辟方面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发动了反对刘少奇臭名卓著的“生产力理论”。这一理论否认了主观因素的能动性。毛主席还对杨的“合二为一”的理论进行了斗争。这一理论宣扬了阶级矛盾的调和论，并反对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他提供了一套适合于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式和理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创造出了很多的方法，例如：党的书记以及其他机构各层领导的经常的轮换；工厂、集体农场、合作社、公社、政府等部门经理和领导的经常性更换；用三结合（工人、技术人员、和党员）的革命委员会代替工厂和其它工作场所的一长制领导；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抛弃劳动的永久性划分——例如经理、技术专家、基层工人等基于等级制度的区分；广泛的军事训练，军队参加生产，对群众和民兵进行训练，军队与群众打成一片而不是禁锢在军营之中。

此外，无产阶级能否阻止被击败的阶级通过“民主”提供的机遇重新上台吗？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被几乎是反动思想统治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之后能赢得选举吗？事实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它取得政权以后甚至必须立即解散立宪会议。这是因为它在立宪会议中只是少数，这就使立宪会议成了反动分子的工具，成为推行革命改革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障碍。不仅仅是在俄国，在很多国家，特别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里，那里的封建思想、文化、习俗等统治着大多数人的思想，这就会使其他的非无产阶级政党甚至是反动政党在反封建、反帝国主

义的外衣下被选上台。因此，这就不奇怪为什么在多党民主制国家里面的多党竞争最终会变成走资派手中的工具。

当然在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后的人民民主专政阶段，政府可以与反帝反封建的党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实现联合（例如中国）。但是这种联合不是阻止资本主义复辟或者是扩大“民主”的方式，而仅仅是民主革命阶段所采取的阶级联合政策的继续。

以这些丰富的经验教训作武装，今天的毛主义革命者还要探索各种方法和组织形式来保证人民群众更广泛地加入到政府、工业和军队的管理之中，并使群众成为政策、计划、和决定的主要参与者。党的一个主要任务是有效地领导群众在阶级斗争中反对各种资产阶级的倾向，以及新的资产阶级的挑战。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1976）阻止了反革命的复辟，这一经验教训毛主义革命者必须吸收并加以发展。

为了阻止党的机能、机构，特别是军队以及各生产单位等的蜕变，有必要使一部分党的领导层工作于群众之中，并在取得政权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专门搞阶级斗争。他们必须直接参加生产。甚至在取得政权之前，我们就必须鼓励群众批评党和党的领导所犯的错误。

这些就是文化大革命留给我们的财富。特别是在我们能够行使权力的根据地，我们共产党人能够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把这些经验教训吸收进我们的方法毫无疑问我们应超过这些经验，但首先让我们按照毛主席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向迈出第一步。作为毛主义的支持者我们不会教条主义地对待这一思想，我们需要的是创造性地把这些过去的经验教训应用于我们目前的实践并把它推向新的高度。违反了过去这一丰富的经验就等于在创新发展的名义下违背了毛主义。

21 世纪共产主义的伟大挑战就是创造出反对修正主义的有效方法，这样 20 世纪共产主义的胜利就能够在新的高度上重现。20 世纪见证了社会主义胜利的辉煌，但世纪末却遭到了挫折。我们誓将学习过去的经验教训，更加坚定地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并因此以更加有效和彻底的方式高举马克思主义。“民主”问题也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和无产阶级政党内出现的异己思想的斗争等问题密切联系

加强主观力量

可是在这里举行的 8 月聚会之前的关键任务是加强世界革命的主观力量。如果不对我们内部的修正主义苗头进行长期的坚决斗争，加强主观力量的工作就是不可能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运动更有效地推向胜利。革命胜利之后还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不断革命来捍卫胜利的果实。这样我们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倾向，并且创造性地把革命的科学研究到我们各自的国家里。让我们向历史学习而不是否定它们。让我们始终记住毛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说的：“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从思想、政治、组织、军事上加强革命的主观力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任务。在这里聚会的所有的同志都要扮演这样一个角色而不管这一角色有多小。希望这次会议之后我们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团结。因此，我们能够通过一步一步的工作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起来达到并超过上一世纪它所达到的高度。

印度的一些经验

最后，我们希望能够与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印度的经验。

尽管印度共产党在 1920 年代就诞生了，但是 40 年来，除了伟大的特伦甘纳（Telangana）起义期间外，它被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所左右。伟大的纳萨尔巴里起义粉碎了修正主义的计划，并把革命引入印度政治之中纳萨尔巴里起义使我们与修正主义第一次划清了界限。查鲁·马宗达同志和卡奈·查特吉同志作为优秀的领导者指出了正确的道路，而修正主义者为了控制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也以类似的理论进行宣传。但是由于政府的残酷镇压以及缺乏成熟的策略致使运动面临严重的挫折。整个领导层几乎全部被屠杀并且大约 6000 名同志牺牲了。保存下来的分解成好多小组。一些继续奉行“左”的宗派主义路线，很快就被消灭了。其他的部分虽然仍然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但却在向右摆，并回到了修正主义的阵营。

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在纠正早期错误的同时走上人民战争的道路。另外，毛共中心也稳步走上了人民战争的道路。到了1990年这两部已经成长为一个拥有人民武装的重要力量，开始着手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在经历了痛苦甚至是冲突之后，两股力量在2004年9月21日合并成印度共产党（毛）。这次合并的思想基础是新党的五个基本文件。这些文件是：《论马列毛主义》、《党章》、《党纲》、《战略与策略》及《政治决议（论当前国内与国际形势）》。另外，两党对他们过去的行为进行了详细的自我批评并特别分析了引起他们之间冲突的原因。

这次合并的意义可以从国家机器的反应中看出来。他们第一次把毛主义者视为国内安全的最大威胁。为了应对这一威胁，他们加强了情报机器，建立了中央和邦司令部，召集了反纳萨尔特别力量，并把现存的准军事力量从别的麻烦地区调到了受毛主义者影响的地区。他们还在军队中训练反纳萨尔的特别力量。同时，他们在安德拉邦、恰尔肯德邦、比哈尔邦以“和平行动”（Salwa Judum）为名进行了越南战争式的清乡运动：采用杀光、烧光、抢光的焦土政策。修正主义政党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马）都是这样的政党，特别是后者，他们在其执政的邦采用了残忍的反对我们的行动。当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三名毛主义者在西孟加拉邦的遭遇战中牺牲了。两年前，我们的五名中央委员（包括政治局 [PB] 的苏尼尔·罗伊和纳拉扬·桑亚尔同志，年龄都超过65岁）被逮捕了。印共（马）政府推翻低级法院的决定，由高级法院把苏尼尔·罗伊的刑期由5年改为终身监禁。除此之外，这两年中我们一共有600名同志牺牲了。

如今，我党已经有效地进行了还击并成功打退了敌人对丹达卡兰亚的进攻。今天毛主义者在整个全国建立了威信，并把我们将看成是唯一能够替代印度反动统治阶级的邪恶政策和法西斯行为的唯一力量。

我们必须记住，印度统治阶级有着狡猾的伎俩。他们忠于英帝国主义，并为此独立进行了一场充满残忍和奸诈的强力行动。当年包括印度共产党的很多人都被印度统治阶级的狡诈给愚弄了。甘地被认为是领导了自由运动，但事实上，他是英国的傀儡，通过他来控制独立运动，并把它引向非暴力的道路。尼赫鲁表面进步但却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一个彻头彻尾的傀儡。印度宣布共和并设立议会，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本质没有任何变化。他们实行了有限的土地改革，英迪亚·甘地废除了君主制，没收了王侯们的财产，并把银行国有化等等，但是半封建的制度直到今天都完整地保存着（不可否认这期间也有一些变化）封建制度可能会崩溃，但那并不意味着封建主义与半封建主义的结束。今天少数统治阶级如印度统治者奴隶般屈从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当它们向邻国说要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时，它们却奉行了扩张主义的政策，甚至是明目张胆的发动战争。由于印度的欺凌弱小以及支配政策，南亚的所有国家都憎恨印度的统治者。

因此，各国共产主义者都不要为印度统治阶级的两面三刀的说法所迷惑。某些兄弟党的革命者来到这里用各种方式赞扬印度的统治者，极力宣扬印度的“民主”和印度的“共和”制，但对印度统治阶级的反人民政策和他们的扩张主义本质甚至他们对毛主义者屠杀的行为却不置可否。这使我们非常痛心。如何能认为一个如此反动和奉行法西斯主义（如古加拉特计划 Gujarat）的统治阶级能实行进步的对外政策。他们对毛主义者的政策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外国都是一样的：迫使毛主义者采取合作的态度，或者至少解除毛派的武装，如果不能做到这些，那就干脆用铁拳粉碎他们。他们对民族运动采取同样的行为。如在克什米尔和东北人口被灭绝，他们甚至恶毒反对塔米尔·艾兰的战士，并且寻求时机破坏孟加拉国人民运动。这是为什么呢？

可是，印度毛主义者将继续进行人民战争，不论是在敌人的真枪实弹还是糖衣炮弹面前都不屈服。我国过去出现过各种各样的修正主义者并且从过去痛苦的经历中学到了很多。毫无疑问，考虑到拥有十亿人的国家规模，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是一个弱小的力量。但是甚至在我们面临敌人的进攻时，我们的力量仍然在不断地增长，并且增强了我们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我们充满信心要向前推动人民战争直到最终的胜利。

同时，我们将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并将不会允许以自己的狭隘利益去损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不会损害兄弟党的利益。我们一直坚决反对印度扩张主义。这一

扩张主义残酷地袭击人民和邻近的国家并用希特勒式的残暴镇压民族运动。我们将一直站在人民以及邻国被压迫民族的立场上。我们将为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贡献我们最大的努力。没有强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印度就会陷入更大的困难。

同志们，

我们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帮助加深我们之间的理解并能够作为加固我们之间关系从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的一步。在这次会议上我们需要制定出具体的步骤来推动未来的发展。我们需要扎实的工作以使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越来越深入，并使其他毛主义者加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能重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我们感谢出席会议的所有代表，并特别感谢尼泊尔共产党（毛）发起了这一会议。

致以革命的敬礼！

中央委员会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

2006年12月26日

印共（毛）完成期待已久的历史性大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印度革命的转

折点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

二〇〇七年二月

2007年1月到2月间召开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了！对印度被压迫阶级和世界人民来说，这是一件历史意义重大的事件。它是全党在更高层次上的统一，它标志着2004年9月21日以来开始的印度革命两大支流——印度共产党（马列主义）和印度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统一的完成！大会通过生动、民主、同志式的辩论和讨论，解决了党内存在的政治分歧。这次大会，是1970年第八次党代会时隔36年后举行的，是印度共产主义运动漫长历史上的又一里程碑，在印度毛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印共（毛）九大是在我国某游击区的密林里举行的。在三个连的人民解放游击军战士的保护下，数个岗哨的不分昼夜的保卫着大会——马宗达-查特吉同志公社（Comrades CM-KC Commune）——警卫队密切巡视着敌人的行动，邻近村庄的村民充当着党的眼睛和耳朵，大会成功挫败了反动统治阶级试图破坏它的阴谋。在大会开始几天前，钱德拉蒙利同志（别名纳温同志）——印共（毛）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他的终身伴侣区委委员卡鲁娜同志被捕，APSIB的暴徒对他们严刑拷打，最后杀害了他们。两位同志在狱中坚贞不屈，

将人民和党的利益置于首位，牺牲自己的生命，保证了大会的胜利召开。在另一名烈士，安得拉邦委员会成员沙姆谢尔辛格·舍里，别名卡拉姆·辛格于 2005 年 10 月牺牲和钱德拉蒙利同志会议牺牲之后，人们将大会大厅恰当地命名为卡拉姆·辛格-钱德拉蒙利大厅。

大会是在敌人大规模的“围剿”中进行的，为了破坏大会，政府设立了一个特殊部门。所有游击区都处在情报部门的特殊监控之下，以来查探这些区域内的不寻常的行动。媒体甚至在炒作推测可能的开会地点。然而，在这样紧张的环境下，来自 16 个邦的 100 多名代表——组成了印度毛主义的核心领导——都来到了开会地。

大会的开幕式由将卸任的党的总书记贾纳帕蒂同志主持。基尚同志向全体与会者致欢迎词；花圈摆放在烈士纪念碑前，人们为八大以来牺牲的烈士同志致饱含感情的追悼词。游行之后，代表团聚集在卡拉姆·辛格-钱德拉蒙利大厅开始会议讨论。

在自由、坦率的气氛下，经过彻底、激烈的讨论后，这次历史性的大会通过了统一的党的五个基本文件——《高举马列毛主义的鲜红旗帜》《党纲》《党章》《印度革命的战略与策略》以及《关于当前国内外形势的决议》。这次大会还回顾了党的前身——两个毛派政党自 1969 年成立以来的革命实践、印共（马列）[人民战争]在 2001 到 2004 年三年间的历史以及印共（毛）成立后两年的革命实践。此外，当今国内国际重要政治上，大会通过了若干决议，对党的组织做了必要调整，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这次大会是过去两年内在全党范围内自下而上地举行的区、县、地区和邦各级一系列会议的顶点，在各级会议上对有关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向大会提出了数百条建议。

统一大会重申了自纳萨尔巴里起义以来就已确立的——以农民革命为中心的、以持久人民战争为印度革命道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它还进一步充实了党的政治军事路线。大会给全党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任务，其中，把主要力量放在建立根据地是党目前最紧迫、根本和中心的任务。它还决定把人民战争推进到全国去，进一步巩固人民军队，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发动广泛的战斗性的人民运动，来反对为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反动统治阶级奉行的以全球化、自由化、私有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对党的文件的重要补充/发展有：明确种姓制度和婆罗门的意识形态交织下的印度封建主义/半封建主义的特征；对半封建制度下印度尤其是旁遮普邦出现的农业形势变化及对我们采取策略的影响；对印度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进一步认识；对游击区、根据地、两个政权等概念特别是在印度背景下的进一步理解；推进人民战争，把人民解放游击军发展为人民解放军，把游击战发展为运动战，把游击区发展为根据地；在工人阶级中和统一战线上的做工作的重要性，和其他一些重要问题。

大会还通过了关于若干时事的一系列决议，如：世界人民斗争；对民族斗争的支持；反对印度扩张主义；Khairlanji 贱民起义及反对种姓压迫；反对印度教法西斯主义，反对经济特区和流离失所等等。大会在加强三大法宝即党、人民军队和统一战线上，也通过了决议。党在统一两年中的财政收支报表也提交给了大会。之后，即将卸任的中央委员会递交了集体的自我批评，考察了自身的主要缺点，提请大会代表给以批评。在这之后，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贾纳帕蒂同志再次当选党的总书记。

大会在极大地鼓舞人心中结束，呼吁全世界人民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在全世界开展革命战争！！印共（毛）九大-统一大会最后号召印度人民广泛支持正在进行的人民战争和新生政权，建立基于正义和平等的真正民主的社会，从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奴役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印共（毛）总书记
贾纳帕蒂
2007 年 2 月 19 日

在印共(毛)代表大会圆满成功背景下对印共(毛)总书记贾纳帕蒂的采访

贾纳帕蒂
二〇〇七年

《人民进行曲》，第 8 卷第 7 期，2007 年 7 月

[下述问题是由多家报刊发给印共（毛）总书记贾纳帕蒂的。其中的一多半是由 BBC 发送的。在印共（毛）代表大会成功结束和近期其他发展的背景下，贾纳帕蒂的答复被发送给媒体。——印共（毛）发言人，阿扎德。2007 年 4 月 24 日]

关于印共（毛主义）统一大会

问：我们听说你们是在事隔将近 37 年后才成功召开了这次大会。为什么要这样长时间的拖延呢？

答：我们召开的最近的一次代表大会是在 1970 年召开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将近 37 年没有召开新的代表大会，是因为国内革命形势所迫。上次代表大会召开两年以后革命运动遭遇了极大的挫折。最高机构中央委员会，由于成员的牺牲、被捕而解散了；甚至被如 SN·辛格这样的成员所出卖，他在 1971 年 9 月分裂了党。在查鲁·马宗达同志牺牲以后，中央委员会由于分裂为几派而停止了活动。我之所以称他们为派别是因为他们都是源于印共（马列）。由于它们作为独立的集团和党派而长期存在，因此具有了自己独特的特点，他们有自己的观点、计划和方针。近一步说，他们有自己的对过去的反思性看法。这种状况对统一造成了更大困难。

一些集团转到了丹吉派（Danges）和乔希派（Joshis）的旧路线上，尽管他们宣称反对这条路线，例如维诺德·米什拉领导的“解放”集团在经历了 20 世纪 70 年代光荣的斗争之后，到了八十年代就开始堕落了。有一些找出诸如政府太强大，武装斗争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准备工作，而且必须选一个未来的黄道吉日等种种理由。这就无限期地推迟了发动反政府的武装斗争的日期。因此，他们把自己的斗争局限在农民的武装抵制和反封建斗争的阶段。直到今天，这些集团还没有完成发动反政府武装斗争的准备阶段。这些是右倾机会主义，如 T.纳吉·雷迪-D.V.拉奥派（TN-DV）、ND、各种各样的 CP·雷迪派等。另外，也有一些派别固守印共（马列）的最初纲领，拒绝对过去的错误采取批判的观点。他们继续教条主义地坚持“左”倾宗派错误，例如过分强调国际形势和主观力量，但低估敌人的力量，因此不能建立起任何有意义的运动。只有少数政党例如印共（马列）[人民战争]和印共（马列）[党统一]，高举八大的基本路线，通过对过去运动中的策略错误及缺点采取自我批评的态度，进一步充实了路线，并在改进的路线的指导下发动了人民战争。因此，它们能够在国内不同的地区发展起相当强大的运动。

这就是印共（马列）的基本情况，另一方面，卡奈·查特吉、阿穆利亚·森和钱德拉·谢卡尔·达斯同志领导的毛共中心成长为一个和印共（马列）具有同样纲领的独立政党。这两个党当时就应该成为一个单一的党的一部分，然而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在查鲁·马宗达同志领导时期，这一点没有实现。随后，由于印共（马列）自身在 1972 年分裂，统一成了未来的事情。从那时起，共产主义革命者的统一成为了每一个革命组织的政治任务之一。然而统一不能仅凭革命者的愿望实现。对统一真诚的愿望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决定性的还是这些党派的政治路线与实践。因此，只有在 1980、90 年代期间，像毛共中心、印共（马列）[人民战争]和印共（马列）[党统一]这样的党建立了强大的革命运动后，统一的坚实基础才被奠定。然而，这些党的统一长期未能实现，这是由于政治分歧和部分领导集团在自觉进行统一的努力中的缺点。如果需要我可以对此进行详细说明。第九次代表大会长期被推迟的主要原因是这个国家的主要革命力量未能实现统一。

问：既然这么多年没有召开新的代表大会，那你们是怎样确保党内民主的？党的干部是怎样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

答：我上面描述的一些特征，即由于没有使国内真正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团结起来而导致长期没有举行新的代表大会，但这没有否定党内民主。每一个革命政党都有自己的关于干部如何制定政策的民主程序。印毛共中心、印共（马列）[人民战争]和印共（马列）[党统一]都定期召开中央会议、全会以及特别会议等等。在会议中他们总结了过去的工作、人民战争中的不利和有利的形势，灵活改变党的方针和政策，充实党的路线。中央会议在实质上就类似于代表大会。之所以没有把它叫做代表大会的唯一原因是意识到国内存在着各种革命政党和集团。往昔的政党（现在已经是印度共产党（毛）的一部分了），如印毛共中心、印共（马列）[人民战争]和印共（马列）[党统一]定期召开他们的中央会议和中央全会。早在1976年，人民战争集团就在特伦甘纳邦召开了他们的地区会议。它的邦会议在1980年召开；它的中央全会在1990年召开；它的全印度特别会议在1995年召开；它的代表大会在2001年召开。同样印毛共中心在1996年，党统一在1983年、1987年、1996年召开了他们的中央会议。

通过这些会议和全会，全党都加入了民主讨论、党内斗争和民主地解决有争议问题的程序。事实上，在和毛共中心的合并谈判失败以后，印共（马列）[人民战争]开始准备召开1995年代表大会。人民战争集团在1995年召开的全印度特别会议本来是要开成一次代表大会，但是在第11个小时我们就决定把它变为特别会议。虽是特别会议，但却和代表大会具有相同的意义。这是因为我们始终没有忘记要和印共（马列）[党统一]合并的前景。在2001年，统一的印共（马列）[人民战争]召开了第9次代表大会，但是它只代表印共（马列）原有革命者的一部分。这次会议的召开是由于人民战争集团领导层估计与毛共中心的联合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变成现实，特别是那时两党的关系处于紧张的状态之中。后来这个估计被证明是错误的。不到3年半，印共（马列）[人民战争]和印毛共中心两党合并，组成了新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总之尽管我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召开新的代表大会，但组成现在印共（毛）的各主要政党长期保留了健康的民主程序。

问：据一些媒体报道，最近举行的统一代表大会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强烈反对您再次当选为总书记，甚至不能选举产生中央机构。这些是真的吗？

答：诸如此类的捏造的报道，是基于媒体人士的所谓分析，但主要是情报机关的欺骗性宣传的一部分。安得拉邦SIB有一个特殊部门，职责就是进行虚假宣传，唯一的目的是要在人民和党的干部中制造混乱。在两个毛主义党合并以后，特别是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已经开始传播这样的虚假新闻了。他们拼命传播谣言：统一并没有导致原则性的一致；以往的两个党有严重的分歧；从他们各自的实践中可以反映出两个党不同的路线等等。

我们知道你所指的媒体报道的来源。这些政策报道在哈纳穆刚达通过SIB传真过来，并在3月26日的一些泰卢固语的日报上发表出来。通过报道，这些谎言拼命地制造关于我们党现在形势的图景。他们试图证明前印毛共中心想通过更多的军事行动来加剧人民战争，而前人民战争集团的同志则认为最好暂时推迟这些行动，以把力量集中用在营造激进的群众运动上面。在人民解放游击军发动了毛主义运动史上最大规模的行动（包括恰蒂斯加尔邦的赖尼博迪利[Rani Bodili]地区的特别警务队在内的68名警察被清除）仅10天，以及在我们宣布如果反动统治阶级不停止在“和平行动”民兵（salwa judum）之名下进行残酷的大屠杀和破坏行动，还要进行类似的行动以后出现了这样的报道，的确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这些编造的谎言当中没有一点真实性。

这些警察编造的假新闻传播这样的谎言：“挫折和分歧如此之大，以至大会不能重组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各级邦委员会以及一些主要的领导人可能会面临着纪律制裁。”事实上是，在印度革命史上还从未出现过如此团结的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大会一致选出了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顺利建立了政治局、中央军事委员会、各级地区组织以及中央部门和下属委员会。我可以自豪地说，一个担负起领导印度革命重任的强大、集中的中央领导层的建立是这次大会的一大历史性成果。邦委员会由相应的邦会议选出，而不是全国性的代表大会。很明显这些假新闻是SIB的拙劣制作。

关于对一些主要领导人被采取纪律措施甚至是包括降级处分的报道更加有趣。在这些疯想断言当中没有一丝的真实性。这反映出的不仅仅是虚假信息宣传战，而且反映出了 SIB 和在安得拉邦的警察绝望地盼望着我们党的主要领导被降职的卑鄙心理。

问：那么您是说大会没有任何分歧？

答：怎么会没有呢？意识形态-政治辩论是任何共产党保持生命活力的重要方式。通过党内斗争使党的路线更加充实，党变得更加强大，更加团结。我们从来不会把分歧遮掩起来。在上一期的《人民战争》（党的理论杂志）上，我们公布了党内存在的分歧。在这一期的杂志上详细报道了在大会上发生的争论。这些争论表明得是党的力量，而不是虚弱。它表明了党坚持民主的原则。我们允许自由表达各种观点和看法，并且只要是建设性的，而不是有意破坏党，我们就可以考虑各种观点。在代表大会上同志们抱着完善路线和找到解决印度革命中面临的问题的方法而真诚地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

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代表大会上的分歧是一个党内的分歧，而不是以前印毛共中心和印共（马列）[人民战争]之间的分歧。如果你知道我们党的历史，你就会发现在我们早期的代表大会和会议上甚至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在 1995 年人民战争集团召开的全印度特别代表大会上或者是 1987 年和 1996 年在党统一的中央会议上或者是 2001 年在统一的人民战争集团的代表大会上，分歧具有严重的性质。这是关于世界主要矛盾、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人民之间矛盾及印度的生产方式等看法的分歧。在 2001 年由前人民战争集团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关于党的路线是否右倾的激烈争论。所有这些严重的分歧都通过有益的争论或者是必要的表决而得以解决。这一次分歧远没有以前那样严重。媒体报道的新闻，很显然是严重背离事实的。因此，对一个共产党来说，在前人民战争集团内部的分歧，或者是在 1998 年人民战争集团和党统一合并以后统一的人民战争集团内的分歧，或者是人民战争集团和印毛共中心合并以后印共（毛）内的分歧是非常正常的。共产党内的任何分歧，甚至是严重的分歧，通过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都能得以解决。这就是民主集中制的伟大之处。这一原则也是共产党生存和正常运转的基础。

在卡纳塔克邦一个被称为少数派的小集团由于在邦会议上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失去了多数的支持而从党内分裂了出去。如果他们具有共产党人的品质和原则，并且摒弃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方法，他们就可能会留在党内，并在代表大会上为他们的路线而斗争。当然，即使代表大会多数通过了党的路线和政策，人们仍然有权利在下次代表大会上提出自己的路线或者是就任何问题摆出自己的观点。

问：因此您说关于强烈反对您重新当选总书记的报道，以及关于您必须接受您的恶意批评者的一些要求作为妥协的报道是虚假的？

答：没有绝对的真理。关于反对我当选总书记的报道是中央情报局、安得拉邦 SIB 等情报机构的捏造的。他们的任务之一就是传播关于领导层的虚假信息。我的再次当选是中央委员会的一致决议。中央委员会看不到有做任何人事变动的必要性。我不理解他们所指的所谓的我的恶意批评者或者他们的要求是什么意思。这些报道都是不真实的。关于所谓的妥协，我只能嘲笑敌人制造关于分歧和妥协的虚假信息的绝望心情。

在安得拉邦的损失不能被看作是前人民战争集团的损失，而应看作是整个党的损失。整个党都在分析造成这样损失的原因，并从中获得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教益。整个党敏锐地分析了我们在安得拉邦的运动的经验，这对整个党都是有帮助的。这已经使党吸收了其正面的经验，并汲取了其反面的教训。

问：代表大会是在哪里举行的？当政府拼命去破坏你们的代表大会的时候，你们是怎样设法举行了这次会议的。

答：（笑）让情报机构去猜测吧。至于媒体，过些时候，我们可以带你们的人去那里（大会地点）。对于我们的后代来说，历史已经被创造，这些地点将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到时候每个人都会知道。但是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一点：大会是在人民中举行的，周围由人民和自然

屏障保护。并且，当然，在集会地点由我们英勇的人民解放游击军战士日夜把守着。他们24小时值班，警惕着敌人的每一个动向，做好了伏击警察的准备（如果他们胆敢冒险进入这一地区的话）。假设敌人的武装力量已经进入了这一地区，我们的游击队将确保领导层的安全。充分信任人民解放游击军和人民群众，我们的会议没有遇到任何紧急情况和问题。事实上，我们甚至把会议延长了好几天。

举行代表大会仅仅是整个民主程序的最后一部分。作为这个程序的一部分，我们在大约15个邦举行了会议；其中12个是邦一级的会议，并且这些会议之前已经举行了地区级和次地区级的会议。我们还通过大规模的学习营和学习班来进行大规模的教育运动。去年，所有这些事情，已经用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我们的游击队的保护，这些计划在敌人不断的镇压运动中是不可能进行的。当我们得到人民的通知，敌人要包围这一地区，我们不得不把在AOB以及其他几个地方的聚会地点转移到另外的地区。人民是我们的耳目，并且只要我们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严守机密，任何敌人都不能破坏我们的会议。

中央和邦政府有险恶的企图来破坏我们的会议和代表大会。在去年11月份和12月份的报纸上公开宣布了他们的企图。敌人在内务部组织了一个特别小组，试图用来破坏我们的代表大会。由于夏天就要来临，在这期间举行代表大会相对困难，因此他们认为我们的代表会可能会在一月或者是二月举行。因此，举行这次大会是新党自合并以来最具挑战的一次大会。来自各地的代表，共有100多人（毛主义党的核心），在敌人没有注意的情况下聚集到了一起。我们调集了大量可靠的人民解放游击军来执行保卫任务。在冬天最寒冷的时候，来安排如此大的营地，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任何一点疏漏都会使计划受到干扰。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中，成功召开了代表大会，无疑是党的一项巨大成就。事实表明，只要有人民的支持，游击队的保护，遵守严密的计划和秘密工作方法，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在大会前夕，我们敬爱的钱德拉蒙利(BK)同志及其伴侣维贾亚拉米(Vijayalaxmi)(卡鲁娜)的牺牲是一个悲剧性的事件。钱德拉蒙利(BK)同志是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而维贾亚拉米(卡鲁娜)是区委(DC)的成员。在26日晚上，他们被安得拉邦SIB雇用的打手抓住。第二天，他们在被酷刑折磨之后，遭残酷杀害。当我们听说他们被害的消息后，产生了一些紧张的气氛。但是，两位同志面对非人的折磨，表现出了钢铁般的意志，没有吐出半个字。因此，敌人没有得到关于大会的任何蛛丝马迹。两位共产主义战士是值得印度人民引以为自豪的英雄儿女。他们甚至在牺牲时也用鲜血为大会的成功作出了贡献。他们的牺牲将永远记在党和革命人民的心中。

问:统一大会的最主要的决定是什么？你们总体的计划和策略有什么变化吗？

答:大会的总的指导是扩大人民战争并在各条战线展开战斗。大会作出明确的决定是，在游击战发展比较先进的地区，要把游击战提高到运动战的高度，并把武装斗争尽量扩展到其他的邦。在敌人已经被动摇的情况下，不采取这样的方针，我们既不能保卫既有的成果更不能获得发展。同样，要把广大地区都变成游击区，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游击队有足够的空间来展开行动。提高保密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了解到中央军及警察部队在各邦的大规模的布防情况，大会据此制定了计划：采取各种创新性的方式来给敌人造成巨大的创伤。中央军和警察将会认识到进入我们控制的地区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决定加强党和人民解放游击军的力量，动员群众积极抵抗武装的敌人，通过各种形式破坏敌人的力量来把这一地区变成我们巩固的根据地。通过发动人民群众加入战争就能够实现这些目标。通过上个月在拉米博迪利(Rani Bodili)、里迦(Riga)及博卡罗(Bokaro)地区的在Khasmahal的CISF营地发动的反攻行动中，你可以看到数千群众（有时甚至是数万）加入了对敌人的袭击行动当中。

最为重要的是，有了安得拉邦的经验，在我们面临日益严峻的镇压的情况下，不管在哪里工作都没有暴露我们的力量。但是，同时我们应在各种人***动中站在最前列。代表大会已经决定发动反对经济特区（伸向印度的新殖民主义魔爪）的斗争。他们不仅要攫取农民的肥沃土地，而且要把整个国家都变成能够让帝国主义和买办控制的大公司进行毫无遮掩地残酷剥削的特区。大会已经发出号召，进行深入的斗争。因此，做好保密工作是最重要的，并要准备付出各种牺牲。

问:最后,您怎样总结你们的统一大会的成果和意义?

答:我们的统一大会在印度革命运动中是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这不仅标志着毛主义合并进程的将近完成,而且标志着印度革命中党和政治路线的巩固。这次会议最大的成果就是对我们党的创立者——查鲁·马宗达和卡奈·查特吉提出的革命政治路线的再次强调与丰富。有几项意识形态-政治问题经过大会的辩论得以解决,因此这导致了更高水平上的团结。另一个有意义的成果是建立了领导印度革命的团结的中央领导层。

自 1970 年以来的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长期历史进程中,随着印毛共中心和印共(马列)[人民战争]在 2004 年 9 月的合并,一个统一的指导中心已经产生了。这一在统一大会中建立并得到了整个党支持的中央,更加地团结与巩固。

关于在安得拉邦的损失

问:近来在安得拉邦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原因是什么?你们的运动会不会因此而被全面削弱?您打算怎样克服这些损失并重新焕发出活力?

答:我同意我们在安得拉邦遭受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这些损失当然会对革命运动有所影响。特别是安得拉邦的北特伦甘纳地区长期以来已经成了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中心。这对我们国家的革命群众是一个很大的激励。而印度中部和东部有着广大的落后地区,解放这些地区是党的迫切任务。目前,我们必须考虑关于在这些地区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因此,我们的运动逐步地转移到了丹达卡兰亚和比哈尔邦-贾坎德邦地区。

你必须明白安得拉邦被塑造成了一个模范邦。帝国主义者,特别是世界银行和印度统治阶级用残酷镇压和改良的方式在这个邦里推行反革命的低烈度战争战略实验。没有任何一个受到纳萨尔运动影响的邦布置了像安得拉邦地区那样多的警察突击力量。你在任何地方都不会看到如此广泛的情报网络、基础设施、基金、反叛乱战争训练以及警察的无限权力。四十年来,特别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任何一个邦都没有像安得拉邦那样的屠杀。由于一直推行反革命的政策,在安得拉邦地区的监狱几乎没有政治犯,不管你是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还是革命的同情者,被警察逮捕以后就被杀害了。假造的遭遇战中的杀害,自从四十年前进行斯里卡库兰斗争的文加尔·拉奥时期以来这已经成了一个传统。为削弱革命运动,几百亿的资金被花在了所谓的改革上面。这些改革是要使人民中的一部分脱离革命运动。的确,人民中的一小部分已经被这些改革拉走了。一句话,我们可以说,安得拉邦的党和革命运动已经冲破由反动阶级发动的反暴乱措施的最初阶段。今天,这样的措施正在其他几个邦实施。我们正在从敌人的反革命伎俩、计划和方法那里进行深入学习。在安得拉邦,从成千上万的同志牺牲的沉痛代价中,我们学到了反对和挫败敌人伎俩的宝贵经验。有了这些经验,党在其他的邦就有了更多的精神装备来击败敌人的反革命战术。

挫折和损失在持久人民战争中是正常的现象。革命是没有直线的,而是沿着一条曲折的道路前进。在安得拉邦的运动就是在很多低潮和高潮的相互交替中进行的。但是革命运动经常像传说中的凤凰一样欲火重生。毫无疑问,目前,在安得拉邦,敌人从战术上来说暂时占了上风,我们在那里面临严峻的形势。虽然我们在那里失去了一个优秀的领导集体和很多骨干,但是人民仍然和我们在一起,因此前景是非常广阔的。我们党的支持基础并没有被腐蚀多少。他们秘密地和我们见面,要求我们帮他们解决问题。对他们来说,我们的党是他们的唯一希望。人民对革命中的每一点挫折都感到很痛苦。你从烈士的葬礼上可以看出群众对我们的支持。尽管面临着警察打手的威胁和限制,仍然有超过两万的群众参加了在格里姆讷格尔地区的前维达卡普(Vadkapur)村举行的钱德拉蒙利(BK)和卡鲁娜同志的葬礼。人民暂时被压抑的对反动统治者及其走狗的愤怒和仇恨,必然会引发新的革命运动。这终将消灭所有的剥削者和压迫者,并把历史中长期累积的污浊洗涤干净。尽管我们今天在安得拉邦遇到了很大的损失和挫折,但世界上的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阻挡革命高潮的到来。统治阶级已经意识到在安得拉邦所郁积的巨大革命潜力。这就是敌人吹嘘的安得拉邦革命运动的完全削弱,将会使其成为一个对付毛主义运动的范例。YSR 大会党的法西斯政府已经采取了几项长期计划,例

如增加一倍的武装力量，用直升机来对付纳萨尔分子，中央也批准了 200 亿卢比来对付纳萨尔运动等等。

这是一个在全球大动荡中孕育大变革动荡的历史时代。甚至如美国这样最强大的武装的帝国主义力量，面对一些小国如伊拉克或者阿富汗的民族解放斗争都显得无能为力。在印度，统治阶级勾结帝国主义进行残暴的剥削和压迫，已经造成了爆炸性的形势。利用国际和国内的可有利形势，我们有信心从安得拉邦的挫折中走出来。

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在安得拉邦遭受了很多挫折，我们仍然在其他的邦取得了进步。现在的形势和早期完全不一样了，如果我们在某个邦遭受了挫折，我们可以在其他很多邦扩展革命运动。过去敌人可能镇压纳萨尔巴里或斯里卡库兰或比尔普姆或穆斯哈哈里（Mushahari）或甘萨（Kanksa）或索纳布尔（Sonarpur）地区的运动，但是今天革命运动已经变得更加巩固，已经渗入广大落后的农村地区，已经改善了党的结构、军队和广大的群众基础。它正在通过统一的计划和指示来推进革命的进程。因此，尽管敌人有时会占上风，但现在敌人镇压革命运动已经比过去困难得多了。大会已经制定了一个具体的计划，通过变不利为有利，来克服在安得拉邦的不利局面。总得来说，党和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

关于经济特区，南迪格拉姆和印共（毛）的作用

问：您怎样看待像辛古尔（Singur）和南迪格拉姆（Nandigram）这样的事件？你们的人是否如印共（马）所宣称的那样卷入了在南迪格拉姆地区的暴力煽动？您是否打算积极介入这样的事件？

答：如果我们不介入这样的有关人民生死的事件，人们会感到不可思议。我们打算发动群众反对统治者在“建造几百个经济特区以促进发展”的名义下掠夺人民的土地，转让给跨国公司和大买办企业的阴谋与叛卖性政策。这一政策是要在我们国家培植新殖民主义的魔爪。这一政策是在帝国主义的跨国公司的怂恿下而由印度的统治阶级推行的。它是帝国主义全球化进攻的一部分。反对经济特区掠夺农民肥沃农田，以及它们的大工程的斗争越来越向着转变为武装斗争的方向发展，例如在羯陵伽、讷格尔、辛古尔、南迪格拉姆、洛哈迪古达（Lohandiguda）博勒沃勒姆等地区。特别是在羯陵伽、讷格尔、辛古尔和南迪格拉姆地区的斗争已经成了反对大买办和帝国主义剥削的重要榜样。

关于毛主义者在南迪格拉姆地区煽动暴力，整个世界都会嘲笑这些“左”派阵线统治者的粗鲁。甚至是戈培尔在他的坟墓里看到他的撒谎艺术被如布达们（Buddhas）、卡拉提们（Karats）、耶丘里们（Yechuris）等“马克思主义者”所提高，都会感到不安的。这些政客们拼命地反复宣传“毛主义者煽动了群众，因此，别无选择，只有使用武力自卫”，以此来转移视线。孟加拉的“马克思主义”统治者如其他反动统治者一样反复唠叨着：“外界的插手导致了这一混乱。”其实，这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布达、卡拉提评论说毛主义者通过海路进入南迪格拉姆。看到这些所谓的思想家的全面政治破产及他们逻辑的贫乏。这些很是让人恶心。在这些伪君子 and 口是心非之人的眼里 Salim 或者塔塔集团（译者注：印度大垄断资本集团，对建立经济特区很积极）不是制造混乱的人，而为人民出生入死的毛主义者却成了从外部来制造动乱的人。更严重的是，他们像鸵鸟一样，认为世界上不会有人知道关于来自各个地区的由他们的政党支持的成千上万的武装暴徒与大量的警察武装一起演出了南迪格拉姆的大屠杀的事实。卡拉提们和耶丘里们把这个责任推给了外人，与此同时极度绝望地为他们在南迪格拉姆的大屠杀进行辩护。

南迪格拉姆的事件反映了印共（马）的社会法西斯的丑恶而残忍的嘴脸。他们的暴徒和警察应一起承担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对人民的暴行。他们强奸妇女，杀害包括儿童在内的成百上千的人，更加令人憎恶的是，他们把尸体埋掉或者扔进河里。孟加拉邦的布达拉戴（Buddhadeb）是大买办和跨国公司的忠顺的奴仆。他的政府从人民那里掠夺土地，然后交给大资本家。通过在南迪格拉姆地区的政府和政府支持的恐怖行动我们对下面的事实毫无疑问：对于跨国公司和买办大资产者来说，印共（马）是他们最好的仆从。如果他们选择这些伪装

成马克思主义者的忠顺的奴仆上台执政（甚至在未来会在中央执政），就不会令人感到吃惊了。

至于党在运动中的角色：我们将永远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并领导运动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我们号召人民把每一个经济特区变为战场，并保证对人民反对经济特区的运动给予支持。

关于苏尼尔·马赫托被暗杀

问：上个月，来自 Jamshedpur 的贾坎德解放阵线党（JMM）和 MP 的领导人苏尼尔·马赫托和其他五个人被你们的游击队枪杀了。据报道，Dy 地区的首脑苏达里·马赫托（Sudhir）也受到了警告。怎样评价这些行动，你们党是否还有其他政治暗杀计划？

答：我们不会因为你是 MP 或者是部长就要把你杀掉。尽管所有的立法者都应直接或间接地对政府制定的政策负责，但只有一小撮在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联合专政的政权下推行其政策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政客才会被列入清除名单。

关于苏尼尔·马赫托的事件：我们清除了他，是因为他在贾坎德邦推行残忍的镇压革命运动的政策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不仅是 JMM 的头头，而且与被称为市民安全委员会（Nagrik Suraksha Samiti, NSS）的治安团有积极的联系。民安委在 2001 年于辛格胡姆（Singhbhum）地区的杜马利亚（Dumaria）、朗戈（Lango）村血腥地谋杀了我党的十一名干部。尽管他不是这次大屠杀的主要策划者，但是他积极支持了由邦政府发起成立的这些私人雇用的匪徒的行动。以后，他按照反动统治阶级的“在“桑德拉”（Sendra。译注，疑为拆迁之意）的名义下，从部落民里分裂出一部分来反对革命运动”的反革命计划，来到前线组织对毛主义运动的武装行动。我们在恰蒂斯加尔邦已经有了一次痛苦的经历。那个在“和平行动”名义下进行的所谓的和平运动对成千上万部落民的生活造成了大破坏。在中央军和警察的参与下，“和平行动”治安团匪帮，进行了这次行动，行动中有 700 多个村子被夷为平地，60,000 多人被迫迁移，400 多人遭杀害，很多妇女被强奸，人民的财产被破坏。我们在安得拉邦也有类似的经历。在那里眼镜蛇、猛虎等治安团匪帮在一些地区进行了恐怖行动。在贾坎德邦有一个在相似的在“桑德拉”名义下进行的计划。苏尼尔·马赫托是这一反毛主义运动的主要头头。所谓的第三筹备委员会（Tritiya Prastuti Committee, TPC）在邦政府的支持下在比哈尔邦进行了类似的行动。因此，在 4 月 9 日的人民解放游击军发动的袭击中，我们不得不清除穆拉里·甘朱这个主要的反革命头头。今后，如果有需要我们仍然要仍然进行这样的惩罚。但这决不是我们主要政策。

我们希望澄清一件事：我们不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暗杀政治领导人或者是政党的普通成员。我们基本上是通过群众运动来孤立、揭露各个政党的反人民的政策并用人民解放游击军来对付治安团匪帮。杀死苏尼尔·马赫托不能解释为我们要和贾坎德解放阵线党进行全面对抗。我们不反对贾坎德解放阵线党，只要他终止反对人民和袭击革命运动的行动。我们呼吁贾坎德解放阵线党的普通成员和活动分子，认识到统治阶级在“桑德拉”名义下分裂部落民的阴谋。我们号召他们展开与政府支持的私人治安团匪帮（如民安委）及在贾坎德邦地区的臭名卓著“桑德拉”的反革命运动展开斗争。

关于毛主义者在恰蒂斯加尔邦展开的最大规模的进攻

问：近来你们人民解放游击军对警察和“和平行动”民兵发动了一次最大规模的袭击，并在恰蒂斯加尔邦的拉尼博迪利（Rani Bodili）杀死了许多警察与特别警务队。你们以后还会进行此类的袭击吗？您相信通过此类的袭击能够阻止“和平行动”民兵吗？

答：3 月 16 日由印度共产党（毛）领导的人民游击军在恰蒂斯加尔邦的比贾布尔警区的拉尼博迪利发动了一次勇敢的战术反击行动。这次行动中有包括特种警官在内的 68 名警察被清除。这次袭击是邦政府和中央政府在“和平行动”民兵名义下进行的残忍的恐怖统治的必然后果。

你必须明白，在丹达卡兰亚的实际情形是什么，这样才能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这次大规模的行动。

自从 2005 年 7 月以来，将近两年的时间，恰蒂斯加尔邦的人民党（BJP）政府和中央邦的国大党领导的统一进步联盟（UPA）政府已经发动了一场反革命恐怖运动。这次运动中成千上万的部落农民被集体屠杀、酷刑折磨和逮捕；集体强奸并杀害了几百名妇女；杀死并抢走了几千头牛；迫使上万人从将近 800 个村子里撤离；对被怀疑是革命群众组织的成员的或者是同情丹达卡兰亚地区的，特别是丹特瓦达（Dantewara）、巴斯塔、甘盖尔、比贾布尔和纳拉扬布尔地区的毛主义者的人都被威胁和恐吓。超过 5000 青年被强征入邦雇佣军，每月付工资，用来反对在印度共产党（毛）领导下要求土地、生活和解放的部落民民族。那加（Naga）和米佐营及中央后备警察部队（CRPF）、特警进入恰蒂斯加尔邦，用野蛮的非人道方式来对付部落民。

所有这些反对整个人口的残忍的袭击意味着在建立和平的坟墓，并为塔塔（Tatas）、Ruias、Essars、Mittals、Jindals 及帝国主义的跨国公司等这些贪婪的猛兽能够不受阻碍的掠夺创造条件。恰蒂斯加尔邦政府与大买办公司签订了超过价值一千万卢比的谅解备忘录，从而使这些丰富的矿产资源和森林财富外流。在这些白日抢劫犯中，如议会反对党领导人马亨德拉·卡尔马、内务部长拉姆维查尔·内塔姆（Ramvichar Netham）等领导了这次反对部落民的反革命战争。

中央军布置了超过 13 个旅，招募了另外 10 个旅的邦武装部队，并把甚至才 14 岁的小孩都招入了雇用警察力量。吉尔（KPS Gill）因在旁遮普邦对青年进行大屠杀而臭名卓著。他被总理特意任命为顾问。一个地毯式的安全体系和警营勾结在一起，以对人民实行恐怖。

我们，以印度共产党（毛）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再一次警告邦和中央政府，如果不停止在“和平行动”民兵名义下进行的屠杀运动，我们的 Bhumkal Sena 和人民解放游击军就会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我们宣布，应对成百上千警察和特别警务队的不必要的死亡负责的是邦和中央政府。如果在“和平行动”民兵名义下进行的对部落人民的残酷行动还不停止话，在我们党领导下由部落民发起的大规模的武装报复就是不可避免的。就如乔治·布什只会使用残忍的武力来控制伊拉克的民族解放斗争的火焰一样，印度统治阶级也只能想到通过投入更多的武装力量来镇压人民战争并掠夺丹达卡兰亚的矿产资源。尽管如此最终的结果他们只能是导致丹达卡兰亚地区的内战升级。

我们也对死亡的警察和特别警察的家属表示同情，但是我们必须被迫清除在帝国主义和统治阶级的命令的驱使下，镇压革命运动并掠夺邦的财富的警察和雇佣匪帮。我们向中央军的印度士兵特别是那加（Naga）和米佐营呼吁，违抗统治者的命令，从恰蒂斯加尔邦撤军。我们向正在反对部落民的特别警务队呼吁，离开雇佣军，他们正在为统治阶级的利益，进行一场反对他们自己兄弟的非正义战争。我们呼吁民主团体和个人及广大人民群众谴责国家恐怖主义和国家对丹达卡兰亚的部落民的恐怖主义行为，要求立即取消“和平行动”民兵和雇佣武装警察，为臭名卓著的中央军撤出该地区而斗争。我们呼吁对杀害了 500 多部族民人的警察和“和平行动”民兵雇佣军展开法庭调查。

关于党赢取中间阶级的计划

问：历史表明，中间阶级希望稳定。印度的中间阶级变得越来越强大。您怎样与他们协调？

答：印度的中间阶级的数量在增长，这是一个事实。同时，由于不断攀升的价格、失业率，生活的日益不稳定，由于教育、保健、交通（这些部门被私有化的范围已经超出了中间阶级的控制和承受范围）费用的昂贵，使他们的家庭支出直线上涨，这就使相当一部分中间阶级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一句话，尽管中间阶级的数量在不断增长，但他们都处于被动接受的一极。因此，我们看到日益增长痛苦，被迫使相当大一部分的中间阶级走上街头，并提出他们的要求。这些斗争包括教师、政府雇员、学生甚至是由于被大型购物中心和零售业外国直接投资影响的店员发动的罢工和其他形式的斗争。另一个我们必须注意的重要因素是，昨天

的奢侈品已经变成今天的生活必需品。随着大规模消费商品的扩散及市场上消费主义的推动，必需品的种类也在日益增长。因此，随着这一阶级中的大部分收入都必须用在基本的必需品上面，如食物、衣服、住房上面，使他们不能获得这些商品（变为今天的必需品的昨天的奢侈品）。这使他们不断产生挫折感。

中间阶级被上涨的价格、没有保障、腐败、孩子的失业，高额的教育和保健费用，房地产商的威胁等等所严重影响。基于这点认识，我们党已经制定出计划，动员中间阶级就上面的事项展开斗争。

关于捍卫武装斗争

问：为什么武装斗争是必须的？（很大一部分人由于暴力而离开了党，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答：是进行武装斗争还是进行非暴力斗争的问题不是任何个人或政党的主观幻想和愿望。它独立于个人的愿望。这是被历史经验不断证明的法则。历史事实是，不管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在阶级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没有任何一个统治阶级不用武力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而自动放弃政权。他们拼命抓住政权，直到被武力推翻。因此，他们是不会放弃武力抵抗的。当然，你可以引证通过和平运动、大规模的抗议而改变政权的例子，但是所有以这样的形式改变的政权仅仅是政权的改变，而不是制度的变更。没有武装暴动的情况下，统治阶级可以把政权从它的一个集团的手中交给同一个阶级的另一个集团。但是，当一个统治阶级被另一个与之利益直接相悖的阶级所代替则是另一回事。可是，我们发现，即使是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发生的政权更替的现象也频繁被打上暴力的色彩。可是，如果不用武装斗争就能够实现制度的变革，看到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也将是最为高兴的。

当我们开始为解决人民的土地、生活问题并把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而进行斗争的时候，主要的采用和平运动的形式。我们需要努力去理解这样的事实，即没有任何一个封建主甘愿放弃他的土地和权力。地主会使用武力残忍镇压人民的抵抗。他会使用当地的警察和特别部队甚至中央军。每当我们发动反封建的斗争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这样的现象。20世纪70年代在杰格蒂亚尔（Jagtyal），由于农民的联合抵制运动，地主们从村庄里逃了出去，我们的革命运动传遍了100多个村子。政府对此非常震惊。对于这次非暴力斗争的下一步结果，应使那些生活在幻想中及对武装斗争抱有偏见的人清醒一下。几周之后，地主带着雇佣军回来了，接着展开了大规模残忍暴力镇压，如逮捕，对农民施以酷刑，破坏他们的财产，宣布这一地区处于动乱状态，践踏公民权等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党丢掉幻想，被迫拿起武器——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民族运动中也是如此。如果人民的关于获得土地、国家的自主和从帝国主义剥削、压迫中解放出来的要求能够通过和平的手段来获得，那么谁愿意丢掉他们宝贵的生命，谁愿意经受苦难与生命的折磨？所有的运动在一开始都是和平的，但是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暴力行为，而被迫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伊拉克就是一个经典的注解：帝国主义为了满足他们不能获得满足的资源需求，而无休止地使用暴力，而人民则被迫拿起武器。巴勒斯坦、克什米尔的情况也一样。

你问题中的第二个部分是非常荒诞的。开展武装斗争不会迫使群众离开党的。对政府的凶恶没有进行有效的抵抗，只能是使士气低落。不摧毁或打败敌人压迫性的武装力量，就不可能召集人民，不能给他们以信心。事实是，不是我们的游击队在孤立作战。人民在历史性的反抗斗争中，给了人民解放游击军以积极的支持。不管那些专家在象牙塔里怎样去分析，事实就是如此。

问：为什么不用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抗争？

答：你必须换一个角度来问这个问题。你必须去问反动统治阶级——大地主、大资本、帝国主义者们的跨国公司、印度政府和他的军队、邦警察和官僚为什么不允许和平斗争。为什么他们毒打、逮捕、折磨并屠杀斗争的人民？为什么他们不允许服务业工人和雇员进行罢工斗争？为什么他们要派雇佣警察力量和中央后备警察部队及军队向和平游行、长坐绝食和集会的人

民开枪？为什么他们允许穿卡其布的匪徒强奸妇女，破坏财产，违背印度宪法，制造假的遭遇战，并且他们在干了这样的反人类罪行之后，还能逍遥法外？为什么他们进行了一个又一个的野蛮行动？为什么克什米尔人民反对失踪的和平抗议不仅被忽视而且还遭受残忍的进攻。当印度军队和警察残暴地对待人民之时（如马诺拉姆[Manorama]强奸等典型案例），为什么他们还要继续执行曼尼普尔区的野蛮的《特殊武装力量法令》。难道你能忘记这些穿着卡其布和橄榄绿的暴徒是怎样毒打抗议者的？这些暴徒打烂了抗议者的头骨，即使是被打者因严重受伤而倒下之时，暴徒们仍然不停手。

任何地方的统治阶级都不会满足人民要求通过和平的方式取得土地和从压迫中获得解放等基本的要求的。甚至是所谓的民主国家也要把人民的要求限制在不危害他们维持剥削和积累巨额利润的范围内。非暴力和因果报应是他们的思想基础，并且这些剥削阶级的模棱两可的口号是要使他们对人民的统治和暴力永恒化。

开始的时候，没有人会直接诉诸暴力来解决社会问题。仅仅是进行了和平游行、集会、长坐绝食、饥饿罢工、总罢工和平反抗行为，但却遭到忽视或被镇压之后，他们才诉诸于暴力方式的。不管是在反封建的土地斗争及在东北部克什米尔的民族运动中，还是在反帝的斗争中，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不仅仅是印度，你只要看一看世界上任何地区的武装斗争的初始阶段，就能够感受到这一普遍的真理。简而言之，人民采取何种斗争方式主要看统治阶级的行为是什么样的，反之亦然。另外，你需要记住，即使在今天，我们运用暴力的和非暴力两种方式来进行斗争，而不是仅仅使用暴力的方式。

问：你们的暴力是进行自卫，还是要去夺取政权？

答：严格地说，你不能把这两者分开。长期来看，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夺取政权，不这样就不能把人民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买办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即改变现存的不公正的社会经济体系。但是，在人民准备建立他们的政权的过程中，统治阶级会对党、人民群众和整个革命运动进行野蛮的镇压。因此，在动员群众加入运动的过程中，甚至在最初的阶段，我们都要被迫采取武装自卫。并且在相当一个长时期内，我们的战争将具有这样的性质，在这一阶段，我们的战术反攻行动应被看作是我们自卫战争的一部分。

关于反对“强大的”的印度政府

问：印度政府变得越来越强大。你打算怎样和印度政府进行斗争？

答：从战术上说，印度政府很强大。镇压力量在大规模地增长，印度政府也在巩固。它花了很多的资金用在了国防和“国内安全”上，不受限制地支付资金用于镇压革命力量、民族运动和其他的民主运动。

可是，日益增长的镇压力量却显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印度政府发现如果不持续增加武装力量，就不能控制人民运动的增长。如果这样看待问题，我们会明白，安全力量的增长并不意味着强大，而是印度政府的虚弱，并且这已经使印度政府失去了使用旧的方式统治的合法性。它表明了印度统治阶级的绝望，并且帝国主义者为了维持政权并保证他们的剥削，而越来越多地利用强制的方式。如果不是日益增长的民主和革命运动，就不用疯狂地加强国家机器并寄托于镇压力量的大规模的增长。

但是，让我们告诉你一个经常被忘记的事实。任何一个政府，不管看起来有多么强大，都不能超过人民的力量。毛泽东正确地指出，甚至是最强大的政府，都是纸老虎。昨天，我们看到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政府的军队，在越南战争中耻辱地失败以后，不得不夹起了它的尾巴。今天世界都用不可思议的目光看到了，美帝国主义领导的最强大的帝国军队是怎样被装备与训练极差但非常坚决的伊拉克民族解放战士所狠狠地打击的情景。归根结底，热爱自由的人民要比任何政府都强大。我们不能忘记一个普遍真理，即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可是尽管政府有时显得很强大，但是通过人民群众的抗争就能够打败它。

我们在最近举行的统一大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详细强调了这个问题，并制定了依靠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买办资产阶级压迫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政府计划。另外，当然，也要通过提高我们的军事力量的方式来实施这一计划。我们制定了一个专门的研究印度政府长处和弱点的计划。你可能意识到了，甚至是最强大的敌人都有自己的弱点。我们必须正确的区分这些薄弱点并有效地应对，以取得胜利。

议会问题和党的立场

问：为什么你们不能为选举而斗争？为什么不进入议会并通过民主的方式提出问题？

答：这是一个逻辑问题，人们看到的所谓的议会民主只是一个外壳。重要的是其内核，其本质，而不是它的形式。当你剥掉民主的外衣，你会发现内部已经是腐朽、发臭的死尸。这是为什么列宁把议会描写成一个猪圈，并且仅仅是一个空谈馆。为什么我们把它叫做空谈馆？

首先，真正的问题是从来不会被议会或国会所提到，更不用说去解决他们。它（议会）没有真正的权力。他们可能通过一些对人民有利的决议，但是这些必须通过拥有实权的行政机构来施行。我们知道《最高土地限额法案》的命运，它不能被实行而成了摆设。行政机关拥有执行一切的权力。例如在英迪拉·甘地执政期间的紧急状态，当议会在暗中进行抵制时，行政力量就公开走向了前台。但是大街上的人民知道收税的官员、警察和地方官员是怎样决定他们的生活的。可是，尽管有一个看上去比较好的法案，但是决定生活各个方面的却是金钱、武力和裙带关系。

第二，议会机构意味着维护现有的秩序，而不是改变现有的制度。他们，当然，也推动一些表面的变化以维持他们在群众中的信誉。最为重要的，是帝国主义者、大买办资产阶级、大地主、承包商和黑手党控制着议会。那些进入议会的是拥有强大权力的游说者的代表或者是他们控制的傀儡。甚至是一个正直的议员也不能超脱这些大人物制定的规则。如果你接触到了议会中谈论的议案，你会发现超过 90% 的都是垃圾，它们对于问题的解决没有任何帮助。

选举制度是一个大闹剧，这是连一个小孩都知道的事实。你能把用酒和钱购买选票叫做民主吗？甚至在选举之后，收买议员就像在市场上购买商品一样。如果在古吉拉特邦屠杀了成千上万穆斯林的纳伦德拉·莫迪能够赢得选举并能连任政府首脑；如果罪犯、抢劫者和最为臭名卓著的腐败政客能够赢得选举；并且，如果在枪口下用强迫的方式进行投票，那么你会认为这所谓的民主有意义吗？

那就是说我们党已经完全弄清了立法体系的性质，而不是像其他的政党信誓旦旦地自称为革命者，可实际上却沉溺于议会政治。我们对我们的信仰很坚定，即只有通过斗争，人民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议会机构除了制造假象以外什么也不能做。议会只不过是一个安全阀，通过它来释放人民压抑的不满情绪以免把整个体系炸成碎片。你认为在议会中提出问题是民主的道路，而我们相信人民要通过有组织的抗争的民主道路来提出他们的问题。我们应始终记住这一斗争，而不要进入非民主选出的无权的被称为议会的清谈馆。它是大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工具，并对帝国主义者惟命是从。

问：你们是不是害怕如果你们进入议会，党会变得腐败？

答：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我最近的详细解释中已经涉及了。一句话，进入议会会导致腐败，这在马列主义的政党中也是事实。腐朽的政党和个人真正变成了议会体系的一部分。我们的党坚定地相信为了反对议会的金钱权力，就要建立真正的人民民主权力。我们已经在一些地区建立了此类的人民权力机构，如丹达卡兰亚的 *janthana sarkar*。这些革命权力机构表明了真正的权力是怎样运用的。这和无能、腐败、罪恶的议会机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关于毛主义者的群众基础

问：什么是你们的群众基础？

答：我们的群众基础是广大的被压迫者，世界上的悲惨的人们，穷困的人、被剥夺者、被遗弃者等。工人、农民、中间阶层、贱民、妇女、部落民和千百万的劳苦大众都是我们的基础。这些广大的群众构成了真实的印度，而不是仅仅占 5%-10% 的生活富裕的印度上层。就是这些广大群众需要革命并且把我们看成是替代性的选择，甚至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有见过我们。随着我们力量的增长，我们要在全国各地深入这一广大的群体。今天，在领导人民进行反封建的武装斗争的所有地区，我们在这一广大的群体中，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群众基础。但仍然有需把我们的影响深入到城市的其他社会群体：工人阶级、学生、青年、中间阶层、小商人、小贩等等。

问：您能给我一个关于去年一年你们队伍增长情况的统计表吗？

答：我不能给你精确的统计数据，因为我们不想让敌人知道关于我们党发展的真实情况。让他们去猜测并通过所谓的研究基金、情报机构等去制造统计数据吧。总之，这些机构统计的关于我们党员增长率及我们的斗争和影响的地区的数据是有些夸张的。但是，有一点我要澄清一下：尽管去年我们在一些邦遭遇了严重的损失，但我们的干部队伍确实是在增长的，我们的群众基础及它的质量也在提高。

问：有多少印度领土在毛主义者的控制之下？印度的总理曾经说过，604 个地区中有 160 个在毛主义者的控制之下。这是不是夸张？

答：我以前说过，我们确实被这些关于我们的统计数据所夸大。但从总理的声明中可以明白一点，即我们已经变成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噩梦。事实上是，几家机构和基金绞尽脑汁地制作了一些数据来证明毛主义者的威胁。一个作者说我们在以每星期扩展两个地区的速度增长着。另一个说，我们到 2007 年初已经从 2005 年的仅仅 64 个地区扩展到 169 个地区。最近，另一个研究者肯定地说，毛主义者已经扩展到安得拉邦、比哈尔邦、贾坎德邦、恰蒂斯加尔邦和奥里萨邦的大部分等等。这些数据大部分都是想象的结果，并且故意用一种夸张的方式表示出来，从而使他们有借口布置更多的警察力量和分配更多的资金去镇压革命运动。

毛主义者已经控制了那样多的地区，这的确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但是随着我们的影响力的扩大，我敢说，我们控制的地区将甚至比这还要广。

关于人民政权

问：你们所说的人民政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已经在西孟加拉邦这个共产主义者掌权的邦看到了这种情况。你们怎样保证你们能给人民以权力？

答：大部分人包括你在内，对这个名字（共产党）的理解产生了混乱，这是毫不奇怪的。这是因为一个政党把它叫做共产党，就像一个党把自己称为人民（Janatha。译注，人民的意思）党，但却没有使它成为印度人民的党或者是萨马杰瓦迪党（Samajwadi。译注，社会主义的意思）把自己叫做社会主义者的党。明显的事实是，尽管印共（马）仍把自己称作马克思主义政党，但它早就抛弃了共产主义理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自从 1967 年纳萨尔的武装农民起义时起，它就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法西斯政党。上世纪 60 年代后期和 70 年代早期西孟加拉邦的内务部部长乔蒂·巴苏下令屠杀了成千上万的革命者。最近，4 月 14 日，在南迪格拉姆屠杀了几十人，在辛古尔对人民起义实行残酷的镇压，并且它还公开声明允许跨国公司及其大买办建立经济特区从而使该邦成为了这些大骗子的天堂。这表明了 Bddhadeb 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在塔塔、塞伦（Salems）及帝国主义的跨国公司的命令下行事的。印共（马）的警察

暴徒在南迪格拉姆进行屠杀等诸如此类的行为已经在新一代印度人民面前曝露出了它的社会法西斯本性。因此，你所提到的西孟加拉邦不是别的什么统治正是社会法西斯的统治。

至于你关于人民政权的问题，只有当人民自己真正行使权力的时候，我们才叫人民政权。你能在丹达卡兰亚、比哈尔邦和贾坎德邦看到人民政权。我们已经在安得拉邦的一些村庄发展了这种政权，但由于我们武装力量的薄弱而不能挫败中央军和邦特别武装力量的进攻。无论在哪里，只要我们建立了人民政权机构的雏形，你都能看到群众所释放出来的主动性和热情。他们以全力、积极主动地建设他们的生活，通过建学校、蓄水池、医院，提高产量等共同发展他们的村庄，靠他们自己解决当地的纠纷，而不再依靠资产阶级、封建的法庭。只要在我们的人民军队和民兵相当强大并成功地摧毁了邦武装力量的地方，人民就不再受部落长老、地主、森林官员、官僚、大承包商和警察的压迫和剥削。人民的主张，使大工业骗子和帝国主义的跨国公司陷入绝境。在建立起人民政权的地方妇女与国内相类似的地方相比享有更大的自由。

我们加强人民的军队并把它变为强大的力量，用激烈的人民战争摧毁敌人的政权，建立起根据地，从地方到更高的层级上发展了这一人民政权。在根据地，这一政权变得更加巩固。可是，直到夺取全国政权，村及地区的人民政权的运用都会受到严重的制约。因此，你在注意到这些地区人民政权的同时，也要看到它的局限性。

关于伊斯兰运动的高涨

问：但是，现在全球的斗争日益变为全球化与伊斯兰运动高涨之间的斗争。在这一框架下，您怎样看待一个无阶级的社会？

答：全球化是一场针对人民和人们几个世纪以来所珍视的价值观念的战争。全球化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市场原教旨主义正在摧毁各国几个世纪来所拥有和保持的一切。除了建立全球霸权这一十足地贪婪和自利的唯一目标之外，他们什么也没有推动。为此，他们在包括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各条战线上展开了一场战争。并且为了达到这一“崇高”的目标，他们甚至认为毁灭世界只是附带的损害。

全世界都出现了一个反对全球化的人民运动高潮并且伊斯兰运动的高涨是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全球化和战争运动高涨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

没有阶级的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个自觉的人类工程，并且它必须通过人们意识的转变才能建立起来。要达到这一目标，首先要在世界范围内摧毁帝国主义及各国的反动统治阶级。伊斯兰运动的高涨是对帝国主义全球化和帝国主义对世界人民特别是对穆斯林群众压迫和剥削的反应。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只要它支持亚洲和非洲的反动颓废的买办的穆斯林政权，就不可能使穆斯林群众摆脱原教旨主义。只有当在世界范围内摧毁了帝国主义之后，穆斯林群众才能从反启蒙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中解放出来。这将为建立无阶级的社会铺就道路。

问：您对伊斯兰运动的高涨的观点是什么？

答：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包含在上述回答之中了。从本质上讲，我们把当今的伊斯兰运动看作是一个进步的反帝力量。把今天以各种形式复兴的在伊拉克、阿富汗、巴勒斯坦地区、克什米尔、车臣和其他国家和地区正在进行的斗争描绘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斗争或者是看作是塞缪尔·亨廷顿长期坚持的“文明的冲突”都是错误的。不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否加入了这些斗争，从本质上说，所有的这些斗争都是民族解放战争。我们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因为它模糊了阶级的界限和阶级斗争并使群众无法摆脱阶级压迫的枷锁。虽然如此，但是以我的观点来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与美国、欧盟、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推动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斗争中与人民结成了联盟。

这一高涨必定会在穆斯林群众中掀起反帝的民主意识并使他们与所有其它世俗的、进步的和革命的力量接近。目前，尽管穆斯林群众在穆斯林运动中仍然受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的控制，但我把伊斯兰运动的高涨看作是穆斯林群众民主意识觉醒的开始。我们的党支持伊斯兰运动的高涨并与各种反帝力量寻求合作。

问：最近，（黎巴嫩）真主党的纳斯鲁拉说，左翼应向穆斯林靠拢。在印度的背景下，您作何感想？

答：我基本上同意纳斯鲁拉的说法。我们必须明白纳斯鲁拉指的是把伊斯兰国家从帝国主义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斗争。

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团结在一起是需要时间的，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它进攻性地破坏了所有的数千年积累下来的人类价值，并压迫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每一个民族。如果左翼不能与正在为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以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伊斯兰群众联合在一起，就不能宣称自己是民主的。我上面提到的被认为是伊斯兰领导的运动，从内容上来说都是民族民主运动。这些运动的领导层所使用的强烈的宗教语言并不能改变他们的民族民主本质和反帝性质。

关于尼泊尔革命运动的发展

问：您怎么看待尼泊尔？

答：我们党的官方立场已经在上一期的理论杂志《人民战争》中用声明、采访和论文的方式发出了。那里还有一篇我们党的发言人去年的采访。我们和很多毛主义政党就尼泊尔革命发展的情况进行了辩论。

尼泊尔人民在反对君主制的斗争中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但是斗争只进行了一半。真正的斗争不是反对贾南德拉和君主制，它们仅仅是封建-帝国主义对广大尼泊尔人民压迫和剥削的象征。不推翻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势力、印度的大资产阶级和当地的买办，而仅仅是驱逐了贾南德拉并不能解决尼泊尔人民所面临的真正问题。并且这一问题只能通过把人民战争坚决进行到底，直到胜利，才能解决。任何议会不可能真正触动统治国家的反动势力。

我们相信，自从尼泊尔共产党（毛）在 21 世纪民主的名义下，采取了多党民主的立场以后，尼泊尔人民战争就面临着被转换的危险。他们说采取这样的措施是为了防止在革命以后资本主义复辟，但他们却是在没有取得政权的情况下加入了选举。这会损害革命的利益。我们告诉他们不要对议会民主抱有幻想。世界上议会民主的历史，包括印度将近 60 年的历史表明，它只是一场闹剧。

最大的危险之一是通过封存武器和把战士安排到临时军营的方式解除了人民解放军的武装。这除了会解除群众的警惕，而祈求于压迫者的怜悯之外，没有任何好处。不管是帝国主义国家，还是它的邻国，如印度和中国都不会允许尼泊尔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化。不管是通过人民战争还是议会，当它们的利益被毛主义者所损害时，它们是不会坐视不管的。因此，毛主义者以多党制民主的名义进入议会是决不能实现结束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剥削这些目标的。

关于党在今天世界中的角色

问：在国际和国内正在发生快速的变化。您怎样看待党在这一动荡中的角色？

答：我们的党在如今的国内外的形势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的代表大会已经分析了目前的政治形势并发表了对党和人民的声明。为了使印度正在进行的人民战争获得飞跃性的

发展，利用目前形势，我们制定了必需的策略和任务。新的中央委员会已经使这一计划具体化。大会采纳了几个关于国内外人民所面临的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希望积极介入这些问题并建立广泛的军事政治群众运动。

在接下来的 10 到 20 年将会在全世界见证大规模的政治和社会动荡。我们国内将会在几个邦见证群众性的反对帝国主义屠杀，反对印度统治阶级的反人民政策（如要把国家变为新殖民地的经济特区，大规模的迁移城市和乡村的贫困人口）、严酷的法律、邦的镇压行动、失业、腐败、通货膨胀、对社会福利的忽视等等的动荡。人民和政府的武装对抗将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总的特色。我确信我们的党要走在这些运动的最前列。党将为国内广大被压迫的人民提供领导。对我们党和群众组织的禁令，屠杀我们的同志，对人民进行的镇压，胁迫、骚扰与革命有联系的运动及他们的镇压性措施不能够阻止我们党在群众运动中建立领导地位的必然性。在人民的眼中，反动的和修正主义的党及议会制度的声誉已经丧失殆尽。在群众取得真正的解放之前，他们会把我们的党看作是唯一的替代性选择。

问：最后，您感觉印度历史上的毛主义者的斗争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吗？为什么？

答：我不知道你在提出这一问题的时候到底在想什么。但是我可以这样说，是的。有以下几点原因：当你第一次看到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个毛主义政党合并以后，印度革命中一个单一的指挥中心出现了，当你看到在 30 多年后，确切地说是 37 年后，作为党的最高权威的代表大会的召开，毛主义者的斗争的确变成了印度历史上至关重要的运动。并不止这些。召开统大会本身就是对党的一个极大的挑战。反动统治阶级，当然是遵照帝国主义者们的命令，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来破坏代表大会的召开。可是，两年多前，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委员会的小心翼翼的准备下，在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和高度警惕的民兵和革命群众提供的保护下，我们顺利完成了这次盛大的民主演习。我们摆脱了敌人而成功举行了这次为期两周的代表大会，这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这之所以是一个至关紧要的时刻，还有另一个原因。今天毛主义运动面临着在国内偏远地区，建立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和根据地的巨大的挑战。这是一个急迫的任务。由于红色根据地的建立意味着一个真正的党，能够代替腐朽罪恶的、公开的、法西斯似的、买办的议会政党。因此，反动的统治阶级千方百计地来阻止在印度的心脏地区出现此类的红色根据地（人民民主政府）。因此，我们不仅看到了大规模的部署中央军事力量和邦特别武装力量，也看到了他们在当地人中建立了庞大的军事力量，武装并训练他们，并挑逗他们反对革命运动，组织大屠杀。这让我们想到俄国革命前夕“黑色一百”的大屠杀以及希特勒法西斯匪帮。上述场景以“和平行动”的名义在丹达卡兰亚，以“桑德拉”的名义在比哈尔邦-贾坎德邦又重演了。敌人毫不犹豫地派出了大量的印度军队来制造更多的屠杀事件。因此，毛主义的运动只有粉碎这一敌人的进攻，才能前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当前的阶段看成是印度历史上毛主义斗争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

我们把现在时刻称为至关紧要的最后的原因，是因为：在整个国家将变成一个新殖民地，将以经济特区的名义被卖给帝国主义者和大资本家的时候，在千百万人民群众因为所谓的发展工程被强制迁徙的时候，在工人、农民、职员、学生、知识分子、贱民、妇女、部落民、少数民族、少数宗教和其他人民正在掀起反抗的浪潮的时候，我们毛主义者面临着为十亿人民提供革命领导的重任。

自由的克什米尔是每个克什米尔人与生俱来的权利!逮捕和屠杀

不能摧毁民族自决的权利!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央委员会
二〇〇八年

**自由的克什米尔是每个克什米尔人与生俱来的权利!逮捕和屠杀不能摧毁民族自决的权利!
印度人民!站起来支持克什米尔人民的正义和民主的斗争!!
反击印度法西斯政权的野蛮屠杀!!**

今天克什米尔的政治局势让人想起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东欧和俄罗斯各共和国人民反对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压迫的起义。即使是强大的俄国政权——它的军事力量、克格勃、精神病院和集中营——也无法压制人民的意志。它最终不得不屈服于压迫在它铁蹄下的人民的民族愿望。今天，克什米尔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决心勇敢地站起来，以最明确的方式主张他们民族的自决权。印度法西斯政权部署了超过六十多万的军队和数个营的准军事力量和特种警察部队，残酷地镇压人民为摆脱外来统治枷锁而进行的真正的解放斗争，但这种强硬的策略并没有压制人民对自由和独立的渴望。在整个克什米尔山谷实行无休止的宵禁以阻挠人民的和平抗议游行，拘留胡里亚特（Huriyat）和其他领导人以使人民失去领导者，杀害和平的抗议者，这些都是英国殖民者面对为了自由而斗争的印度人民所进行的野蛮的殖民行径的重演。现在的统治者，之前英帝国主义主子的真正继承者，并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克什米尔爱好和平的人民在印度广大人民的支持下必须给这些掠夺者来一个适当的教训。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央委员会赞扬克什米尔人民在争取民族自决的正义斗争中发挥的光辉作用。它呼吁印度人民起来支持我们的克什米尔兄弟姐妹的这场正义和民主的斗争，并同扩张主义的印度政权对他们的斗争的高压和野蛮镇压进行斗争。

今天，没有任何印度公民能够自称为真正的民主主义者，除非他/她无条件支持对自由的克什米尔的要求。和历史上的每一位殖民主义者一样，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s)和阿德尔曼(Advanis)不惜一切代价都要保住自己的疆域，即使这意味着消灭全部的人口。正是这些合谋着掠夺别人土地上的财富的贪婪的鲨鱼反对着人民的愿望。这些顽固派不肯吸取历史教训，为了狭隘的阶级利益，继续血流成河地镇压着人民的斗争。然而，历史一再证明，一个民族无论多么弱小都不可能永远被另一个无论多么强大的民族奴役。历史已经证明，人民，只有人民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最强大的超级大国被赶出了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他们的凝固汽油弹和美莱村屠杀不能征服热爱和平的越南民族。另一个昔日的超级大国，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也不得不在阿富汗人民和它自己的共和国的强大力量面前一败涂地。而对反动的印度统治阶级来说，结果并没有什么不同。即使他们通过野蛮的力量在克什米尔坚持几年，但最终，他们将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央委员会明确支持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并认为不支持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愿望的人永远不可能成为民主主义者。它呼吁其党员和人民解放游击军战士去动员人民支持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它呼吁印度每一个爱好和平、具有民主思想的公民勇敢地站起来，支持克什米尔民族的正义和民主的斗争，并谴责印度统治阶级对克什米尔人民进行的野蛮镇压和国家恐怖统治。它也警告人民警惕反动统治者利用巴基斯坦的幽灵来为他们残酷镇压克什米尔人民的斗争以及他们阴谋煽动反巴基斯坦的歇斯底里，甚至与巴基斯坦开战以转移人民对自由问题的注意的阴谋。克什米尔人民应该清楚地提出这样的口号：“既不是印度也不是巴基斯坦，而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克什米尔!”

发言人
阿扎德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央委员会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致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公开信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
二〇〇九年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正强烈且密切地关注着在你们的国家——尼泊尔最近发生的事情。随着尼共（毛）在 2008 年 4 月的制宪议会选举中成为最大的单个政党，并且组建了由多个党组成的新政府，其中的一些党在过去以反人民、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亲印度扩张主义而闻名，在印度和全世界的革命阵营中出现了一个关于贵党[如今的尼联共（毛）]为推进尼泊尔革命而采取的道路、战略和战术的思想政治辩论。这使得我们必须对尼共（毛）所追求的思想政治路线做一个更深的讨论，特别是在它通过选举上台执政之后。在经历了十多年英勇的人民战争后，尼共（毛）与那些引起尼泊尔人民公愤的主要反动派们组成了政府。

在尼联共（毛）奉行这样的路线和政策的情况下，全世界的毛主义革命者需要讨论许多问题，在我们的理解中，这与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我们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导师的教导并不相符，例如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革命的阶段和子阶段及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应用；对列宁主义国家和革命概念的理解；亚非拉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议会民主性质；战略坚定性和战术灵活性的含义以及其他相关的一些问题上。贵党还以创造性地应用马列毛主义之名提出了一些其他具体的问题，例如 21 世纪民主和多党民主的概念、普拉昌达道路、综合理论等等，在我们看来，这是对马列毛主义的全面背弃，因而需要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的确，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那些仅仅坚持教条而抛弃了它的精神的马列主义革命者并没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也没能理解列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教诲。这些教条主义者未能将马列毛主义应用于他们国家的具体革命实践，因而也未能在各自国家的革命中取得任何真正的进步。毫无疑问，教条主义一直是马列主义运动的祸患，因此，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应当是共产党的思想斗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而，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名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ICM）出现过严重的偏差，往往陷入到更大、更危险的右倾错误和修正主义的深渊中去。在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共产党陷入了右倾机会主义、资产阶级多元主义的欧洲共产主义，狂热反斯大林主义，无政府后现代主义和彻底的修正主义的陷阱。在斯大林同志去世和苏共、苏联政权被篡夺后，右倾危险和修正主义已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危险。毛泽东同志和其他真正的革命者必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共内部进行持续的思想政治斗争以反对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然而，尽管毛泽东同志和世界各地的其他马列主义者反对修正主义进行了伟大的斗争，但是修正主义者们仍然暂时统治了当今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对于尼泊尔革命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毛主义的思想政治讨论中，我们必须正确把握这一从列宁时期就开始，特别是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国际斗争。

“反对教条主义”已经成为许多毛主义革命者的时髦说法。他们谈论放弃列宁和毛泽东的“过时”原则，要在 21 世纪的“新情况”下发展马列毛主义。他们中的一些人将他们“丰富和发展”马列毛主义的努力描述成一条新道路或者一个新思想，尽管在早期局限于他们关注的一国之内，但很快它就将在全世界具有某种“普遍适用性”或“普遍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个别领导人被褒扬甚至是神化，这让他们看起来是绝对可靠的。这对党委的集体活动和党的整体并无帮助，并且很少出现对于路线的质疑，因为这些理论出自一个绝对可靠的领导人。这样，即使是它很明显违背了革命的利益，不要说是普通干部，就算是中央委员会也很难与思想政治路线或基本战略战术中的严重错误作斗争。以道路和思想的名义提倡的“个人崇拜”为个别领导人的路线偏差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豁免。

我们两个党，印共（毛）和尼共（毛）保持了长久的兄弟关系，这样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当时两党是毛共中心和人民战争集团），当时贵党的领导人是尼泊尔奉行议会路线的修正主义党的一员。我们一直是你们的领导人发动反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的热心的见证者，他们在 1996 年 2 月与修正主义彻底决裂并发动了人民战争。

在为尼泊尔革命扩大支持的同时，我们（前毛共中心和人民战争）还不时指出和纠正了我们在理解上和尼共（毛）在实践上的错误，还有可能的由于错误的估计和概念引起的错误。然而，我们从来没有干涉过贵党的内部事务和党内斗争的政治和组织问题。但是，只要有要求，或者是我们认为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有可能发生严重偏离的危险时，我们作为一个兄弟革命党就会通过高级代表团的双边会议和在给贵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提出建议。只有在贵党公开表达的思想-政治立场偏离了马列毛主义时，或是贵党主席普拉昌达在各种场合对我党的路线和实践发表公开评论时，或是在国际论坛上进行公开辩论时，我党才会参加公开的思想-政治辩论。这些辩论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以健康的和同志间的方式进行的。

自那以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但是 2003 年以来，我们发现你们关于尼泊尔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政治路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那之后你们在那条政治路线上更为深入了，因此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辩论，并对贵党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全面评价，综合人民战争在尼泊尔取得的经验，无论好坏，它们都将为世界毛主义者提供教训。

我们正在将此公开信发给贵党，以在贵党内和世界毛主义革命阵营中进行论战。由于尼泊尔革命形势事态发展非常严峻，这一论战已经变得十分必要，这关乎我们对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解以及当今世界毛主义革命者所实行的战略战术问题；它同时也体现了对马列毛主义的严重背离。因此，这不再只是贵党的内部事务。

此外，这样的一场辩论被修正主义者和印度反动统治者恶毒地宣传：“印度毛主义者应该学习尼泊尔毛主义者，最终认识到‘通过武装斗争实现他们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是徒劳无功的’”的时候是非常紧要的。这些修正主义者一直在布道，他们向来是印度议会民主的强力拥护者，自纳萨尔巴里起义以来，他们一直在掌权的地区充当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獠牙，充当着将群众的怒火发泄到和平渠道的安全阀，并且在瓦解武装斗争，使群众去政治化和去运动化的方面扮演着臭名昭著的角色，从而为印度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者提供最为忠实的服务——这一切都在通过和平路线实现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名义下进行着。这些修正主义者一直在写文章宣称尼泊尔毛主义者终于回到了正确的道路上，也应该给印度的毛主义者开开眼界，至少在现在，放弃他们“通过子弹夺取政权这一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而是像尼泊尔同行一样，尝试通过选票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衷心希望，尼联共（毛）的中央委员会和所有党员对这一思想-政治辩论保持高度关注，并且基于我们的指导思想——马列毛主义和世界革命所提供的丰富经验，采取正确的革命立场。我们也希望全世界毛主义革命者参与这场辩论，并且丰富无产阶级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遗憾贵党没有回应我们在 2008 年 4 月的选举之后我们与贵党的中央委员会进行双边会谈的建议。就这一点而言，直到 2008 年 12 月，贵党中央委员会甚至仍然没有回复我们在 5 月 1 日发的信。贵党对我们为继续推进南亚毛主义力量和反帝力量联合斗争，

以反对印度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举行南亚毛主义政党和组织协调委员会会议的提议也没有任何回应。

最后，我们于 2008 年 12 月收到了贵党国际部的来信，此后不久我们双方的代表团举行了会议。根据与贵党代表团进行的讨论和我们能找到的关于贵党发展情况和在各种问题上采取的立场的材料，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根据马列毛主义、世界革命经验和尼泊尔与当今世界当前情况进行了详细讨论并作出结论。

首先，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贵党在有关推进尼泊尔革命的关键问题上爆发了严重的党内斗争。早已经需要这样的一场党内斗争了，在我们看来，这至少从贵党采取一个灾难性的路线，即与反动的封建、买办政党结盟以图推翻国王与君主，与此同时宣称通过一场“最终攻击“和”起义行动“推进革命之时起。甚至在这之前，贵党关于多党民主和 21 世纪民主、斯大林评价问题上的非无产阶级立场、综合理论等等都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从 2002 年开始，特别是 2006 年以来，我们党通过杂志和发言人访谈来处理这些问题。我们也指出了贵党在国家与革命问题、在联合国监督下将解放军限制在军营里，解除其武装并将其解散的问题，以及在两军融合的问题上、将共青团遣散、放弃了根据地和十年来人民战争的伟大革命成就、对印度扩张主义采取缓和立场等等。然而，贵党没有就这些问题进行严肃的辩论。因此，最终贵党出现党内斗争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

在贵党经历了过去三年的危险历程后，我们衷心希望贵党普通成员能够回顾这些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立场和它们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重新考虑并纠正以普拉昌达同志为首的党的领导层所追求的错误路线。党的领导层所推行的思想政治路线严重背离了马列毛主义，并且以创造性地应用了马列毛主义为名，替换了马列毛主义的基本教条，这样的一场自由、彻底、坦率的回顾，将有助于建立真正能让革命在尼泊尔取得最终胜利的正确路线。我们相信，这样一场严肃而深刻的党内思想-政治斗争后，贵党将重建正确的革命路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对贵党与莫汉·比卡拉姆·辛格的火炬分离组织进行的所谓联合表示强烈不认可。我们认为，与一个铁杆右派组织进行团结是无助于尼泊尔革命的，反而还会使党在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道路上走更远。这种以两个组织合二为一的原则进行的联合将进一步加强改良阵线和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尼联共（毛）和尼联共（毛）/毛主义-毛思想中的影响。

现在我们要处理尼泊尔革命进程中出现的这些严重问题和分歧了。有趣的是，贵党已将一些对马列毛主义基本原则的背叛以发展和丰富马列毛主义的名义理论化了，并且总结为普拉昌达道路。

关于 21 世纪民主

贵党声称“关于多党民主的决定是战略性的，理论上得到发展的产物”，甚至是在印度的国情下也同样适用（出自普拉昌达接受的印地语采访）。贵党认为这具有普遍意义并且表示这是发展马列毛主义的尝试。因此，每个无产阶级政党都应当对这种所谓的“对马列毛主义的丰富”表明态度。

尼联共（毛）领导层中关于民主概念的问题至少在 2003 年就出现了。在 2003 年贵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关于 21 世纪民主发展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贵党建议应该“在所有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党之间进行和平竞争”。贵党表示“在一定的宪法规定内，只要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干涉，就应该存在多党竞争”。在我们的双边会议上，贵党也表示这种和平竞争应当是在革命后而不是革命前。但是后来，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前，这种多党竞争是否也可行这一问题上，贵党开始含糊其辞。随后，在与七党联盟达成 12 条共识的协议后，贵党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并且断言贵党已经准备好与其他买办-封建政党竞争！贵党渴望通过与此类政党进行和平竞争来发展的这种民主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普拉昌达同志在 2006 年接受《印度教徒报》采访时说：“我们正在告诉议会各派，我们打算与你们所有人进行和平竞争。”

这里没有拙劣的用词。尼联共（毛）的领导人直接向买办资产阶级-封建议会党派保证，他的党已经准备好与所有政党进行和平竞争。把对多党民主的决定描述为战略上、理论上的发展，普拉昌达同志就把一个危险的观点显要提出：与统治阶级政党和平共处，而不是通过革命推翻他们。在所谓的议会选举中，与包括帝国主义、外国反动派的走狗买办-封建政党的其他所有政党进行和平竞争，无限期放弃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利用群众的保守和国内反动派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巨大支持为封建买办反动势力敞开大门以图掌权，并以民主和民族主义的名义让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由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总而言之，普拉昌达同志关于多党民主的结论让人民产生了对资产阶级民主及其宪法的幻想。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译注）

真正的民主是通过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始终如一、毫不妥协的斗争，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而实现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个人层面上，对自由的承认是必要的；在政治层面上，它必然是粉碎把我们束缚在帝国主义制度下的锁链。

贵党声称，从二十世纪积极和消极的经验中、从二十世纪革命和反革命中，你们吸取了 20 世纪革命的经验。但是你们从共产党在印度尼西亚、智利、尼加拉瓜、萨尔瓦多还有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者参加所谓的议会民主制的经验中学到了什么？毛主义者又应该从中学到什么？如果贵党真的正确地吸取了 20 世纪的革命经验和教训，你们还会走上同样的道路吗？根据贵党的 21 世纪民主和多党竞争理论以及放弃人民战争的事实，如果有人做出贵党在走上述国家修正主义党的老路这样的论断，有什么问题呢？

在我们的理论刊物《人民战争》2006 年的一篇文章中，我们指出了参加选举的徒劳和参选最后将如何帮助统治阶级。我们指出：

“即使是毛主义政党通过选举上台，将自己的武装力量与旧国家的武装力量合并，那么它就可能被军事政变推翻，武装部队可能被反动派屠杀，领导人和党的干部可能被消灭。……如果想要成为议会游戏的一部分，那就必须要遵守它的规则，不能自由执行反帝反封建的政策。甚至司法机构的独立性也是议会游戏的一部分，它可能会阻碍毛主义者上台后尝试开展的每一项改革。”

“除此之外，还会有许多独立机构，例如司法部门、选举委员会、帝国主义者赞助的人权委员会、媒体、各种艺术、文化甚至宗教团体、非政府组织等等。如果有人宣布自己致力于多党民主制，那他就必将不能逃避这些组织的支持。这些机构可以以微妙的方式进行反革命活动。不能忘记西方情报机构渗透和颠覆东欧国家甚至前苏联社会的微妙方式。”

贵党在 2003 年 6 月发布的关于 21 世纪民主的文件中正确地解释了无产阶级政党在以下列方式掌权后发挥的作用：

“经验表明，在夺取国家政权后，党的领导人和干部参与事务时，物质环境很可能迅速使党沦为官僚、野心家和享乐者的俱乐部。这样的危险越强，党也就越脱离群众。在这个过程中达到一定程度后，就势必发展为反革命。为了防止这样出现反革命的危险发生，我们必须进一步发展组织机制和制度，使党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和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受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监督、控制，并服务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了如此重要的事，要有一个机制，确保全体人民参与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且一部分有能力和当权的领导人和干部应当经常参与群众工作，另一部分领导人和干部应该被包括在国家机构的运行内，在一段时间之后应当重新划分工作，从而加强全党和广大群众的关系。”

在目前的情况下，即贵党与旧封建势力、买办阶级分享权力并且依附于帝国主义的情况下，上述作用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看到大多数当权的领导人担任管理国家的角色，这并不奇怪，因为国家仍然是压迫人民的工具，根本不能代表人民的愿望。

关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革命道路：综合理论

自从中国的革命胜利以来，这就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中共与苏共的大论战中，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路线就由中共清楚地确立了。

1995 年被尼共（毛）的中央委员会通过的文件正确地分析了尼泊尔的国情并确立了持久人民战争的革命策略：

“所有的条件都表明，尼泊尔的武装斗争不可能迅速进入起义阶段并击败敌人。但是，通过尼泊尔武装斗争的系统发展，最终粉碎敌人是完全有可能的。由此可以清晰得到，尼泊尔的武装斗争应当采取持久人民战争的战略，即农村包围城市。”

但是在 2001 年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综合了尼泊尔斗争经验之后，贵党提出了适用于不同特征的国家两种策略的综合理论。

在第二次尼共（毛）全国代表大会后，以普拉昌达同志的名义发布在媒体上公布的新闻公报（communiqué）明确表示：

“目前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各国革命推进带来了全新的模式，基于这样的考虑，这种模式将会以持久人民战争和全面武装起义的融合形式出现在世界上。”

在明确地指出：“由于世界的变化，基于过去无产阶级革命的模式已经没有一个适用了”时，贵党提出了将总起义融合到持久人民战争战略中的具体方法。

尽管尼共（毛）声称自己是根据过去五年的人民战争经验总结出的，但是没有经验可以证明这一断言。正相反的是，尼泊尔过去五年的经验更加证明了持久人民战争战略的正确性。

20 世纪 80 年代后的世界形势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依据，来将这两种战略“融合”成为一种“新的”战略，原因很简单，像印度和尼泊尔这样的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在所有像尼泊尔和印度这样的落后国家，毛主义者的持久人民战争战略从未在革命的进程中拒绝使用城市的起义策略。在中国革命期间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变化变化的情况下，尤其是由于城市人口的巨大增长和工人阶级的高度集中，这种战略的重要性已经提高。在这些国家活动的毛主义者当然应该注重这个问题，并且将城市起义作为毛主义持久人民战争战略的一个部分来准备。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两种理论应该“融合”并且将持久人民战争看作“旧的”和“常规”的模式。

2005 年，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进一步发展持久人民战争战略以适应 21 世纪的需要。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作为帝国主义国家将自己的干预战争完善为“长期战争”的结果，在不同国家发动的持久人民战争转入反攻阶段后面临障碍或被清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革命者不顾一切，教条式地坚持持久人民战争，特别是“持久”，那么这一策略将会在实质上帮助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因此，普拉昌达道路的最新主张‘无产阶级的军队也需要进一步发展’是相当严肃和具有长远意义的。这一主张建立在战略进攻阶段成功推进持久人民战争的坚实基础，并旨在进一步推进和捍卫它。”（《工人》#10: 58 页）

因此，在 2001 年尼共（毛）提出了综合理论后，革命道路问题再一次被提到讨论日程上来了。由于尼共（毛）试图赋予自己的综合理论以普遍适用性，因而这一问题不仅仅关乎尼泊尔人民战争，更关乎所有地方的革命。它宣称：

“今天，将持久人民战争战略和武装起义战略进行融合是非常有必要的，不这样做，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发起一场真正的革命。”(The Great Leap Forward ..., 20 页)

它还宣称“在革命战争的理论层面上，将两种理论进行融合得到新理论具有普遍意义。”

“持久人民战争与武装起义的综合理论具有特殊意义并且具有普适性。”

2006 年 12 月 26 日，在 21 世纪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国际研讨会上，尼共（毛）提交的文章与 2003 年的主题相仿，但却有了非常重要的变化。它写道：

“.....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坚持一个特定的模式和基于它的战术，不能解决由上述社会变革所产生的新矛盾，并且会将革命限制在一定的框架内，束缚我们试图解决问题的双手。”

“考虑所有这些思想政治因素，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尝试在城市发动人民群众并在农村进行游击战争，即，政治和军事攻势同时进行并主要以后者为主。大家都可以注意到，我们党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起义的形式，在漫长的人民战争的过程中，融合了一些起义的策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革命道路既不同于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实践，也不同于列宁在俄罗斯的实践。**我们认为在如此短时间内人民战争发展的原因之一是我们没有受到任何一种模式的束缚。**简而言之，我们的立场就是革命不能重复，只能发展。”

“在尼泊尔人民战争爆发近五年后，2001 年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它的经验，我们党发展了一项军事-政治战略，强调存在着从一开始就将起义战略的某些方面与持久人民战争的某些方面相融合的需要。在 2006 年的卡米丹达 (kami danda) 会议中，**我们党再次总结了发展了十年的人民战争的经验，并且综合出了一套平衡了持久人民战争、强大的群众运动、谈判和外交策略的政治军事战略，只有它才能引领尼泊尔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我们认为，由尼共（毛）这一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一个分支所做出的这种综合，对其他人也是有用的。”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革命者在制定他们的战略战术时需要将这些纳入考虑。在 20 世纪有两种成功的革命模式——俄国式的武装起义和中国式的持久人民战争。显然，完全复制一场革命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根据客观条件的诸多相似之处，我们可以得到对于特定国家的特定模式。没有革命者会宣称，每个国家都必须机械地遵守一种模式。根据具体情况，每个国家的战略战术必然不同。但是普遍的原则当然是所有的革命所共有的，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

“武装夺取政权，通过战争解决问题，是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但是尽管基本原理适用于所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对它的应用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通过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种政治-军事战略并非像贵党宣称的那样是什么新的东西。没有革命党会认为仅仅通过军事战略就能够取得胜利。政治战略战术是毛主义政党总战略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解放军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毛泽东同志却也一直非常重视政治方面而非仅仅注重军事。孤立主要敌人，与所有反帝反封建力量形成统一战线，组织城市和平原地区的工人阶级和其他苦劳群众，是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中共与许多今天毛主义政党的纲领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这些党的文件毫无疑问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没有意识到城市地区工作的重要性或者缺乏政治战略，而在于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实行的政治军事战略的性质和城市与农村的优先次序问题。如果说首要目标是粉碎国家机器，特别是军队和其他军事力量，而以所谓的政治-军事战略为名让这个目标沦为背景板，如果为了以某种方式维持统一战线而以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阶级利益为代价给敌人以好处，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尼共（毛）在长达十年的人民战争中进展迅速，并声称 2005 年已经控制了国家 80% 的领土。但是这样的事实也不应当改变或减弱持久人民战争战略的地位而转向主要靠政治策略。

即使在控制了 80%的领土之后，首要任务也是巩固群众基础和政权机关，增强人民解放军的实力，并在我们的根据地地区摧毁敌人的权力中心。毫无疑问，这项任务是艰巨的，需要极大的决心和耐心，因为党内各阶层和广大人民群众都强烈期望立刻取得胜利。如果不能正确理解人民战争的持久性，那就有可能在战略进攻期间犯下严重的错误。

尼共（毛）的综合理论在它被提出的五年后已经进一步偏离了革命道路，在 2006 年它已经变成了与反动政党和平竞争与和平过渡到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阶段的理论。普拉昌达融合了人民战争与起义战略的折衷理论主要采取谈判和外交的方式。发生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对当今世界形势的错误估计，以及帝国主义的新殖民形式现在正以全球化国家的形式出现的结论。

正如研讨会文章中说的：

“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但是正如我们党的文件中所说，帝国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在发生新的变化和形式。帝国主义最初的殖民形式演变为新殖民主义。现在，新殖民主义正以全球化国家的形式出现。自然，在发展革命路线时就应当把这些变化纳入考虑之中。”

关于全球化国家的结论是反辩证法的，它无视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而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在与七党联盟结为联盟后，贵党在 2006 年 12 月底首次提出了这一看法。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贵党与七党联盟签订的十二条协议，决定成为临时政府的一员并且与尼泊尔封建买办势力分享权力，参与制宪会议选举，再次与反动势力组建政府，并且宣称与那些党派进行和平竞争——所有的这些都基于贵党对帝国主义做出的结论，即全球化国家的假设。它类似于 1912 年考茨基提出的超帝国主义论（被列宁同志批判揭穿），很自然就导向了和平路线与和平演变到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综合理论最终导致了和平过渡！现在既没有人民战争也没有武装起义了，只剩下与其他议会党派通过选举进行和平竞争来瓜分权力！

现在尼联共（毛）的领导和各阶层至少应该意识到普拉昌达同志关于尼泊尔革命错误的折衷理论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危险。约 90%的人口都被束缚在半封建社会关系中，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提出这样的折衷综合理论是非常悲惨的一件事。它嘲弄了毛主义的人民战争理论，并且否定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基本原则。普拉昌达的综合理论是对马列毛主义的严重偏离，它只在党员中制造了严重的混乱和速胜的幻想，而不是让全党为持久人民战争做准备。

关于普拉昌达道路

在过去七年里，贵党的文件、文章和采访中已经说了很多关于普拉昌达道路的东西。在尼泊尔人民战争的最初几年，这也是我们两党双边会议上的一个议题。

应贵党的要求，我们已经在双边会议上重申了我们的立场，从长远看，建立个人崇拜不会对党或者革命有什么好处。我们援引了我们印度自己查鲁·马宗达同志时期的经验，并且建议你们不要灌输对个人的盲目崇拜。我们意见向来如此，即知识、道路、思想等等需要经过实践检验并且有可靠科学依据之后一个很长的时期才能够建立起来。我们忠告你们，仅仅因为人民战争中的几次重大胜利就宣告一个新的路线或思想在尼泊尔诞生了，是非常轻率的。贵党并没有被说服，而是继续以普拉昌达道路的名义“丰富和发展”马列毛主义并且赋予它普适性。

当贵党声称这是马列毛主义在尼泊尔具体条件中的创造性运用并向别人保证你没有为它赋予普遍意义，这时你已经尝试将其表达为马列毛主义普遍意义上进一步的发展和丰富了。你方文件因此提到：

“在历史性的尼共（毛）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普拉昌达道路是伟大的人民战争五年以来丰富经验的思想总结。在这场会议上，党将普拉昌达道路作为国际内容与国家表达间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普遍和特殊、整体和部分、个别和一般，并被理解为尼泊尔革命经验的总结，他将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起义服务。”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 Inevitable Need of History)

贵党试图像下面这样解释普拉昌达道路的发展：

“普拉昌达道路正在它的第三阶段迅猛发展。这些阶段可以表示为：第一阶段——1995年尼共（毛）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确定的军事政治路线；第二阶段——2001年尼共（毛）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五年伟大人民战争的经验总结和这次会议之后的发展——第三阶段。与马列毛主义的掌握一起，普拉昌达道路随着它的捍卫、应用和发展而进步，这一概念在革命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也具有特殊的国际意义。”

贵党列出了普拉昌达同志在意识形态领域、辩证唯物主义、军事政治路线等等问题上的贡献。但是，在阅读了尼共（毛）领导人的文档和文章后，我们仍不清楚普拉昌达同志在这些领域的理论上到底做出了哪些贡献。

以在尼泊尔的国情下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列毛主义和“在 21 世纪的情况下”大大发展和丰富了马列毛主义理论为名，贵党和贵党领导人普拉昌达同志，提出了许多背离列宁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的基本原则的理论。你们通过反复断言教条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世界革命的主要障碍来证明这一点。例如，中央委员会成员巴桑塔同志写道：

“我们党在普拉昌达主席同志的领导下认识到，列宁和毛泽东在 20 世纪进行的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已经不能科学地指导 21 世纪的毛主义革命者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 (原文注：International Dimension of Prachanda Path, 《工人》 #10, pp. Page 84)

你们在 2005 年 11 月发布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文件展示了在当今全球化帝国主义的情况下，列宁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的分析已经滞后，从而暗示它们已经过时且无关紧要。它这样写：

“……一个重要的序言，即当今的全球化帝国主义使得列宁和毛泽东对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分析已经落后，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对欧洲革命的分析在帝国主义已经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经落后了那样。”

为什么说列宁同志和毛泽东同志对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分析落后了？不知道。尼共（毛）并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推导和分析，以说明列宁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的分析是怎么个落后法，或者是为什么不能在 21 世纪科学地指导毛主义革命者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

在见证了普拉昌达道路理论的全面开花后，如今毛主义革命者都明白了一件事情：列宁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确实成为了普拉昌达和尼共（毛）实施他们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障碍。他们需要抛弃列宁主义的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观念。他们还需要抛弃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半殖民半封建国家的革命两阶段论，以人民战争与起义的调和或融合来代替人民革命的道路，最后走上了毛泽东同志曾与之进行了不懈斗争的赫鲁晓夫领导下苏共提出的老修正主义路线。普拉昌达道路最终被证明是一种否定列宁和毛泽东的基本理论的理论，并且普拉昌达道路的实质与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论并没有什么不同。

尼泊尔社会性质与革命前景分析

首先，尼共（毛）在与其他买办封建政党结盟的议会选举中接管的国家的阶级特征是什么？

尼共（毛）打算如何完成他们半途而废的革命？

尼联共（毛）对通过选举落入他们手中的政权的性质有什么理解？它是否认为可以凭借这一力量在尼泊尔的社会体系中带来根本性、革命性的变化？

尼联共（毛）打算如何与他们联合的代表反动剥削阶级的政党一起实现社会的根本性改革，建设一个新的民主的尼泊尔？

尼联共（毛）是否认为旧的国家机器——主要是同样旧的官僚机关和大部分的旧常备军，可以充当无产阶级手中能给两半社会带来根本性变化的工具？

最为重要的是，尼联共（毛）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并通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转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持何种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又应该如何处理具有历史意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计划合并的革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尼泊尔反动军队合并成的新军队，又将代表哪个阶级？作为尼泊尔执政联盟的主要成员，尼联共（毛）能确保新组建的尼泊尔军队仍然是一支人民军队吗？当毛主义者由于失去其主要盟友的支持而失去政权时，他们又如何确保反动势力不会调遣新合并的军队来暴力镇压他们呢？就像我们在印度尼西亚和智利看到的那样。

我们过去，特别是在过去三年中一直不断通过双边会谈、寄给你方中央委员会的信件、声明、文章和其他方式来提出这些问题。我们注意到你们严重偏离了列宁主义的国家与革命的概念并列举了一些其他国家的革命经验。在 2006 年 11 月发布的声明中，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指出，即使毛主义者成为了临时政府的一部分或者通过选举上台，他们也无法彻底改变旧国家或者在此基础上建立新尼泊尔。

“毛主义者同意成为尼泊尔临时政府的一部分的协议，并不能改变为剥削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服务的国家机构的反动本质。国家可以是剥削阶级或者无产阶级手中的工具，但它不能同时服务于这两个对立的阶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宗旨就是不彻底打碎国家机器，那就不可能根本改变社会性质。尽管毛主义者成为了新政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制定了似乎是民主的宪法，但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改革不可能使社会性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认为可以在不破坏现有国家机器的情况下建立新尼泊尔完全是一种幻想。”

在贵党成为制宪议会中最大的党并且试图与代表旧秩序的其他政党联盟建立政府后，我们在 2008 年 4 月 24 日代表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声明中再次提醒了贵党：“进行激进的革命计划的唯一保证，是提高广大人民的政治和阶级意识，动员他们参加阶级斗争，武装和训练他们与剥削者和所有反动势力作斗争，捍卫他们从长期的阶级斗争和群众斗争中获得的成果……必须牢记，一个通过选举上台的政府所能取得的成果非常有限。这样的政权的生存依赖于几个关键问题上采取和解立场。因此，希望毛主义政府对社会和经济进行根本性改变的愿望完全是幻想，并且会削弱党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能力和可能性。”

在 2008 年 5 月写给你们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我们再次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不先破坏现有的国家机器，就不可能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仅靠上述措施，即国家法令和法律，是不可能真正改变这一制度的。事实上，即使是仅仅起草有利于穷苦和被压迫群众的宪法，都将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

“在如今这个紧要关头，没有什么比自满和低估反动派的反攻倒算更危险的事情了。必须牢记，通过选举上台的政府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认为由毛主义者领导的政府能够对社会或者经济进行根本性改革，是严重的高估和幻想，并且将会削弱党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能力和可能性。”

过去，我们党反对君主制的立场已经明确表达过几次了。例如我党总书记在 2007 年 4 月对 BBC 采访的回应：

“真正的问题不仅仅是反对贾南德拉和君主制，它们只是封建-帝国主义势力压迫剥削尼泊尔人民的一个象征。不驱逐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印度大企业和当地买办，仅仅罢免贾南德拉无法解决尼泊尔人民的任何问题。只有坚定地进行人民战争并且取得最后的胜利，才能做到这一点。没有任何议会可以触及这些实际上统治国家的封建势力的根本。”

因此，应该清楚地明白，与封建制度作斗争并不是与君主制作斗争的同义词。君主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中的一部分，而这个制度最主要的体现在于其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在印度，几十年前王公和贵族就被剥夺了权力，但这并没有摧毁农村的半殖民地基础。实际上在与七党联盟结盟的两年前，贵党就对国家性质做出了正确的分析。在当时的尼共（毛）主席普拉昌达同志撰写的题为《联合马列政府：危机下的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的新盾牌》一文中就明确写道：

“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观的基础上，严厉抨击了关于国家权力的全部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解释，以不可否认的阶级斗争材料宣称，国家不过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同时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国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在将来也不会出现。马克思主义厌恶和拒绝资产阶级虚伪的改革和阶级合作。国家权力要么是不同形式的剥削阶级专政，要么是不同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再没有比想象一种力量在这两者之间起作用更愚蠢的了。”

列宁同志说：“国家是一个特殊的暴力机关，是一个用于镇压某些阶级的暴力机关。”普拉昌达同志正确地问道：“在联合马列成为国家政府的一部分之后，国家就立刻不作为一个暴力机关而存在了吗？”

他引用列宁同志的话解释了只要官僚机构和常备军这两个机构完好无损，那么政府就不可能成为人民的：“两个最典型的国家机器机构：常备军和官僚系统。”

普拉昌达同志还正确地指出：“任何在官僚和常备军（国家权力的两个主要部分）控制下运作的政府最起码不可能是亲民的。”

普拉昌达在解释联合马列政府的反动特征时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著名论断：“每隔几年决定一次是由统治阶级中的哪些人进入议会来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真正实质，不光在君主立宪制国家，而且在大多数民主共和国中都是如此。”（列宁，《国家与革命》）

在 6 年前的 2003 年，人民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发展。但是在 2008 年 4 月选举中尼共（毛）成为最大的党之后，这些基本的理论表述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现在我们向贵党提问在联合马列上台并声称自己代表人民利益时贵党提出的问题：“**尼泊尔是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能够让反动国家政权的阶级特性发生变化？**”

能够仅仅将与买办封建政党结盟，试图通过基本上是旧的国家机器带来革命性的社会变革这种行为描述为一种策略吗？凭什么可以说这不是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翻版？

尼共（毛）的领导人在各种场合发表的声明，特别是在 2008 年 4 月选举胜利之后的，让我们想起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修正主义理论，即“两个方面的国家”，即由艾地主席提出的亲人民方面和反人民方面。

艾地说：“印度尼西亚现在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像许多其他国家一样粉碎国家政权，而是加强和巩固亲人民的观点……并且消除反人民的观点。”

这种和平转变将通过“自上和自下革命”来实现，即一方面从上层发起旨在改变各个国家机关的革命措施，另一方面“唤醒、组织和动员“群众来实现。

在许多问题上，贵党的立场已经导致在尼泊尔实现革命变革的基本条件被放弃。其中最重要的是，将人民解放军限制在联合国监督的军营中超过两年对他们进行实质上的毁灭，将人民战争中人民占领的土地和财产归还给剥削者和压迫者，将共青团复员，对帝国主义、印度扩张主义和尼泊尔革命的其他主要敌人实行妥协，等等。

普拉昌达同志宣布：“青年团的准军事行动将被停止，占领的公共和私人建筑物、工厂和其他财产都将被退还给原所有人。”他还宣布将废除党建立的所有平行国家单位（在人民战争期间建立的前革命政府的各个单位），并保证“这些协议在确定时限后尽快实施。”

上述措施只有一个含义：放弃人民的革命力量和十年人民战争中牺牲了超过 13000 名英雄烈士——尼泊尔最优秀的子女，才取得的所有成果。

除此之外，在尼联共（毛）对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基本概念的理解上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列宁同志说，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不仅认同阶级斗争，还要认识到其延伸，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马列毛主义告诉我们，落后国家的这个问题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立有关，即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所有反帝反封建阶级的联合专政。而尼联共（毛）在他们的文件中没有提到过对剥削阶级实施专政的问题。

关于尼泊尔革命阶段

尼共（毛）在其基本文件中正确分析了尼泊尔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这一革命阶段中应当采取的方针。

然而，在 2005 年 3 月巴布拉姆·巴特拉伊同志的一篇文章以及 2004 年 11 月的包含 13 个要点的信中，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上述理解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们宣称尼泊尔革命正在经历民主共和国的一个阶段。

“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想要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民主力量以及尼共（毛）真诚承诺并且一次又一次地宣布了自己的立场，鉴于尼泊尔的社会情况，经历一个民主共和国阶段是必要的。” (The Royal Regression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March 15, 2005)

我党在我们理论刊物《人民战争》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

“没有毛主义者会说为建立民主共和国和推翻专制君主制而斗争是错误的。同时也没有人会反对，在有的时候与主要敌人的其他敌人团结起来。毋庸置疑，这样的统一战线本质上纯粹是策略性质的，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也不应该以此确定革命本身的道路和方向。尼共（毛）的理论问题在于将反对专制的斗争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下属阶段，更糟糕的是，这个下属阶段压倒了（主导和确定）革命的真正方向和道路。党在开展武装斗争之前制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方案和战略，要推翻的目标，甚至包括迄今为止革命取得进展的基础——较早时进行的具体阶级分析，现在都要服从于所谓的尼泊尔革命阶段。这就好像尾巴摇狗而不是狗摇尾巴。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阶段已经成为了决定一切的。它包含了阶级战争，搁置了持久人民战争战略，与资产阶级封建政党进行多党制民主或政治竞争成为了尼泊尔革命最为重要的战略、方法和道路。”

反对君主制和国王已经成为了尼联共（毛）领导层的终极目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沦落到次要地位，仅仅是作为与国王进行斗争的一个阶段而存在。

实际上，在尼泊尔人民战争在战略进攻阶段遭遇严重困难，最终的进攻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后，普拉昌达同志本人发表的声明和采访中都反映了这种倾向。例如，普拉昌达同志在 2006 年接受 BBC 的采访时谈到新尼泊尔无需粉碎旧的国家：

“我们相信尼泊尔人民将争取建立共和国，并以和平的方式推进尼泊尔的重建进程。”

“五年后，尼泊尔将朝着成为一个和平、进步、美丽的国家而前进。”

“五年后，数百万尼泊尔人将肩负实现美好未来的使命前进，尼泊尔将真正开始成为人间天堂。”

他进一步断言，以这种方式选出的民主共和国将解决尼泊尔人的问题！！

“我们相信，随着制宪议会的选举，尼泊尔将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这将解决尼泊尔人的问题，并使该国走上更加进步的道路。”

在2006年11月《意大利快车报》的采访中，普拉昌达进一步阐述了他对尼泊尔未来的构想，即转变成像瑞士这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十年后，我们将改变整个局面，将这个国家重建为一个繁荣的国家，就像瑞士那样。二十年后我们就会变得像瑞士那样。这就是我对尼泊尔未来的期望。”

他打算利用外国投资来实现尼泊尔的转变：“我们将欢迎外国投资者利用外资为尼泊尔谋福利。”

以上这些与印度买办重复的内容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在成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后，尼泊尔将如何开始成为“人间天堂”？所谓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将会如何解决尼泊尔人的问题？为什么普拉昌达梦想将尼泊尔变成像瑞士那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使普拉昌达同志宣布这就是他今后对尼泊尔的期望和目标，很可惜在党内也几乎没有人提出反对的声音。实际上，普拉昌达和贵党其他领导人的这种宣言自制宪会议选举后才开始有所增加。基本上，党的整个方向和纲领不过是现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延续，即剥削阶级专政。

我们在《人民战争》上的文章进一步指出：

“在当今帝国主义时代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之后，尼泊尔能够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吗？尼联共（毛）是否真的认为重建尼泊尔的进程将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在世界历史上，真的有和平重建的过程发生过吗？世界革命的历史难道没有表明，即使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几十年后，血腥暴力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仍在继续吗？普拉昌达同志怎么能想到和平重建尼泊尔呢？”

“属于七党联盟的政党在尼泊尔真的在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作斗争吗？尼共（毛）能保证击败希望与之竞争的资产阶级封建政党，并确保尼泊尔不会陷入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的魔掌中吗？怎么能够这么天真地相信，一旦制宪会议的选举结束，尼泊尔成为共和国，不是在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下，而是在杂烩一样的党派联盟的领导下，即统治阶级和尼共（毛）下的工人阶级的联合下，它将会摆脱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成为“美丽、和平、进步的国家”呢？”

相同的理解也体现在毛主义者发言人克里希纳·巴哈杜尔·马哈拉于2006年11月宣布的东西中，七党同盟与毛主义者的协议应该持续到该国封建制度的结束，或者至少十年。

因此，从普拉昌达同志和尼联共（毛）其他领导人的各种访谈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立场的根本转变，从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近期目标以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远期目标，变成了通过选举建立“多党民主共和国”，并在旧国家机器的框架内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社会变革。这完全违背了马列毛主义对国家与革命阶段的理解。

尼联共（毛）的非无产阶级立场以及对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困惑和背离源自上述的分阶段理论，该理论不仅是作为一种战术，更是作为一种战略提出的。

论联合政府

贵党以一些历史经验为辩护，将与代表尼泊尔封建-买办统治阶级，服务于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的主要反动派组成临时政府的做法与抗日战争期间由毛同志领导的中共与中共的敌人蒋介石组成联合政府相提并论。然而，在普拉昌达同志领导下的尼共（毛）的理解和实践与毛同志领导下的中共对共产主义的追求截然相反。

普拉昌达同志自己揭露出了与资产阶级、封建政党结成联盟的联合政府的反人民性质，例如1991年中期选举后由联合马列领导的联合政府。它与1917年二月革命后，沙皇垮台，孟什维克参加成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有相似之处。他引用列宁的话，在《**联合马列政府：危机下的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的新盾牌**》一文中写道：“在阶级斗争和政治中，资本家比其他任何人更有组织，更有经验，更快地学到教训。当他们意识到无法得到政府的位置时，就抛出了一种方法，自1848年来其他国家的资本家一直在使用这种方法来愚弄，分裂和削弱工人，这种方法被称为”联合政府“，即由资产阶级成员和社会主义的叛徒组成联合内阁。”（列宁，《革命的教训》）

有趣的是，贵党通过援引俄国的历史经验来谴责联合马列联盟的反动政府，事实上，列宁在沙皇独裁政府倒台后就曾经这样谴责过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他说工人为了反抗沙皇必须要支持新政府，这是对工人与无产阶级事业的背叛，是对和平与自由事业的背叛。因为实际上，这个新政府已经受到帝国主义资本和政策的束缚了。”（列宁，《远方来信》）

这样应用上述列宁同志的观点是错误的，列宁的观点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胜利，沙皇独裁统治已经宣告终结的情况下做出的。首先，这两者在任何方面都不具有可比性，俄国发生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在尼泊尔发生的只不过是推翻了国王，而丝毫没有改变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基础。此外，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尼共（毛）是不是应该与其他政党组建联合政府，而在于解散人民解放军，放弃革命根据地。接下来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最关键的问题。

关于放弃根据地和解散人民解放军

任何革命的中心问题都是武力夺取政权。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首先应该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然后包围城市地区，组织城市起义并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因此，根据地和人民军队的重要性不必多言。毋庸置疑，二者对于任何革命的胜利都是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

从你们制定临时政府计划，选举CA以及结束君主制时起，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一直在我们的高级别双边会议上与你们讨论这个问题。你们向我们保证永远不会放弃根据地，人民解放军也不会被解除武装并解散。但最终，你们不但做了这件事情，甚至还邀请了帝国主义机构——联合国来监督人民军队的解散。

在2006年11月，在尼共（毛）提出解除人民解放军的武装并且将战士们束缚在军营里时，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曾经发表过一个声明。标题为《**只有粉碎反动国家，才能建立新尼泊尔！在联合国监督下收缴人民解放军的武器会导致群众解除武装！**》，印共（毛）声明：

“将人民解放军的武器收缴并统一存放到指定的军营的协议是非常危险的。此举可能导致尼泊尔被压迫的人民失去武装，并使得尼泊尔人民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让尼泊尔人民在十年战争中取得的成就完全付诸东流……”

“整个世界革命的经验一次又一次地表明，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权利。对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而言，没有什么比武装起来的群众更为可怕了，因此他们很乐意达成任何解除人民武装的协议。事实上，自从阶级社会出现以来，解除人民的武装是所有的反动统治阶级都要做的事情。没有武装的群众将成为反动阶级和帝国主义能够轻易得手的猎物，历史证明，他们甚至会进行屠杀。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纵队的一员，印共（毛）警告尼共（毛）和尼泊尔人民，存放武器的协议具有极其严重的危险，并且呼吁根据痛苦的历史经验重新考虑他们的策略……”

“我们也再次呼吁尼共（毛）重新考虑他们目前的策略，这些策略正在事实上改变尼泊尔革命的战略方向，呼吁取消与尼泊尔政府达成的关于存放人民解放军武器的协议，这将让人民在反动分子的攻击下毫无防备。”

2007年4月，我们的总书记贾纳帕蒂同志在回答媒体（主要是BBC）提出的问题指出：

“这个协议中最危险的部分是通过放下武器并将战士们安置在兵营来解除解放军的武装。除了解除群众的武装让他们任由压迫者摆布之外，这没有任何意义。帝国主义者和像印度以及中国这样的邻国都不会允许尼泊尔的社会经济体系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化。无论是通过人民战争还是通过议会，毛主义者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就绝不会只当一个消极的旁观者。因此，毛主义者永远也无法以多党民主的名义进入议会结束封建和帝国主义剥削。他们要么跟这个系统融合，要么放弃与统治阶级分享权力的政策继续进行暴力革命以夺取政权。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可走。他们也不可能为资产阶级发明的游戏设定规则。”

实际上，存放武器和将战斗人员限制在联合国监督的兵营里，这等于以多党民主的名义放弃持久人民战争和阶级斗争，并将危及十年人民战争的成果。第一次严重偏离发生在尼共（毛）决定以反对君主制为名义，同意放弃根据地，遣散人民解放军并与七党联盟一道参加选举时。这条路线是对马列毛主义和人民战争理论的完全背离。为了给他们的行为寻找理论背书，尼共（毛）以毛同志领导下的中共为例，党与蒋介石的国民党结成了统一战线并呼吁建立联合政府。中共确实呼吁建立这样的一个统一战线。但是，它也从未提议过放弃根据地或解除人民解放军的武装。正是这样，中共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得到了很大的加强。依靠根据地和人民军队，它能够对其他人提出条件。当蒋介石拒绝为中国利益而采取行动，并继续与帝国主义勾结对共产党进行攻击时，中共得以孤立国民党，迅速扩大了根据地和解放军，并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很短的时间里就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最终的结果是中共在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但是对于尼联共（毛）而言，虽然它在选举中获得了优势，但由于解散地方人民政府，解散人民军队，放弃革命根据地，它遭受了巨大的战略损失。解放军交存武器的协议中甚至有一条听起来很荒谬。它规定，解放军交存武器并把自己限制在军营内，但是尼泊尔军队也应该交存相等数量的武器！有了这个条款，解放军整体解除了武装，反动军队却完好无损！！它受到的唯一损失就是失去了一些武器。尼共（毛）的领导人为什么能够如此天真地同意这么荒谬而危险的条件？难道他们没有考虑过后果吗？我们只能认为，这完全是故意的，该党的领导人选择放弃人民战争之路，走和平的多党民主之路以建设所谓的新尼泊尔。普拉昌达同志在采访、演讲和各种场合都明确断言了这一点。

现在，普拉昌达道路已经让尼共（毛）或者说现在的尼联共（毛）、解放军和革命人民在乡村的力量陷入极大的危险，并任由反动派、印度扩张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摆布。现在，面对反动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袭击，它已经无力去捍卫自己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了。它既没有可以依靠的根据地，也没有军队来抵抗反动政变和阴谋。

此外，在由毛主义者领导的政府组建后，解放军也不再隶属于尼联共（毛）了。普拉昌达在人民战争14周年纪念日 and 第8届解放军纪念日在哈提霍解放军驻地的演讲，明确指出解放军的角色和责任已经发生变化，并于2月26日发表：

“最重要的问题是，根据临时宪法的精神和各政党之间以前达成的协议，解放军将不会直接隶属于尼联共（毛）。解放军将由整合特别委员会（AISC）指挥，理论上说现在已经是了。我

们将沉湎很长时间，但是这是另一回事了。从道德和理论上而言，解放军将不再受尼联共（毛）指挥。在法定国家权力过渡的时期，解放军将接受整合特别委员会的领导并遵守其指示。自整合特别委员会建立之日，解放军就合法地成为国家的一部分。”

今天，尼泊尔还有一个特殊现象。旧尼泊尔皇家军队仍然是目前国家架构的堡垒，解放军却只不过是被动的观众。如果在印度扩张主义者、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反动买办封建政党的煽动下，军队发动政变，毛主义者该怎么做？还是由反动派组织的印度尼西亚式的共产主义者的血浴？毛主义武装部队复员并解除武装后，他们要怎么保护自己？我们从普拉昌达同志提出两军融合的建议之时就在双边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个至关重要的革命根本问题从没有得到过回答。贵党实际上使得尼泊尔被压迫人民的未来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

关于尼联共（毛）理解的印度扩张主义

在普拉昌达对印度正式访问期间，除了与索尼娅·甘地、迪格维杰·辛格和一些印度人民党领导人像阿德瓦尼、拉杰特·辛格和穆利马·诺哈尔·乔希举行非正式会议外，还借此机会与印度全国民主联盟、国民大会党、印度社会党、全国人民党、人民力量党等买办封建政党联络交流。或许他的策略就是与法西斯印度人民党建立良好的关系以便在下次选举中获得胜利。他在印度访问期间的讲话充其量不过是对印度扩张主义对尼泊尔造成的危险的低估以及对印度国家性的幻想。而更糟糕的是，这表明他在赢得选举后对印度的评价彻底倒向机会主义。

这种态度体现在他称赞印度在尼泊尔实现“平稳与和平”过渡方面的作用，并赞扬印度为安排尼共（毛）和七党联盟在德里举行的会议以及与八个反对国王的政党在建立尼泊尔统一战线方面所提供的帮助。在与拉杰特·辛格谈到印度的法西斯政党破坏巴巴里（Babari。原为如此，疑为巴布里清真寺，译注）清真寺并煽动对吉吉拉特邦基督徒和穆斯林的种族袭击和种族灭绝时，普拉昌达提到了两国共同的文化遗产和关于阿尤德亚的事情。他拥抱了曼莫汉·辛格（译注：印度前总理），甚至要求印度协助尼泊尔起草新宪法。这是对尼泊尔人民和印度人民的极大侮辱，等于将尼泊尔的主权交给了印度扩张主义者。他知道我们党在起草印度宪法方面的立场，以及它反人民、亲帝国主义的内容。然而，他居然选择在起草尼泊尔宪法时寻求印度统治者的帮助！！这不仅仅是机会主义，更是对马列毛主义彻底的明显背离，甚至违背了他一直在讲的民族主义精神。

如果不能对印度扩张主义及其在南亚的作用进行正确的评价和理解，那就会对该地区各国的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在2006年与七党联盟的主要买办封建政党达成协议之前，尼共（毛）基本上对印度扩张主义有了正确的理解。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对印美之间矛盾的高估并且期望利用这些矛盾。我党代表团已经提醒过你们注意陷入印度扩张主义统治者设置的陷阱的危险，并且警告你们不要与印度各反动统治阶级政党的领导人保持关系，特别是印度人民党和国大党，但是你们仍然以利用矛盾以维护尼泊尔革命利益为由维护关系。我们提醒你们，将会发生完全相反的情况，最终不是你们而是印度统治阶级将利用你们的态度影响你们的队伍，甚至包括领导层。印度的反革命情报部门调查分析局（RAW）以及各个反动政党领导人一直非常活跃地在尼共（毛）的官僚中散布幻想和意识形态上的混乱，但是你们党领导人却继续与这些反动势力建立和保持亲密关系。这些事情的影响程度和对革命的破坏可以通过以下事实来衡量：你们的领导人几次要求在我们双方发表的以及南亚毛主义政党和组织协调委员会声明中删除对印度扩张主义强烈反对的内容。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偏差，但总体而言，直到2005年，我们两个政党和南亚的其他毛主义政党仍然在斗争中反对印度扩张主义。南亚毛主义政党和组织协调委员会的成立也是为了与印度扩张主义作斗争，并为推进南亚革命做出贡献和努力。但是，在你们与七党联盟达成12点协议后，你们对印度扩张主义的斗争随着时间流逝而减弱，最终达到你们的领导人甚至公开赞扬印度统治阶级并接受他们的指导的程度。

我们呼吁尼联共（毛）的领导层和所有党员，重新考虑他们对印度扩张主义的立场。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不应该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背道而驰。

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尼联共（毛）领导层的另一个严重背离在于它放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忽视了南亚毛主义政党和组织协调委员会以及与印度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转而采取了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纯粹的实用主义来与其他国家和政党打交道。我们可以把这种趋势看作买办国家换上了民族主义的新装。普拉昌达同志抛弃了阶级内容和观点，将资产阶级民主与人民民主混为一谈，并为所有的机会主义联盟行径辩护为是为了尼泊尔的利益，而丝毫不提阶级分裂和阶级统治。当任何策略脱离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目标时，最后都会走向机会主义。

这违背了我们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导师们所设想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并且转而反对马列毛主义意识形态。对尼泊尔反动政党和外部印度扩张主义者的幻想不会保护反而是会损害尼泊尔人民的利益，从长期来看还会破坏尼泊尔的主权。它也不能满足全世界马列主义政党团结起来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需要。

让人难以相信的是，一个标榜毛主义者领导的政府，竟然在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恐怖分子屠杀了数百名巴勒斯坦人、公然侵犯加沙后，仍然与其保持关系，即使是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都没有这么做。更让人恶心的是，尼联共（毛）的领导人一直试图上美帝国主义的白名单。为了获得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尼联共（毛）的一部分领导人甚至保证删除其党名中的（毛主义）结尾。你们整个党都应当认识到这正是一个采取一贯的反帝国主义、反印度扩张主义并努力与全球其他革命和进步势力建立紧密关系以削弱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正确时机。

只有与尼联共（毛）领导人奉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做坚决的斗争，才能重新回到革命的道路上来，实现尼泊尔革命

对马列毛主义意识形态缺乏信念，由于人民战争的一系列成功而产生的速胜论和折衷主义观点，对当今世界变化做出了错误的分析，导向了这样的结论，即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缺乏将几场战斗中暂时的失败转化为全面胜利的战略眼光，最终导致了尼共（毛）急速滑向了右倾机会主义。尼泊尔人民战争的转折点发生在 2005 年下半年，当时，由尼共（毛）领导的解放军未能攻破敌军的防御工事并且遭受了严重损失。

2005 年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已经“修正了持久人民战争战略，它需要进一步发展以满足 21 世纪的需要。尤其是几十年来，人们看到，帝国主义试图将干预主义的平叛战争战略改良为长期战争后，在不同国家发动的持久人民战争在达到战略进攻状态后面临障碍或被清扫。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革命者不惜一切代价机械地坚持持久人民战争，那么它将反而帮助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工人》#10: Page 58）

因此，尼联共（毛）当前困境及其改变战略和道路的原因在于其坚持的政治路线和它的基本文件中阐明的持久人民战争路线并不一致。在基本文件中，它正确地分析了如今尼泊尔革命的阶段并指明了战略和方向，但是在人民战争爆发的五年后，它却陷入了混乱。

人民战争的头几年取得的一系列胜利甚至超出了党的领导层的期望。这些胜利也使得党的领导层产生了错误的思想，认为很快他们就能取得最终的胜利，从而开始发展综合理论这种，

不仅针对尼泊尔革命，更是对全世界都有普适性的新理论，而不是坚持带来了这些胜利的持久人民战争战略。最初，他们希望能在短时间占领加满德都，而没有清醒地考虑以国王为首的尼泊尔统治阶级可以从帝国主义者和印度扩张主义者那里得到的支持，并且错误地高估了帝国主义和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之间的矛盾。

普拉昌达同志提出并由尼共（毛）的中央委员会在 2003 年 5 月通过的题为《当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文件中进行了如下分析：

“如果世界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不能直接帮助旧国家，那么尼泊尔革命将会较为轻松地向前发展，并且通过实行党的历史性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的思想、战略和战术将会有所不同。尼泊尔革命受到美帝国主义的影响，例如通过臭名昭著的宫殿大屠杀带来了最残酷和法西斯的封建元素来反对人民战争，在 911 事件后宣布进行所谓的反恐战争，以加强其在尼泊尔的干预活动。我们可以清楚地根据经验说，旧的封建国家和皇家军队如果没有美国军事顾问直接参与计划、建设、训练，并且“紧急情况”后的时期并没有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反动势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这个腐朽的封建国家在人民战争面前直到今天都没有生存的机会。”

普拉昌达同志在 2005 年 9 月接受《印度时报》采访时说：“如果美国、印度和英国等国家不向摇摇欲坠的尼泊尔封建统治者提供军事支持，那么党现在就将占领加德满都。”

尼联共（毛）和普拉昌达同志是否是一厢情愿地期望尼泊尔的革命能够在不对抗帝国主义干预的情况下取得胜利呢？干涉各国内政是帝国主义的特点和天性。他们甚至去想象如果没有其他国家提供军事支持，他们就能够迅速战胜尼泊尔封建统治者，有一点浪漫主义的味道。

因此，由于所有的这些因素在任何革命中都是自然会有的，所以尽管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并形成了广大农村的革命组织，但是尼泊尔的人民战争还是陷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它宣布 2004 年 8 月，已经进入战略进攻阶段，甚至成功实施了第一阶段的反攻计划，然而在一年后总结时，它意识到在短期内，想要攻下城市中心和加德满都是不可能的。速胜看起来已经不可行。虽然它控制了广大的农村，却无法进行全面的武装起义，也无法实施将俄国的武装起义模式和中国的持久人民战争模式融合的所谓综合理论。尼共（毛）最早于 2001 年 9 月成立的联合革命人民委员会（UPRC）未能将自己确立为中央一级新民主主义人民权力机关，也不大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做到这件事。

尼共（毛）对持久人民战争概念的背离和对速胜的渴望，使其无法考虑在持续不断的战争中累垮敌人，进一步积累自身实力，并为战胜敌人做长期的准备以便在适当的时机粉碎国家机器。他们错误地认为，战争越拖延，革命势力就会越困难和不利，因为反动势力和印度军队势必进行军事干预。

尼共（毛）开始怀疑像尼泊尔这样的小国在面临帝国主义威胁和世界其他地区没有强大的革命运动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前景。

“在目前的情况下，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复辟，不再存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客观条件较为有利，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许多强大的革命运动并没有大的进步，当世界帝国主义像受伤的老虎一样袭击世界各地的人们时，像尼泊尔这样具有特定地缘状况的小国是否有可能取得胜利，通过革命取得政权？这就是今天摆在党面前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在马列毛主义中找到，而尼泊尔革命的未来将取决于此。”

如果尼共（毛）对持久人民战争战略有深刻而透彻的了解，它将在如何应对外部军事干预，将战争转变为民族战争和在战争过程中夺取国家政权方面有着更清晰的认识。但是，由于缺乏对持久人民战争的这种理解以及对速胜的渴望，导向了一条非常危险的捷径，即通过临时政府上台执政，并在制宪议会选举之后参加所谓的多党民主共和国的选举。因此，不是坚持马列毛主义的观点，即必须要粉碎旧的国家机器并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在尼泊尔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是人民民主国家），通过对社会 and 所有压迫性阶级关系的根本变革，朝着社会主义的目标前进，它反而选择通过当前的制宪议会选举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去改造现有的

国家机器。尽管在大多数农村地区已经建立了事实上的政权，但最终这样的结果实在是巨大的悲剧。

普拉昌达同志在 2006 年 2 月《印度教徒报》的记者对他的采访中回答了一个问题，清楚地反映了关于不可能通过武装斗争取得革命胜利的结论。当被问及这样的决定，即是否“不可能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和“由于尼泊尔皇家军队的力量和国际社会的反对，为了推翻君主制，需要一种新的斗争形势”是尼共（毛）的认识时，普拉昌达同志回答他的党在得出结论时考虑了三件事：当今世界政治和军事平衡的特殊性；20 世纪的经验；以及该国的特殊情况，阶级、政治和权力的平衡。

在一篇文章中，你们正确地指出了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思想，内容如下：

“在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中，右倾思想占主导地位，它接受新民主主义的战略，但却在战术上遵循改良主义和议会主义，为了谋求战术上的利益而牺牲战略利益，并将战术和战略两者视为相互排斥的。为了反对这种思想，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以辩证的方式理解战略与战术之间的关系，并且采取有助于战略的战术。”

现在，贵党已经成为这种右倾思想的牺牲者，仅仅在名义上接受新民主主义，但是在实践中奉行的完全是改良主义和议会主义。

先不管尼联共（毛）采取的战术是什么，最令人反感的是你们将这些战术作为理论上的发展，并认为这是 21 世纪的革命模式。你们认为列宁同志和毛同志在国际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初期发展出的意识形态在当今的帝国主义阶段已经变得不足并且落后。并且你们声称“主要问题是在 21 世纪发展马列毛主义并确定新的无产阶级战略。”

但是尼联共（毛）所宣称的所谓的新战术是什么呢？与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所提出的观点有什么不同呢？以反对教条主义或者正统共产主义的名义，尼共（毛）的领导层滑向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同志们！

今天，整个世界正经历着自 1930 年代的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以美帝国主义为中心，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卷入了这场危机，这场危机有可能进一步在社会和政治领域爆发。在如此优越的形势下，每个国家的毛主义革命力量都可以通过利用危机造成的有利客观形势来增强自己的实力，并在各自国家的革命中取得长足的进步。但是不幸的是，尼泊尔毛主义者领导层选择与该国的反动反人民力量达成协议并成立了政府，该政府绝不能解决尼泊尔人民面临的任何基本问题，也无法实现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普拉昌达同志的和平道路已经把党和军队带入了一条黑暗的隧道。

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呼吁尼联共（毛）的领导和广大党员对党与七党联盟结盟，成为临时政府的一部分，参加制宪会议的选举，与买办封建政党组建政府，并解散了解放军和共青团，背离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并且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采取绥靖政策以来一直追求的错误的改良主义道路进行深入的反思。所有的这些都是对马列毛主义的严重背叛，这只会让反动力量变得更强并在危急时刻帮助帝国主义。这也造成了革命群众的混乱，削弱了革命阵营，并使得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获得了从意识形态上攻击毛主义革命者和共产主义的把柄。

毛主义者在尼泊尔的胜利，或者至少进一步扩大和巩固该国的根据地，将会给南亚带来新的形势，对该地区的所有革命力量以及反帝国主义、真正的民族和民主力量来说，朝着社会主义前进的新尼泊尔将会成为一个焦点，一面旗帜。它将在全世界反帝国主义战线上发挥重要作用，并帮助民族解放斗争和革命斗争，从而有助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

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按照 2008 年 11 月的尼共（毛）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审阅了普拉昌达同志和莫汉·拜迪亚同志签署的两份文件以及贵党的领导人在杂志和新闻报纸上发表的各种文章。

党内斗争是鼓舞人心的标志和积极的党内生活的表现，必须要确保党内斗争以更加彻底、无畏和坦率的方式进行，这对整个党是有积极作用并且非常重要的。通过全党的集体参与，解放党的干部的思想，重新确立正确的革命道路。

在印度统治阶级、美帝国主义和地方反动派的要求下，联合马列和其他组织的支持已经撤出，普拉昌达同志领导的政府已经崩溃，因此，党的领导层应该更好地理解反动派如何在局外或局外操纵局面，如何阻止甚至是总理罢免陆军参谋长这样的行动。这是对尼泊尔毛主义者的明确警告，他们通过选举产生的政府不能违背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者的意愿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

至少现在，他们应该认识到参加选举是徒劳的，而应该把精力集中在进行阶级斗争和推进农村的人民战争上。他们应该从联合国监督的军营中撤出解放军，这些军营实际上就是战士们的监狱，重建各级人民革命权力机关，重新巩固根据地，扩大游击战争、阶级斗争和全国各地群众运动的规模。实现真正的人民权力没有捷径可走。如果党在这个关键的历史关头犹豫并放弃人民战争，坚持现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那么历史将会让如今的领导层对尼泊尔革命的流产负责。

总之，我们党认为，虽然尼联共（毛）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但现在通过放弃根据地，解除人民军队的武装，放弃持久人民战争的道路并转向议会道路，这个有着光荣过去的党的领导的政治路线已经与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本质上完全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路线。

同志们，

贵党有着光荣而伟大的革命传统。你们的人民战争和遍布全国的根据地鼓舞了印度和整个南亚地区的被压迫群众。当你们的革命运动到达了战略进攻阶段时，整个革命阵营都在热切地期盼着你们的进步，夺取政权并建立一个真正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但是，不幸的是，在这个紧要关头，贵党的领导层开始偏离马列毛主义的原则，并走上了与你们国家统治阶级和印度扩张主义者的妥协之路。贵党的领导人开始慢慢走向一条修正主义和阶级合作的道路，抛弃了持久人民战争的历史性进展，背叛了 13000 名英雄烈士为尼泊尔革命献出宝贵生命的伟大牺牲。

鉴于贵党伟大的革命传统，我们相信，你们将会走出你们领导人将你们推入的深渊，你们将从修正主义的立场和实践中走出来，再次牢牢把握住马列毛主义的原则，并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尼泊尔国情，重建人民解放军和根据地以及革命权力机关。摆脱错误的路线和方法后，我们相信你们将与世界各地，尤其是印度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重建友谊，并朝着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向大步前进。我们党及中央委员会在这一历史性的进步中向你们保证，将会以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向你们提供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帮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感到非常有必要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口号：*永远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斗私，批修；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有着密切的历史文化联系，并且我们都是印度扩张主义者的敌人。我们两党经历了数十年的风风雨雨，有着数十年的亲密友谊，甚至建立了像南亚毛主义政党和组织协调委员会这样的组织。我们相信，这些将有助于在原则基础上约束我们两党。你们国家革命的进展对印度革命的进展有重要的影响。我们相信你们将从过去的经验中学到教训并继续向前！

致以革命者的问候，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央委员会

2009 年 7 月 20 日

妇女在人民战争中的作用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
二〇一〇年

每一位厨娘都必须参与政治。只有这样，社会革命才能取得胜利。我们强调，社会变革在没有妇女参与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列宁（列宁的这句话未找到原文，直接译出）

众所周知，阶级社会出现以后，妇女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已经降低到第二等。无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男性的位置一直是第一等的。在阶级社会中被压迫的男性和妇女都受到剥削和压迫。妇女是半边天，却被父权制（例如：男性控制和歧视）所统治，妇女受到的是双重压迫。如果“半边天”的妇女们不能成为斗争的“半边天”，发挥自己的作用，任何社会革命都无法推进。特别地，工人阶级领导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作为这一个革命组成部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没有妇女就没有革命”这一口号是从几十年的革命实践中得来的。妇女参与革命体现了革命的先进性和进步。

印度革命在运动区、城镇和城市动员了成千上万的无产阶级妇女和中间阶级妇女，得到了她们的支持。从印度人民战争发动初期，妇女们就不仅一直站在最前列，而且在人民战争中发展过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妇女逐渐意识到，妇女解放与被压迫群众的解放是有联系的。在反对剥削、压迫、国家暴力和父权制（男性控制和歧视）的群众斗争中，在反封建的武装土地革命斗争中，在大规模的抵抗斗争和游击战中，妇女与男性并肩而战。因此，妇女在运动领域享有的权利不断增加。妇女作为二等公民的状况在逐渐减弱，她们的意见受到尊重，她们也会参与到政治决策当中来。

资产阶级军队看不起妇女，把妇女限制在非战斗领域。与此相反，革命妇女通过参与作战行动不断增强信心，她们粉碎了妇女不适合军事领域的资产阶级的和封建的思想。她们参与到所有党、军队和群众组织当中去。在群众组织、基层党组织（兼职）、党组织和革命人民委员会中都有妇女的身影。在文化组织、党支部、村党委、地区委员会、县/分区/区委员会中，她们是妇女组织的领导人，组织者，也是地方组织小分队（LOS, local organizational squad）和文化小队的指挥者和成员。在党支部书记、村党委和地区委员会等一些领域，妇女的表现非常的突出。在一些地区，她们甚至承担起区委员会秘书的职责。她们在新闻和宣传领域工作。妇女对萌芽时期的革命政治权利机关的作用是有重大意义的。她们作为革命人民委员会中的成员、主席、副主席和各部门的负责人，在萌芽时期的人民国家中发挥着她们的作用。

在加强武装土地革命的斗争，斗争发展为反国家的武装斗争的过程中，人民解放游击小队、游击排产生了，妇女也开始加入其中。她们不再是弱者。随着印度人民解放游击军的出现，分散的各小队合并为一支游击军队，这些游击小队中的妇女也成为这支军队的一部分。通过在战场上勇敢地战斗，成长为勇敢的游击队员和指挥官，她们证明了自己是坚强的妇女。她们不畏牺牲，负责任地履行职责。

在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游击军的支持下，革命的妇女运动在比哈尔邦-贾坎德邦、丹达卡兰亚、安德拉邦-奥里萨邦边区、Paschim Bang、奥里萨邦等特区、地区和邦中发展起来了。每一次斗争，都有众多的妇女参加。一些斗争还涉及到妇女议题。每年的3月8日，人们都在热烈的庆祝国际妇女节。参与会议和研讨会对于妇女来说已经非常平常了。最开始她们会公开的举行活动，但是国家在运动地区禁止革命的妇女组织，她们现在只能秘密的举行。但在人民的支持下，在人民解放游击军和人民民兵的保护下，妇女在其中的作用与日俱增，丝毫不减。在运动地区，成千上万的妇女加入到革命的妇女组织中去，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我们国家没有哪一个妇女组织可以获得这样多的成员（如果我们不考虑那些在选举中沉沦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妇女组织的话）。

反对国家暴力的斗争

随着妇女在人民战争中作用的增加，剥削国家正在逮捕、折磨、侮辱和惨无人道地杀害妇女。在运动地区，剥削国家以轮奸作为攻击妇女的武器已经非常普遍。在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成立以后，统治阶级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残酷的多面进攻，特别是妇女遭受到很多的困难和痛苦。这些攻击以妇女组织的成员、领导人以及人民解放游击军的成员为目标。他们的邪恶计划是为了在人民中制造恐怖，使人民与运动相隔离。然而，参与群众抵抗斗争，反对残酷的国家暴力的妇女进一步增加，而不是减少。作为绿色狩猎行动的一部分，警察和特种部队就像狼群一样地突袭村庄，屠杀村民。在这样的环境下，妇女站在了抵抗警察力量的第一线。在运动过程中，即使她们被逮捕并被关进监狱，在监狱里她们仍然高举红旗，展现革命的精神。

年长的妇女会站出来保护年轻妇女。为了让亲属、森格姆（Sangam）成员、领导人和党的领导人获释，考虑到在与警察的交火中牺牲的烈士的尸体，妇女或单独或集体进行抵抗，形成了光荣的传统。很多妇女在她们的儿童时期，就对政府以及他们雇佣的警察怀有深深的仇恨，在群众的反抗斗争中，妇女变得更加坚定。妇女通过征兵进入人民解放游击军的数量显著增加。

妇女在人民战争中的作用

贾坎德邦的妇女参与反对警察暴行的群众斗争

从 1997 年开始，贾坎德邦镇压妇女运动的数量增多。妇女遭到逮捕，被游行羞辱，一部分被关押在监狱里。妇女组织斗争反对强大的国家暴力，在一些情况下，她们包围警察并把殴打他们。为了让被捕的妇女积极分子获释，她们会到警察局挟持警察，在某些情况下，整个村子都会加入反抗斗争，有时警察会向包围了警察局的妇女开枪。

当警察进入村庄，部落民就敲鼓。邻近的村民听到后，拿起他们的弓箭，聚集到一个地方袭击警察。有时他们用弓和箭来对抗警察。妇女用厨具武装自己或者投掷石头。他们通过武装抵抗给警察教训。差不多每一次，他们都能让警察为了他们的错误道歉，并让他们签署协议，绝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再也不会进入这个村子。

让我们看看一些抵抗事件。在警察团伙强奸了一个女孩之后，三千名妇女把道路封锁了 24 小时。到了晚上，男人也和她们站在一起。强奸犯警察遭到人们的殴打。最后地区高级长官出面道歉，并承诺这类事件不会再发生。2002 年 3 月 8 日，文化组织的一些女孩被警察逮捕，第二天，在公众的压力下，她们被释放了。

2007 年 6 月，群众运动是在各群众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妇女组织反对博卡罗县纳瓦迪（Navadi）警局的警官普拉莫德·辛格对妇女的侮辱以及他对妇女所犯下的暴行。由于普拉莫德·辛格在邦凯塔（Bonketta）和迪高加（Digagarh panchayat）的高迪（Koti）村的暴行，有几名妇女受伤住院，当时警察正在搜寻纳萨尔派的下落。大量的妇女聚集到一起反对他的暴行，以及反对支持他实行这些行为的 DGP。警察也袭击了示威者，一名女领导和一名农民组织者被逮捕。愤怒的妇女们围堵了警察局，她们待在原地，直到被逮捕的人被释放。最终警察被迫释放他们，普拉莫德·辛格被停职。

卡林加纳加的反拆迁斗争

印度塔塔钢铁公司计划在卡林加纳加（奥里萨邦贾杰布尔地区）附近建造钢铁厂，夺取了属于部落民[霍（Ho）、蒙达里（Mundari）、桑塔利（Santhali）]的 12000 英亩土地。从 2005 年起，部落民群众一直在进行激烈的反抗。妇女在鼓动工作中扮演了激进分子的角色，毛主义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游击军完全支持这个运动。即使在面临严峻的拷问、骚扰、逮捕和屠杀，妇女也站在了这场斗争的最前沿。警察在 2006 年 1 月 2 日的屠杀激怒了人民。尽管钢铁厂的建设停滞不前，但是运动仍然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进行，来反对通过破坏人民的战斗精神来建造钢厂的企图。

辛古尔的鼓动

拉丹·塔塔占用了辛古尔地区的上千亩土地，用于建设奈米（Nano）汽车工厂，2006 年 5 月，人们开始了对这个工厂的抵制运动。有了全国反拆迁运动的鼓舞，特别是卡林加纳加鼓动的鼓舞，有了革命者和民主主义者的支持，他们开展起了激进的鼓动。印共（马）的暴徒们和警察用拷问、侮辱、施暴的方式对待一些参加运动的妇女积极分子。数十名的妇女被逮捕，关进监狱。一个小女孩和反土地掠夺委员会（Bhumi Uchhed Pratirodh Committee, BUPC）的成员塔帕西·马利克（Tapasi Malik）被强奸和谋杀了。全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工厂承诺培训后会给予工作，当年轻妇女和男性明白这是一个骗局时，他们造反了。最终，奈米汽车厂的方案不得不由政府宣告无效。毫无疑问，这是辛古尔农民和所有支持他们的人的胜利。

南迪格莱姆的鼓动

南迪格莱姆地区计划建立一个经济特区，将占用上千亩肥沃的土地，用于建设塞勒姆（Salem）公司的化学中心。当地群众从 2007 年 1 月 3 日起开展了反对这个计划的运动。妇女站在最前列，在反土地掠夺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英勇的斗争，保卫他们的土地、房子和村庄。由于这些最激烈而勇敢的抵抗，政府被迫取消南迪格莱姆经济特区的提议。然而，印共（马）的社会法西斯政府在 2007 年 3 月 14 日，11 月 6 日至 14 日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屠杀和暴行，幻想着阻止类似辛古尔的斗争进入南迪格莱姆。作为 11 月大屠杀的一部分，数十名妇女——母亲面前的女儿，孩子面前的母亲——被印共（马）的暴徒们轮奸了，就是因为她们站在斗争的最前沿。数百人被谋杀或失踪，超过一千人受伤，数以千计的房屋被摧毁。南迪格莱姆人民为反对中央和国家政府进行的毫不妥协的抗争，作为一场伟大的斗争在历史上留下了一笔，给一些类似的斗争提供了经验。

拉尔加人民起义

人民解放游击军在萨尔波尼（Salboni）地区组织伏击之后，短时间内，起来反抗警察暴行的斗争像草原之火一样在拉尔加（Lalgarh）人民当中蔓延开来，发展成了“拉尔加人民起义”。这次起义是由反警察暴力人民委员会（PCAPA, People's Committee Against Police Atrocities）领导，数千名妇女参加了起义并发挥显著作用。她们要求警官承认对妇女犯下的暴行，政府必须道歉，解除“外来入侵者”[Harmad Vahini, 译注，这是印“共”（“马”）用于反人民战争（War against the people），以维护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印度统治的武装组织]的武装，并且警方的袭击必须停止。许多妇女加入西杜卡努（Sidhu-Kanu）地区的人民民兵组织，驱逐警察。西杜卡努由 1100 个村庄组成，妇女们封锁所有的道路，埋设地雷和陷阱，在 1300 至 1400 个村子守夜，阻止警察和政府进入。在加尔各答和拉尔加地区举行的示威游行，妇女携带传统武器走在最前面。组织这样的起义并使它得到发展，我们的党和人民解放游击军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拆毁用做警察营地的印共（马）的党办公处和政府建筑；消灭领导“外来入侵者”的印共（马）的领导人、受雇的暴徒和其他武装团伙；数百村庄，数千人反抗由中央和国家在 2009 年 6 月推动的“拉尔加行动”；特别地，在 2010 年 7 月，贾尔格拉姆举行规模巨大的抗议索纳穆吉（Sonamukhi）强奸的示威游行中，妇女走在第一线。因此，数十名妇女成为了“外来入侵者”的暴徒们和联合部队的暴行的受害者。阿卡那·辛格，她的女儿萨维特里·索伦，和其他一些妇女索奥萨马蒂·穆姆、楚达玛尼、帕尔瓦蒂·拉那、法祖尔·曼迪、库库·马哈托、弗尔玛妮·梅迪、萨拉斯瓦蒂·朵鲁、阿蒂·曼达尔、吉塔莉·阿达克等数名妇女在他们的袭击中丧生。

拉尔加地区的斗争发展，开始由反抗警察暴力袭击的人民斗争，转变为武装的人民起义，是由反国家斗争走向建立人民政治权利和夺取政权的斗争，妇女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是值得一提的。

纳拉亚纳帕特纳（Narayanapatna）运动中的妇女反抗

纳拉亚纳帕特纳运动有关土地问题与政治权利结合的议题再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反亚力酒斗争（anti-arrack struggle）和土地斗争中，妇女发挥的作用让人振奋。妇女们在“Ghenoba Bahini”（人民民兵）中积极工作，也逐渐成为每个活动的一部分。她们与她们的阶级兄弟一起并肩战斗，这是多么让人骄傲的事情。没有妇女的参与就没有鼓动、游行示威、斗争和会议。有些活动妇女是走在前列的，有些活动完全由妇女主导。

在斗争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妇女所受的压迫也严重。数名妇女成为了警察和桑蒂委员会（Santi Committee）的暴徒们的暴行、酷刑、非人侮辱的受害者。妇女组织的领导人、成员，甚至是普通的妇女遭到非法逮捕后被关进监狱，一些妇女被列为“头号通缉犯”。

抵制绿色狩猎行动成为妇女最主要的任务。2010 年 4 月 14 日，一万多名妇女参加了一个在纳拉亚纳帕特纳举行的集会。她们要求无条件释放监狱中的非法监禁者，撤销这一地区的警察营地。

妇女们每天的例行公事就是，携带传统武器，准备好辣椒粉来抵抗警察和桑蒂·塞纳（Santi Sena）团伙的袭击。有些情况下妇女会对她们的男人说：“你们在后面，我们会站在前面。”她们与警察交战，攻击他们并把他们赶走，最终领导了整个抵抗。

2009 年 6 月，五十名警察袭击了属于博里吉村委会的勒里帕亚村，破坏了村民屋里的财物，还试图把村里的这些人带走。妇女们凑到一块，打伤了一名警察。被吓坏了的警察朝空中射击，逃跑了，被抓走的人就被释放了。当警察再次袭击妇女时，邻近的曼贾里格达（Manjariguda）村的妇女也会参与斗争，驱赶警察。

警察袭击属于忒楚波德（Tentulpodar）委员会的卡那卡（Kanaka）村，与他们一起的还有一个名叫塞里卡·森纳马的村民，他的手被绑在了身后，村里的妇女与警察打了起来，释放了他。

警察还带走了杜姆西利村的村民利乌和米依，把他们关押在了纳拉亚纳帕特纳的警察局。利乌和米依的妻子来到警察局，攻击警察，并把她们的丈夫救了出来。

2009 年 8 月 3 日，35 名安得拉邦“灰狗”警察袭击属于考鲁巴迪（Kaurubadi）村委会的珍迪瓦利萨（Jangidivalasa）村。那时村里只有妇女，她们包围警察并与之战斗，同时派人给男人们和邻近的村民送信。人们在短时间内带着武器赶来，没收了警察的武器、移动电话和工具袋。他们把警察捆绑起来，问他们为什么安得拉邦的警察会进入奥里萨邦。一些警察求饶说他们还有孩子。在得到 BDO 和 SI 的书面保证后，人们就将他们释放了。

警察还袭击了博里吉村委会的迪加瓦洛查（Diguvalocha）村，警察进入一间屋子骚扰一名正在做饭的妇女，这位“妇女”实际上是一位“佩珠”（Pejju，根据部落民传统，男子进行普迦仪

式，打扮的像个妇女），“佩珠”立即将炉子上煮沸的热水泼向警察，警察的脸被烫伤，大叫着逃跑了。妇女和孩子向警察扔石头，把他们赶到村子边上。

2009年10月，警察张贴海报，把农民、契约劳工和部落协会（Chasi Mulia Sangha）的领导人——纳奇卡·林加（Nachika Linga）、辛安纳（Singanna）和拉姆帕德（Ramphad）——描述成一个抢劫犯，还把他们的照片贴在海报上。两千名妇女举行集会，包围了纳拉亚纳帕特纳的警察局，反对警察张贴海报的做法，他们撕掉了张贴在警察局的 poster。尽管警察局的大门紧闭，并且警察都有带电的警棍，妇女们还是爬到了门上，质问警官。妇女在2009年11月20日的事件中也很活跃，警察朝鼓动者开枪辛安纳和安德鲁（Andru）两位同志牺牲了。开火后大家都散了，因为害怕被逮捕，不敢拿回辛安纳和安德鲁的尸体。最后是妇女们与警察打了起来，拿回了死者的尸体。正是有了妇女们的主动性，人们才能满怀敬意地完成他们所敬爱的领袖的最后仪式。

11月20日事件之后，警察任意的袭击村庄，用枪托殴打男人，并逮捕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妇女们进行了激烈的抵抗。她们在警察局进行集会和 Dharna（译者注：指非暴力的静坐抗议）。警察用脏话侮辱和攻击妇女，他们甚至不放过孩子。由于警察的暴行，很多妇女和孩子受了伤，头被打破。出现这种情况，妇女们还是带着受伤的身体来到警察局，要求警察释放她们的丈夫。

森格姆（Sangam）的领导人和男人们被逮捕时，妇女、孩子和老人留在村庄进行农业生产，她们带着传统武器做哨兵，保卫她们的村子、土地和收成。妇女和老人们也会去每周集市上购买她们日常所需的东西。

尽管警察和地主们在制造障碍和威胁，如果她们来收割庄稼，他们会向群众开火。但是妇女们通过斗争获得了土地，她们已经做好了收获庄稼的准备，誓死不会离开土地，她们在现代史上写下了英勇的篇章。

同样的，在奥里萨邦的纳亚吉瑞（Niyamgiri）、博斯克（Posco）、马里（Mali）、德马里（Deomali）、甘达玛丹（Gandhamardan），安得拉邦的松贝达、加卡尔帕利（Kakarapalli）地区，妇女们积极参与到反拆迁斗争。在特伦甘纳的独立斗争中，反击统治阶级的剥削政策。

妇女在军事领域的作用

大量的妇女积极参与到人民战争中来，成为人民解放游击军三种力量（主、次、基础力量）的一部分。她们作为人民民兵成员、指挥官、民兵 C-in-Cs，作为地方游击小队、排、连、供应小队和供应排的成员，作为排党委委员、武器维修单位的技术员、党的领导、各科室医生和裁缝等，都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为了将人民战争发展到更高的层次，妇女也参与到与敌人的斗争中，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她们展现了牺牲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与敌人战斗到最后。妇女们还扮演了关键角色，在一些伏击中担任指挥官，展示了她们的能力。在过去的十年里，妇女的作用体现在所有的作战行动中，没有妇女参与的作战行动是很少见的。

妇女在人民民兵基层力量中的作用

在反封建斗争、反国家斗争、反拆迁斗争（反对跨国公司、经济特区、采矿业以及像博勒沃勒姆[Polavaram]这样的大型项目等）和反国家暴力的斗争中，人民民兵直接领导群众抵抗。在南迪拉姆（Nandigram）、辛古尔、卡林加纳加、拉加尔、纳拉亚纳帕特纳、纳亚吉瑞、毗沙卡（Visakha）的反铝矾土斗争中，人们带上传统武器，积极战斗。妇女在这些群众反抗斗争中有杰出的表现。

妇女在反击反革命活动（如“和平行动”民兵和 **Sendra**）中的作用

在人民民兵手中，“傻瓜陷阱或者简易地雷”和“传统陷阱”变成了锋利的武器。民兵用这样的方式来反抗“和平行动”民兵（Salwa Judum）和 **Sendra**、特别警务队（SPOs）、科亚指挥部（Koya Commandos）、克拉克沙委员会（Gram Rakshak committees）和桑蒂委员会等组织进行的反革命活动。民兵从警察强行进入村庄的方向挖沟渠，把竹桩、铁杆和箭埋在里面。很多情况下，警察秘密的袭击村子，结果掉入到这些陷阱里，伤势严重。在过去，由于没有什么能够限制警察，往往使得他们毫无顾忌的袭击村庄。女民兵成员在挖掘传统傻瓜陷阱方面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干练的妇女不仅积极参与群众斗争，而且能在作战行动中努力完成交给她们的任务。妇女还参与了一些大规模的行动，这些行动是由人民民兵和人民解放游击军组织截获警察部队的物资。人民民兵部队在防御行动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在革命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下，人民防御委员会执行防御任务，保护村子、村民和财产不受雇佣兵的攻击。女民兵英勇的战斗，在伏击中用箭和枪击退进攻的警察部队。还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刚分娩八天的母亲将婴儿绑在背上站岗放哨，有特殊情况的妇女（失明的、聋的、跛的）也会参与放哨工作。

在耕种、播种、收割中，在集体生产劳动和在帮助贫穷的农民中，民兵妇女发挥的作用都值得赞扬。妇女参与重建工作，修复被“和平行动”民兵的恶徒们和雇佣警察烧坏的房子，给那些家庭以安慰和勇气。事实证明，人们的生活，特别是这些妇女的生活已经变成了一场战斗。

数百人的人民民兵队伍召集了数千名群众，进行 bandh（一种政治抗议形式）集会，反抗虚假遭遇战、逮捕、警察屠杀和暴行。他们在破坏政府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CBB）的财产中有突出的作用。大量的妇女们参与这样的活动，一些女民兵指挥官还领导了这样的活动。

2006年，人民解放游击军袭击了位于贝拉迪利亚（Bailadilla）矿山的炸药仓库，这个矿山属于国家矿产开发公司（NMDC），缴获了 20 吨炸药，900 名民兵帮助人民解放游击军运输这些炸药。在这些部队中，妇女占了 40%，她们勇敢的完成任务。主动进攻增加了妇女的自信心，2009年，在巴斯塔东部地区，类似的夺取炸药的进攻计划，共有 500 至 600 名民兵参与，其中 30%是妇女。2010年 5 月 13 日，民兵负责运输 17 吨的硝酸铵（“铵行动的”一部分），其中 30%是妇女。

数名女民兵指挥官和成员在与敌人进行激烈战斗的过程中牺牲了。在西巴斯塔，民兵排指挥官波塔米·艾缇（Pottami Ayiti）同志，民兵米迪亚马·艾耶特（Midiyam Ayite）同志、达斯里·萨拉米（Dasri Salami）同志、拉奈·高迪（Ranai Gawde）、普卢·瓦德（Poolo Vadde）、拉莫利·瓦德（Ramoli Vadde）（她们都来自巴斯塔东部），以及来自默德（Maad）地区的桑托希，在与警察的战斗中她们都牺牲了。女民兵成员苏尼塔·马达维（Sunita Madaavi）（加奇罗利）、蒙尼（Munni）（孔塔）和泰勒姆·比姆（Tellam Bhime）（南巴斯塔）同志被警察强奸谋杀了。在南巴斯塔，民兵排区域副总指挥卡特姆·迪文（Kartam Deve）同志被蛇咬伤而死亡。艾缇同志是民兵排最勇敢的指挥官，在阿夫纳尔（Avunar）地区，被“和平行动”民兵包围袭击，她牺牲了。她很努力的让人们用武器来武装自己，抵抗“和平行动”民兵的攻击。

尽管人民民兵部队是兼职的，当他们参与作战行动时，他们的日常生活需求很难得到满足，有时他们甚至吃不到食物，他们常常喝粥来填饱肚子，有时甚至连粥都没有，由于缺少食物，女同志在站岗时还可能会晕倒。通过在集体农场工作，在深林里采集并卖掉，以及进行集体劳动，民兵部队克服了这些困难。他们全力支持人民解放游击军的主力部队和二级部队的作战行动，并参与其中。

妇女在人民解放游击军主力部队和二级部队中的勇敢表现

在像道拉（Daula）游击战，杰汉纳巴德游击战，吉里迪（Giridih）游击战，默图本游击战，帕达（Padedda）伏击战，NMDC 游击战，穆基纳尔（Murkinar）游击战，扎尔加蒂（Jaraghati）伏击战，茹尼布迪力（Ranibodili）游击战，库杜鲁（Kuduru）伏击战，乌帕梅塔（Urpalmetta）伏击战，塔迪梅特拉（Tadimetla）-1 伏击战，通古达（Tonguda）伏击战，巴蒂格达（Battiguda）伏击战，塔德克尔（Tadkel）伏击战，在 SJ sibirs 的一些游击战，Khas Mahal 游击战，皮姆邦德（Bhimbandh）伏击战，帕德冈（Bhatgaon）游击战、Kiriburu 伏击战，莫杜古帕（Modugupal）-1 伏击战、Gampakonda 伏击战、巴里梅拉（Balimela）伏击战，泰拉拉伊（Tellarayi）伏击战，莫杜古帕-2 伏击战，班达-1、班达-2 伏击战，达曼乔迪（Damanjodi）游击战，马卡纳尔伏击战，明帕（Minpa）伏击战，默德维达（Madanveda）伏击战，拉赫里（Laheeri）伏击战，达维托拉（Tavvetola）伏击战，默达吉里（Mandagiri）伏击战，帕拉切尔玛（Palachelma）伏击战，孔格拉（Kongera）伏击战，拉希萨拉-卡拉（Lakhisarai-Kajra）伏击战和萨兰达（Saranda）反击战等等激烈的战役中，妇女勇敢的发挥了她们的作用。阿拉塔姆（Alatam）伏击战中的桑蒂亚（Sandhya）同志，科拉普特（Koraput）运动中的斯瓦鲁普和拉吉塔（Rajita）同志，丹达卡兰亚地区的道拉游击战中的卡鲁纳（Karuna）和苏玛丽（Somari）同志，伏击 Gangalur SJ sibir 战中的恩基（Enki）同志，尤姆拉山（Jhumra Pahad）游击战中的安纽（Anju）同志、卡玛拉、兰巴蒂同志，塔德克尔伏击战中的桑蒂同志，MV-79 袭击中拉特纳同志，坎恰尔（Kanchal）反伏击战中的玛卡姆·巴德里（Madkam Badri）、拉夫瓦·桑尼（Ravva Sanni）、浦那姆·约吉（Punem Jogi）、玛卡姆·巴伊、维科·维玛拉（Veko Vimala）同志，她们牺牲了，在与敌人交战的危急时刻，她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为人民战争的历史写下了新篇章。女同志们在人民战争发展过程中所树立的典范，始终激励着人民解放游击军。

2004 年 2 月，妇女参与了科拉普特运动，在军械库里缴获了数百支武器。她们与男人一样，在高山上进行艰苦的游击演戏，为斗争做准备。人民解放游击军的小队来到东部分区（East Division）的巴图努尔（Battunur）村，但是被“灰狗”给包围攻击了。斯瓦鲁普和拉吉塔同志掩护其他成员安全撤退，在战火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2005 年 9 月 3 日，在帕达，游击队员勇敢地把中央预备警察队乘坐的井下防爆车炸毁了，还消灭了 24 名士兵。这场战斗是由丹达卡兰亚的女指挥官领导，她也证明了妇女是多么的能干。

“索道行动”（Operation Ropeway）打击了印度的统治阶级，2008 年 2 月 15 日的纳雅加（Nayagarh）游击战，游击队员不间断的行走了几个月，在陌生的地形里行驶了数百公里，在不熟悉的人中说着不熟悉的语言。几十名女同志与男同志一起克服困难和障碍，参与行动。他们勇敢地履行他们的职责，进攻、截获武器，履行通信、侦查、运输、治疗受伤的同志等的职责。他们在做准备的时候，安得拉邦的“灰狗”警察部队在古达里（Gudari）村附近包围袭击了人民解放游击军的同志，六排党委员会成员（PPCm）卡玛拉同志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失去了生命。在纳雅加游击战中，截获了数百支现代武器和数千发子弹，在撤退之后的第二天就发生了戈萨姆（Gosama）战役。勇敢的红色战士杀死了三名特别行动小组（SOG）突击队员，其中包括 OASP 的副司令员。六排党委员会成员兰巴蒂（Rambatti）同志，地区第一中队成员 Iqbal 同志在与敌人激烈的战斗中牺牲了。

2009 年 2 月 1 日，在加奇罗利地区（丹达卡兰亚）马卡纳尔（Markanar）伏击战中，女同志们以令人兴奋的方式和创造力对敌人展开进攻，运用的作战策略让人振奋。警察士兵带着他的 AK 步枪逃跑，女同志用 12 口径步枪追捕他，杀了他，还缴获了他的 AK 步枪。当受伤的警察用自动步枪（SLR）进行射击时，女同志会冲到他面前，击打他的腿，夺下他的自动步枪，这再一次证明了一个人更高的觉悟决定一场战斗的结果。

在著名的穆克拉木-塔迪梅特拉（Mukram-Tadimetla）伏击战（2010 年 4 月 6 日）中，消灭了大规模的敌人，妇女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这场战斗中，部门指挥官鲁玛蒂（Rukmati）同志牺牲了，当她正在夺取敌人武器时，敌人的手榴弹爆炸了。

2010年9月22日，由南巴斯塔的二级部队和基础部队领导的伏击战，击杀了两名警察，这场伏击是由女同志领导的。

即使在革命者身上，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也是很强大的。事实证明，这是党、人民解放游击军和革命群众组织中的女性同志的主动性、发展和战斗精神的障碍。作为整风运动（2009-2010）的一部分，在印共（毛）党内，进行了反对非无产阶级倾向斗争。干部也进行了反父权制斗争。过去在党内也进行过像这样的斗争，干部，特别是男同志努力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战胜自己的错误，他们还把这些斗争告诉人们，并教育他们。反父权制斗争有助于提高女同志的自信心，这一变化也可以从战斗中看到。

在“叛乱”中心的日子

盖塔姆·纳拉卡
二〇一〇年

在印度，毛主义者一直被外界妖魔化，各种不实的谣言和诽谤充斥于媒体，但我们想要了解真实的毛主义者。对于毛主义者以及他们与政府的这场战争，我们需要回答以下问题：爆发这场战争的原因是什么？这些毛主义者是谁？他们真的是印度内部“最大的安全威胁”吗？他们的政治观点是什么？为什么他们认为自己的暴力行为是合理的？他们如何看待“人民战争”，看待他们的政治目标，看待他们自己？他们打算如何将其影响力从目前森林中的根据地扩展到外面的世界？

多年以来，我一直想了解真实的毛主义者，而要实现这个目的，就不能单从政府宣传和媒体报道途径获得关于他们的信息，而是要直接前往他们的根据地实地考察获得一手的信息。过去有两次我差点成行了，第一次因为两位和我约定同行的年轻记者爽约而作罢，第二次时间太仓促，我来不及做准备。但是这一次我不会错过机会了。于是在2010年1月，我和瑞典作家简·缪尔达尔在印共（毛）的游击区域进行了一次为期两周的长途旅行，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人民政府(Jantanam Sarkar, JS, People's government)。目前，印度政府已经被毛主义者逐出这里的游击区，但仍然不断集结军事力量，试图夺回这块区域的控制权。

介绍

战争首先蒙蔽真相。因此我们并不奇怪印度政府否认这场正在对毛主义者进行的战争。相反，政府声称他们只是在执行“警务行动”，维护公民权利。这给人一种假象，即根本没有战争，只不过是警察们在维持治安，结束一场暴动，以恢复秩序。然而事实上，政府为了对付毛主义者，已经调动了75营受过丛林战训练的中央准军事部队，以及超过100个营的武装警察、预备营和特别警务队，而且这些部队都装备了重武器[1]。印度内政部长帕拉尼亚潘奇丹巴拉姆声称，印度政府拥有“合法权利”来使用“必要的武力”对付毛主义者（2010年3月）。现在，民众进出毛主义者游击区都要遵守特别的制度，携带由政府警务处警司签署的身份证明，否则无法进出该区域。游击区与外界的商品流通也被限制，每周一次的集市已经被政府转移到部队营地，集市内的商家必须注册，提供需要购买口粮的人员的名单，并且一次出售的口粮只能维持一周。过去森林里的居民步行到达集市需要几小时，现在则需要一天甚至二天的时间，因为路程更远，而且又多了许多麻烦的事（办理身份证，通过检查站时的检查，在营地登记等等）。

虽然毛主义者为了推翻印度政府已经奋斗了将近半个世纪[2]，但是政府现在对毛主义者发动战争，主要的不是因为毛主义者要推翻政府，因为毛主义者的军事实力仍然弱小，借用印共总理的评价：毛主义者的军事实力很一般。而且他们自己也承认，要实现推翻印度政府的目标，还需要再奋斗50-60年。

在我看来，政府发起这场“绿色狩猎”行动，是因为政府和国内的大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签署了在印度的部落区域发展采矿业的协议，而毛主义者在这些地区受到人民的拥护[3]，他们强烈抵制这些协议的执行。如果不消灭毛主义者，政府发展矿业，吸引外资的政策就无法实现。我们应当了解，在国会，人民党和印共（马）已经达成了共识，要削弱左翼极端主义的影响力，用印度总理的话来说，这是为了创造“有利于投资”和“经济快速发展”的环境，而这就是这场自印度独立以来最旷日持久的流血冲突的直接原因。政府一心要消灭“左翼极端主义”，而毛主义者则决定武装保卫自己，因此这场战争没有和解的可能，很可能变成一场长期的消耗战。政府在这次战争中投入巨大，丝毫没有妥协的迹象，事实上，政府甚至不顾公众意见，以“商业机密”为借口拒绝公开各邦政府和企业签订的协议。毫无疑问，政府肯定隐瞒了很多真相。

我们这些民主人士反对政府以任何借口镇压人民，任何政治主张或诉求，都不应该用武力去镇压，而且在每场战争的背后，都是长久的和平和公开的斗争。印度独立的 62 年之中，有 15 个政党进入国会，然而民众依然贫困，生存艰难。过去的经验是，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政府不仅可以将民众的合法行为当成是犯罪，也可以把自己的非法行为合法化。这意味着，一旦当局取缔了某个组织，限制他们的活动，包括宣传、组织等，那么任何给这些被取缔的组织的成员提供过帮助的人（例如，医疗救助，法律援助，甚至帮助该组织的成员就业或与他们会面等）都属于犯罪行为。这样，在“国家安全”名义下，最无害的行为都可以被政府当作犯罪行为。除此之外，当局为了让那些批评政府的人闭嘴，还伪造证据，扭曲事实，对这些人进行打压。

我们已经目睹了政府对权力的肆意滥用，除了逮捕，酷刑，当局还无耻的将所有持有异议的人们当成是“纳萨尔派的同情者”进行打压，好像成为纳萨尔派或毛主义者本身就是犯罪[4]。最高法院的法官应该提醒政府同情毛主义者并不是犯罪。最近我们又目睹了中央和恰蒂斯加尔邦政府的官员在 2010 年 2 月 9 日恰蒂斯加尔邦丹德瓦达地区的“伏击事件”中是如何在最高法庭误导法官的[5]。此外，一个因涉嫌轮奸而被地区治安官通缉的逃亡犯，竟然在巴斯塔地区警察的包庇纵容下肆无忌惮的犯罪：警察们威胁，攻击独立的社会活动家和社会团体，阻止他们前往战争地区了解真相，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防止有关这场肮脏战争的消息被公众所知。政府内政部长曾经在采访中承诺参加在丹德瓦达的听证会，告知民众真相，但是最后却拒绝出席。政府安全部队殴打，驱逐甚至逮捕这些社会团体成员和社会活动家，并且偏袒涉嫌犯罪的暴徒，这些行为，使得我们觉得有必要自己深入战区去了解毛主义者。

初入游击区

进入巴斯塔的“游击区”后，首先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在人民政府（JS）区域里，人们进行问候的方式。每个人，老的少的，男人和女人，村民或党员，互相问候的时候，先是握手，然后举起拳头向对方说一声“Lal Salaam”。第二件印象深刻的事，是妇女在毛主义政权以及在人民解放游击军(人民解放游击军)和民兵当中的数量。许多队伍中有女性指挥官。事实上，负责护送我们的那个排就是由一位女性领导的。她们不仅负责指挥，也要执行危险的任务，而男人也和女人分担同样的责任：收集木材、水、生火，做饭。他们每个人都携带 20-25 公斤的负荷，里面有他们的武器，口粮和衣物。队伍中的男女都擅长修补缝纫，他们不仅擅长修补，还会缝纫自己的背包，他们把他们的衣服、书籍、弹药、杂志和卫生用品放在里面。我的背包的带子坏了，它被队伍里的一个手艺很好的年轻人修好了。事实上他们肩上的工具袋也是他们自己缝的，里面有两件衣服，卫生用品，弹药等。军服是“游击区”统一定制，鞋子和卫生用品则从外面的市场上买来。第三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卫生情况。他们一直饮用开水，还在离营地不远的地方挖了一个洞作为厕所，我的同伴缪尔达尔对此印象深刻，他说这让他想起了瑞典军队的野外厕所。第四，也是最深刻的事情是，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完成了工作，几乎所有的队伍成员都拿出书本，读书和写作。每个分区的政府都出版自己冈德语杂志[6]。总共有 25 本杂志在丹达卡兰亚地区定期印刷。所有这些杂志都是内部出版和发行的。事实上，我发现了一本一周之前印刷的小册子，主要内容是介绍 2010 年 1 月 25-27 日的罢工情况。大体上人们看得懂新闻报道，但是有些比较复杂的内容就不容易理解了。那么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小组讨论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他们首先把一篇文章读一遍，鼓励队伍中每个都发言说出他们自己对文章的理解，然后进行讨论，这样文章的概念和意思就在讨论中逐渐清晰起来。教育是优先和受鼓励的。人民政府已经为一到五年级的学生准备了四本

教材，数学、社会科学、政治和印地语，还有四本正在准备中，它们是文化、生物学、科学以及丹达卡兰亚地区的历史。

连队中每个人都轮流做杂活，从放哨到做饭。我们由于是客人，自然没有活让我们干。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水烧开。一旦他们完成了早晨的仪式，就到锻炼时间了。到了早上8点，他们开始吃早餐。早餐主要是灯笼果，大米和亚麻籽等，里面混合着花生，配着茶。午餐和晚餐主要是米饭配一些木豆。食物很简单，但营养丰富。他们每周吃一次肉，除非革命人民委员会（RPC）另外提供鱼和猪肉（RPC是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负责管理3-5村。14-15 RPC组成一个地区的ARPC。3-5 ARPCs去构成一个分区政权）。在Abujmaad的时候，我们只能吃大米，亚麻籽和花生，虽然食物很简单，但是美味营养。当然，每餐都有绿辣椒，富含维生素C。牛奶在他们那是很稀缺的，奶粉往往被用来泡茶，而香蕉、木瓜等水果在当地却是很丰富的。他们没有固定的睡觉时间，但一般到晚上10点左右，每个人就休息了。营地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不断转移。睡觉的时候，他们就展开一块塑料布，把毯子盖在自己身上。对于他们的客人，也就是我们，他们铺了一条围巾在塑料布上，在我们的头上又展开一块塑料布，以遮挡晨露，当我们醒来时，我们就可以躺在床上喝茶。他们在森林里生活了很久，已经习惯了森林中的生活。

他们喜欢观看精选过的电影。我们在那的时候他们正好有两部电影在放映，分别是“Rang de Basanti”和“Mangal Pandey”。但是只有在一些级别较高的党员带着笔记本电脑过来的时候，才能用笔记本放映电影。笔记本电脑？那他们如何给笔记本电脑充电？每个连或排的队伍，都携带有太阳能电池板，用于给电灯电脑等供电。他们也有办法可以访问互联网，还从YouTube下载了一些电视辩论节目观看。我很惊讶地知道，很多我参加的电视辩论节目他们都看过。有人认为我在电视上看起来更健康！当然，永远受欢迎的是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但是她说英语，他们怎么听懂她的话？他们说一些懂英语的同志会翻译她的话。我被问了很多关于她的问题。是的，她在丛林里也有很多的追随者！他们也听收音机，在一个排中，几乎每三个人就有一台收音机。人民解放游击军的成员非常喜欢收听一个广播节目，里面会播放一些按士兵要求进行特殊演奏的印地语电影歌曲。但是，永远受欢迎的是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他们每天早晨和晚上都会收听。而当地电台的总是在播报他们的负面消息，但他们认为即使是负面的消息也是消息，因此也一直收听。报纸和杂志要在出版几天之后才能到达他们手中。书籍主要是从网上下载下来打印的。在夜间，太阳能灯使得他们能够聚集在一起读书，或围坐在火边聊天。

里面喝酒和吸烟的情况怎么样？在巴斯塔地区，所有部落的原住民都酿酒。虽然党不允许在其区域内销售印产洋酒，但他们不阻止民众酿造传统酒。但是党员很少喝酒。我预计党员他们既不喝酒也不抽烟。虽然他们不像禁止喝酒那样禁止吸烟，而且当地盛产烟叶，但是他们仍然提倡戒烟。人民政府也进行宣传活动。当我在那参观时我被告知有两人将在民众集会上公开宣布戒烟，并鼓励其他人效仿他们。事实上，在营地的时候，没有一个游击队员愿意陪我们抽烟或喝酒。

开始了解他们

在最初的几天里，游击队员们不怎么和我们交谈，可能是因为他们还不信任我们。他们也许在想，我是印度人吗？如果是，我为什么和简·缪尔达尔用瑞典语交谈？他们的印地语也不太流利，而且他们也不确定我是否能理解他们更熟悉的恰蒂斯加尔语，当然他们知道我肯定也不懂冈德语。但是几天之后，好奇心战胜了戒备心理，他们开始和我们交谈。当他们发现我懂印地语，而且是一个住在国外的印度人，现在就住在德里，他们开始对我好奇。当我们开始一起唱歌后，他们就逐渐信任我了。他们向我询问德里民众的情况：他们有工作吗？挣多少钱？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还问我，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健在的时候，欧洲革命没有成功？欧洲现在还有阶级斗争吗？为什么塔利班和其他圣战者用炸弹袭击清真寺，把自己的民众而不是美国军队当成袭击目标？为什么克什米尔人没有一个政党为自己争取解放？每个问题都需要回答，不能敷衍了事。但是这些问题有些我了解，有些不了解。三十年的斗争，让他们逐渐了解了森林外面的世界。他们知道在巴勒斯坦、伊拉克、阿富汗、斯里兰卡、克什米尔、曼尼普尔邦和阿萨姆邦，受压迫人们正在为了自由而抗争。斗争中的人是敏感的，因此尽管他们被封锁，但是思想并不封闭，他们居住在丛林中，但他们的心却与其他地区的人民连在一起。具有讽

刺意味的是，相比生活在革命人民委员会领导下的森林居民，住在城市里的印度知识分子思想反而更加狭隘，他们对其他地区民众的斗争熟视无睹。

在与游击区以及毗邻区域的土著农民交谈后，我找到了最近巴斯塔地区民众运动蓬勃发展的三个原因。首先，政府发起战争，是为了让大公司夺取当地人的土地。当地农民被警告说，如果他们不同意出售土地并接受现在的补偿，那么他们不仅会失去土地，而且可能不会得到补偿。我听到这消息时很好奇，问他们“可能不会得到补偿”是什么意思。我被告知，公司的“代理人”警告他们，如果他们现在不接受补偿给他们的钱，那么这些钱将会转给他人。他们解释说，这意思就是公司会签发空头支票或将支票签发给非土地所有者，这种事情现在很常见。第二，货币补偿能否体现土地的公允价值，因为这土地的不仅是他们现在赖以生存的依靠，也是他们后代生存的唯一保障。除此之外，他们指出，不仅仅是土地，还有土地上的树林的价值，也应该体现在补偿中。第三，他们在看到发生在 **Bailadilla**（恰蒂斯加尔邦的一个地区——译者注）的事情后，就意识到了政府整天谈论的“发展”都是假话。过去这些年来，部落民生活贫困，勉强维持生计，而政府仅提供微不足道的帮助。而现在，当有公司希望占有他们的土地，政府就提出“发展”。他们希望政府能让他们就这样过下去，不要折腾他们。一个当地老农民说，如果“政府如此热衷于“发展”，那么为什么这些年来他们不帮助部落民发展农业？”

在一次会议上，一些老人的言论让我们震撼，“我们已经很老了，生命已经快要结束，所以为了阻止政府夺走我们的土地我愿意献出性命，我会这么做，因为我必须确保我们的孩子仍然能够保留这片土地……我们所有老人都会这么做”。他指着他的后代说，“我们就呆在这里战斗，让我们看看有多少人会被军队杀害。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杀死我们所有人吗？”“我们知道如何战斗”。愤怒是显而易见的。我问我们应该告诉外面的人什么？“请告诉他们政府对他们撒了谎。今天他们拿走我的土地和森林，明天将带走我的生命”。我说这是什么意思？“森林和土地就是我们的生命”。

我对他们复述了印度内政部长的话：“除非一个国家充分利用自然和人力资源，否则不可能发展。矿产资源是财富，必须开发并为人所用。为什么不呢？你们想让部落永远过狩猎和采集的原始生活吗？我们应该让部落成为人类学的博物馆吗？是的，我们可以继续保留这些矿藏 10000 年，但这会给这些人们带来发展吗？我们可以尊重部落民崇拜 **Niyamgirhi** 圣山，但这会让他们有鞋穿，让孩子有学校可上，改变孩子严重营养不良的情况吗？这样能获得医疗保健服务吗？对于采矿业的争论已经持续几个世纪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他们说，我们现在并不在挨饿。但是，外面的人们呢？“如果允许人民政府接触他们，他们也可以受益。”“所以你们不想发展？”我坚持问他们。“现在我们不希望这些外面的大资本家掠夺我们。我们知道在 **Bailadilla** 发生了什么。”这是一句关键的口号，“看他们在 **Bailadilla** 做了什么”。（见 **Gautam Navlakha** 和 **Asish Gupta** 所著《巴斯塔的真正分歧》，第 30 卷四十四章，2009 年，8 月 15 日）

他们如何看待杀戮行为

我向我们的同伴提出了很多问题。我告诉他们，外界说毛主义者喜欢滥杀无辜，村民哪怕有一点“告密”的嫌疑就会被杀害。但和我一起的同伴们反驳说“我们从不杀人，抢劫或强奸”，我们只会帮助人。**Chetu** 说，我来自南丹德瓦达，在那里“和平行动”(**Salwa Judum**)的军警肆意强奸和杀害女性。他们专门针对无助的平民。他们为什么不来找我们战斗，而去杀害村民？**Sukhlal** 说，他的弟弟在监狱中被残酷虐待，仅仅因为参加了印度农民协会。这是否意味着他们从来没有杀戮？“不，这不是我们说的，我们只杀‘人民的敌人’。”但人民的敌人又是谁？凡是反对党的人就是敌人吗？“不，不是。对我们来说，敌视，反对和批评党并不重要，但如果你帮助政府军队，那么你就是人民的敌人。”我问你们怎样惩罚这样的人？“我们并不杀掉的所有被认为是敌人的人。党会阻止人们杀害告密者。只有被一再被警告却屡不悔改的人才会被处死。”

我记得 2010 年 1 月毛主义的总书记在我和简·缪尔达尔对他的采访中讲到：“...在一个我们还没有完全控制的地区，曾经发生一件事，两个村子中有 33 个村民与警察勾结，成为他们的间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同志去处理这个问题。虽然村民想给间谍头子判死刑，但是党给那个人说情，让他有机会认识到错误。如果在自己的政权控制区域内，毛主义者处理这些事情的方式

会有不同吗?还是他们只是选择性的提起这件事以表明死刑是不受欢迎的?还是我多虑了?我不知道。但我认为如果毛主义者滥杀无辜,那么他们的政权不可能在这片区域坚持这么久。

Sukhlal 问我,“你看到那些高压电线了吗?”“是的”,我说。“你应该知道,去年当地的民兵组织炸掉了一些输电塔,党为此召集了一次会议,批评了他们。”党说了什么,民兵又为什么这样做,我问。“党告诉他们,他们这样做,城市里的穷人将会比富人受更多的苦,因为富人有发电机,供电不会受很大影响,停电造成的损失主要由穷人承受。”那么民兵组织的成员说了什么?“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把警察引诱过来,然后伏击他们。”这意味着民兵可以擅自采取伏击行动?“不,他们会先通知人民解放游击军。”

“如果党是不主张伏击的,那么怎么会频繁发生伏击,爆炸事件?”我对人民解放游击军指挥官 Ramu 抛出这个问题。

他说,“当然,我们会组织伏击,但每个伏击是精心策划的,需要很多时间来计划,因为我们弱于敌人。我们不能随意发动不计后果的进攻。除非我们做好准备,否则我们通常避免与敌人交战。而且我们发动这样的袭击主要是为了得到武器。”他说,几天前,有两人据说因为加入政府军队被杀,根据 2010 年 1 月 21 日内政部长 P Chidambaram 的说法,这件事与我们无关。我们并不知道这件事。”

他说,“只要是我们做的,我们就会承认,即使这对我们不利,这就是为什么类似你们这样的人喜欢批评我们。”他补充说,他们认为这是“积极的批评”。但是对于不是他们做的事情,他们无能为力。“如果我们做错了,我们道歉,但我们不能为与我们无关的杀戮受指责。他说,我们处于战略防御阶段,这不仅是军事意义上的,也是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因此每一个行动都是计划好的。”

“那么毛主义者的斩首事件或在恰尔肯德邦火车爆炸事件呢?也是计划好的吗?”“这是我们的失误,”他说,“党已经承认了错误。”我指出,每次你们犯下这样的错误,即便事后道歉,但对你们的运动有何帮助呢?这些事情难道没有暴露出组织纪律的问题吗?他说,“这些事情不是发生在这里,我了解丹达卡兰亚地区,但不了解其他地区的情况。”

我质疑他们杀害印共(马)成员的行为。为什么要杀害他们?他们是腐败分子还是压迫了人民?还是仅仅出于一些毛主义成员的报复欲望?如果是这样,党有没对他们指出,不计后果的杀戮只会伤害党,而不会帮助自己赢得朋友?如果城市中产阶级反对这些杀戮,他们将如何去争取他们站在革命的一边?如果革命的战士不能遵守纪律,该党打算如何赢得人们的支持?他们认真的倾听我的话,但没有回答,只是说,“我们不支持盲目的暴力。”我也把这些问题抛给一个高级领导人,他说在阅读委员会的报告核实情况之前他无法回答。他们拒绝在没有核实事实的情况下接受批评,即便这批评来自一个“支持者”。但是我注意到,他没有轻视我的批评,我告诉他,如果党不能维持纪律,那么他们应该重新思考他们的军队是否在政治组织上已经为进行一场“人民战争”做好了准备,他问这是我的观点还是其他人的观点。我说这是许多人的观点,他点了点头。

但是我仍然想知道,何时何地以及如何进行一个行动的决定是由谁做出的?是由党来决定,还是由游击队或民兵组织的指挥官决定?如果一支队伍在没有党的允许进行行动会被给予什么处罚?例如是谁批准了 Jamui 的屠戮行为[7]?或是袭击塔塔比拉斯布尔客运列车[8]?如果党是反对一些行动的,为什么不能阻止他们?我提出了这么多问题,但是他们没有回答我,但是一直强调他们会考虑我的批评。他们告诉我,也许公众可能不知道,但是他们一直对违纪行为进行处罚。但是对于我提出的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任何清晰的回应。但他们也坚持认为他们所在的丹达卡兰亚丛林地区与比哈尔-贾坎德地区不同,所以我不能妄下结论。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似乎很沮丧,因为我不停地提到发生在其他地区的事情。我同意我可能是错的,和其它地区不同,党在丹达卡兰亚丛林地区建立政权已经超过 20 年了,因此他们通过赢得民众的认同而不是暴力来维持领导地位,这也反映在他们政权的宪法里。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斗争经历,我相信这可以解释丹达卡兰亚和其他地区之间不同的现状,但是这差异有多大,以及是否会由此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只有我去过比哈尔-贾坎德游击区域后才能回答这些问题。

尽管如此，我仍然得到了一份 2009 年 4 月 28 日丹达卡兰亚丛林地区特别委员会的公开道歉声明：写给那些在 2009 年 4 月 16 日爆炸事件中丧生的人的家属。声明上写道：

“我们知道说对不起也不能挽回您家人的生命，我们的道歉也不能抹去你们的眼泪。但是我想告诉你们，我们党对你们的家人没有敌意。那是一次意外。政府公务员包括警察和普通军警以及准军事部队并不是我们的敌人...。你们会问我们为什么袭击警察和准军事部队？为什么我们安置地雷？或者我们为什么要使用“暴力”？这是制度的问题。你们都很清楚，每一次和平的鼓动和抗争，我们都遇到政府的镇压。我们不是剥削阶级的政府宣传的那样是极端分子或恐怖分子。我们是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的孩子.....我们在落后的部落地区组织民众反对政府的剥削和压迫，帮助他们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他们继续指出，2009 年 1 月 4 日在南巴斯塔的 Singaram1 地区，19 个原住民被杀，包括四个妇女，她们被轮奸和杀害。在西巴斯塔的 Minkapalli，6 个原住民被杀害。自 2005 年以来，至少有 1000 原住民丧生，数百名妇女被强奸，700 个村庄被烧毁。“这样做是为了向跨国公司和外国资本家移交矿产资源。正是在这种暴力下，我们不得不以‘暴力’给予回应。我们如果不反抗，他们的目的早就实现了。虽然政府士兵和警察来自普通农民，工人和中产阶级家庭，但他们已经成为剥削者的工具，攻击他们的乡亲。杀人、抢劫、强奸、非法逮捕、受贿...这是警察...的惯例。我们经常分发宣传册，呼吁他们不要攻击穷人，剥削人民。这就是我们使用炸弹袭击警察和武装部队的背景”。

声明所体现的态度和那些叫嚷着“我们早就说过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毛主义者批评者或嘟囔着“阶级战争免不了发生这种事情”的毛主义者支持者完全不同，他们都脱离了日常的斗争，不懂得斗争需要细致的工作，不断改正错误。对于我所有尖锐有时甚至不留情面的问题，他们没有一次表示轻视。虽然他们谈论其他地区很谨慎，但是非常乐于谈论他们自己在丹达卡兰亚地区的工作。他们向公众进行公开的道歉是正确的一步。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要赢得人们的支持，那么他们必须采取负责任的行动。

他们为什么不害怕？

我询问每个遇到的战士，政府军队人数众多，他们处于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中（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这已经是一种战争行为），为什么不害怕？我得到一个回答是“我们将依靠人民的力量，反抗政府的镇压，”(apni rajya satta ke liye ladna padega)。“但是你们不害怕吗？”“如果我们害怕了，政府将更加得寸进尺，为所欲为”。他们的信心来自哪里？我向一个年轻女战士 Sukhmati 问道，我看到在一次任务中她前去侦察一条道路，路两侧是政府安全部队的营地，她带领部队通过这条路，并且最后一个离开。“承担这么危险的任务你不害怕吗？”她笑了笑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看到警察进入我的村庄威胁我们。但我不害怕他们”。“但你们如何与政府这么强大的武力相对抗？”我的同伴告诉我，他们不担心战斗，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地区作战，这是一个优势，而且警察和政府部队的抢劫强奸行为，让民众更加团结在毛主义者周围。

当我对负责丹达卡兰地区的 Sonu 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时，他说，在 2005 年政府展开“和平行动”6 个月后，也有人问过同样的问题。“那时候，村庄被政府军队袭击并被烧毁，党员和支持者被捕杀，人们问我们怎么办。一些人认为我们应该撤离这里。许多村落的首领，商人和教师开始相信，政府这次将取得胜利，并开始传播这种思想。但是在六个月内局势就反转了。”

那么，那时发生了什么？

到了 2006 年 2 月，党开始反击。最重要的工作是动员民众，首先，党尽最大努力，组织森林里那些失去家园的民众，动员他们，提醒他们之所以流离失所是因为是政府要把这片土地交给矿业公司。党提醒民众不要忘记，在党的领导下，他们过去曾经成功的对政府林业部门，警察，森林商人以及部落首领进行抗争。党提醒他们如果不坚持战斗，就无法保卫自己的斗争成果。于是党要求民众加入民兵组织，抵抗“和平行动”。这听起来似乎不难做到。但是要庇护那些躲避“和平行动”暴徒的民众，为他们提供住所，使他们恢复过来，给他们希望与勇气，这需要大量的工作，当时党组织本身也遭受了残酷的清洗，还要面对“中立”人士的诽谤，他

们试图为“和平行动”辩护，声称这是毛主义者咎由自取。然而，如果党不充分调动群众，就不能成功反击“和平行动”。

这就是党总书记所指出的，他在采访中说：“...人民欢迎我们。即便是年轻的，缺乏经验的干部都被人民要求前往他们所在的地区开展工作。例如，在北方邦的 Sonebhadra 地区，村民们自发邀请我们前往开展工作。我们计划向 Rayagada 和 Nayagarh 地区发动进攻。于是我们开展了“索道”行动，精心安排了对 Nayagarh 的袭击，这使我们在 8-10 个月内能够控制这个地区。突袭 Nayagarh 不仅有军事意义，而且有政治意义，里面有战略的考量。然后我们进行了“维卡斯”行动，把我们的势力扩大到平原地区的恰蒂斯加尔邦的马恩普尔。按照这样的方式，我们能够迅速发展，扩大游击战争的规模。如果我们继续像这样行动，把战争拖延下去，并且不断向新的地区扩展，那么政府的军事负担会越来越大，而国内政治和经济形势必然变化，政府最终将会在压力下崩溃。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战略来进行战争的”。

因此，我相信 Sonu 所说的，“和平行动”期间毛主义民兵和人民解放游击军的人数反而大幅增加。他还指出，“过去更早时候，在 1990-1991 年和 1997-1998 年，当地的权贵、警察和政府发起“一月觉醒计划”镇压我们时，我们的运动反而一天天壮大起来。”我问这是否意味着面对目前部署在丹达卡兰亚的约 2.5-3 万部队，他们希望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这让人想起总书记关于“蜂巢”的比喻，如果数百万群众起来反抗，少数的部队的确是无法抵抗的。但是民众会响应他们的号召吗？毛主义者干部对此非常乐观，他们认为民众会奋勇战斗，当然他们也承认遭受了很多损失，有大量的领导干部被逮捕，许多积极分子被杀害。

那么是什么支撑他们走到今天？他们如何面对挫折？是什么给了他们信心和勇气坚持下去？是“人民的热爱和信任”。这是最常见的回答。这种说法也不时出现在他们用于宣传的小册子上。丹达卡兰亚特别委员会为罢工(2010 年 1 月 25-27 日)制作的宣传册包含了一份给警察和准军事部队的信，希望他们思考为什么政府发起“绿色狩猎行动”。这本小册子首先提醒他们，他们是在为资本家和外国跨国公司的利益作战，他们是为了钱去杀害民众，接着小册子提醒他们的阶级来源，要求他们不要将枪口对准自己的阶级兄弟。另一个主要为人民解放游击军进行招募工作的(从 2009 年 12 月到 2010 年 2 月 10 日)宣传册，呼吁巴斯塔地区的失业男女不要加入政府的部队。传单上说，当你加入人民解放游击军，“虽然你不会得到任何薪水，但食物，衣服，以及你的个人需要将会得到满足，你们的家人会受到游击政权的帮助。你将获得人民的热爱和拥戴。而那些加入政府武装部队虽然有薪水，还有抢劫，杀人和强奸的权利，但会被人民永久唾弃。”另一个传单告诉政府武装部队的人员，他们参加的是外国侵略者针对人民的战争。传单上末尾写着：“政府只把你们当成牲畜和奴隶”。

这种信心和力量不会在一夜之间产生。事实上，通过三十年的牺牲、奉献和艰苦的工作，党才将一场少数人的运动发展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现在在丹达卡兰亚地区，他们的第二代仍然坚持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工作，他们主要都是原住民。第二代？一个高级党员微笑着告诉我，“第三代也已经准备好了”。我不能理解他是什么意思。我希望他进行解释。他说，自去年以来，党已经开办了一个共产主义基础培训学校，对 25-30 个年龄在 12-15 岁的孩子进行六个月的严格培训。培训中会向他们介绍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基本概念，教授语言(印地语和英语)、数学、社会科学、电脑和一些武器的使用方法，还要加入革命人民委员会进行实践锻炼，然后才能结业。今年他们计划在其他地区引入这个制度。毛主义者也主要是原住民，他们与当地部落人的语言、生活方式无异。当然，也有党员来自其它地区，我也见过他们。据说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另一个群体里，他的说话语调也会逐渐发生变化。在这里，我很难知道谁是谁，谁是本土人，谁来自外邦，每一个人口音都相似，他们都讲冈德语。除了印地语，我不懂冈德语或其他印度语言，但是我可以听懂一些孟加拉和旁遮普语。这里人们普遍说冈德语。我很少听到人们用泰卢固语交谈，尽管出于某些原因，泰卢固语和印地语在丹达卡兰亚地区都不是一种外来语言。

因此，信心也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党的干部是本地人。总书记告诉我们，外来的党员在丹达卡兰亚地区不容易适应艰苦的生存环境。我回忆 Murali 告诉我的，在 1980 年进入丹达卡兰亚地区的两队人中，只有两个成员，即他和 Kosa Usendi 依然留了下来，其他人要么被杀，要么放弃，或者适应不了森林里的生活。总书记说，许多来自外面的同志在这工作几个月后就想放弃党内的职务，离开森林。这也意味着，党的主要支柱不是外来的干部，而是当地干部。

有了如此广泛的吸引力，党不想公开合法地斗争吗？Murali 告诉我说，党的群众组织虽然是非法的，但运作良好，并不妨碍其开展工作。总书记告诉我们，合法斗争可能会使党受到限制，无法夺取政权。后来，当我和一位高级党员谈话时，他的意思是，公开斗争是重要的，但“除非不得已，否则我们不会走合法斗争道路”。

我问他们是否允许政府在当地发展民生事业。如果允许，这是否会削弱他们在当地努力建立的影响力？答案是，在他们无法对人民提供帮助的地方，他们不反对任何让人民受益的事情，无论是健康、教育、就业保障，等等。然而，在他们控制地区他们自己会进行改革，让人民受益。

我们被告知，毛主义者并不反对政府任何对人民有利的改革，比如在那些他们无法提供援助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争取实施这些改革。我记得恰尔肯德邦的毛主义者邀请政府的计划委员会来与他们讨论农村的脱贫问题。然而，在他们进行管理的地方，他们自己承担改革工作，那就是“通过鼓励合作运动来加强人民经济”。通过这样的改革，鼓励民众依靠集体的力量，提高人民的经济水平。我想起了规划委员会专家组提交的“极端主义影响地区发展的挑战”报告，里面承认：“报告的目的是，帮助政府通过宪法和法律手段消除动乱的根源，重建受影响地区的人民对政府治理的信心”。规划委员会表示，政府往往通过一些暂时性的措施来拉拢民众，而毛主义者则是发动群众，让群众主导自己的命运。这两条道路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

有人告诉我，虽然他们欢迎改革，但他们意识到政府可以通过“改革”削弱“叛乱”的影响力。首先，政府恐吓民众，让他们开始相信改革是出路，开始相信政府正在做的事情。这也被称为“赢得信心和思想”，在这之下政府正在推出各种方案。因此在一些试点地区，不同项目正在推动。同时政府也在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过时的，是失败的意识形态，革命不会胜利。一位资深党员说，很明显印度政府正在宣传自己有必要使用暴力来拯救陷入共产主义危险的人民，根除毛主义者威胁。他说，这是让印度人民去接受政府的暴力。这也发出一个信号，印度政府是非常强大的，摆脱这个“安全威胁”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党把“和平行动”当成政府大举进攻的第一阶段。

Sonu 指出“和平行动”的目的是剿灭毛主义者，“政府认为我们将要完蛋。”他说，早些时候当党使用“法西斯”这个词的时候，人们不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但随着“和平行动”展开，人们就理解了。因此“和平行动”毫无疑问成为一个好老师，它帮忙清除了民众的疑惑。当许多党的反对者看到民众流离失所，村庄被焚毁，还伴随着抢劫和强奸，他们改变了过去的观点，他们开始意识到“和平行动”旨在消灭群众运动，把民众的土地移交给企业。看看一个官方报告在这个问题上的说明，农村发展部撰写的“土地关系委员会和土地改革未完成的任务”（2009），解释了“和平行动”运动背后的原因，这和获得采矿权有直接关系：

“征用土地和迁移居民的政策遇到了部落居民的反抗（2000）。政府在激烈的抵制下撤回了计划。如果政府要开发丰富的铁矿石资源，就得有新的方法。新的方法来了，就是“和平行动”。“和平行动”由 Mahendra Karma 领导，成员主要是当地人，有些曾经是印共(毛)的干部和地方领导人，在他们背后是商人，承包商。“和平行动”主要的资金来源是塔塔和爱萨公司。“和平行动”的首先攻击的是那些支持印共（毛）的村民们，这变成一场同胞之间的残杀。按官方统计 640 个村被夷为平地，350000 人，即丹德瓦达地区总人口的一半，被强制迁移，妇女被强奸，年轻人被杀害。那些无法逃入丛林的人们被集合到由“和平行动”运行管理的难民营。其他人继续躲在森林里或迁移到附近的马哈拉施特拉，安得拉邦和奥里萨邦部落地区。铁矿资源丰富的村庄被政府腾空，交给出价最高的企业。最新流传的信息是，爱萨钢铁和塔塔钢铁都愿意接管这片空地，经营矿山。”

附带伤害

宗教团体“室利罗摩的使命”在巴斯塔地区开办了五所学校，同时在这些地方开办了健康中心和平价商店。截至目前，学校还在运转，但平价商店已经关闭，健康中心现在只提供基本服务。事实上，一位医生过去每个星期三都去健康中心工作，但是自从 2005 年以来，就不去了。为什么？因为政府声称，毛主义者在使用这个医院，医生在治疗叛乱分子。我问医院的管理人员，他们有没有告诉政府，治病救人并不是犯罪，而且根据最高法院的命令，即便某人被

指控为极端/恐怖分子，也应该对其提供医疗服务。他苦笑，“这可能是真的，但最高法院和我们之间的距离有几千公里。”

政府还进行了经济封锁。为了确保对粮食和物资供应的控制，政府把集市从居民区转移到了武装营地，平民进出受到了管制。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校工作人员告诉我，自 2008 年 9 月以来他们进出地区就需要特别通行证，由警察总监签授。在检查站，他们必须记录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去向和原因，展示携带的物资，然后进行搜查。在营地购买的物资，必须按照名单提供口粮。在营地，警察往往仅凭一两句话就可以殴打，拘捕任何人，只有贿赂后才能被释放。人们告诉我一件事，有两个卖牛乳的商人被逮捕，官员向他们索取 2000 卢比，才给他们自由。但是他们只有 500 卢比，于是官员“宽宏大量”的拿了这 500 卢比后放他们走了，并且警告他们，他们最好做“良民”，不要相信毛主义者。我问村民们他们怎么得到口粮？很多人都说他们不喜欢前往营地购买，因为会被骚扰，而且他们能够买的口粮总是远远少于按规定他们有权买到的，因为警察认为他们在为毛主义者购买口粮。要前往营地，他们说，他们必须通过一个只能单人通行的索桥。学校人员也说即便当他们的宗教首领前来访问，也必须从车上下来接受检查。“你们为什么不抗议”，我问，他们说“我们必须小心。如果我们抗议，他们会说你像毛主义者，让你闭嘴。如果我们坚持抗议，他们就告诉我们，我们知道你们与毛主义者的联系，我们会监视你们。不要表现得太聪明等等。”我说：“那毛主义者怎么样，他们会威胁你们吗？”他们说，“当我们受他们牵连时，他们没有麻烦我们。事实上，当我们请求他们不要来，因为我们会被当局指控为毛主义者，他们就不来了。”难道他们没有寻求帮助吗？“没有”，他们说，“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供应已经被削减，健康中心和平价店被关闭。毛主义者告诉我们，他们不会为难我们，只要我们不让警察把营地设在学校里。”

事实上，他说，官方对“室利罗摩的使命”的一个指责是：“怎么是你们而不是政府来办学校”。我说，“是的，我也很好奇”。他说，“你看到政府办的学校是什么样子的吗？其中有些已经不能叫作学校了，大部分教师领了工资，却不在学校教书。”我说，你的意思是说，毛主义者威胁了他们吗？他说，“你会给我惹麻烦的，但我要说的是，他们什么也不干却领取工资，只是借口毛主义者威胁他们，政府发现这有利于攻击毛主义者，于是声称毛主义者不允许政府学校运作。”但他补充道，“我不会责怪老师”，他说，“因为一些学校只是名义上是学校。”我问，据说在过去的四年中，在巴斯塔有 385 所寄宿学校被毛主义者摧毁，是真的吗？他笑了，转身离开，“我不知道在巴斯塔有这么学校”我还是不太明白，但没有再纠缠他了。但我想起了《印度快报》上的一个故事，（2009 年 12 月 5 日新德里版）里面引用了一位贾坎德邦选举期间部署在选区的政府武装人员的话。他说：“我们曾听说，这个地区是毛主义者的巢穴。我们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他们。但是我们寄宿的学校里到处都是蚊子。没有饮用水。我们只能把水用泵抽上来煮开。”那些指责毛主义者毁掉学校，或者同情士兵遭遇的人们，应该稍稍想一想那些在这样恶劣条件下学习的孩子们。此外，如果这些学校被用作军事人员的营地，那么他们的职责是什么？

从那里回来，我禁不住思考，在战争地区，以当权者的立场来看，什么样的行为是违抗他们的意志的。然而，从“室利罗摩的使命”的学校人员谨慎的言论那里我了解到了如此多信息！可以肯定的是，“室利罗摩的使命”是承受着政府巨大的压力的。但是，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那些相信神的人们会害怕政府的胁迫，毕竟政府也是由凡人组成的？难道是他们的物质财产，使他们容易受到政府的压力？我的意思是，如果神要求他们“为人们服务”，为什么“室利罗摩的使命”的长老，或者是基督教和其他传教士不抗议在战争地区削减医疗服务和关闭平价商店的行为？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

我碰到和听到的每一件事情，都燃起了我想要了解这场运动起初是如何在这扎根的欲望，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他们这 30 年来取得的成就。自 2004 年以来，党的势力已超出丹达卡兰亚地区，从老巴斯塔地区(包括恰蒂斯加尔邦的五个地区)和 Gadchiroli(马哈拉施特拉邦)扩展到 Manpur 和曼尼普尔邦的平原地区。为了方便党开展工作，这些地区被分为十个部分：巴斯塔(包括巴斯塔, 康克尔, 比贾布尔, 丹德瓦达和贾格达尔普尔五个地区)被分为 6 个分区，而 Gadchiroli 被分为 2 分区。这些连同 Manpur 和 Mainpur, 一共组成 10 个分区。在整个丹达卡兰亚区域, 原住民主要是 Koya, Dorla 部落, 其他还包括 Halbi, Batra 和 Pradhan 部落。这一

区域也有相当数量的达利特（贱民）群体以及马哈拉施特拉邦的 Mahar 部族居住，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非原住民群体。Koya 和 Dorla 部落一起被归为冈德人。冈德人总人口约 700 万，分布于印度中央邦，恰蒂斯加尔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安得拉邦和奥里萨邦。这场运动影响的范围大约有 6 万平方公里，党控制了丹达卡兰亚的 8 个分区，约有 4.5-5 百万人口。高级领导人 Sonu 告诉我们，在其整个历史中，这个地区的人民都在为反对剥削，为土地和生计抗争。相对印度其它区域，这个地区保留了相对民主的部落传统。他们从来没有屈服于压迫，一直在抗争。事实上从 1825 年到 1964 年，在不同部落领袖领导下，被官方记录下来的起义有 10 到 11 次。大约在党进入这一区域 16 年之前，1964 年，巴斯塔人民在首领的带领下起来反抗政府。“在这之后的 15 年，我们在 1980 年进入这一地区”。1980 年两队毛主义成员进入丹达卡兰亚地区。这就是这场运动如何开始的。

Murali 是 1980 年代第一批进入丹达卡兰亚的连队成员。他说“在 1978 年纳萨尔巴里运动受挫后，安得拉邦的卡里姆纳加尔和阿迪拉巴德地区出现了农民运动。于是在 1977 年，党决定“进入农村”。因此，在 1978 年，在安得拉邦沿海的特伦甘纳地区，党的干部为“进入农村”运动组织了十天的政治课程。在农村层面，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被提上议程，党制作了各种小册子、海报，组织各种集会来吸引农民。”当时的任务是对该地区进行阶级分析。在 Gadchiroli，高利贷剥削并不多，剥削主要来自政府的林业部门，主要矛盾的是政府与人民的矛盾。在巴斯塔，主要是土地问题，矛盾主要存在于森林居民与森林部门之间，这里剥削程度比阿迪拉巴德要轻一些，虽然部落中存在阶级分化，但不如特伦甘纳平原那里那么明显，因为这里虽然已经是阶级社会，但由于部落的传统，首领对部落民的剥削不是很厉害”。语言障碍呢？在他们第一次进入的地区，在 Bastar 以及 gadchiroli 两侧，泰卢固语是主要语言。然而，作为纳萨尔巴里运动的一部分，学习当地人民的语言，例如冈德语是必须的。学习这种语言需要花费一些功夫，但是如 Murali 说的，如果你渴望在民众中工作和生活，那么你学起语言来很简单。

调查之后，党决定把重点工作放在主要矛盾上，也就是民众和政府林业部门之间的矛盾。Sonu 该告诉我们，最初他们为了让当地民众信任党，着实花了一番功夫。那时党做了一件事，第一次赢得了人们的好感，那就是教会民众烧开水，使得婴儿的死亡率降低了 50%。于是民众开始愿意倾听党的话。

接下来党如何进一步获得信任？既然当地主要问题在于土地和森林产品，那么党在这一地区开展的斗争，主要是针对政府森林部门的。政府林业部拥有大量的土地，还控制了森林产品，例如罗望子，竹子。虽然 Sonu 说，我们也知道部落首领和民众之间存在矛盾，但人们还不愿反对他们。“民众对我们不太了解，他们担心党如果抛弃了他们，他们将面对部落首领的报复”。因此，在最初的几年，Sonu 说，他们把整个部落与森林部的矛盾作为主要问题。而要反对政府，必须动员民众，党最先动员部落中的最贫穷的民众，这些最受压迫的民众不仅最容易动员，而且在运动中往往最积极。党帮助农民建立了自己的群众组织，妇女也参加了，但是后来为了解放妇女，建立了单独的妇女组织。在动员民众的时候，党发现当地民众反映的一个主要的问题是，他们为承包商采集烟叶，砍伐竹子所获得的报酬极低，甚至低于政府规定的报酬。于是，1981 年起党开始组织当地民众改变这一情况。

在这场斗争的过程中，民众看到了在针对森林部门和承包商的运动中的党的干部们所做的工作，于是增加了对党的信心。Murali 说，在 gadchiroli 区域，Ballarpur 造纸厂租赁了一片竹林雇佣民众为其砍伐竹子，报酬为每六捆（每捆 20 支）竹子支付 1 卢比。他说，过去，实际是公司的代理人将与部落首领会面，然后私下协议决定报酬水平，普通的民众没有发言权。这一直持续到 1983 年，党开始发动民众把报酬提高到 1 卢比三捆，然后在 1984 年是 1 卢比两捆，现在是 7 卢比每捆。同样，过去承包商为一捆烟叶（70 片叶子一捆）支付 3 毛，而现在每捆报酬超过一卢比。这些斗争的成功帮助党赢得了人民的信任。这些行动都具有工资斗争的性质。今天，Murali 自豪地说，在这一地区，民众的工资都高于当地规定的最低工资。

我问，他们是如何应对公司经理或承包商的？他说，“经理们”花了好几年才确信他们不可能绕过党，来达成对自己更有利的协议。于是他们开始行贿。在一次会议上，一个“经纪人”告诉他们，党的干部们已经为部落争取了利益，现在为什么不想想自己的利益。Murali 说，党的干部反过来问经纪人，“你们也只是为你们的雇主工作，为什么你们要对雇主如此忠诚？你

们给原住民支付公平的报酬对你们会有什么不好吗？如果你有足够的钱来向我们行贿，那么你们肯定有足够的钱向民众支付公平的报酬。”在那之后，这些经纪人不再试图贿赂他们。

这些成功为党影响力的巩固和扩张奠定了基础。Sonu 指出，当原住民加入他们时，不是单个人一个个的加入，而是整个村庄一起加入，这是部落集体活动的传统。此后人们开始向党声诉他们与部落酋长的矛盾。1984 年丹达卡兰亚地区建立了森林联络委员会以指导当地运动。在 1987 年，一个政府委员会被选出，但由于没有一个中央级别的委员会，它在安得拉邦委员会下工作。在 1989 年，一个全丹达卡兰亚地区的土著农民组织——丹达卡兰亚原住民农夫和劳工协会（DAKMS）成立了，今天它拥有超过 100000 名的成员。在这组织中，民众特别是失地农民为土地权益而抗争，他们统一的口号是——耕者有其田。

土地问题

土地问题是最大的问题。土著农民不仅要受政府部门的掠夺，还受到他们的部落酋长的压迫，部落首领拥有更多的土地，他们必须先耕种首领的土地，然后他们才能耕种自己的土地，如果农民未能遵守义务，那么他们就要以酒，山羊等支付罚款，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被驱逐。在那些游耕的部落，情况也是如此。当农民在首领的田地里忙完之后，才能耕种自己的土地，而当他们耕种自己的田地时，雨季已经过去，这就使得他们的收成受损，进一步恶化他们的处境。此外，无地和少地的原住农民人数众多，土地的缺乏和低产，迫使许多人沦为农业雇工。他们要么作为“自由劳动力”按季领取的工资，要么成为大地主的附属劳动力，以食物代替工资。此外，除 abujmaad，林业部门禁止了游耕，但是却没有相应的推动定居农业，许多党的干部向我指出，这导致土地产量低下，并使农民受到奴役。

Sonu 自豪地说，“当初有相当数量的失地农民，现在已经没有了。我们争得了 300000 亩林地。村庄内部的第一次斗争是围绕土地运动展开的。部落首领过去有大量的土地。现在民众获得了这些土地，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在最初的年份里，经常村民有经常吃不饱，现在他们可以一天吃两顿了。因此，反对森林部门的斗争是与反对部落首领的斗争结合在一起的。”

但是，分配土地是一回事，发展农业又是另一回事。那时在整个 Bastar 和 gadchiroli 地区，被灌溉的田地只有 2%。于是毛主义者开展运动，组织民众在村庄建造灌溉水渠。与此同时，他们引入了互助合作的发展模式。3-4 户家庭一起耕种土地，建造房屋或做其他工作。“人民政府”的宪法中提到：“虽然土地是私有的，但政府鼓励集体劳动，鼓励农民在平整土地，耕作，移植，除草、收割，种植蔬菜，种植水果、养鱼、饲养牛及其他农业或与农业有关的工作中开展互助合作。通过发展合作运动，力争提高农业产量，满足人们对粮食的需要。集体土地、集体种植园、集体池塘、养鱼等，以及这类工作都应该在这个（农业）部门的指导下进行。”

这些劳动互助组，是按阶级成分组建的。“如果把贫穷农户和富裕的农民组在一起，就意味着当贫农耕种自己的土地时，季风就已经过去了”。合作制度使得农民逐渐有了集体和团结的意识。现在农民有土地了，还有了一些灌溉设施，这样就可以显着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农业生产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还要克服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有些地区比较发达，而在另一些地区比较落后，需要党的干部做更多的工作。此外，在一些地区游耕仍然在实行，而有地区已经使用拖拉机用于耕作，还有一些地区缺少耕牛。（伴随我到 MAAD 的小队中，有两个成员从来没有喝过新鲜牛奶或酸奶，因为他们那里没有牛）。作为发展农业政策的一部分，人民政府给 MAAD 买了 106 头水牛，现在死了 14 头，剩下 92 头。现在，转向定居农业的村民们被教会如何耕作，也学会了如何利用牲口来耕作。当地革命人民委员会的成员 Narsingh 和 Kumma，带我看了几个合作农场，告诉我他们发现当地游耕比初级的定居农业更好。游耕的一个优点是，不仅产量更高，而且可以种植多种作物。

女性：反对迷信，父权和政府与土地问题连在一起的，是妇女解放问题。妇女没有土地所有权，结婚后她们也不可以参加典礼或宗教仪式，也不能从一个村庄搬迁到另一个村庄，在月经期间还被迫待在村外，而且不能参与村里的会议。毛主义者鼓励妇女起来反对这些不公。经过六年的不懈宣传，部落内的女性拥有了婚姻自主权，部落首领或富农，以及森林部门和警察人员，再也不能随意欺辱年轻的部落妇女。

一个题外话，我们在 MAAD 的时候一名士兵问我，“你看到前面那块地了吗。”“是的”，我说，“这是什么呢？”“这片土地被我们清理干净，我们修建了围墙，然后让村民们将它作为一个集体农场耕种。这里适合种水稻。但村民们吓坏了，他们说，这土地是“天神”的，如果他们上面耕种他们会生病。那么谁耕种了呢？我们做了，现在我们希望，村民们会看到在我们身上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下一次他们能够自己种植水稻。同样，NiTi，一个地区革命人民委员会的党代表说，通常当人们生病时，他们就要去找“ojha”人（婆罗门种姓）治疗我们。我们不阻止他们。我们告诉他们可以去找“ojha”但也带上我们的药片。他们这样做了，如果他们把他们的痊愈归功于“ojha”，我们也无所谓，只要我们能用药物帮助他们就行了，因为我们知道只有药物才能治好他们。”

在运动中妇女非常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她们的人数增长了很多，但还不到参加运动的民众一半，大致在 40%至 45%之间。但看到年轻女性成为指挥官和人民政府的干部，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但是，并不是所有妇女遇到的问题，都已经解决。并不是她们提出的所有要求都被满足了。其中一件事是，人民政府的宪法中关于农业的第三条规定“财产以家庭的名义，以丈夫和妻子的名义共同所有。这遭到民众反对，但他们正在推进这件事。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在人民政府（JS）地区旅行的人都会看到妇女在运动中的突出作用。我所有的谈话都不是只与男人进行，也包括妇女。人们在人民政府地区到处都可以看到进步的思想，在那里人们公开质疑和反对性别歧视和父权制。

还有许多问题我想弄清楚，比如同族群内的爱情婚姻问题，因为我已被告知，党支持这样的婚姻，而这违背了部落的习俗。我还想知道，夫妻是否共同分担家务事。我还需要知道，如果妻子和丈夫都是党员，而妻子要参加会议或做党务工作，丈夫是否帮忙做家务。不幸的是，除此外，我还要去 abujmaad 看看那里的发展情况，二者只能选一。我选择了后者。

白色恐怖

到 80 年代末，农民和妇女组织在丹达卡兰亚地区已经发展到了很高水平，涵盖许多邦的部落地区，民兵数量不断增加。但是政府的镇压也在增加。这个阶段，农民已经把农会当作他们自己的组织，并对其充满信心。由于部落的集体传统，每个村民开始参加这个组织。Sonu 说“在最初几年，党利用部落的集体活动的老传统来进行革命。现在，他们开始了解组织和党的优势，它提高了人们的意识水平，以至于他们已经可以明确区分人民和部落首领之间的矛盾以及人民与政府的矛盾。所以，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也很清楚了。当党和人民团结起来的时候，部落首领站在了政府的一边，“人民越来越意识到，要保住自己的土地，就必须组织起来战斗。否则，国家和首领们将抓住任何机会重新拿回土地。“这样党就指明了方向，如果你们组织和武装自己，那么你们将能够保护你们。”结果是，党的干部数量急遽增长。

就在那时，中央邦政府在 1990-91 年发起了“一月觉醒”运动。部落首领失去了土地以及他们的传统地位，农会逐渐取代了他们。“因此自然的，政府和部落首领一起密谋，组织了第一个白色恐怖运动。”1991 年，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 Gadchiroli 和安得拉邦的 Bastar 地区，镇压开始了。在 1991-1994 年很多党员被杀。来自 gadchiroli 一个村庄的 sukhilal，告诉我，他的村庄被袭击了 15 次。那时他还是青少年。就在这个时候，Sonu 说党决定了要反抗政府。自那时起，党开始对政府军队采取行动。形成游击区的过程就这样开始了。所有村庄的问题都被提交到了农会。无论是传统的部落首领和还是政府村委会都失去了支持。“这是一种以最明确的方式进行的权力转移”。即使城市的税务官也不再来村里征税了。然而，党察觉到了权力的真空，意识到农会无法填补这个空白。于是在 1994 年，党正式决定要建立人民的政权。在 1995 年举行了全印度的特别大会，党批准建立权力机关的决定，称为“公社委员会”，由所有 18 岁以上的村民选举产生，主要专注于农业的发展。

部落首领的传统特权和政府的农村机构开始失去影响，他们和新生的人民政权之间不可避免的要发生碰撞。随着人民政权的巩固，政府在 1997 年再次发动了“白色恐怖”运动，称为“一月觉醒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许多当地的同志被杀害，许多房屋被烧毁，人们被威胁投降。政府在一次集会上公开杀害一名同志，以此创造一种恐怖的气氛。党发展了小股军事力量并展开行动了吗？是的。一个村的首领据说是一个残忍而臭名昭著的人，他被当成人民的敌人消灭。陆续的这样的一些人被找出来杀掉。这个阶段持续了 6-8 个月。然而于 2005 年 6 月 5

日开始的，被称为“和平运动”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与上两次运动不同。上两次运动基本上是当地政府组织的，而这次运动则是当地政府，邦政府和中央政府协调规划的产物。邦警察和中央准军事部队，以及当地暴徒分子都被派来对付民众，并且将持续很长时间。

自 2004 年在印共（毛主义）成立以来，人民运动不断发展壮大，于是他们成为政府的主要目标，而且一个统一的毛主义者党的出现，使他们能够形成一个强大的力量抵制政府对森林土地的掠夺。虽然 1998 年印度政府对纳萨尔派的立场有些转变，人民党全国民主联盟政府的内政部长 L K Advani，仍将纳萨尔派和毛主义者提升为对“国内安全”的威胁。而且，等到 2004 年由曼莫汉辛格领导的国大党团结进步联盟（UPA）上台后，政府进一步趋向镇压政策。正是在曼莫汉辛格领导的 UPA 政府下，毛主义党被定性为“国内安全的最大威胁”。在 2004-2005 年毛主义者在安得拉邦受到严重的打击，根据党的估计，他们失去了 1800 名干部。安得拉邦的镇压毛主义者的行动于 2004 年十月开始，并贯穿了 2005 一整年。紧接着，就是“和平运动”于 2005 年六月正式开始，这次运动是政府早有预谋的，目的在于铲除“人民政权”，让恰蒂斯加尔邦、奥里萨邦和贾坎德邦政府和企业签署的发展矿业的协议得以执行。

从 2005 年 6 月 5 日到 12 月，白色恐怖达到了顶峰。特别是 bhairamgarh 和比贾布尔是主要的袭击目标，整个过程中至少有 644 个村庄被摧毁，民众流离失所。“按照政府的记录，35 万人失去居所。只有 5 万 6000 人占被安置在 33 个“集中营”或所谓的“救济营”中”，Sonu 说道。35000 个部落到安得拉邦寻求避难。Sonu 说“大部分民众支持我们”。这个破坏性的运动将人民抛进集中营，过着悲惨的生活，而回到村庄的民众也不敢回村，大部分住在森林中，因为政府军警暴徒的抢劫、杀人和强奸仍在持续。

那么党怎么做？

2006 年 1 月，一个具体的反击“和平运动”的计划开始执行了。政府把“和平运动”宣传成一场民众独立的自发的运动，一次民主革命，但是党通过开展反击“和平运动”的行动，揭穿了政府的虚假宣传。这场战斗是为了原住民的生存。党号召群众为了生存参加民兵组织。作为其中的一部分，Koya Bhoomkal 民兵组织成立于 2006 年，于当年 2 月 10 日举行仪式，把这与 1910 年 bhoomkal 起义联系起来。根据党的说法，成千上万的民众加入民兵组织，为他们的生存与“和平运动”开展斗争。“人民，解放军，党，群众组织，各种运动形成了一个总的大运动，在国内和国际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党将此归功于国内的民主力量。他们估计，和平运动在 2006 年 5 月-6 月停止了。

据 Sonu 说，“和平运动”是政府发起的，旨在于掠夺这一地区的自然资源。随着人民党在 2004 年执政，到 2005 年已经签署了几百个协议。例如在恰蒂斯加尔，德克萨斯电力公司已经投资了 500 亿卢比。在 Lohandiguda，塔塔已经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在金达莱集团在班西也是如此。最终，这将威胁土著社区的生存，这是过去经验证明的，比如 1970 年政府引入日本企业开采 bailadilla 矿山，结果是日本公司获得了利润，而土著群落的生存环境却受到了损害。政府这一掠夺自然资源的政策是萦绕在土著社区的最大威胁。“曼莫汉辛格称毛主义者为最大的威胁，但是真正面临威胁的是原住民”。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民众反抗和平运动。事实上，远到那加兰邦和米佐拉姆邦的民众都在抗议政府将他们的部队部署到这片地区。

2009 年十月，政府终于公开声明废止“和平运动”。然而根据党的说法，“和平运动”只是战争的第一阶段，虽然这运动失败了，但是“政府马上开始动员其镇压性力量，对人民掀起了另一波更加强大的攻势，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绿色狩猎行动”。在“和平运动”期间，政府部署了 18000-20000 名部队。而今天，有超过二十万部队已被集结来对付毛主义者。所以“绿色狩猎行动”只不过是“和平运动”的进一步扩大。此外，这样的运动不仅仅针对丹达卡兰亚地区，也针对比哈尔邦，奥里萨邦和恰尔肯德邦。

Sonu 说：“整个原住民地区被矿藏和自然资源环绕着，虽然这片区域被外界称作“红色走廊”，实际上是一个资源走廊。他们（政府）感觉受到了崛起的人民力量的威胁，因此，他们正在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攻势。和平运动失败了，现在我们看到绿色狩猎行动又来了。总结一下，白色恐怖开始于 1990-1991 年，那之后我们决定成立人民政府，紧接着是在 1997 年第二次白色恐怖。这之后，我们巩固了革命人民委员会会，形成了人民政权的具体形式。然后是和平

运动，自那时以来，我们逐渐形成了各级的政府权力机关，通过这些年的发展，在军事上，我们的规模已经从排级扩充到连级，并正朝着营级的规模发展。”

革命人民委员会（RPC）

2001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和根据地的主张。经过详细的考虑后，党决定建立游击根据地。用 Sonu 的话来说：“2001年，经过充分讨论，第一个根据地开始建设。人民政权拥有了具体的形式—革命人民委员会（RPC），每个革命人民委员会的辖区根据当地地形和人口进行划分，辖区内有 500 到 3000 名村民。人们认识到，没有人民军队，就无法保护人民的权力，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进步的认识，对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帮助。每个分区有 2 到 3 个据点，10-12 个据点组成游击根据地。MAAD 地区成为中央游击根据地。”

“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并不是只有字面上的区别，还有实际意义的区别。在游击区内一些区域，仍然存在政府的军事力量，这些地方的控制权经常易手，但是游击区内另外一些地区，这些地方被毛主义者武装完全控制，党可以不受干扰的开展工作。这些很难进入和被渗透的地区就是“根据地”，革命人民委员会就设立在这些区域，这可以看作解放区的雏形。

第一步是创建村级的革命人民委员会，最多可以由 15 个村庄组成。第二步是在每个地区的根据地创建地区革命人民委员会（ARPC），每个 ARPC 由 3-5 个 RPC 组成。2004 年的 12 月，他们建立了第一个 ARPC，到了 2005 年 2 月，第二个 ARPC 形成了。从 2005 年开始，直到 2008 年 ARPC 覆盖了所有据点。党决定在每个分区建立最少一个 ARPC，目前还在建设中。为了加速这一过程，他们建立了分区的政权筹备委员会，第一个分区政府成立于 2007 年 3 月。在起步阶段，游击根据地对应的是排级的武装力量。现在，随着分区政权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连级规模的武装。随着军队规模的增加，营级的武装正在形成。2009 年 8 月 10 日他们成立了第一个营。

在村一级政权，每个成年村民都参与管理。在更高层级的 RPC，就由各村选取代表参加。同样，ARPC 由低一级的 RPC 选出的代表组成，分区革命人民委员会也是如此。考虑到该地区的部落民对这种政权组织形式比较陌生，党在 2008 年 2 月举办了一次交流会，党的干部和民众自由的交流经验和观点，据 Sonu 说这是极富有成效的。另一方面，由于较高级别的人民政权的建立，党积极号召民众抵制政府的议会选举。比如党号召民众抵制 2008 年 11 月的恰蒂斯加尔议会选举，以及在 2009 年 4 月的第 15 次人民院（下议院）选举和 2009 年 10 月马哈拉施特拉邦议会选举。所有的 RPC 在村庄举行公共会议，告诉村们，他们已经选举了自己的政府，因此不能同时再选举另一个政府。

政府的军事部队，在过去选举期间被部署在选区，威胁群众投票，但是现在被人民解放游击军和民兵有效地阻止了。在整个游击区只有 2-5% 的投票率。例如，在 gogonda，有 700 选民，却有 1000 准军事部队驻扎在那。尽管政府精心安排，但只有 10 人投票，即使第三次重新投票也是如此。

在吸收人员方面，人民解放游击军从 2011 年来一直在进行招募活动。不同的是，2005 后，招募工作已经移交给 RPC。现在人民政府要对人民军队负责了。RPC 鼓励人们加入人民军队。我们被告知，例如，在 2008 年十二月，在 Gangalur 地区 ARPC 在两地举行了两次集会，有 10000 多村民参加。ARPC 的主席 Dias 号召人民加入人民解放游击军。集会后，有 107 青年自愿加入人民解放游击军和党，其中的 65 人通过筛选被吸收进来。

现在推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是人民政府的责任了。RPC 最初有 7 个部门，后来增加了工贸部和公共关系部。为了确保妇女参与人民政府，设定的目标是政府女性成员要达到 50%，这个目标还没有达到，现在女性干部据说占 40% 左右。其中一个问题是，和党或人民解放游击军的专职工作不同，在政府工作的女性往往还要做家务。除非男性分担这些家务，否则妇女很难承担行政工作。

人民政府开设了流动学校和流动医疗站。令我感兴趣的是政府是如何解决医院和医生缺乏的问题。有人告诉我，他们在游击区内举办了培训班，向 RPCS 的学员提供基本的医疗培训。由于疟疾、霍乱和象皮病是三个当地主要的疾病，医生向学员讲解了这些病的症状，并把相应的药物配发给他们，每种药物都有不同的颜色，这样，受过培训的医疗人员就可以向病人提供一些治疗。“这些“赤脚医生”不会把这些药物混淆吗？”“不能保证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但我们可以通过加强培训或让几个赤脚医生一起诊断来降低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

到目前为止，流动学校是设在营地里的，每一个地方的学生一次上 15 到 20 天课程，这取决于当地局势的紧张程度。每门课 90 分钟，一天 4 门课。大概有 25-30 个学生和 3 个老师。他们已经开始使用一些教学设备，比如在上历史和科学课的时候会播放 CD 影片，他们通过播放影片的方式展示生物进化，日月食的发生等现象。但在教授科学课程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了一个问题，他们教授的有关进化论，宇宙，太阳，月亮等等的知识与当地的民间信仰起了冲突。教育部门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努力应对教学的挑战。

革命人民委员会是如何运转的？

创建一个政权是一回事，运作它则是另一回事。人们告诉我，RPCs 的选举每三年举行一次，由这些 RPCs 再选举 ARPCs 的成员。平均每 15 个 RPC 组成一个 ARPC。RPC 举行全体会议，审查和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同样，ARPC 举行包括所有 RPC 的扩大会议，讨论工作报告，如果有需要，RPC 和 ARPC 可以召回任何官员。但我想知道 ARPC 的预算是怎么样的。在我们所在的地区，有 14 个 RPC，每个 RPC 有大约 160 户居民，因此在 ARPC 大约有 3000+家庭。在 ARPC 有 15 个成员。一个女同志 NiTi 是委员会成员，shivnath 是主席，balmati 是副主席。财政部的负责人是 Naresh，Sushila 是公关部部长和党的地区委员会成员。每个 ARPC 有常务委员会，主席、副主席、财政部以及武装部的负责人是成员。我要求看 2009 年的预算。是这个样子：

收入方面，2009 年一共收入 101000 卢比。其中 360000 卢比是承包商缴纳的税收，500000 卢比由上级政府拨派，250000 卢比由该地区家庭缴纳。在支出方面，预算显示，他们花了 506935 卢比，军事，农业的花费一共是 140250 卢比，卫生事业花费 100000 卢比，10000 卢比用在了教育事业，贸易方面是 60000 卢比，公共关系是 5000 卢比。我问，为什么军事支出这么高而教育支出这么少？NiTi 解释说，自 2004 以来，人民政府开始承担为人民解放游击军和民兵提供装备（三件制服、油、肥皂、牙膏、肥皂、梳子、火药、弓箭、和食品）的责任。那么教育支出呢，shivnath 说支出少只是因为他们这里没有薪水很高“大师”，因此人员费用很低。教学人员都是党的干部，工资很少，开支主要用于维持学校运转。我问他们，我是否可以看一下在农业领域的开支细节。农业支出主要是发展渔业，收购农作物、种子，以及木瓜、芒果、番石榴、柠檬等水果。政府收购农民产品，部分转售出去，部分赈济贫民，政府也购买渔业用具、种子，用于发展养殖业（这个 ARPC 有四口用于养殖的池塘和 7 口井），和为买不起种子的农民提供种子。

ARPC 的也有司法部门。他们平时要处理一些什么事情？主要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土地纠纷，特别是兄弟之间。过去，弟弟分得的土地比哥哥少，女人也比男人少，现在不这样了。RPC 推行平等原则，同时他们也处理一些破除迷信的事情。

司法部门遇到的一件棘手的案件是三名商人被杀害的事件。这三名商人随身带了 20000 卢比，失踪了。一开始这起失踪的案件被提交到当地政府警察局。但是警察无所作为，于是失踪商人的家人找到了 RPC。三个月后，他们的遗体被发现。司法部调查后发现，他们是被抢劫后杀害的，尽管流言说他们是被野兽袭击致死的。嫌犯被带到人民法院审判，有 1500 人出席，其中 115 人是遇难者家属。遇难者的家人想杀死罪犯。但经过协商，他们最后要求罪犯赔偿 60 只牛犊，40 只山羊，15 头猪，20 只鸡，300 公斤大米。罪犯最后支付了 80000 卢比赔偿金，死者的遗骨被交给了受害者的家属，进行了安葬。我问为什么对罪犯如此宽大，有人告诉我，80000 卢比在森林地区是一个巨大的数额，而且罪犯家庭越富有，支付的罚金越高，假如富裕的农民要支付 20000 卢比，中间阶层就支付 15000 卢比，而穷人只支付 10000 卢比。此外，他们说，他们的宪法并不采取以命抵命的原则。

他们的宪法第 5 条 (h) 说,“人民法院遵循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根据司法程序进行工作。司法部门帮助解决人民群众的问题,通常并不采用惩罚手段。但是地主,僧侣,统治阶级的党派首领,政府官员、警察、武警、军队、警察、阴谋者、破坏者,骗子,暴徒,盗贼,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类似的人,将被区别对待,进行惩罚,惩罚行为包括没收他们的财产等。要通过群众来遏制犯罪行为。那些犯下反革命罪行的人会被判处死刑,在实施死刑之前,地方人民政府必须得到高级法院的许可。除了反革命罪,犯下蓄意谋杀,谋杀未遂,对妇女施暴等罪行的人将被送进劳改营。在这些营地,他们被强制劳动,还被要求学习政治理论。当然司法部门在进行审判时也会顾及当地的传统风俗。

第五条 (I) 说:“每一个案件都必须由法官进行表决,判决必须依据多数人的意见做出。即便只是轻微多数。但是重要的案件的判决必须有三分之二的多数。由司法部委员会主席或主审法官宣布判决。他们必须给予必要的解释。”

因此,与批评者认为毛主义者喜欢滥杀相反,他们是只保留了“反革命罪”的死刑。“反革命罪行”是什么意思?从我所了解到的这是一种极严重的罪行,如给政府部队带路,伏击游击部队,导致有人员牺牲,这可以招致死刑。不是每个告密者甚至杀人犯都会判处死刑。我曾多次被告知,死刑是罕见的,在判死刑之前至少会有好几次警告。即使这样,即便是法律上允许他们判某人死刑,除非得到更高级部门的批准,往往要上到邦或分区一级司法部门的批准,否则仍然不会判决死刑。这是为了进一步核实事实,制衡权力的滥用。

战争动员

尽管我很熟悉毛主义者把政治工作当作“人民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说法,但是在讨论的过程中,这种“政治性”才清晰起来。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的谈话转向了一些由他们完成的令人瞩目的行动。我问了他们在奥里萨邦 Nayagarh 的行动,总书记说,“军事行动只是行动的一部分。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在有关地区做了 8 至 9 个月的政治工作。几个月来,党员在 Nayagarh 的群众中工作,建立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组织起来。政治动员是成功的,但是军事上并不太成功的。比如,他们的目的是袭击政府军械库,获得武器,但是他们低估了军械库的武器数量,根据侦查他们原来预计军械库里面有 400-500 件武器和 30000-40000 串子弹,而实际上军械库有 1200 件武器和超过 100000 串弹药。结果是,预先准备的突袭力量不足以完成任务。同样原先计划是在晚上行动,游击队员必须保持隐蔽。而实际行动的时间较晚,结束时已经到了早上,而且有居民看到了游击队的撤退方向。最后他们只能携带 300 旧武器和 50000 串子弹离开。然而,行动总体是成功,那是因为毛主义者成功进行了政治动员,使得其影响力扩展到一个新的地区。这里的关键是,要让每一个军事行动都能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力。政治工作这是一个方面,但是还有其它方面。

当我参观巴斯塔的时候人们告诉我,人民政府开始试验合作农业,这是增强“人民经济”的一个方向。应该记住的是,人民战争不只是军事行动。它最主要的是非军事工作。毛主义者组织民兵进行经济生产,来满足个人生活需求以及战争补给。因此从事生产活动也是人民战争的内在组成。这是必须仔细理解的,否则人们可能会误解,把人民战争和国家军事化混淆在一起。

如上所述,人民战争也意味着调动资源进行发展经济民生事业,如教育,医疗,给饥寒的民众分发粮食和衣服等。人民政府给民众分发种子,提供农业信贷,还进行了土地改革,我记得 2007 年 7 月在《人民的游行》的增刊上记录了在恰蒂斯加尔邦丹德瓦达地区 bhairamgarh 的土地改革运动,那里是“和平运动”的主要中心,人民政府夺取了地主的 768 亩土地分给农民,这些村庄分别是: Takilode, Sathva, Dharma, Belnar, Poosal, Neerum, Pidiakot, Pollevaya, Palla, Kodanka, Parkelli, Markapal, Oorsapara and Oothia。因此,党对民众支持自己很有信心,因为经历过土改的民众,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会保卫这个成果,组织起来抵抗政府。巴斯塔地区的农村,经历了五年“和平运动”的破坏,但是毛主义者运动没有被削弱反而增强了,这就是明证。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在人民政权区域内引进了合作农场模式,以发展的观点来看,这比土地改革更高了一个层次。

村民在革命人民委员会提倡下清理出一块属于革命人民委员会的土地。村民抽出时间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然后分享收获。合作农场是一种实践，最终将导向集体农业，这种模式下所有土地将归革命人民委员会所有。村户一起耕种，共同收获。大约两年前 MAAD 地区就引入了这种制度。在一个这样的合作农场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绿辣椒，在种植蔬菜的土地上，有四分之一面积种植了辣椒，其余土地上种植了八角、洋葱、茄子、丝瓜、手指饼、花菜、香蕉、玉米、菠菜、西红柿和冬瓜等...我问种植这些需要多少劳动投入。人们回答首先需要 28 个农民一个工作日来清理土地，然后附近村里的每户人家都出一个人来播下种子，接着每八天需要要有两个人来浇一次水，最后每一天都要有人轮流站岗防止野生动物毁坏农场。

农业专家 narsimha 向我展示了一块水稻田。那是一块一英亩半的土地。谷物已经成熟，过几天，村民们将要来收割。他认为这可以使他们自给自足，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更重要的是在需要的时候，政府要给民众提供食物。这样的农场的收成是如何分配的？“收成根据阶层来分配，首先分给贫农，然后其他阶层。”蔬菜是供村民自己消费还是用于在市场交易？“原先我们计划在集市出售部分蔬菜，但市场已经转移到了政府的营地，所以已经无法出售了。所以，菜地可能要改成稻田了。”

让我引用一下 2009 年 MAAD 地区某个革命人民委员会的农业部门有关作物产量的记录：

水稻：产量共 2610 公斤，面积三英亩，收获花费 60 人两个工作日

干豆：15 公斤，半英亩。收获花费三人一个工作日。

chavri（蔬菜）：30 公斤当作种子，100 公斤用于消费。

巴尔巴蒂（蔬菜）：半英亩，26 公斤，收获花费一人一个工作日。

芥末：半亩种植 150 公斤。收获花费三个工作日，人数不知

油菜：138 公斤，三亩土地，花费 10 个劳动力

芝麻：15 公斤，不到半英亩的土地，花费 2 个人劳动力

南瓜：100 公斤，三英亩

红薯：300 公斤

番茄：40 公斤

黄瓜：200 公斤

茄子：20 公斤

玉米：870 公斤。

赖哈德干豆：10 公斤

菠菜：10 公斤

甘薯：15 公斤

谷物被存储起来以度过夏季，或者分发给穷人。2009 年 MAAD 地区的 dumnar 革命人民委员会将 817.5 公斤稻谷发给了 10 个村的 109 名村民，这个革命人民委员会在季风期又分发了 243 公斤谷物。2009 年他们还提供了 622.5 公斤稻谷给 vedammetta 的革命人民委员会。

人民政权区域内有多少这样的农场吗？我无法找到这个数据，但近两年来这样的农场正在在每个村庄和地区的革命人民委员会下推广，因此，数量不会少。在 MAAD 我被告知每个革命人民委员会辖区内至少有一个这样的合作农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更多。但是我遇到的都是成功的例子，也肯定有失败的实践吧？答案是，没有一个合作农场是失败的。但我想，几年以后，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势头能否一直保持。不管怎样，这些农场在保证粮食安全方面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党员在讨论中指出巴斯塔土壤较贫瘠，需要化肥来改良，或许这有助于加快农业发展步伐，以满足战争中可能出现的粮食短缺现象。

我需要一些答案

我们谈到党反对印度政府的强制迁移居民，掠夺土地的政策，这使我自然的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这里资源丰富，那么毫无疑问采矿业终究要发展起来，因此，如果他们反对企业的土地掠夺行为，那他们是不是也反对工业化呢？

正因为如此，Raju 说，我们很快就会出台自己的矿业政策

那么他们的矿业政策的要点是什么？

这得等 RPC 正式发布才能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印度政府现在规定的企业为开采铁矿石所支付的费用太低了，根据品位，开采每吨铁矿石，企业仅支付政府 10 到 50 卢比，而在国际市场，铁矿石价格每吨已超过 10000 卢比。他提到了一本在恰蒂斯加尔邦出版的小册子，那里面着重指出了政府偏袒外国和国内大企业的不公平政策。他说，印度国营铁矿公司供应日本的铁矿石价格是 400 卢比每吨，本地制造商购买铁矿石的价格是 5800 卢比每吨。恰蒂斯加尔邦工厂的工人已经举行过示威游行，要求雇主施压政府改变铁矿石的价格歧视政策，增加工人的工资。

根据 Raju 的说法，党坚决反对把采矿权租赁给跨国企业，也反对将矿产出口而不是供国内产业使用。他说，采矿业应该进行严格的管制。

那么规模生产，能源节约和生态恢复这些问题怎么办？“所有这些问题都将得到解决，我们党并不反对在当地发展工业。”我问他这是否意味着党会把矿山租赁给国内私人企业，如果这样的话，这些企业要遵守什么样的标准，做出什么样的保证？Raju 微笑的说，我必须耐心等待细则出台。

虽然我会等待，但是，党已经意识到向公众推出自己的矿业政策的重要性，这就够了。他们似乎已经考虑过这件事。Raju 说，党不反对工业化，但他们坚决反对大工业，他们认为，应优先考虑发展森林制造业如余甘子，竹子、木材等。

另一个困扰我的问题是，党从哪获得财源来满足上述这些所有要求？

他们给了我一份文件，题为“我们的财政政策”，上面这么写道：

“我们主要有三种资源用于满足经济需要。一是党费和人民的捐献，二是没收敌人的财产收入，三是在游击区和根据地按照累进制征收的税收。目前，通过我们自己生产获得的收入还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重点补充）。这只有在根据地建设完成之后才能实现。

我们的收入来源是有限的，但我们的区域正在扩大。战争的强度正在增加，而运动的地域正在扩大。所以我们的需求和支出也在增加。不同地区的收入不同，因为这些地区的运动发展程度也不同，这是自然的。事实上，我们的收入并没有开支增长的快。因此，我们有必要努力实现收支平衡。

要实现上述平衡，满足不断增长的军事和政治工作的开支，以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必须增加财源，同时规范支出。因此，实行集中的财政政策和计划是十分必要的。这意味着所有的收入和支出都应该纳入统一的计划，财政政策和计划需要各级政府严格执行。

尽管实行了集中的财政政策，但要在印度次大陆这样广阔的地域内进行革命战争，财政上依然捉襟见肘。而要进行持久的人民战争，实现各区域自给自足也是十分重要的。在实施统一的财政政策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上述所说的因素。因此，只有一方面努力让各地区自给自足，另一方面又能正确地实施统一的财政政策，才能有效地满足战争的需要。为此，国家和区域委员会应该在计划、资金筹措和支出管理中发挥关键作用。”

这是就党的财政政策，我想知道他们一年的财政收入是多少？是印度政府声称的 140 亿卢比？Raju 笑说如果有这么多，他们能够做更多的事情。事实上，如果在和平环境，而且他们能够实现各种建设计划，那有确实可能达到这个数字。大多数的财政收入来自烟叶，山竹，罗望子等森林产品的专利费。依靠抢劫银行或没收财产是远远不够的。他们也对一些在“游击区”内的公司或承包商征税。印度官方称这是一种勒索，而他们称之为税。这种争论总没有结果的，他们的收入来自本地而不是外部，因此印度政府也被迫承认。

还值得一提的是，党三十年不断的干预带来了工资的明显变化，最直接的表现是民众采摘/收集烟叶，山竹和罗望子获得的报酬的显著上涨，因此党对民众的征税并不是很重的负担。有一些未经证实的传言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估计他们从鱼类养殖业获得的收入，据说南丹德瓦达的一个革命人民委员会从养殖业获得了 500000 卢比！这可能意味着其他革命人民委员会也或多或少也有这样的收入？而在我所在的地区革命人民委员会，来自养殖的收入却不到 100000 卢比，看起来在整个地域内各革命人民委员会的收入不是平均分布的，但是肯定都有收入。这和市场流通也有关系。由于战争封锁，许多本来可以在集市上出售获得收入的商品现在只能内部消费，这肯定影响了人民政府的收入。

我被告知，因为购买和运输纸张现在已经比较困难，所以人民政府正在考虑建设一个造纸厂以满足其需要。纸张原料比如竹子和水在这个地区是很丰富的，他们可以不用或者较少使用漂白剂，唯一的困难是电力的缺乏。如果他们能够确保电力供应或通过建造小水电（技术上不是问题，建设也不困难）发电，这个问题也能克服。他们的这种创新，进取的精神让人印象深刻。

一次匆忙的会面

当我从 MAAD 地区返回，我遇到了负责文化工作的 lenj 同志和歌舞艺术团的领导成员 Chandru。我读过《人民游行》几年前对 lenj 同志的采访记录，他们现在有一系列活动要参与，因此我们交谈的时间很短暂。我问他自上次采访（2006 年 8 月-9 月）后这里的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他告诉我，自那以后他们的党员人数已经超过了 10000 人。他说他们当前一件主要的任务是撰写丹达卡兰亚特区三十年文化事业的历史。他们的工作涉及文学、艺术、音乐和舞蹈。他们的成员在过去两年里创作了 204 首歌曲。“Jhankar”杂志是他们自己写的故事。他们既可以在街头，也可以在舞台进行表演。我问他们这些歌曲的主题？主题主要是宣传革命，讽刺政府，提倡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和平运动”等等，他们采用传统乐器以及其它乐器，还使用“kikirh”，这个乐器类似早期的小提琴。他们自己制作音乐磁带，还有一个流动的编辑站。但他说，那次采访中他所说的大部分情况目前仍然是有效的。以下摘录有关内容：

“我们培训艺术团的所有成员。从 10 岁儿童到老人都是艺术团的成员。我们正在尝试教儿童有利于培养科学思维的简单歌曲和舞蹈。但是我们更专注于训练年轻男性和女性。我们目前面临着严峻的安全形势，尤其是在 gadchiroli(马哈拉施特拉邦)，训练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去村庄，动员村民参加艺术团。我们根据人们的工作安排，制定 4, 5 天或 2 天的计划。我们和他们一起参加生产工作并给他们培训。我们并不会一口气教他们许多歌曲，舞蹈，乐器。我们每次教一首歌或一个舞蹈或一种乐器。我们根据他们的天赋，兴趣和学习能力来进行教学。这带来了很好的成果。有些时候也作为训练的一部分，我们也教他们写歌。比如在 2002 年我们在南部巴斯塔举办五天的训练营。我们专注于鼓励他们创作歌曲，这里的人都擅长即兴演唱。

丹达卡兰亚特区的乐器非常古老。他们有 18 种乐器。现在只有少数还在使用。我们使用这些老乐器和一些现代乐器。乐器的重要性不可低估。我们把各种乐器组合起来，根据表演的需要使用现代和当地的乐器。我们最常用的是“Dappi”（一种打击乐器）和“Melam”（一种管乐器）.....

Jhankar（艺术团杂志）是 1994 年七八月开办的在杂志上人们使用冈德语、印地语、马拉地语，孟加拉语，泰卢固语，这是 Jhankar 的一大特点。他们用各种能够表达自己的语言写作。在丹达卡兰亚特从事运动的人们，来自不同地区和民族，有原住民、非原住民，孟加拉人、泰卢固人、马拉地人和奥里亚人等。所以 Jhankar 是一个多语言杂志。我们要让作者不仅出自民众，也出自干部...他们在歌曲中很好的表现了他们面对的问题，情感，痛苦，欢乐...文艺团成员现在也在学习读写。我们正在校对和发表他们的作品。在这方面也有一些不足，因为我们不能完全专注于新作家的写作，并帮助他们提高.....”

但有一件事我强烈的想问他，就是党内讨论的要使用冈德字母的事。我们被告知，目前他们使用梵文字母书写印地语和冈德语。然而，现在他们认为必须单独发明一套字母来表达冈德语。“为什么？”简·缪尔达尔问道，他说自己的母语瑞典语使用罗马字母，只另外增加了三个字

母。通过保留通用的字母，有利于进行跨文化的交流和学习。如果瑞典单独使用一套字母，可能导致孤立隔离。我同意他。但我们被告知，这可能是事实，但是片面的。因为现有的字母无法发出很多冈德语的发音，如“gh”或“sh”。因此，如果人们有自己的一套字母，能够表达出他们语言的语音语调，那么他们会更加容易学习。这会不会使人们无法进行跨文化的沟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错；而在于外界对毛主义者军事化和暴力化的刻板印象，与那些从事各种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毛主义者的真实形象并不相符。

我相信什么？

我的总体印象是什么？我怎么看待丹达卡兰亚丛林的毛主义运动？

我相信，这场战争和印度政府在过去 63 年中所进行的任何其他战争都不同。这场战争将前所未有的考验印度政府的忍耐力。因为民众是在自己的土地上为了他们的土地、森林、水、矿物不被掠夺而战斗，他们深信他们有另一个愿景，不只是为自己，为原住民，也为了整个的印度人民。当某些人感受到命运召唤他们去解放自己，并激励其他人团结在他们周围，效仿他们，这样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

虽然在印度没有哪个运动有这么大影响力，但是有关这场运动的著作却很少，赞扬这场运动的更少，多的只是污蔑中伤。我们这些抱有“平等与自由”理念的人，看到毛主义者带来的令人瞩目的进步以及展现的“为人民服务”的卓越精神，应该由衷的感到欣喜。他们不是圣人，当然更不是罪人，但他们作为凡人，向我们展现了坚韧不拔的努力可以给社会带来怎样的转变。批评者可以发现并且放大他们的缺点，统治者可以尝试消灭他们，但是不可否认，他们扎根于民众中，穷苦人相信他们，因此他们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政治影响力在扩大。不仅毛主义者在争取民众，民众也在寻找毛主义者，请他们到新的地区，帮助他们进行日常的斗争。

因此，我认为即便他们遭遇了挫折甚至失去根据地，这场运动也不会被消灭。我认为，即便政府将他们从一个地方驱逐出去，他们也能够其他地方扎根。他们不是仅仅关注于当下，而是着眼于 50-60 年的长期发展。他们只是暂时在这里停留。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所以，人们不应该贬低他们的成就。当学者和活动家谈论替代发展的模式的时候，毛主义者已经在几百万的印度人中实践了三十年。他们不仅发展农业，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革新社会习俗，还要进行自己的工业化，发展矿业……是的，考虑到印度的广阔，这只是很小的成就。但是，有没有其他的政治组织取得了能和他们相提并论的成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论我们在阅读某个材料文件或进行对话时，他们总是谈及自己的缺点和失误。虽然我认为他们是诚实的，但我相信这些缺点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夸张。让我惊讶的是，在其他地方人们往往喜欢吹嘘自己的成就，但在这里，党取得了很大成就却很谦虚。他们总是不断地谈论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或者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我问他们为什么有关他们运动的书面材料比如游记，报道，文献这么少？只有很少几本印地语的书籍，而且是从泰卢固语、旁遮普语翻译过来的，目前虽然已经出版了一本英语和印地语的小册子介绍党在丹达卡兰亚丛林的工作，但仍然不够。PShankar 的作品“yeh jungle hamara hai”（这片森林属于我们）需要更新，因为它是 1997 年用泰卢固语写的，后来被翻译成印地语。不知怎的，他们的回答是没有时间这样做。

为什么？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诋毁者正在利用这点污蔑他们？

在“和平运动”初期，当他们被指责带来“白色恐怖”时，他们曾经加大过宣传。那时候他们被指控阻止原住民采摘烟叶。而真相是，“我们只是反对政府公布的不到 50 卢比一捆的收购价格，私人承包商的收购价格是其两倍。那时我们意识到一些知识分子不加分辨的听信‘和平运动’者污蔑我们的话，并以此指责我们。”但是他们为什么不宣传他们的成就？在这里，他们实践了“替代”发展，促进了土著社会的经济，卫生、教育和语言的发展（发明了新的字母），保护了部落文化……他们为什么不多宣传一些他们在这里的工作？除了腼腆的微笑，我得不到满意的答案。

我自己的理解是，丹达卡兰亚丛林多年来一直被视为安得拉邦（AP）运动的附属。当它扎根下来，人民政权开始巩固的时候，已经近二十年过去了，直到千年之交，他们才开始邀请作家访问和写作。与此同时的是毛主义者政党的成立和活跃，以及安得拉邦运动的挫折。

值得注意的是，在丹达卡兰亚丛林，党坚定的依靠贫穷的原住民和妇女。紧紧扎根于地方的战略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优势，而印度政府对此却长期视而不见。就资源利用效率而言—印度政府每拨一卢比，只有 0.12 卢比能到达民众手中，而在这里，几乎每一分钱都服务于人民—党员和游击解放军节俭的生活，团结一致的精神，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和决心，使得他们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没有调查他们在利用资源时，是否讨论了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但很明显的，他们强调物尽其用。每一张废纸，每块废料都会被反复利用。生活是清苦的，斯巴达式的。而党也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一方面是政府的包围和进攻，另一方面人员和物资不断受到损失。

然而，问题是，虽然他们面临这些问题，但是他们也夸大了自己的不足。例如，如果读一读党的整改文件，就可以发现这里面他们引用的大多数例子都是来自丹达卡兰亚以外的地区，主要是安得拉邦。让我举例说明：

a) 在一些地区，地主的土地被分给农民，但是由于政府的镇压，这些土地闲置了下来；地主想要卖出这些土地，而富农和中农则买入这些土地。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应该动员拥有这些土地的贫农去阻止地主，富农和中农买卖这些土地，而实际情况是几个班的战士自己前去殴打威胁这些买卖土地的富农和中农。

b) 在根除不良习惯例如饮酒的运动中，不懂得教育民众，缺乏长远的意识；在阻止酿造酒类时，不是团结民众尤其是妇女，而是使用武力，滥用肉体惩罚。

c) 当男女之间出现问题，特别是婚姻问题时，做出评判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女性面临的社会问题。

d) 在各种民众“村务委员会”中，遇到纠纷，往往不是听取双方的意见，从其他村民那了解信息，而是在宗派主义的影响下只听取一方的片面之词，并做出决断。

e) 当群众中某些人犯了错误，当他们反对我们的群众组织，或当他们被怀疑是间谍，给予他们的惩罚远远超出合理范围……

就队伍规模而言，排连已经取代了班组，马上要发展到营级。在巴斯塔经历过土改的地区，地主被没收的土地被人民政府分发给贫穷的原住民。这与安得拉邦发生的情况相反。在安得拉邦，没收的土地被闲置，地主试图出售这些土地但是被游击队阻止。事实上在“和平运动”的顶峰时期，丹达卡兰亚地区的一些土地也是闲置的，但现在土著农民已经开始恢复耕种田地，撂荒的土地少了很多。在巴斯塔，人民政府提供信贷和种子给贫困农民，鼓励他们使用耕牛取代人力。此外，在丹达卡兰亚地区，已经没有商店出售烧酒，不过仍然允许酿造传统酒类。因此，曾经在安得拉邦运动初期动员妇女反对饮用烧酒的方法，在这里已经不需要了。发生醉酒的情况已经减少了很多。而处罚也不超过人们所犯下的错。事实上，人们都很骄傲，普通的犯罪行为减少了。最后，一个土著同志说，“不像这里，安得拉邦的党员已经有些懒散了。这是真的”，他说在丹达卡兰亚地区，“我们自己做所有的工作，我们自己去集市购买和运输补给。在安得拉邦，他们使用手机下订单，然后物资将由拖拉机或吉普车送达”。他说这样做非常容易暴露。

这些整改文件中所提到的事是不是都在暗指安得拉邦运动中出现的的问题，提醒这里的干部吸取教训？我认为是这样。事实上正是党在丹达卡兰亚的影响力和民众的信任，使得在罗汉迪古答，无论印共（马）的地方领导人如何诋毁毛主义者，威胁支持毛主义者的民众，仍然无法让许多农民向塔塔公司出售他们的土地。这是印共（马）态度的一个很大的转变，直到最近，印共（马）总书记 B Bardhan 谈到“绿色狩猎行动”时，还认为这场运动是要“消灭共产主义者”和“所有举着红旗的人”。

从这可以看出，在巴斯塔毛主义者被视为唯一为原住民的利益而斗争的力量。虽然并没有毛主义者支持率的具体数字，但是在民众眼中，只有他们才是受民众信赖和认可的。从民众的角度看，腐败的政府林业部被赶走，开展提高工资的斗争，进行土地改革，扎根于贫穷和最受压迫的民众尤其是妇女当中，与他们一起斗争...这样就可以意识到为什么毛主义者被原住民视为一体。值得注意的是，城市知识分子对毛主义者的污蔑和中伤，最早来自于部分原住民，他们是过去在他们同胞当中拥有特权的群体，在 30 年毛主义运动中已经被边缘化。这不是说，原住民被夹在政府和毛主义者之间难以抉择，特别是，毛主义者自己也是原住民！所以指责毛主义者是“外来人”的观点是荒谬的，反而政府的安全部队，政府官僚，警察，企业老板却都是来自外部...

一个不断被提出的问题是，他们打算如何把毛主义者运动从森林中的根据地，扩展到外面的世界？

在我们的采访中，总书记说，这“无疑是我们面前的一个挑战，但我们有信心，虽然短期内这个目标可能难以达到，但长期来看，我们拥有优势。敌人想要在短期内结束战争，但我们想延长它，逐渐形成对革命有利的形势。”从这我得出，他们希望迅速扩大这场加诸他们身上的战争。在“一月觉醒”和“和平运动”期间，他们认识到，只要他们能够保护他们的核心组织，那么无论在这里承受多大的损失，他们都能够在其他地区重新发展起来。这种观点是符合实际的吗？他们在《印度革命的战略与策略》中写到，无论各国的革命战争的具体形式如何不同，本质总是一样的，即通过武装革命夺取政权，但这么说是一回事，如何做到又是另一回事。

让我解释这点。我认为关于暴力和非暴力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我捍卫人民武装反抗政府权利，因为为了反抗压迫，任何方式都是合理的。我还认为，除非民众有武装，否则就没有办法阻止统治阶级通过对民众使用暴力而攫取利益。我们应该知道，据国际轻武器网统计，在印度，估计存在 4 千万件私人武器。[9]难道需要什么复杂的思考才可以得出，这些数十万的武器，大多属于那些拥有权力和特权的阶层？这就是现实，不厌其烦的提倡非暴力的印度政府，无论从装备还是军队数量来看，都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政府。强大的武力和法律的掩护使得统治阶级能够实施慢性“种族灭绝”政策。刺耳的话，但不一定是错误的，如果你意识到 6 岁以下的儿童 45%患有营养不良，发育迟缓，但是只要把卡路里摄入标准从 2400 降到 1500-1800，在统计上就可以大幅减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民众的数量，从而减少成千上万印度人的食品安全保障！这将把我们的民众带入灾难中。[10]那些认为暴力不会发挥作用或者没有价值的观点，是完全错的。这倒不如告诉人民只要耐心等待，果子就会掉到他们的口袋里。这种精神可能令人感动，但经过 63 年的实践，那些相信这一切的人们已经变得绝望。别忘了，即使政府也不否认，毛主义者代表了“穷人中最贫穷的”。

关键是，只要政府垄断了暴力，他们就将奴役民众。自由是中产阶级的特权。劳动人民却饱受压迫；一旦他们成功动员了民众，并开始质疑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制度，他们就成为国家压迫的目标。

当政府取缔一个政党，宣布他们的意识形态是非法的，不允许他们动员民众，宣传他们的政治观点，并动用大量军事力量进行镇压的时候，他们进行武装反抗是理所应当的。1971 年，当他们对政府还没有任何威胁的时候，政府就开展了“清除障碍”行动，部署了三个师 45000 名士兵的军队镇压他们，这表明任何试图将印度人民从压迫和剥削下解放出来的运动都将受到政府的强力镇压。因此，如果毛主义者没有拿起武器反抗，他们早就会被清除，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他们，更别说哀悼他们。我不知道这么说是否合理，正是毛主义者的存在，使得印度政府内的改革者和许多持不同政见者能够对政府的政策拥有一定影响力。

尽管如此，但我不认为在印度任何一个地区推动社会转型都必须使用暴力。事实上在军事上，他们是弱小的，10000 游击解放军和 50000 民兵，只能发挥有限的军事能力。这也意味着他们必须更多的采用政治手段。武器只有在人的手中才会发挥作用。而且印度幅员辽阔，各地区差异很大。一些人口稠密地区的情况和毛主义者影响力较大的那些区域的情况并不相同。因此必须把这些差异考虑在内。

马克思说，革命时“当和平手段是可行的就不使用暴力，但是如果有必要就采取暴力手段”，他也没有意识到，也许这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两者的结合，毛主义者在尼泊尔就成功展示了这种方式。所以和平和暴力，哪个优先取决于具体情况。这也不仅仅取决于毛主义者，而主要取决于取缔毛主义者并要消灭他们的政府。

但要从森林的据点拓展到外面的平原地区，光靠军事胜利是不够的，关键在于政治。在一个地区适用的工作方法不一定在新的地区适用。因此我仍然对他们选择的道路持保留的态度。我还认为，一旦他们接触到印度其它地区的现实情况，他们将改变他们的方法和理论。当然现在争论这个问题为时过早，他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他们已经深刻认识到，选择留在体制内斗争，就像其他左翼运动做的那样，是一条不归路，无法取得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对自己运动的评价是，尽管很弱小，但民众却仍然对这场运动抱有希望。他们抱着这种观点，因此他们相信这场斗争需要从长远角度来看待，成功或失败与否，只有将来才知道，现在是无法确定的。

所以可以肯定的是，毛主义者不会放弃他们为之奋斗半个世纪的的社会变革目标。有人开始鼓吹，毛主义者应该和平的实现国家和社会的转变，那么他们就必须说明印度的政治精英是否允许毛主义者公开的活动，而不是把他们视为威胁。同时，和平宣传是否只是一种策略，目的只是要消灭毛主义者，就像在 2004-2005 年安得拉邦发生的那样？事实上，毛主义者在恶劣的形势下，不仅存活下来，而且巩固和扩大了自身的影响，他们的实践，让印度其它左派组织相形见绌。因此，相比于其它左派组织，毛主义者往往被放置在显微镜下观察。就像成功会带来仰慕者，部分的成功却会带来批评者，但是今天的批评者也可以成为明天的仰慕者。

尽管如此，他们将不得不找寻适合印度国情的道路。他们可以获得军事上的胜利，但革命的胜利最终要在政治战线上取得。而没有民主，就不能在二十一世纪的印度获得革命的胜利。民主不是一个策略问题，形式民主是不可取的，而实现真正的民主应该是所有革命的中心问题。但什么是“新的”民主，仍有待观察，这是毛主义者真正面临的挑战。革命人民委员会是这种新式民主制度的雏形，在这制度下的民众直接进行自我管理。这是一个进步。但是丹达卡兰亚地区有它的特殊性，几个世纪以来它都被印度政府排除在外。而在其他地方，他们必须知道，一百多年的斗争为已经为印度农村和城市的工人阶级赢得了各种自由和权利。这些自由和权利虽然已经写进了法律中，但是很多只是存在于纸面上。然而，如果毛主义者想要在他们目前还没有影响力的地区赢得这些劳动群众的支持，他们将不得不考虑到这些。那么他们将如何去做呢？印度中产阶级已经习惯了对一切事务进行公开辩论，并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意见，党如何争取他们？当党的总书记说党需要在亿万民众中工作时，他意识到了这些实际情况吗？

因此，政治多元化和文化多样性一样，已成为印度的标志。那么，如果让毛主义者领导印度，他们可以接受和尊重政治多元化这个事实吗？人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期待改变，期待真正的民主。他们想要另一种民主模式，即毛主义者在自己的根据地展示的那种民主制度。然而，制度的优越性，并不能为他们的滥杀辩护，即便道歉也缺少说服力的。例如，科拉普地区工会领袖托马斯蒙达因为无视毛主义者的罢工要求，就被斩首，这样就很难赢得人们的支持。我知道在一场群众运动中或多或少总会出现一些错误和犯罪行为。然而，对我来说关键是，他们是否愿意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并尽快改正他们的错误。不仅仅是因为暴力让我恶心，而且这些革命者犯下的罪行会丑化整个运动，让成千上万普通毛主义者干部的无私努力付诸东流，让那些对毛主义者有较高的道德标准的民众不再支持他们。

列宁曾写道，“革命不可能如特快列车般平稳的驶入车站”，但也不可能意味着回到从前。总书记在采访中告诉我们“一般来说，民众和毛主义革命者不希望发生任何暴力行为或武装冲突。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才拿起武器抵御敌人。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场自卫战争。”是的，我同意他的说法。但是这面临着很大的风险。所有的游击战和反游击战中，战术错误会导致战略失败，而且，尽管印度大批民众反对，但政府对毛主义者的战争不会很快结束，因此，决不能把平民或非战斗人员当成暴力袭击的目标。正是因为革命是为了民众的生存，所以必须用纪律约束暴力。毛主义者通过勇气和无私已经唤起了这么多希望，他们前进的道路不能被这些纪律散漫的行为所阻碍。因此，除非党能够实践民主，解决政治发展不平衡问题，

在他们的理念和实践之间搭建桥梁，并实现从丹达卡兰亚到其他地区的跨越，否则他们通过努力和牺牲所实现的给人民带来希望的社会变革，很可能会破灭。这对他们和印度人民都是极其可悲的。

后记

我醒来时，月光照在我的脸上。这十五天旅程，每晚我们都看到月亮的变化。从新月到满月，两个星期即将结束。今晚将是满月。这是早上 3.30 点，我睡不着了，因为这是我们返回的日子。我感到沉重，我听到筒在我旁边翻了一下身。他问我“有什么事吗？”我说，我睡不着。我在想我是否能够再见到他们。那时候这些年轻的男女还会在吗？那些和我们进行过坦诚的交谈，讨论和争辩的党员们，那时候还在吗？他说“是的，与他们在一起的经历令人印象深刻，我被他们当成长辈看待，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来自瑞典的人，这是很奇怪的感觉。”“但是听着”，他说，“尽管我因为太老或者不被允许可能无法再回来，但是你还可以回来”。我们坐着小声交谈。但是我的这种沉重感没有消失。所以当在“边界”告别的时候，NiTi 走过来对我说“bhai, mujhe bahut bura lag raha hai ki aap log ja rahe ho”（兄弟，今天你们离开，我很难受）。我说，我们也是如此。她说“hum yahi baat kar rahe the ki John sir se kabhi milna nahi hoga. Lekin aap vapas aayoge na??”（我们在谈论，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约翰了，但是你会再次来，是不是？）我告诉她，相信我，我会尽一切努力再回来看他们，我是认真的。如果有一天这些男女都悄无声息的死去，却没有人知晓和理解他们的理想和信念，那将是多么悲哀，所以应该让外面的人们了解，党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他们拿起武器，他们取得了什么成就，他们因为什么而战斗，他们的梦想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我们不能辜负他们，为什么我们要抗议政府对他们（和我们）的生命的摧残。

【致谢：有许多人读过我的书稿，并分享他们的意见。Bernard 和 sumanto 给出了详细的书评，其他如 Sharmila 给出了较简略的评价。很多人没有把书稿寄回来，或许因为他们太喜欢它了。我也感谢我的同事以及朋友，我向他们分享了我的感想，他们刨根究底的问题，帮助我整理了思绪。感谢我的孩子 Neha 和 Saral，以及前妻 Ingrid 对我的信任和鼓励，让我没有很多的负担。我向所有人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是 Sahba，她从始至终和我一起工作，尽管我们政治分歧很尖锐；前几天，我会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出门，当想起什么后又会在半夜回来叫醒她，当我想念那些同志，或是失眠的时候，她都一直陪在我身边...不用说，我个人承担这本著作和我本人“支持毛主义者”所带来的一切责任。】

2009 年 12 月

注释：

[1]政府部队装备有轻型迫击炮、机枪、火箭筒，INSAS 步枪、FN 35 和格洛克手枪，赫克勒-科赫 MP-5 机枪和卡尔古斯塔夫无后坐力狙击步枪...除此之外，他们有空军提供直升机在战区投送部队、进行空中监视...毛主义者声称他们拥有 INSAS 步枪，AK 47 步枪，自动步枪和许多炸药。印度斯坦时报 2009 年 10 月 10 日。

[2]政府对纳萨尔派和毛主义者的镇压有着悠久的历史。比如警方自己承认 1970 年 3 月到 1971 年 8 月在加尔各答和郊区有 1783 名印共（马列）的支持者被杀。单 1971 年 8 月 21 日在加尔各答附近的伯勒讷格尔，就有 1000 名年轻人可能在一个地方被屠杀。到 1973 年，超过 32000 名印共（马列）的领导人，活动人士和支持者被判入狱。仅在西孟加拉就有 17787 名囚犯，其中有 12016 名年轻人，其中 1399 名在 18 岁以下。1970-1972 年，在监狱内发生了 20 起枪击纳萨尔派的事件。1970 年 12 月 17 日 Midnapore 中央监狱的枪击事件造成 8 个囚犯死亡，60 人受伤，1971 年 2 月 21 日在 Berhampore 监狱的枪击事件造成 10 名囚犯死亡，62 人受伤，这是其中两起最严重的枪击事件。（摘自《低烈度冲突》，印共（毛）内部流通，出版时间地点不详）

[3]“很显然，镇压纳萨尔派的行动正在这些地区展开（East Singhbhum, West Singhbhum, Khunti, Gumla, Bokaro, Giridih, Chatra, Latehar, Ramgarh and Hazaribagh）那里的村民反对政府发展钢铁业，采矿业，电力，修建水坝的计划...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所谓的“绿色狩猎行动”或

反纳萨尔行动与其说是为了清洗毛主义者，不如说是为了企业的利益掠夺原住民和其他当地居民的土地。看来，政府是打击在毛主义者的名义下为企业攫取利益，政府不是在创造和平，而是增加了国家的动荡。”（摘自《恰尔肯德邦人民阵线给中央内政部长 chaidambaram 的公开信》，日期 2010 年 3 月 19 日）

[4]是指新德里警方出示 2009 年 9 月 20 日的 Kobad Gandhi 案件记录，作为 2010 年 2 月 18 日庭审的依据。然而，这案卷记录是不准确，没有说服力，官员只是随意编造罪证，将犯罪意图强加到嫌犯身上。警方指控说，“Gautam Naulakha 先生非常支持印共（毛），Kobad Gandhi 被逮捕前在新德里和孟买和他见过很多次面。Gautam Naulakha 在还德里的提哈尔监狱见过他”。“非常支持”和“见过很多次面”就被认为是“非法的”。换句话说，一旦你取缔了一个政党，禁止该政党传播其思想，以及宣布其为非法的恐怖组织，那么你可以将任何正常合法的行为认定为非法。如果法律说，与一个被取缔的组织成员进行会议，或者只是几个人的会面，都是非法的，那么他们就有理由剥夺一个人的自由。一个被取缔组织的成员是罪犯，因此和这些人交往也是非法的。这些法规增加了警察和检察官的权力，同时放视频那个了他们在收集、处理和使用证据的标准。

[5]让我举两个例子：2010 年 2 月 8 日最高法院要求 Shambho Sodi 等 12 名失踪的原住民于 2010 年 2 月 15 日出庭。这些原住民是 2009 年 10 月 1 日发生 gompad 村屠杀事件的受害者和证人。但是自 2010 年 1 月 2 日起 shabho SODI 就失踪了。在最高法院的命令下，她被恰蒂斯加尔邦警察带到德里，任何人包括律师都无法与她见面。等到法院下令她的律师可以在警察不在场的情况下与她见面的时候，她又一次失踪了。针对这一情况，2010 年 1 月 29 日法院下令，在 2010 年 2 月 15 日前必须将她和其他 11 个原住民带回到德里。然而，2 月 9 日最高法院获悉，其为了执行其命令，2 月 8 日晚一支 300 人的警察队伍在特警 Hari Ram 的带领下前往 gachchanpalli 带回失踪的十二名原住民中的七人。2 月 9 日上午 5 时警察队伍到了 Gurkha 村，他们遇到地雷袭击，特警 Hari RAM 失去了双腿，还有另一名人员受伤。然后警察遭到毛主义者的射击。在最高法院出示的传真说，gachhanpalli 是纳萨尔派的活跃地带。由于没有媒体和社会人士被允许进入“战区”，因此这件事情没有其它途径的消息。然而，一个民权组织的调查小组发现，恰蒂斯加尔邦声称的二月九日两个特警被杀害是不真实的。这个小组在 2010 年 2 月 13 日拜访了 gompad 村，村民表示，没有这样的事件发生。反而在 2 月 10 日，警察和特警袭击了 gompad 附近的 ganchampalli 村，逮捕了 10 名村民，把他们带到多纳帕尔营地。村长 pudiam lakshmaiah 告诉调查人员，Kadithi Muthaiah(35), Kadithi Venkaiah(25), Kunjam Veeraiah(35), Kunjam Chilakaiah(32), Parisi Venkaiah(25), Parisi Veeraiah(20), Vanjam Dharma(34), Madivi Edima(32), Povasi Edima(30) and Sodi Podiya(45)被特警和警察强行带走，至今没有消息。很明显，恰蒂斯加尔邦当局在内政部和各机构的纵容下竭尽全力阻止真相被揭开。这不是全部。2010 年 1 月 6 日一群社会活动家被 Maa Danteshawri Swabhimanch 成员阻止徒步前往 Dantewada，这个活动由 Vanvasi Chetna Ashram 组织的。Maa Danteshawri Swabhimanch 组织的成员袭击了 VCA，把鸡蛋和石头扔向社会活动家，辱骂他们。这件事被媒体报道成原住民对有亲毛主义者倾向的社会活动家的示威。事实上，1 月 6 日对社会活动家的袭击是由 soyam mukka 领头的，而他是一名涉嫌在 2008 年 3 月轮奸原住民少女的逃犯。袭击社会活动家的事件就发生在恰蒂斯加尔邦警察的眼前，而他们声称无法追踪到这八名强奸犯。显而易见，国家机构和媒体宁愿包庇强奸犯，杀人犯和抢劫犯，也不让真相公诸于众。他们刻意压制其它声音，不允许出现任何独立的观点，另一方面纵容强奸犯，杀人犯和抢劫犯，意图把这场“肮脏的战争”，变成“警察行动”。

[6]南巴斯塔分区：Pituri（起义）；西巴斯塔分区：midangur（火种）；darbha 分区：Moyil Gudrum（闪电）；Gadichiroli 南北分区：poddhu（太阳）；MAAD 和北巴斯塔联合分区：bhoomkal（地震）；东巴斯塔分区：bhoomkal Sandesh（起义消息）除了 janatana Sarkar 出版了一本叫做 janatana Raj（人民的国家），党也出版自己的杂志叫作的“viyukka”，其武装组织的杂志叫“padiyora 饭”，还有艺术团的”Jhankar“等。组织民众练习唱歌也很常见。

[7]Jamui 屠杀事件指 2 月 17 日在比哈尔邦 Jamui 地区 phulwaria korasi 村，有 12 名部落民包括妇女和儿童被杀害，还有 50 人受伤，据称是毛主义者所为。据报道这是毛主义者对二月 1 日八名干部被杀害的报复，这些毛主义者干部被警方逮捕和处决。

[8]2009年11月20日，毛主义者武装人员在西印度的恰尔肯德邦的默诺赫尔布尔火车站附近造成塔塔比拉斯布尔客运列车脱轨，使得两人包括一名二岁儿童死亡，51人受伤。据说这起脱轨事件源于十一月19-20日的罢工，根据当地的毛主义者领导人说，他们要求他们的一个被逮捕的领导人在法庭上出庭。据印共（毛）的比哈尔-恰尔肯德-奥里萨地区委员会秘书Samarji说，这起“失误”是由“过分热心的新兵”造成的。

[9]据估计，在南亚有约7500万的枪支，其中6300万是在平民手中。印度和巴基斯坦占了绝大部分（各占4000万和2000万），当地也生产枪支，而在尼泊尔和斯里兰卡还有300万件武器。该地区平民拥有的枪支远远多于军队，警察和武装分子。数据来源于轻武器国际行动网络（IANSA）www.iansa.org/regions/scasia/scasia.htm

[10]自由人民联盟的Dr Binayak Sen在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的IG Khan纪念仪式上所做的题为“我们时代的暴力与正义”的演讲。他说，对毛主义者的镇压只会恶化在部落地区民众的营养不良问题。据他说，营养不良问题应该是政府最为迫切关注的问题，一个人的身体质量指数低于18.5就是营养不良。根据国家营养监测局的统计，33%的印度成年人体质指数小于18.5。如果再细分，超过50%部落民众体质指数小于18.5。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一个社区如果超过40%的人口体质指数未达到18.5，那么它就处于饥荒状态。按这个标准，印度的许多社区都生活在一个饥荒的状态中。奥里萨邦，其百分之40的人口营养不良，也符合这种情况。”

镇压毛主义者和迁移部落的军事行动，他强调，只会使事情更糟。“政府将大量民众强制迁移出他们赖以生存的地方。而仅仅使用”附带损害“这种措辞，这是危险的。”

与同志同行

阿兰达蒂·洛伊
二〇一〇年

这个打印出的便条被装在一个密封的信函里，它被顺着我的门缝扔了进来。这封信中安排好了我与“印度最严重的国内威胁”会面，而他们的来信我已经等了好几个月了。

两天时间，任意四次机会，我可以到恰蒂斯加尔邦丹特瓦拉地区的丹提斯瓦里女神庙去会见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是为了应对糟糕的天气、袭击、封锁、堵车和单纯的坏运气。纸条上写到：“你需要带着相机和椰子，额头点上提卡，接头人会拿着杯子，印地语的《瞭望》杂志和香蕉，接头暗号是：“Namashkar Gu-ruji。”Namashkar Gu-ruji，我在想，这个迎接我的人是不是觉得他自己会碰见一个男人，那样的话，我就应考虑是否需要给自己带上小胡子了。

描述丹特瓦拉的方式有许多，就像一个矛盾修辞法。丹特瓦拉是坐落于印度中部的一座边陲小镇，丹特瓦拉是战争的中心，丹特瓦拉是一个黑白颠倒无比荒诞的小镇。

在丹特瓦拉，警察身着便衣，反叛者却穿着制服；狱警身在监狱，囚犯却无法无天（两年前，三百名囚犯从旧镇监狱逃跑）；被强奸的妇女遭到警方的拘留，强奸犯却在闹市摇唇鼓舌。

穿过印德拉瓦提河，警察将被毛主义者控制的区域称为“巴基斯坦”。这里的村庄空无人烟，但丛林里却熙熙攘攘；本该在学校的孩子无人照看；在美丽的丛林村庄里，混凝土校舍要么

被炸得七零八落，要么到处是警察。这场正在丛林中进行的残酷战争既令印度政府引以为豪又令其羞于启齿。

绿色狩猎行动在被宣布的同时又被否认，印度的内政大臣 P·齐丹巴兰，同时也是这场战争的首席执行官，宣称这次行动并不存在，只是媒体的编造。但无数被分配的资金，成千上万为此调动的军队又恰恰说明其中有鬼。战争尽管发生在印度中心的丛林中，但仍会给我们所有人带来严重的灾难。

如果幽灵是业已逝去的某人某物的游荡魂灵，那么穿过森林的新四车道高速公路可能就是幽灵的对立面。这大概就是一种前兆吧。

森林里的对手在各方面都是天差地别的，一方面是有着狂妄自大的新兴大国的资金，火力，媒体支持的准军事部队。

另一方面是得到了严密组织且斗志高昂的毛主义游击队，和受到他们支持的那些手持传统武器的当地居民。毛主义游击队有着非同寻常的武装割据历史，它们与准军事部队是老对手，他们在之前就有过多次交锋：五十年代在特伦甘纳邦；六十年代在西孟加拉邦、比哈尔邦和安得拉邦的斯里卡库兰县；七十年代又在安得拉邦和比哈尔邦；八十年代至今一直在马哈拉施特拉邦。

他们对彼此的战法知之甚详，更仔细研究过对方的作战手册。毛主义者（或者他们的前身）尽管似乎每一次都被击败乃至被彻底地消灭，可每一次又能东山再起且以比以往更加严密的组织，更加坚定的决心，以及更具影响力的面貌出现。如今，起义再一次席卷了恰蒂斯加尔邦、恰尔肯德邦、奥里萨邦和西孟加拉邦的那富含矿藏的森林。那个既是上百万印度部落民的家园，也是商界梦寐以求的原料产地的地区。

自由主义者很容易相信一场战争正发生在丛林里，这是印度政府与毛主义者之间展开的战争。而毛主义者则宣称选举是骗局，议会是猪圈，要推翻印度政府。让人忘记印度中部部落民的反抗比毛主义者要早好几个世纪是很容易的（这当然不言自明，没有部落民的反抗，毛主义者也没有存在的基础）。特霍人、奥朗人、科尔人、桑塔尔人、蒙达斯人和冈德人在之前都多次进行过对抗英国人、地主和放贷人的起义。起义被残酷镇压，成千上万的人被屠戮，但人民从未被征服。甚至，独立之后，在西孟加拉邦的纳萨尔巴里，部落民仍是第一次毛派起义的后盾（这就是纳萨尔派分子这个同等于毛派分子的词语的来源）。自从那时纳萨尔巴里政治就不可避免地部落民起义交织在一起，这就是二者之间的关系。

这一源自之前起义的遗产创造的愤慨人民被印度政府故意孤立和边缘化。印度宪法，这一印度民主的根基于 1950 年被采用，对部落民来说却如同晴天霹雳，因为它批准了殖民政策并且通过了国家是部落领地的保管人的决议。短短一晚，部落民拥有的土地被变为非法占有，部落民的传统森林生产权利被否认，他们全部的生活方式都定为犯罪。作为投票权的交换，宪法剥夺了他们生存和拥有尊严的权利。

最近，内政部长表示了他的“担忧”。他表示，他不希望部落民生活在落后的文化中。然而，作为一个代表主要的几个矿业公司利益的律师，似乎部落民的福祉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不那么重要。因此，探寻他焦虑的原因可能会是一个好办法，一个搞清为何印度政府会如此对待部落民的好办法。

过去的五年左右时间里，恰蒂斯加尔邦、恰尔肯德邦、奥里萨邦和西孟加拉邦的政府与一些大企业秘密签署了数百份总价值高达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备忘录，这些谅解备忘录都是与钢铁厂、钢铁加工厂、发电厂、铝精炼厂、水坝和矿厂签订的。为了使这些条约变成真正的财富，部落民必须离开他们的家园。

于是，战争来临了。

当一个自称民主的国家发动了一场内战，会是什么情况呢？反对派是否仍有机会，或者说它是否该有机会呢？毛主义者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只是一群虚无主义者，一群把过时的意识形态强加给部落民，然后煽动部落民进行无望起义的虚无主义者吗？他们从过去的经验中学习到了什么？武装斗争本质上是不民主的吗？普通的部落民是夹在政府和毛主义者中间的所谓“三明治”吗？当毛主义者和部落民这两个概念被创造出来时是互相完全独立的吗？他们的利益一致吗？他们从彼此身上有何借鉴呢？他们是否对彼此有所改变呢？

在我离开的前一天，我的母亲打电话过来，在电话中，我感觉她十分疲惫。“我一直在想，”她凭借一种母亲式的奇特直觉说，“这个国家需要一场革命。”

一篇网络文章说，摩萨德正在用目标暗杀技术训练三十名高级警官，然后让他们刺杀毛主义领袖，以使毛主义组织陷入混乱。据媒体报道，有很多从以色列进口的装备将被或已被投入使用，其中包括：激光测距仪，热成像装备，以及深受美军欢迎的无人机。这些装备都是对付穷人的绝佳武器。

从赖布尔到丹特瓦拉，穿越“毛主义温床”大概需要十个小时的车程。“毛主义温床”并不是随意创造的称谓，温床是滋生疾病与害虫的，而疾病必须被治愈，害虫必须被消灭，毛主义必须被根除。通过这种春秋笔法，我们已经接受了这种种族灭绝的词汇。

为了保护高速公路，安全部队对一条狭窄林带的两侧进行了“安保”，进一步说，这就好像是英属印度时期的达达艺术展(译注：达达艺术，1916~1924年在欧美许多城市兴起的一种虚无主义艺术运动。是战后欧洲一些年轻的艺术家长厌战争、彷徨、失望以及在艺术上否定理性和传统文化、崇拜虚无主义的精神产物。其创作方法主要通过照片剪接或与纸片、抹布拼贴，去追求艺术表现的偶然性。作品怪诞奇特，令人惊惑不解)。

在赖布尔的郊区，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上写着的是吠檀多（Vedanta）（我们的那位内政部长曾经与之合作）癌症医院的广告。在开采铝土矿的奥里萨邦，吠檀多正在资助一所大学。矿业公司们就这样以一种渐进温和的方式，在我们的脑海中变成了新的形象——一个温和负责的巨人。这叫企业社会责任，它使矿业公司像传奇演员、前首席大臣或者南达默里·塔拉卡·拉马·拉奥，那个经常在同一部有关泰卢固神话的电影里既唱红脸又唱白脸的家伙。企业社会责任遮盖了支撑印度矿业部门的反常经济状况。比如最近洛卡尤塔报告组织对卡纳塔克邦的报告显示，私营企业每开采一吨铁矿石，政府就能得到 27 卢比的矿区土地使用费，而矿业公司能得到 5000 卢比。在铝土矿和铝矿部门，这个数字会更加令人瞠目结舌。这数十亿美元的公然抢劫，用于贿赂选举，贿赂政府，贿赂法官、电视媒体、非政府组织以及广告商是绰绰有余的。那么，那些比比皆是的是吠檀多临时癌症医院到底是什么呢？

我不记得我看见过吠檀多集团的名字在恰蒂斯加尔邦政府签署的备忘录上，但我十分怀疑每个有癌症医院的地方都一定会有一座平顶的铝土矿山。

我们路过卡恩凯尔，它因丛林反恐作战学院而出名，它的创立者 BK·庞瓦尔准将，肩负着将腐败、懒散的警察变为丛林突击队员（就像把稻草变成黄金）。“要用游击队打败游击队”，这是作战学院的座右铭，它被刻在了一块石头上。

学校教学员奔袭、爬行、登降直升机、骑马（出于某些原因）、生食以及丛林求生。准将以能训练流浪狗打击“恐怖分子”而自豪。每六周就有八百名警察从于作战训练学院毕业。全印度计划建立二十所类似的学校，警察力量正逐渐转变为一支正规部队（在克什米尔，情况正好相反，那里的军队正在变为一支臃肿的行政警察力量）。但无论如何，人民都是他们的敌人。

夜深了，杰格德尔布尔也进入了梦乡，但许多画着拉胡尔·甘地的广告牌仍在向着人们招手，邀请人们加入青年国大党。在最近的两个月里，拉胡尔·甘地去了巴斯塔尔两次，但却从未透露过有关战争的事宜。可能对于人民的王子而言，插手此事会十分难办，他的媒体经理们一定也决心对此只字不提。事实上，由立法会议员马亨德拉·卡尔玛发起的和平行动组织，也称

“净化狩猎”，这个由政府资助的恐怖组织，这个曾犯下多起强奸、屠杀、毁烧村落以及将成千上位的人赶出家园的始作俑者，可并没有在关于拉胡尔·甘地的精心宣传中占有多少笔墨。

女游击队员在后方看守着一年一度的地震节（Bhumkal，指纪念在1910年，于今日恰蒂斯加尔邦附近发生的原住民反抗英国殖民者的起义，也是印度烈度最强，规模最大的起义）大餐。

我准时到达了丹提斯瓦里的神庙赴会。我带了相机和一个小椰子，在前额上点了一个粉末状的红色提卡。我那时候想，会不会有人正在看着我哈哈大笑。几分钟内，一个男青年靠近了我，他带着一顶帽子，背着双肩包，指甲上有红色的指甲油，没有印地语的《瞭望》杂志，也没有香蕉。“你是那个要跟我来的人么？”没有 Namashkar Guruji，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湿漉漉的纸条，并把它交给了我，上面写着：“Outlook nahi mila.”（找不到《瞭望》杂志）

“那香蕉呢？”

“我吃了”他说，“饿了。”

他可真是个安全威胁。

他的背包上写着查理·布朗——不是画了个史努比。他说他叫曼图。我很快了解到在我即将要去的丹达卡兰亚森林里，人们都有着多个姓名或身份。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欣慰——暂时成为别人而不用受困于自己的身份，这将是多美好的一件事啊。

我们走到了距离神庙只有几步路的公交车站，那里已经人满为患了。有两个人骑着摩托车，电光火石之间，在沉默中只是一个确认彼此的眼神，一次重心的转移，随后是引擎的加速，我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们穿过警司的房子，我之所以认识他是因为我上次拜访过那里。他是一个坦诚的人，他说：“坦白说，女士，这个问题我们的警察或者军队都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在于那些部落民不知道什么是欲望。除非他们变得贪图享乐，否则我们是没有任何希望的。我跟我的上司说过，撤走军队，给每个人家里装上一台电视，所有问题都会自动解决的。”

不到一会，我们就开出了镇子，而且没有人跟着。这条路很长，我估计起码要骑三个小时。行程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突然中断了，空荡荡的道路两旁是森林。曼图和我下了车，摩托随后开走了。我拿上我的背包跟着这个小“内部安全威胁”进了森林。那是晴朗的一天，阳光从林间倾撒而下，森林的地表披上了金色的外衣。

过了一会儿，我们出现在了一条平坦宽阔的河流边上，河岸的沙土呈白色。很明显，这是季风造成的。河床几乎变成了一片沙地，只有在中央有一条小溪，河水仅仅有脚踝深，很容易就能蹚过去。穿过小溪就是“巴基斯坦”（毛主义者占领区），“女士，”那位坦率的警司说，“我们的孩子在外面开枪杀人。”在我们渡河时，我想起了这句话。我发现我和领路人正在警察的瞄准中——在他们视野中的小小人影儿，很容易瞄准。但是曼图似乎毫不担心，而我从他身上也找到了这种自信。

在河岸的另一边，禅杜正在等着我们，他穿着打着好立克（Horlicks）广告的淡绿色衬衫，那是一个稍微年长一点的“安全威胁”，大概二十岁。他对我露出了灿烂的微笑，并递给我了一辆自行车，一个装有开水的汽油桶，和许多袋葡萄糖饼干，这些是来自印共（毛）的礼物。我和小“安全威胁”喘了口气，再次启程。原来自行车只是一个障眼法，在我们真正的路线里完全用不上自行车。我们爬上陡峭的山丘，又顺着松动的岩架沿着岩石小径向下。当他骑不下去的时候，禅杜就把自行车举过头顶，举重若轻。我开始对他身上那股傻乎乎农村男孩气质感到怀疑。我发现（虽然那是很久之后了）他几乎可以运用所有武器，“除了轻机枪（LMG）”他骄傲地告诉我。

三个裹着头巾，头上插着花，醉醺醺的帅气男性和我们一道走了半个小时，直到我们分开。日落时分，从他们的背包里传出了打鸣的声音。原来，他们在包里装了公鸡，本来是要带到市场上去买的，可惜没有卖掉。

黑暗似乎并没有影响禅杜的视觉，但我必须用火炬了。林里的昆虫们开始鸣叫，鸣叫声很快汇聚成了交响乐，我们被这美妙的声音笼罩着。我想仰望星空，但并不敢，我必须紧盯着地面，一步一步地小心着走。

我听见了犬吠声，但我不知道它距我到底有多远。地形变得平坦了，我偷偷地看了天空一眼，这让我心醉神迷。我希望很快就能到。“快了。”禅杜说，结果过了一个多小时，我终于看见了一些大树的轮廓——我们到了。

村子的面积似乎十分广阔，每座房子之间间隔很远。我们进入的房子十分漂亮。那里生了一团火，更多的人坐在外面，在黑暗中，我数不清有多少人，只是刚刚能看见罢了。周围响起窸窸窣窣的低语。“红色敬礼，同志。”“敬礼。”我说。我实在太累了。女主人让我进屋并且给我做了用四季豆烹制的咖喱鸡和红米饭，美味极了。她的孩子在我身边睡着了，银制的脚镯在火苗的跳动中闪烁着点点银光。

晚饭过后，我拉开我的睡袋。有一个奇怪的声音传来。原来，有人把收音机放到了我的睡袋里，它正在播放 BBC 印地语台。英国圣公会已经从吠檀多集团的奈彦吉利山项目中撤资，理由是环境以及对东加里亚空达部落权利的侵犯。我能听到牛铃声，鼻息，脚步声和牛喘气的声音。岁月静好啊，我闭上眼睛沉沉地睡去。

五点钟，我们起床了。在几个小时后我们穿过了另一条河，徒步走过一些美丽的村子。每个村子都有一排罗望子树守望着村庄，一如高大、仁慈的神灵。多么美丽的巴斯塔（Bastar）罗望子树。到了十一点，太阳高悬，步行已经失去了乐趣，我在一个村庄里停下来吃饭。

禅杜似乎认识房主人——一个美丽的小姑娘，她和禅杜打情骂俏。禅杜看上去有点害羞，也许是我在旁边的原因。午饭是生木瓜配木豆，红米饭以及红辣椒粉。我们要等到太阳不再那么毒辣的时候再出发。我们在凉亭里小憩了一会，这个地方有一种特别的美感，每一件景物都泾渭分明而又不可或缺，没有任何画蛇添足。一只黑母鸡在矮泥墙上踱步，竹方格稳定着茅草屋的椽子，并兼作储物架。这里有一把扫帚，两只鼓，一个芦苇编制的篮子，一把坏了伞，一堆被压平的空瓦楞纸箱。有个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我需要我的眼镜。我看见，箱子上面印着：标准功率 90 高能乳化炸药(2 级)SD CAT ZZ。

我们在两点继续出发。在我们要去的村子里，我们会见到一个女同志，她知道下一个目的地在哪而禅杜不知道。这里也有信息经济，没有人无所不知。但当我们到达村落的时候，那个女同志并不在这，这里没有她的消息。我头一次看见禅杜脸上笼罩着阴霾，我心中也是乌云密布的，我不知道他们的交流系统是什么样的，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呢。

我们停在一座废弃的教学楼外，在离村落的不远的地方。为什么这些政府的村庄学校就像一个个独立的堡垒呢？为什么每所学校都给窗户安上了铁栅栏，装上了滑动折叠钢门？为什么不是像普通的村落一样用泥和茅草搭房子呢？那是因为这些学校也用作兵营和仓库。“在阿布胡珈地区的村落里，”禅杜说，“像这样的学校……”他在地上拿树枝画了一个建筑平面图。三个八角形彼此连接在一起，形成了蜂巢状。“所以他们可以向任何方向开火。”他画了一个箭头来解释他的话，就像板球比赛里击球手的得分分析图（译注，指一种被用来分析击球手表现的图表，可以表现出击球手如何通过跑位得分，由多个箭头组成，形似作战地形图）。这些学校里都没有老师。他们都跑光了。你们把他们赶走了？不，我们只赶警察。那为什么教师会来到这里，来到丛林，他们明明坐在家都能拿到工资。问得好。

他告诉我这是一片革命新区，毛主义者最近刚刚进入这里。

大概二十个年轻人到了这里，有男有女。禅杜解释说这是村一级的民兵，是毛派武装的最基本单位。我之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人，他们穿着莎丽服，裹着头巾，还有一些人穿着磨损的橄榄绿迷彩服。男生们带着珠宝，帽子，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把前装枪，被称为巴马尔（bharmaar），还有些人拿着砍刀，斧头和弓箭。

一个男孩带了一门土制迫击炮，用三英尺长的镀锌管制成，里面被塞满了火药和弹片，随时可以开火。它的噪声巨大，并且是一次性的。但这仍能吓到警察，他们咯咯地笑着说。

战争似乎不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也许这是他们所在的区域在“和平行动”民兵组织的基地以外。他们刚刚完成了一天工作：帮忙在一些村社周围修建栅栏，让山羊无法进入农田，们十分欢乐并且充满好奇心，女孩们都很自信并且同男生相处的十分融洽。我对这样的事情很敏感，而且印象深刻。禅杜说他们的工作是巡逻并且保护周围的四五个村庄，并且在农田里帮闲，清理水井或者修理房屋——简而言之，就是做任何需要的事情。

仍然没有找到那个女同志。现在应该做什么？答案是什么也不做，只有在等待之余帮忙做个刀工。

在晚餐之后，所有人都静悄悄地排起了队，显然，我们要行进了。我们带上了所有的东西，包括大米，蔬菜和锅碗瓢盆，离开了学校并且列队走进了森林，在一个半小时之内到达了一处林间空地，并准备在此地休整。这里鸦雀无声。几分钟内，所有人都铺好了他们蓝色塑料布，这东西无处不在（没有它就没有革命）禅杜和曼图共用一张，他们分出了一张给我并且为我找到了最好的位置，靠着一块最舒适的灰色岩石。禅杜说他已经发信息给那位女同志了，如果她收到了那她明天一早就会到这，如果她真的收到的话。

这是我睡过的最美的房间，宛如身处万千星辰化作的宫殿，周围是这些陌生却可爱的孩子，他们总是对新鲜事物报以强烈的好奇心。确切无疑，他们都是毛主义者，但他们都会死吗？等待他们的是丛林作战学校吗？还有还有武装直升机，热成像和激光测距仪吗？

为什么他们必须要死？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仅仅是为了把这一切都变成矿石？我仍然记得我当时访问奥里萨邦的基耶哈尔露天铁矿。那里也曾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也曾有这样天真烂漫的孩子。而如今只留给大地的只有一道鲜红的裂痕，以及直灌口鼻的红色尘土。红色的水，红色的空气，红色的人，他们肺被灌满了红色尘土，连头发也被染成了红色。日日夜夜，卡车一辆接着一辆地隆隆驶过村庄，成千上万的卡车将矿石运往帕拉迪普港，从而达到中国。在那里，它会被变为汽车、烟雾和一夜之间突然出现的城市；变成让经济学家目瞪口呆的增长率；变成鼓动战争的武器。

除了一个半小时轮班一次的哨兵以外，所有人都入睡了。终于，我可以凝望星空了。我是在米那夏尔河的岸边长大的，过去我总是觉得在薄暮时分响起的蟋蟀声，是天上的星星迫不及待准备照耀大地的歌声。我惊讶于自己是多么热爱这里，在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另一个地方能让我留下来。我今晚应该谁？星空下的喀穆赖杜·瑞海儿？也许那个女同志明天会来。

他们下午早些时候到达了这里，我能从远处看见看见他们。他们中的十五个左右的人穿着橄榄绿的制服向我们跑来。即便距离很远，从他们奔跑的样子，我也能看出来他们是重要人物——人民解放游击军。热成像仪，激光瞄准步枪以及丛林作战学校都是为这些人准备的。他们携带着真正的利器，英萨斯步枪，SLR 步枪，还有两个人拿着 ak47。这个小队的领导是马德哈瓦同志，他来自安得拉邦的瓦朗加尔，九岁时就跟着印共了。他十分沮丧并且向我道歉，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说这其中出现了沟通失误，而这通常是不会发生的。我本该在第一天就到达主营地，有人在这场接力赛中把接力棒掉了，摩托车本来应该停另一个地方。“我们让你等了这么久，让你走了这么多，当听到你在这里的消息之后我们一路赶了过来。”我回答说没关系，我来的时候做好了去等，去走，去听的准备。他想让我们立刻离开，因为在营地里的人都在焦急地等待。

走到营地花了几个小时。当我们到达时天更黑了。这里有数层哨兵以及成同心圆状巡逻的巡逻兵。这里得有上百个同志排成两列。每个人都手持武器。他们笑着，开始唱歌：“Lal lal salaam, lal lal salaam, aane vaaley saathiyon ko lal lal salaam（向到来的同志致以红色敬礼）。”歌声悦耳动人，就好像这是一首歌唱河水潺潺或林树花开的歌曲。伴随着这首歌，同志们交相庆贺，相互握手，握拳示意。人们彼此祝贺，低声说着：“Lal salaam, mlal salaam...”

除了一大片铺在地上的蓝色塑料布外，在大概十五英尺的范围内没有任何“营地”的痕迹。我的房间有一个塑料布的屋顶，这是用来过夜的。可能是因为对我步行一天的奖励，也可能是因为即将到来的一切而对我的照顾，或者两者皆有。无论如何这是我在整个旅途中最后一次拥有屋顶。在晚饭时我遇到了纳尔默达同志（她是原住民妇女革命组织的负责人同时正在被通缉悬赏）、人民解放游击军的撒萝雅同志（她刚刚和 SLR 步枪一样高）、梅斯志（在冈德语里是黑姑娘的意思，同时她也在被悬赏）、萝比同志（技师）、拉朱同志（她是我刚刚穿越的那片分区的负责人）和维努同志【或者穆拉利、索努、苏希尔，想怎么叫都可以】，显然他是这些人中级别最高的，可能是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甚至是政治局的。他们没说，我也不去问。在我们之间有人说冈德语、亥比语、泰卢固语、旁遮普语和马拉雅拉姆语，只有梅斯会说英语（所以我们都用印地语交流。）梅斯是一位体型高大又十分安静的同志，她似乎不善言辞。但从她拥抱我时的反应能看出她酷爱读书，并且想在丛林里有书可读。当她愿意向我敞开满载悲伤的心房时，会向我诉说她的故事的。

坏消息来了。送信的带着“饼干”来了。手写的字条被叠起来并钉成小方块，有整整一袋，像薯片一样，这是来自各处的消息。警察已经在翁戈纳尔村（Ongnaar village）杀害了五个人，四个是民兵一个是普通村民，他们是：山都·波泰(25), 菲奥洛·瓦迪(22), 坎德·波泰(22), 拉莫利·瓦迪(20), 达尔赛·科拉姆(22)。他们本可以住在昨晚的星空之下的。好消息来了，一支小型分遣队带着一个胖乎乎的男青年，他也穿着迷彩，但看上去是全新的。所有人都对他们表示了钦佩，并对这次合作表达了意见。那个男青年看上去既羞涩又开心，他是到森林里给同志们看病的医生，而距上一次医生拜访丹达卡兰亚森林已经过了很多年了。

收音机里播放着新闻，内容是内政大臣同受“极左势力影响”的邦首席部长的有关战争事宜的会谈，恰尔肯德邦和比哈尔邦的首席部长故作姿态没有出席。所有坐在收音机旁边的人都笑了。选举前后，他们说，在竞选的过程中以及可能在邦政府组建一两个月之后，主流的政治家都会说类似于：“纳萨尔派是我们的孩子。”这样的话。你可以用表定个时，看看他们什么时候会改变想法，露出獠牙。

我被托付给卡姆拉同志。我被告知不能在不通知她的情况下离开自己的床铺哪怕五英尺，因为每个人都会在黑暗中失去方向感，然后彻底迷路（我没有叫醒过她，因为我睡的很死）。第二天早上，卡姆拉给了我一个被剪掉一只角的塑料袋。它曾经用来装阿比斯黄金精制大豆油。现在它是我的方便袋。在通往革命的路上什么也不能浪费。

（即便现在我也总是想着卡姆拉同志，她 17 岁，腰上总是别着一把土制的手枪。还有男孩们，他们的笑容多么灿烂。但如果她被警察碰到，她就会被处决，他们可能会先强奸她，而不会询问任何问题，因为她是一个“内部安全威胁”）

吃过早饭后，我发现维努同志（穆拉利、索努、苏希尔）正等着我呢，他盘腿坐在蓝色塑料布上，看上去与一个瘦弱的乡村教师无异。我要去上历史课，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一次关于关于丹达卡兰亚森林过去三十年的历史课，这段历史一直持续至今日，并在今天的战争中达到高潮。当然，这只是党的一家之言，但是又有哪部历史不是这样的呢？无论如何，要对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进行质疑、讨论，而不是仅仅被谎言蒙蔽（这正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就要将它公之于众。

维努同志总是那样平静，令人安心，他的声音温柔，在今后的日子里它总是在我完全失去信心的情况下出现。这个早晨他几乎毫不停歇地讲了几个小时的话，他像一个小商店的经理，拿着一大把钥匙，能打开迷宫般的储物柜，那里装满了故事、歌声和独到的见解。

维努同志隶属从戈达瓦里河到安得拉邦的七支武装中的一支，并且他早在三十年前的 1980 年六月就进入了丹达卡兰亚森林（党内称为 DK）。他是最早的四十九个人之一，他们是人民战争集团的成员，该组织是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分支，即最初的纳萨尔派。在康达帕利·西西拉马耶的领导下，人民战争集团在同年四月被宣布从印共（马列）脱离成为独立政党。他们决议要建立一支常备军，为此需要一个基地，丹达卡兰亚森林就将成为这样的基地。第一批小队被派遣至丹达卡兰亚森林，以勘察当地情况并开展建立游击区的活动。关于共产党是否应当建立常备军，以及“人民军队”的概念是否存在矛盾的争论由来已久。人民

战争集团建立军队的决定来自于其在安得拉邦的经历，在那里，“耕者有其田”的运动同地主爆发了冲突，并引来了警方的镇压，这让他们发现没有一支听党指挥的、素质过硬的军队就无法抵抗这种镇压。

[到 2004 年，人民战争组织融合了其他印共（马列）的分支，包括：党统一和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其活动在比哈尔邦和贾坎德邦的大部分地区，最终成为了今日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

丹达卡兰亚森林，用英国白人的话说，就是所谓的冈瓦纳的一部分，意思是贡德人的土地。今天，这座森林位于中央邦、恰蒂斯加尔邦、奥里萨邦、安得拉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交界，将一个麻烦的民族分成不同的行政区是他们的老把戏，但是毛主义者和毛主义贡德人可不管这些。他们脑海里的地图和这个完全不一样，就好像森林中的其他生物一样，他们有着自己的道路。对于他们而言，有道路不意味着顺路前进，反而意味着要跳过他们，否则，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会被伏击。尽管贡德人（被分为科亚部落和多拉部落）是绝对多数，但也有一些其他部落的定居点。那些非部落民的社群、商人和定居者，住在森林的边缘地带，靠近道路和市场。

人民战争集团并非第一批进入丹达卡兰亚的思想传播者。1975 年著名的甘地主义者老爹安特在瓦罗拉开设了他的布道场和麻风病院；同时，罗摩克里希纳传教团也已经开始在阿卜胡马德的偏远森林里开办乡村学校；在北巴斯塔尔，巴巴·比哈里·达斯发起了一场极端运动，要“把部落带回印度教的怀抱”，其中包括诋毁部落文化，诱导自我厌恶，并带来了印度教的丰厚大礼——种姓制度。第一批改变信仰的人是那些乡绅和大地主，比如马亨德拉·卡尔玛，那个和平行动民兵组织的建立者，被授予了杜维杰（即出生了两次的人）的地位的人，也就是婆罗门（当然这件事情肯定是一个骗局，因为没有人能变成婆罗门，如果他们能，我们现在就会有一个全是婆罗门的国家了）。但即使是这种冒牌的印度教也足够满足他们了，就好像饼干、肥皂、火柴和油等在村集市上出售的所有其他假货能满足村民一样。作为印度教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村子的名称也在土地记录中改变了，结果是大部分村子现在有两个名字，人和政府的名字也是一样。举个例子，英纳村（Innar village）被改为了钦纳里（Chinnari），选民名单上，部落民的名字被改成了印度名（马萨·卡尔玛变成了马亨德拉·卡尔玛）。而那些没有投入到印度教怀抱的人被称为“贱民”（意思是不可接触者），在这之后他们成为了毛主义者天然选民。

人民战争集团一开始在南巴斯塔尔和加德奇罗利地区活动。维努同志向我描述了他们刚到第一个月的一些细节：村民开始是如何不信任他们，不让他们进屋子，没有人给他们食物和水，警察传播谣言说他们是小偷，女性把他们的珠宝藏在木材炉的灰里，环境被搞得十分压抑。1980 年十一月，在加德奇罗利，警察对着村民议会开火，并且消灭了一整只小队，这是丹达卡兰亚第一次发生枪杀。这一次巨大的挫折，同志们被迫淌过戈达瓦里河撤回阿迪拉巴德。

但在 1981 年，他们又回来了。他们开始组织起部落民，使得部落民们在天度烟叶(译注：天度树又名科罗曼德尔乌木，是一种大型灌木，多见于奥里萨邦的中西部)的交易中索取更高的价格（这些烟叶被用来制作卷烟）。那个时候，大概五十片一捆的烟叶商人只需付 3 派萨。将完全不熟悉这种政治的人组织起来，领导他们斗争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

最终，斗争成功了，价格翻了一倍，涨到了一捆 6 派萨。然而，对于党而言，他们真正成功的是向人们展示团结的价值和采取政治谈判的新方式。今天在多次的斗争和组织下，一捆天度烟叶的价格涨到了每捆 1 卢比（似乎以如此快的速度涨到这个价格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天度烟叶的交易额到达了数十万卢比）。每一个季度政府招标时都会允许承包商采集一定数量的天度烟叶，通常在 1500 到 5000 标准袋之间，这被称为玛纳克博拉斯（manak boras），每一单位的玛纳克博拉斯有 1000 捆烟叶。

（当然没有办法确保那些承包商不会拿走比他们应得的更多的烟叶）当天度烟叶进入市场的时候是以千克为单位交易的，但随后狡猾的计算和称量系统将捆转化为玛纳克博拉斯，再变成千克，整个过程是控制在承包商手里的，而这就留下了操作空间，并且是最糟糕的那种。在最保守的估计下，每袋天度烟叶能盈利大约 1100 卢比（这还是在付给甲方每袋 120 卢比的

情况下)。即使按照这种标准计算，一个小承包商（能采 1500 袋的那种）也能在每季度获利 160 万卢比，至于那些大承包商（能采 5000 袋的那种）的盈利则达到了 550 万卢比。

如果以现实标准估计那会是这个数量的几倍。同时，“最严重的内部安全威胁”们直到下个季度才勉强站稳脚跟。

我们被一阵笑声打断。尼勒什，一位人民解放游击军的年轻同志一边拍打着自己，一边快步走向炊事区，当他靠近时我看见他正拿着一个大个的红蚁巢，蚂蚁爬在他身上到处都是，咬着他的胳膊和脖子。尼勒什仍然在笑着。“你吃过红蚁甜酸酱么？”维努同志问我。我小的时候在喀拉拉邦（Kerala）就见过红蚁，我还被它们咬过，但是我从没有吃过（甜酸酱的味道居然还不错，味道很酸而且富含叶酸）。

尼勒什来自比贾布尔，那是和平行动的中心地带。尼勒什的弟弟加入了和平行动组织，参与了烧杀劫掠的活动，并成为了特种警察（SPO）。他和他的母亲住在巴萨古达的营地，他的父亲拒绝同行并且留在了村庄里。事实上，这家人已经老死不相往来了。

后来，当有机会和他聊天的时候，我问尼勒什，为什么他的弟弟要做那些事情。“他那时候非常年轻，”尼勒什说，“他有了一个放纵自己的机会，一个烧杀抢掠的机会。结果他疯狂了，做了很多罪大恶极的事。现在他陷入了困境，他再也回不去村子里了，没有人会原谅他，他自己也知道。”

我们回到了历史课上。维努同志说，党的下一次斗争是对抗巴拉尔普尔的造纸厂。政府和塔帕尔财团签了 45 年的合同，以高额补贴开采 15 万竹子。（和铝土矿相比是九牛一毛，但也很高了）。每捆竹子会付给部落民 10 派萨，一捆竹子有 20 根（这和塔帕尔财团获得的利润是天壤之别）。在长期的组织和斗争后，部落民和造纸厂进行了公开谈判，让每捆竹子的价格翻了两番，到了 40 派萨。对于部落民而言，这是巨大的成就。其他政党也做了承诺，但都没有兑现。这时候，人们开始接近人民战争集团并且询问能否加入。

但是烟叶、竹子和其他森林特产的政治活动都是季节性的。真正长期的问题，以及人民痛苦的真正来源，是森林部门这个最大的地主。每个早晨，部门官员，甚至是他们中最年轻的会如同梦魇一般出现在村庄里，阻止人们耕作他们的土地，捡拾柴火，采摘叶子，收获水果，和放牧，简单来说就是阻止他们活下去。他们把大象带到杂草丛生的土地上，当它们经过的时候会洒下阿拉伯胶树的种子以此损毁土壤。人们会被殴打，逮捕，羞辱，他们的庄稼会被破坏。当然，从森林部门的观点来看，这些都是参与到违宪活动中的非法分子，并且森林部门是唯一一个贯彻法治的部门（至于他们对女性的性剥削只是他们自认为在艰难境遇中的一点小福利而已）。

人民对于这场斗争的参与使得印共更有底气，他们决定共同与森林部门进行斗争，这鼓励了人们占领森林并在此耕作的行动。森林部门为了报复，烧毁了在森林地区建立起的新村庄。在 1986 年，政府宣布在比贾布尔建立一个国家公园，这意味着 60 个村庄将被驱逐，它们中超过一半已经迁出，当共产党进入的时候国家公园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开始，这让森林部门无法进入该区域。有几次，森林部门的官员被村民抓到，并被绑在树上殴打，这是对于几代以来剥削的宣泄性报复。最终，森林部门落荒而逃。在 1986 到 2000 年间，印共重新分配了三十万英亩的林地，维努同志说在丹达卡兰亚森林里再也没有无地的农民了。

对于今日的年轻一代而言，森林部门的记忆已经淡去，母亲讲故事讲给孩子，那是一个屈辱而饱受奴役到难以置信的过去。对于老一辈而言，从森林部门中解放意味着真正的自由。他们能触碰到它，品尝到它，甚至比印度独立的自由还要真实。他们开始团结在党的周围，并同党一起奋斗。

第七小队取得了很大进展。他们的影响现在遍布 6 万平方公里的森林中，成千上万的村庄里，和上百万的人民中间。

午时左右，另一支人民解放游击军分遣队抵达，那是一个由高个子、轻快、孩子气的男人领导的小队，这位同志有两个名字：苏克德夫和古萨·乌森迪，但这两个名字都不是他的，苏克德夫是一位深受爱戴的烈士的名字（在这场战争中，只有死者才可以安全地使用他们的真名），至于古萨·乌森迪，许多同志都曾使用过古萨·乌森迪这个名字。所以即使苏克德夫接下的旅行都和我在一起，我也不知道要如何再找到他，不过至少能在各种地方听出他的笑声。他说，他是 1988 年来到丹达卡兰亚森林的，当时人民战争集团决定将三分之一的部队从北特伦加纳派遣到丹达卡兰亚森林。他穿着考究，穿着“文职”（冈德语是“文职服”）而不是“正装”（毛主义者的“制服”），可以冒充一名年轻的执行官。我问他为什么不穿制服。

他说他一直在旅行，刚从卡恩凯尔附近的高止山脉凯什卡尔段回来。有报道称，一家名为瓦达塔（Vedanta）的公司所关注的铝土矿储量有 300 万吨。

果然，我的直觉是正确的。

苏克德夫说他去那里测量人们的体温，来看看他们是否做好了战斗准备。“他们现在想要小队，还有枪。”他把头往后仰，大笑起来，“我告诉他们这可不容易，老兄。”从聊天的主题和携带 AK-47 的轻松自如里，我可以看出他也对人民解放游击军很有信心。

从林哨兵到了。有一块“饼干”要给我！是维努同志寄来的，他在一张折好再折好的小纸片上，写下了一首他答应寄给我的歌词。纳尔默达同志读到信时会心一笑，她知道这个故事。故事可以追溯到 80 年代，大约在人们刚刚开始信任党的时候，人们带着他们的问题（如维努同志所说的），他们的“内部矛盾”来到这里。妇女们是第一批来的。一天晚上，一个老太太坐在火炉边，然后站了起来给达达（dada）的记录唱了一首歌。她是一个玛蒂亚人，在玛蒂亚人中有妇女在结婚后脱掉上衣，保持胸部裸露的习俗。

他们说我们不能保留我们的衬衫，达达，达科尼利，
他们让我们把它们脱下，达达，
我们犯了什么罪，达达
世界已经改变了，对不对达达
但是当我们去市场的时候，达达，
我们得半裸的去，达达，
我们不想要这样的生活，达达，
去告诉我们的祖先，达达，

这是党决定解决的第一个妇女问题。这个问题必须用外科手术工具小心地处理。1986 年，党建立了部落妇女组织，然后发展成为了革命部落妇女组织，现在有 9 万加入的成员，它很可能是印度最大的妇女组织。（顺便说一下，她们都是毛主义者，共有 9 万人。她们会被“消灭”吗？那么“意识戏剧论坛”的 10000 名成员呢？他们也是吗？）革命部落妇女组织反对部落民中的强迫婚姻和诱拐传统，反对让月经期的妇女住在村外森林小屋里的习俗，反对重婚和家庭暴力。但是它还没有赢得所有的战斗，但是哪个女权主义者有呢？例如，即使今天，在丹达卡兰亚森林，妇女也不能播种。在党的会议上，男人们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应当予以取消。但实际上，他们根本不允许这样做。因此，党决定，妇女可以在属于人民政府的公共土地上播种。在那片土地上，她们可以播种，种植蔬菜，修建拦水坝。这是一次半胜，而不是一场完整的胜利。

随着警方的镇压在巴斯塔的不断加剧，革命部落妇女组织的妇女已经成为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她们成百上千地聚集在一起，与警察进行物理对抗。革命部落妇女组织的存在，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态度，并且减轻了针对妇女的许多传统歧视。对于很多年轻女性来说，加入党，特别是加入人民解放游击军，成为了她们摆脱社会窒息的一种方式。苏希拉同志，一位革命部落妇女组织的高级干部，她谈到了“和平行动”民兵对革命部落妇女组织妇女的愤怒。她说他们的口号之一是“Hum Do Bibi layenge! Layenge!”（我们将有两个妻子！我们会的！）许多强奸和野兽般的性侵都是针对革命部落妇女组织的成员的。但是许多目睹了野蛮行为的年轻女性加入了人民解放游击军，现在女性占其干部的 45%。纳尔默达同志派人去请她们中的一些人，她们一会儿就加入了我们。

弗琳克（弗琳克）同志的头发很短，用冈德语来说叫鲍勃头，她很勇敢，因为在这里，“鲍勃头”的意思是“毛主义者”。对警方来说，这是足够执行即刻处决的证据。2005年，弗琳克同志的村庄——科尔马（Korma）遭到了那加营和“和平行动”民兵的袭击。当时，弗琳克是村里的一个民兵，她的朋友露基（Lukki）和苏基（Sukki）也是革命部落妇女组织的成员。在烧毁村庄后，纳加营抓住了露基、苏基和另外一个女孩，轮奸并杀害了她们。“他们在草地上强奸了她们”弗琳克说“但是在之后，就没有草剩下了。”已经好几年了，纳加营已经走了，但是警察仍然会来。“他们需要女人或小妞的时候就来。”

阿吉塔也有一个鲍伯头。“和平行动”民兵来到格尔西——她的村子，把三个人淹死在纳奥捞河里。阿吉塔曾经是民兵的一员，跟着朱杜穆走到一个离村子很近的叫做巴鲁·那·度迪克的地方。她看到他们强奸了六个女人，并射中了一个男人的喉咙。

拉克希米同志是一个漂亮的长辫子姑娘，她告诉我，她看到“和平行动”民兵烧毁了她的村庄——沈吉奥的三十栋房子。“那时我们没有武器，”她说，“除了看着，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她之后很快就加入了人民解放游击军。拉克希米是2008年那会儿花了三个半月穿越丛林到达奥里萨邦纳亚格尔的150名游击队员之一，她们在那里突袭了警方的一个军械库，缴获1200支步枪和20万发弹药。

在2004年，“和平行动”民兵开始猖獗之前，苏米特洛同志加入了人民解放游击军。她说，她加入人民解放游击军是因为她想离家出走。“女人在各个方面都受到控制，”她告诉我，“在我们村里，女孩不允许爬树，如果做了的话，她就得付500卢比或一只母鸡的罚款；如果一个男人打了一个女人，而女人还手打男人的话，她就得给村里一只山羊；男人们一起上山打猎的几个月时间里，女人不允许接近猎杀；最好的肉留给男人吃，女人甚至不允许吃鸡蛋。”这难道不是加入游击队的好理由吗？

苏米特洛讲述了她曾在革命部落妇女组织工作时的两个朋友，迪拉姆·帕尔瓦蒂和卡姆拉的故事。迪拉姆·帕尔瓦蒂来自南巴斯塔的巴里卡亚村。和其他人一样，她也看到了“和平行动”民兵烧毁了她的村庄，然后，她就加入了人民解放游击军，在高止山脉凯什卡尔段工作。2009年，她和卡姆拉在该地区组织了3月8日妇女节的庆祝活动。她们一起呆在瓦迪勾村外的小茅屋里，警方在夜间包围了小屋并开火。卡姆拉进行了还击，但仍不幸遇害。帕尔瓦蒂逃跑了，但第二天就被发现并处死。

这就是去年妇女节所发生的事情。然后这里有篇来自一家全国性报纸关于今年妇女节的报道：巴斯塔叛乱分子为妇女争取权利（阿尔汗·凯姆，《今日邮报》，赖布尔，2010年3月7日）

政府可能已经停止一切行动，以打击国内的毛主义威胁。但是，恰蒂斯加尔邦的一部分反叛分子有着比生存更紧迫的任务。随着国际妇女节的临近，巴斯塔地区的毛主义者呼吁举行为期一周的“庆祝活动”，以倡导妇女权利。海报也张贴在巴斯塔地区的比贾布尔。自称妇女权利拥护者的呼吁让州警察大吃一惊，巴斯塔地区的T·J·朗库默总检察长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纳萨尔派的这种呼吁，他们只相信暴力和流血。”

然后报告继续说：

“我认为毛主义者正试图反击我们非常成功的群众宣传活动（Jan Jagran Abhiyaan）。我们开展这项活动的目的是赢得公众对绿色狩猎行动的支持，这项行动是由警方发起的，旨在根除左翼极端分子。”总检察长说。

这种恶意和无知的混合体并不罕见。古德萨·乌森迪，党目前的编年史家，比大多数人更了解这一点。他的小电脑和MP3录音机里充满了新闻报道、否认、更正、党内文献、死者名单、电视剪辑和音频和视频资料。“成为了古德萨·乌森迪最糟糕的事情”他说，“就是宣布从未发布的澄清。我们可以拿出一本厚厚的书来说明我们未发表的澄清，以及他们所说的关于我们的谎言。”他说话时没有一丝愤慨，实际上是带着某种乐趣。

“你不得不否认的最荒谬指控是什么？”

他回忆过去。“2007年，我们发表了一份声明，说‘Nahi bhai, humney gai ko hathode say nahin mara.’（不，兄弟，我们没有用锤子杀死奶牛）。2007年，拉曼·辛格政府宣布了一项“奶牛计划”，一项选举承诺，每一个部落民都被提供了一头奶牛。一天，电视台和报纸报道说纳萨尔派袭击了一群牛，用锤子把它们打死，因为他们反印度教反印度人民党。你可以想象发生了什么，我们发布了否认。几乎没有人传播它。后来发现，分发奶牛的那个人是个流氓，他把它们卖了并说我们伏击了他，杀了牛。”

那么最严重的是？

“哦，有很多个，毕竟他们正在进行一场运动。当“和平行动”民兵开始的第二天，他们袭击了一个叫厄姆比里的村庄，烧毁了它，然后所有的人，“和平行动”特种警察、纳加营、警察，都向高筑巴尔（Kotrapal）移动……你一定听说过高筑巴尔吧？这是一个著名的村庄，它因拒绝投降而被烧毁了22次。当“和平行动”民兵到达科特拉帕时，我们的民兵正在等待他们。他们准备好了一场伏击。民兵杀死了两名“和平行动”特种警察，俘虏了七名士兵，其余的逃走了。第二天，报纸报道说，纳萨尔派屠杀了可怜的部落民。有人说我们杀了数百人。即使是像《前线》这样受人尊敬的杂志也说我们已经杀了18名无辜的部落民。即使是对事实一丝不苟的人权积极分子K·巴里古巴尔，他也这么说。我们发了一份澄清函，没有人发表它。后来，在他的书中，巴里古巴尔承认了他的错误……但谁注意到了呢？”

我问被俘的七个人发生了什么事。

“地区委员会召集了一个人民法院（Jan Adalat）。有四千人参加了。他们听了整个故事。其中两名“和平行动”特种警察被判处死刑。有五个人被警告然后被放走了。人民做决定。即使是告密者——现在正在成为一个大问题——人们也会倾听案件、故事、供词，然后说“iska hum risk nahin le sakte”（我们不准备承担信任这个人的风险）或“iska risk hum Lenge”（我们准备承担信任这个人的风险）。新闻界总是报道那些被杀的告密者，从不报道那些被释放的人。所以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嗜血的过程，每个人都会被杀死。这不是复仇，而是关于生存和拯救未来的生命…当然也有问题，我们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们甚至在伏击中杀死了错误的人，以为他们是警察，但这不是媒体描述的那样。”

令人害怕的“人民法院”。我们如何接受它们？或者赞成这种形式的粗鲁正义？

另一方面，“交锋”的假象和其他——最糟糕的简易司法形式——从印度政府那里得到警察和士兵的勇敢奖章、现金奖励和无休止的晋升？他们杀得越多，得到的回报就越多。他们称之为“勇敢的心”，即“交锋专家”。我们被称为“反国民”，是敢于质疑他们的人。那么关于最高法院明目张胆地承认它没有足够的证据判处穆罕默德·阿夫扎尔（2001年12月议会攻击中被指控）死刑，但还是进行了处决该怎么说呢？因为“只有对罪犯判处死刑，社会的集体良知才会得到满足。”

至少高筑巴尔人民法院的案件中，全体成员是亲自到场作出决定的。这不是那些很久以前就失去了与普通生活的联系，自以为是代表一个缺席的集体发言的法官所做出的决定。

我想知道高筑巴尔的人民做了些什么？叫警察来？

鼓声开始变得非常响了。是庆祝的时间了。我们走到平地上。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这里一片人山人海，最狂野、最美丽的人民，穿着最狂野、最美丽的衣服。男人似乎比女人更加关注自己。他们的头上饰有羽毛，脸上有纹身。很多人都化了眼妆，在脸上涂上白色的粉末。这里有很多民兵，姑娘们穿的纱丽服，有激动人心的颜色，肩上漫不经心地挂着步枪。有老人，孩子，还有红色的彩旗划过天空。

凌同志在讲话，还有几位人民政府的其他干部。纳艾缇同志是一位非凡的妇女，自1997年以来一直在党内工作，她对国家构成了巨大的威胁，2007年1月，因为听说她在因呐尔村，超过700名警察包围了那里。纳艾缇同志被认为如此危险，被如此拼命追捕，并不是因为她指挥了许多伏击（尽管她确实这么做了），而是因为她是一个为村里人所热爱的部落妇女，是一个真正鼓舞年轻人的人。她肩扛着AK（这是一把有故事的枪。几乎每个人的枪都有一个故事：从谁那抢的，怎么抢的，谁抢的）说话。

“意识戏剧论坛”的一个剧团表演了内容关于邦卡尔起义的戏剧。邪恶的白人殖民者戴着帽子和金色的稻草做的头发，被阿迪瓦西斯人欺负和殴打——这在观众中引起了无穷的乐趣。另一个来自南根加拉奥（South Gangalaur）的剧团表演了一个名为《血猎的故事》的戏剧。约利为我做了翻译。这是两个老人去寻找他们女儿的村庄的故事。当穿过森林时，他们迷路了，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毁了，无法辨认。“和平行动”民兵甚至烧毁了鼓和乐器。这里没有灰烬，因为一直在下雨。他们找不到女儿，只能开始悲伤地唱歌，听到他们的歌声，女儿从废墟里向他们歌唱，她唱道：“我们村的声音被压制住了。不再有淘米声，不再有井边的笑声。不再有鸟，不再有咩咩叫的山羊。我们幸福的结实的细绳已经被折断了。”

她父亲唱到：“我美丽的女儿，今天不要哭泣。每个出生的人都必须死亡。我们周围的这些树会倒下，花开花落，总有一天这个世界会变老。但我们为谁而死？总有一天，我们的劫掠者会学到，总有一天真理会盛行，但我们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几千年都不会忘记你。”

之后是几次演讲。然后鼓声和舞蹈开始了。每个人民政府都有自己的剧团。每个剧团都有自己的舞蹈。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到来，拿着巨大的鼓，跳出狂野的故事。每个剧团唯一的共同特征就是糟糕的矿工，戴着头盔和墨镜，经常抽烟。但是他们的舞蹈没有任何僵硬或机械的地方。他们跳舞时，尘土飞起，鼓声震耳欲聋。渐渐地，人群开始摇摆起来，然后跳起舞。他们以六七排的队伍跳舞，男人和女人分开，双臂搂着对方的腰。有着上千人的阵势。

这就是他们来这里的目的，为了这个。在丹达卡兰亚森林森林里，幸福被很严肃的对待。人们要走上好几英里，好几天，来一起欢宴、唱歌，在头巾上插上羽毛，在头发上插上鲜花，搂着手臂，喝着马华酒，整夜跳舞。没有人会独自唱歌或跳舞。这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能表明他们对一个企图消灭他们的文明的蔑视。

我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在警察的眼皮底下发生的。就在绿色狩猎行动中。

一开始，人民解放游击军的同志们看着舞者，拿着枪站在一旁。但是，一个接一个地，就像那些不能忍受站在岸边看其他鸭子游泳的鸭子一样，他们也加入进去开始跳舞。很快就出现了橄榄绿舞者的队伍，与其他所有的颜色一起旋转。然后，几个月、几年不相见的兄弟姐妹、父母、孩子和朋友，有时会相遇，这些队伍会分散并重组，橄榄绿分散在旋转的纱丽、鲜花、鼓和头巾中。这无疑是一支人民军队，至少现在是这样。毛主席所说的“八路军是鱼，老百姓是水”，在这一刻，是真的。

毛主席，他也在这里，也许有点孤独，但出席了。在红布屏幕上有一张他的照片，马克思也在，纳萨尔派运动的创始人和主要理论家查鲁·马宗达也在这，他直白的言辞崇尚暴力、鲜血和殉道，而且经常使用一种粗糙的语言，这种语言几乎要灭绝了。站在这里，在地震节，我忍不住想，他对这场革命的结构如此重要的分析，已经从它的情感和图像中移除了。当他说只有“一场歼灭战”才能产生“一个敢于面对死亡、不受任何利己思想影响的新人”——他能想象，在夜色中跳舞的古老的人们，会是那些肩负着梦想的人们吗？

对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人巴萨瓦拉吉的采访

二〇一二年

部落民；在丹达卡兰亚屠杀超过 250 名部落民；2010 年一月在 Phulwaria Kodasi (比哈尔邦扎穆伊县)屠杀了八名革命积极分子；九月在同一个县的恒河岸边有十名革命积极分子遭到屠杀和毒害；2012 年 6 月 28 日在恰蒂斯加尔邦的比贾布尔县的“Basaguda-Sarkinguda”发生了最近的屠杀，一次二十人的屠杀——所有这数十起屠杀都是印度统治阶级以清除内部威胁的名义，对人民发动战争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值得大家注意的情况是，绿色狩猎行动并不是只限于毛主义运动的地区。任何证明对公司企业劫掠构成障碍的人和组织，都将被视为这一行动的敌人。其目的是把由西孟加拉邦、贾肯德邦、比哈尔邦、奥里萨邦、恰蒂斯加尔邦、安得拉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构成的广大区域，从所谓的“红色走廊”转变为“公司走廊”，并且抹掉所有被认为是障碍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一些民主人士把绿色狩猎行动说成是“对人民的战争”。很明显，人民战争就是对绿色狩猎行动或者“对人民的战争”的回应。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协调争取人民政治权利的群众斗争和武装斗争的关系，使人民懂得人民战争只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才发动的，让人民展示出自己的创造力和勇气，以此给出回应。只有通过人民战争才有可能阻止和击败绿色狩猎行动，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人民战争定义为所有那些被绿色狩猎行动作为打击目标的阶级和人群，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战斗，反对公司企业，以及对这些公司唯命是从的封建和官僚买办资产统治阶级。如果人民战争要达成其目标，毛主义者的原则主张，“‘武装斗争’是斗争的首要形式，而人民军队是组织的首要形式。”所以，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游击军在游击区发动的游击战争和战略地区的红色抵抗区在人民战争中扮演了突出的角色。如果没强大的群众基础，要发动游击战争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要唤醒那些在帝国主义者、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大地主脚下被碾碎了的被压迫群众，建设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四个阶级构成的统一战线。我们采取合法-非法，武装-非武装的群众斗争，就日常问题，政治和权利问题以公开和秘密的方式开展斗争。被压迫群众正以各种方式开展斗争。我们党致力于确保所有这些斗争是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而发动，并协调其与通过推翻剥削统治阶级统治以获得政治权力的军事斗争之间的关系。

问题 2：政府正运用低烈度冲突（LIC）策略来打击毛主义者的起义。对于政府的这一策略，您的回答是什么？

巴萨瓦拉吉：印度统治阶级正使用美帝国主义传授的低烈度冲突 (Low Intensity Conflitt) 的策略，集中全部国家机器来清除我们党领导的革命运动。这是事实。所有正在反抗着国家暴力的民主人士都知道这个事实。低烈度冲突不过是封建政治法则的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形式，它宣称所有的敌人都必须用各种办法——深思熟虑、诱惑、分割和黏着——加以摧毁。在这之中，毫无正义可言。它的目标就是清除敌人（对统治阶级来说，敌人就意味着毛主义者，即那些代表工人农民、中间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人）。美帝国主义制定的低烈度冲突策略是当前镇压反叛的理论。

低烈度冲突是帝国主义（特别被美帝国主义）制定并运用的反革命理论，用来反对二战后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群众的斗争。二战后，帝国主义从抵抗革命所遭受的失败中取得了教训——法国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英国帝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塞浦路斯和马来西亚；美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特别是在越南——于是就制定了反革命作战方法，比如低烈度冲突策略，以对抗持久人民战争和民族解放运动。这一策略把人民从取得政治动员和在革命组织的领导之下的团结，发动武装斗争的方向引开。换句话说，低烈度冲突的目的就是要摧毁正义的革命斗争，镇压作为革命战争基础和支持者的人民，让他们投降。这一策略正公开地和秘密地，直接地和间接的，用军事的和非军事的方法，以欺骗性的方式在政治、意识形态、组织、军事、军事以及文化领域实施，而且有着中期和长期计划。帝国主义和作为其忠实听差的印度统治阶级是不会停止阴谋诡计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它是最具欺骗性、反革命、残暴和破坏性的政策。

在二战中，帝国主义相当程度地虚弱了。对殖民地非直接的统治取代了直接的统治，新殖民主义取代殖民主义，成为了普遍的特征。甚至在半殖民地完成反封建民主革命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胜利之前，那些与帝国主义者相勾结，作为他们的忠实走狗，披着民族独立

的外衣攫取了权力的地方大地主和官僚买办们执行着独裁统治，作为新殖民主义剥削的基础尽职尽责。同时，毛主义和持久人民战争分别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阶段和殖民地半殖民的解放道路取得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群众的认同。随着苏联解体并从超级大国的位置上跌落下来，美国就成为世界警察和被压迫民族、人民和革命运动的头号敌人。由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继续面临危机，而包括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内的所有措施都失败了，资本主义就陷入一个全世界范围的剧烈危机。半殖民地封建社会的独立、主权和民主就暴露出其虚假性，而这些国家统治者也暴露为一群帝国主义的买办和傀儡，暴露为人民的压迫者，暴露为民主、进步、自由、主权和独立自主的大敌，暴露为所有群众运动的主要障碍。很久之前，一些国家的毛主义政党就采取持久人民战争的道路，建设人民军队，发动游击战争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低烈度冲突才制定出来，作为帝国主义继续他们新自由主义剥削和压服任何类型的反帝国主义运动、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反抗的多管齐下的策略。

战争是美国经济的基础。只有靠着卖武器、军事相关的科技、战机、无人机和战争物资，美国经济才能存活。只要战争一停止，美国经济就垮了。在所有实施低烈度冲突策略的国家，帝国主义正在迅速地把经济、政治、文化、公民、行政、法律和军事部门和机构转变为法西斯主义的机构。作为这一过程的组成部分，我们国家的统治阶级正迅速地大规模地组织特殊警察、准军事部队和军事部队，其邪恶意图是要瓦解我们国家的人民战争、克什米尔和东北部地区的正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并使人民屈服。他们正在中央和各邦建设特殊情报部门。整个市政—军事部门都集中于中央控制之下。他们正大规模地实施心理战，将人民从基本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革命运动道路上引开，把他们推向虚假的发展和和平。他们使用特种部队，以镇压叛乱行动的名义，实施不人道的屠杀和破坏。心理战也同样猛烈地执行着。当这些战争和行动正在广泛和猛烈地进行的时候，国内独裁和帝国主义的控制也在同样的程度上增长着。由此，对被压迫民族和群众的剥削压迫也就在同样的程度上增长着。另一方面，日益加剧的世界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危机正动摇着我国的各个方面。我们国家正日益落入帝国主义之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迅速地恶化。由于印度统治阶级从1991年以来，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帝国主义机构结构借了数十亿美元的外债，我们国家的经济正临近崩溃。正因为这个原因，印尼、阿根廷、乌拉圭、墨西哥和秘鲁等国家的经济陷入了债务危机，由于中小工业的破产、失业、购买力的下降和物价上升而崩溃。

我们国家正在重复这一经历。尽管知道这一点，帝国主义者和我国买办统治者的智库们却正在宣传印度将在2030年成为超级大国。他们正试图让我国成为中国的初级竞争对手。帝国主义者的数十亿美金滚滚而来，就为了让心理学家建立心控术手册，对人民发动心理战，改变他们的心智，比如说，让他们相信一个正陷入危机的国家会发展成为超级大国。实际上，除了亿万富翁百万富翁，普通群众都受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带来的强烈影响。由此，所有的社会矛盾和大的、基本的与主要的基础性的矛盾一起，都激化了。与帝国主义和买办统治者对低烈度冲突策略的期望相反，我们的党印共（毛）领导的人民战争正曲折地发展着，其发展方式证明低烈度冲突策略一定最终会被击败，而人民的胜利却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民族运动也正面临曲折，但他们也一直在发展。所有这些都证明，通过持久人民战争击败低烈度冲突是可能的。

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详细地讨论过帝国主义的低烈度冲突策略，并在2008年12月制定了反击并最终击败它的策略。我们相信，如那个策略中提到的，通过专注于意识形态、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军事事务，我们是能够击败它的。

因此，我们在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策略的问题上是坚定的，因为这一路线和策略会让我们的革命运动在持久人民战争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在策略问题上，我们是灵活的。我们努力在阶级斗争中广泛地发动被压迫群众，传授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好让亿万劳动人民在人民战争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们在强化反对改良主义、经济主义、修正主义、甘地和平、后现代主义、虚假民主和虚伪独立等被证明是这一过程障碍的思想的斗争，并加深人民对我们的理解。

我们正努力发展和巩固我们的群众基础。我们坚定地坚持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努力对群众进行政治动员，使他们参加到人民战争中来。我们努力通过动员被压迫阶级和阶层的群众，建设一个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我们正在通过扩大和加强游击战以扩展人民战争到全国各地，我们使用这样的观点工作着。我们党努力通过革命宣传来回击剥削统治阶级的大

规模心理战和龌蹉的宣传。这种心理战和宣传正是试图摧毁毛主义人民战争的低烈度冲突的一部分。关于革命运动的事实不时地会摆在人民面前。

问题 3：政府拥有现代科技。政府有卫星、无人机、卫星定位系统、现代电信和通讯控制作战室，在不远的将来，还会使用机器人。你们会怎样反击这些高科技敌人呢？

巴萨瓦拉吉：1956年7月14日，毛泽东同志在他与两名拉丁美洲公共人士谈话中说：

“现在美帝国主义很强，不是真的强。它政治上很弱，因为它脱离广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是纸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我看美国就是个纸老虎。……我们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从战略上来说的。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从每一局部来说，要重视它。它有爪有牙。要解决它，就要一个一个地来。比如它有十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它还有九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八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美国现在还有力量，每年产一亿多吨钢，到处打人。因此还要跟它作斗争，要用力斗，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争夺。这就需要时间。”

——《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我们从伟大导师毛泽东的上述话语中能懂得些什么呢？我们懂得，不是现代科学技术决定战争结果，人的意识作用才是决定性的因素。无论敌人多么强大，只要他们是反动派和反人民的，当他们把非正义的战争强加到人民头上而面对着人民的怒火的时候，他们在政治上就会变得非常虚弱。反对敌人的人民中有90%会联合起来，团结力量，击败敌人。显然，印度政府拥有非常强大的国家机器，而且它的毒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与日俱增。他们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那里，获得了大量的支持和援助。所以我们也懂得，推翻印度政府是不容易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思考为什么当时拥有高科技的美国，却也在数次侵略战争中遭到失败。1965-1970年，美国在越南战争遭到致命打击。然而，那时的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在五十年代以前得到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帮助，后来又得到中国的帮助，一直到1976年。尽管现在没有社会主义国家，但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阿拉伯人民反对专制统治的潮涌，帝国主义国家大规模发展着的工人阶级斗争，还有一些国家的伊斯兰游击队反对英美这样的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让帝国主义不能安眠。因此，在过去的十年间，美国领导的北约部队不得不从伊拉克撤出。他们还准备在未来两年内从阿富汗撤军。之所以这么做，无非是因为他们违背人民的意志诉诸侵略战争，实施屠杀，通过剥削压迫把人民推向街道。所以，尽管现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大好革命形势也正在全世界发展。如果我们可以灵巧地利用这一形势，革命力量会有充足的机会胜利地发展。

只要印度统治阶级继续针对人民的战争，进行剥削压迫，对无辜的人民实施屠杀，他们就不可能在战争中获胜，无论他们多强大，无论他们拥有多少现代武器。他们不可能把人民争取到他们那边。然而，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忘记，就战争中的手段来说敌人是强大的。我们党把这一事实，以及其他类似的事实铭记在心，走持久人民战争的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印度赢得革命的胜利。我们沿着持久人民战争这条最终会推翻敌人的道路，一点一点破坏，在解放乡村之后包围城市，并最终推翻敌人。事实上，GPS系统、无人机、直升机、强大的扫描机和其他现代科技并不像敌人所宣传的那样强大。借此机会我们要指出的另一个事情，那就是任何武器都有对抗它的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教会我们的一个基本思想。在剑术中，盾是为了防御剑而创造出来的。在拳击中，为了防御击打，才发明了抵挡防守术。防御行动是为了防守敌人的进攻行动才制定出来的。发明鱼雷是为了摧毁战列舰。为了打击战机和直升机，高射炮才被引入战场。美国军事专家最近自己都声称，现在被称为非常强大的无人机，有可能被“电子欺骗技术”引导偏移航道。最近，伊朗情报人员就使用这种技术，让美国一架监视无人机降落在他们的国土上并俘获了它。任何学过军事科学的人都不会害怕武器。特别是我们党，用毛主义的人民战争理论（在20世纪以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而闻名）武装起来，所以从不会害怕。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对于反动派使用的任何策略，人民都有能力使用反制措施。二战中法西斯主义者希特勒占领苏维埃俄国的时候，苏联人民团结一致，通过革命群众和共产主义者的牺牲，赶走了希特勒的军队。对自己拥有最现代的原子弹感到傲慢的美帝国主义，并没有在击败希特勒的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人民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科技而是人。敌人的现代技术或者在人民的洪流中被摧毁，或者被化解。当人民带着革命精神参与到人民战争中，工农和其他被压迫群众会在党的领导下使用

民安全委员会”、“土地军团”(Bhumi Sena)等,社会法西斯主义的 Harmad Vahihi、“和平军”歹徒,流氓头子和各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政党的残酷政治领导人都被消灭了。

·在敌人的政治权力已经被摧毁的战略地区,人民解放游击军是建设潘查雅特级、地区级和区级革命人民委员会的法宝。

·人民解放游击军是完成政治、组织、宣传、防御和生产任务的首要机构。

印度的红军支队——人民解放游击军是我国和全世界被压迫镇压群众和民族的一线希望。

唤醒了妇女。妇女能顶半边天。在政治、组织、军事、文化和其他领域发展她们,使她们能够在斗争中能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帮助劳动阶级妇女取得自立。

问题 5: 如果警察和准军事部队未能成功回击毛主义力量,政府准备部署军队。你们会如何反击军队呢?

巴萨瓦拉吉:我们会如何反击军队,这取决于印度军队部署到我们的地区来的目的。实际上,国家机器由军事力量(军队、准军事部队、特殊部队和警察部队)、司法系统、监狱和管理国家事务的官僚机构组成。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它的军事武装力量。所以,军队属于国家。世界上没有不属于国家的军队。但是是哪种国家呢?当前的印度国家机器作为服务于帝国主义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统治阶级的机构,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工具。因此,印度军队作为英帝国主义留给了印度买办政府的遗产,也同样是反革命的。

根据印度宪法,印度军队的主要任务保卫国家边境,防御其他国家侵略,以及在发生自然灾害时为人民服务。但印度政府却多次怂恿自己的军队对付自己的人民。一名军方官员曾指出一个事实,那就是印度军队参与的边境战斗仅仅 143 天。以所谓内部安全的名义,军队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以“从尼扎姆(Nizam,1793—1950 年间统治印度海得拉巴的土邦君主的称号——译者注)统治下解放”为托词,第一次对特伦甘纳人民发动了战争(从 1948 年九月到 1951 年 10 月)。后来,军队占领了东北部邦和克什米尔。在 1971 年七月,军队对比尔普姆邦革命群众展开镇压性攻击。类似地,在 1991 年,他们完全使用印度军队,以训练为名来对抗旁遮普人民的意愿。在这些残酷的镇压战役中——在东北部有三万人,在克什米尔有八万人,在旁遮普有一万人,在特伦甘纳武装反抗(1946-51)中有五万人,以及在比尔普姆邦有 200 名群众和活动家遭到屠杀。如果我们加上自纳萨尔巴里和斯里卡库兰至今遭到准军事部队、警察和别动队屠杀的 13000 人,那就有超过十数万人遭到政府武装力量的杀戮。数十万群众遭到虐待,被关进了监狱。人民价值数千万卢布的财产被抢劫和摧毁。数以千计的年轻人失踪。所有这些暴行表明什么呢?难道还没有证明军队、准军事部队和警察部队为了这些卖国的剥削统治阶级的利益,为了帝国主义的超额利润,毫不犹豫地屠杀人民吗?难道他们没有执行政府宣布的残忍、暴力和杀人不眨眼的政策吗?这些部队永远都不会放弃这些政策。

最近,为了清除毛主义运动,印度军队在 2011 年年末就以训练的名义,逐步进入到毛主义运动强大的丹达卡兰亚的一些地区。我们可以想象结果会如何。把有丰富自然财富的马阿德山(Maad)拱手让给帝国主义者和企业公司,特别是要占领世界上最古老的部落民社区——马瑞亚部落民(the Mariya Adivasis)——居住的面积达 750 平方公里的马阿德山区,目标就是要把他们拆迁走。我们党在丹达卡兰亚地区沿着革命路线发展各种部落民社区。所以除此之外,消灭我们党和我们党的领导人员也是背后另外一个重要目标。因此,印度就不仅仅反人民,而且还是反动派。毛主义向我们阐明了,甚至这样一个反动的印度军队,都可以通过持久人民战争击败。在这方面,中国和越南人民战争的历史是毫无争议的例子。

敌人正实施进攻,目标是要在 3 到 7 年内消灭革命运动。我们的目标是要尽量延长这一过程,由此把印度军队拖入一场以任何方式都无法胜利的长期战争。印度军队还没有从对东北部和克什米尔民族斗争的镇压行动中抽出身来。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镇压行动已经陷入战争很长时间了。我们要加强各个游击区的游击战争并开辟新的游击区,把印度军队推向无法集中力量的境地。通过把人民日常斗争、政治经济权利运动与游击战争结合起来,以武装和非武装的战斗方式开展这些斗争,我们要把游击战发展为一场敌人不可能消灭的不可战胜的战争。

对人民来说，拆迁目前是一件重要的生死攸关的事情。人民正在与印度剥削统治阶级的拆迁政策做斗争。我们党，人民解放游击军、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的人民政府和人民民兵组织必须与这些人进一步结合。他们必须像鱼和水一样结合。一开始就必须把这些斗争转变为军事斗争，他们才能强力地反击来镇压反抗的军队和警察部队。

武装部队特殊权力法案（AFSPA，可以理解为反恐法案或者镇压法案——译者注）一经生效，军队就随之被部署，并在扫荡措施如屠杀平民、失踪、逮捕、对妇女施暴、夷平村庄、掠夺人民财产、破坏、假遭遇战致死等中增加使用，在军队的历史中自始至终都可以见到这一结果。所以，我们必须大规模地动员群众反对 AFSPA。我们必须动员所有可以集合在“印度军队滚回去”这一口号下的力量，形成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孤立敌人。必须广泛地动员群众去反对假遭遇战，以及要求把死者的尸体移交给其家属。必须开始群众的抵抗斗争。必须开展争取公民权的人民运动。只有当我们把人民运动发展为军事抵抗斗争的时候，才能给人民战争带来根本性的变化。

按照作为低烈度冲突政策一部分的“赢得人心”的战术，敌人在实施作为“发展活动-警察行动”一部分的“融合行动计划（Integrated Action Plan）”。他们给予建设道路、电力和通讯，而不是灌溉这样的必需品以更多的重要性。准军事部队官员，甚至军队官员最近到丹达卡兰亚来，在村里实施非军事行动计划。他们跟人民开会。为了欺骗人民，军队史无前例地做义务劳动。他们以在学校里给学生讲授爱国课程为名，口吐反毛主义毒液。这些改革的目的是要从人民中分出一个群人，让他们转变为村子里的一个阶层，然后把他们当做镇压运动的主要手段来使用。我们必须在人民中揭露这些改革的虚伪性。我们必须让人民懂得，他们的基本问题不会通过这些改革所解决，只有推翻这个剥削制度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才是解决办法。

毛泽东同志反复教导我们说，只有“以群众为基础的人民战争才能取得胜利”。在革命政党和人民军队的鼓舞下，人民不再忍受统治阶级及其雇佣军的剥削、压迫和镇压，大规模地加入反抗战争中，这在俄国、中国、越南的革命运动和各民族解放运动中都可以见到。人民的反抗是人民军队力量的持续来源。如果人民军队要扩大到成千上万的成员，那就必须大规模发展人民反抗斗争。拉加尔和纳拉亚纳帕特纳这样的斗争已经在我们面前树立了理想的典范。

要打败印度军队，首要的是要研究它政治上的虚弱。

显然，印度军队打的所有这些仗都无非是为了印度剥削阶级的剥削、镇压和统治利益的战争。它的反人民的本性已经通过战争暴露出来。所以，它就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这是他政治上的主要虚弱之处。

虽然印度军队所有的士兵都是从人民中招募的，但一个巨大的矛盾是，他们为剥削阶级而不是为他们自己阶级利益效力。这就意味着他们在为一个自己不属于的阶级服务。由于这一矛盾，他们的本性就是雇佣性的，而不是带着献身精神工作。这就是部队中发生自杀和逃跑的原因。类似的，各个进步运动、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会一直打击他们。军队中一直存在着起义的可能，就像个俄国和中国所发生过的那样；当意识到他们的被压迫阶级所遭受的剥削、压迫和镇压之后，他们会加入到革命人民军队和民族解放军队中来。这是印度军队最大的弱点，虽然印度统治阶级宣称军队强大。由于其雇佣军的性质，军队会策略性地不愿勇敢作战。他们不能应付为了人民利益而战的人民军队和赢得战略胜利。

印度军队没有多少游击战和反游击战经验。他们从游击战争，从作为镇压民族斗争、旁遮普人民斗争，以及对泰米尔独立猛虎解放组织的侵略战争的组成部分的反游击战中得到的经验很有限。在泰米尔独立猛虎解放组织的战争中，印度军队遭受了致命打击。

印度军队对其在猛虎解放组织战争中所遭到的失败进行了反思，结果是认为原因是因为没有强有力的情报系统。实际上，一支诉诸于对人民发动进攻的军队，比如反人民军队，是很难建立强大的人力情报系统的。

我们必须向警察、准军事部队和军队解释印度军队中官兵矛盾的实际原因；解释各种军事组织之间和军队与警察之间的矛盾。我们必须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向他们解释，他们不能像

雇佣杀手一样为剥削阶级效力。我们必须号召年轻人不要加入剥削政府军，号召他们抵制敌人的征兵宣传，鼓动人民过有尊严的生活。必须广泛的宣传这一号召。

敌人在游击区以外使我们的领导层遭遇损失之后，就一直努力进行基于情报的攻势，试图在运动地区消灭从最高层到村级的党的领导力量。他们等待机会，甚至部署了无人机。所以保护党的领导层就变成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为此，党和人民解放游击军在实践中就必须注意要一直应用各种反制措施。人民的情报机关从人民抵抗斗争中得到加强。我们务必要保证关于革命运动领导层的信息不会落入敌人之手，而党、人民解放游击军、各群众组织和人民能得到敌人的信息。必须给敌人各种误导性的信息。每天传播各种谣言。我们要推动人民积极参与这一事情。我们必须通过推动各种政治努力使人民加深对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的理解，来应付敌人的谍报网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与击败印度军队联系在一起的。只有通过处理人民的日常问题，建立争取人民生存权的强大的人民抵抗战争，我们才能驱逐印度军队，并击败他们。

问题 6：党提出的“让我们把人民解放游击军发展为人民解放军”的口号。这一口号的含义是什么呢？

巴萨瓦拉吉：我们需要三大法宝——党、军队和统一战线——来实现革命胜利。名叫“党”的战士手握着人民军队和统一战线这两件武器。这两件武器是革命胜利所特别需要的。我们党九大把中心、首要和紧迫的任务——“发展游击战为运动战，发展人民解放游击军为人民解放军，以使丹达卡兰亚和比哈尔-恰尔肯德成为解放区”——交给全党、人民解放游击军、革命群众组织、革命人民委员会。如果我们要建立解放区，就不可避免地要把人民解放游击军发展为人民解放军。只有正规军队才能把游击战发展为运动战。在过去五年中，由于人民解放游击军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努力，游击战在各游击区都加强了。人民解放游击军实施的一些行动已经带有运动战的性质。比如，穆克拉姆-塔迪梅特拉伏击战、“空中索道行动（Operation Ropeway）”——那亚加尔行动、卡加尔（Kajar）和洛哈达伽（Lohardagga）等。人民解放游击军又进行过几次行动。这就意味着人民解放游击军正逐渐通过发动战争增强自己。类似地，我们必须通过群众斗争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武装人民使之成为人民战争的一部分，这样才能扩大人民解放游击军的队伍，加上一步步地发展征兵进程，就能够发展营和团。人民解放游击军必须把握好地形，观察敌人的弱点，根据时间空间，创造性应用游击战策略，并一直要自己掌握主动。人民解放游击军必须要获得人民积极的支持，尽可能地消灭敌人，获得武器，武装新兵和人民并不断前进。我们必须努力有计划地提高人民解放游击军的战斗力，以便在其中建立更高水平的纪律，和主要通过攻击敌军的方式增加武器数量，以及逐渐发展指挥战争所必须的辅助机构。只有以这种方式，我们才能把人民解放游击军发展为人民解放军。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完成我们党九大赋予的中心、首要和紧迫的任务。这就是“发展人民解放游击军为人民解放军”这一口号的含义。

论阿兰·巴迪欧

阿吉特

二〇一三年

.....关于阶段（stages）的主题，值得研究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在他的著作《萨科齐的意义》（The Meaning of Sarkowsky）（translated David Fernbach, Verso, London, 2008, pages 106-107）中提出的一个不同但密切相关的论点。他重复了我们经常听到的观点，即党在迄今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模式中的制度化领导作用（institutionalised leading role）是共产主义项目（communist project）受挫的主要原因。以此为基础，他将共产主义运动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直到公社结束，另一个阶段直到**的复辟。其区分的标准是国家体制。公社未能抵御敌人的攻击(由于缺乏集中)，于是便寻求通过党在第二阶段的制度化作用（institutionalised role）来解决。以此就区分了两个阶段。作为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巴迪欧坚持废除党的制度化作用，甚至主张取消先锋党。尽管他声称这与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诸众”(multitude)论断不同，但其未能解决尖锐的阶级斗争的物质现实，而正是这一

现实使得先锋党及其制度化作用变得必要。因此，尽管巴迪欧声称希望“复兴共产主义假设”(revive the communist hypothesis)，但他的乌托邦解决方案反映的却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观点。归根结底，这些以及类似的“阶段划分”(stage-division)的论点都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即我们需要马列毛主义(MLM)以外的东西来推进“共产主义项目”。(不是马列毛主义的发展，而是其他东西。)然而，巴迪欧的区分，基于目前为止尝试过的国家体制，直接触及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挑战。它的“阶段划分”标准有其逻辑，与阿瓦基安主义(Avakianism)¹的武断标准不同。……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央委员阿吉特，《反阿瓦基安论》(Against Avakianism)

摘自《纳萨尔巴里》(Naxalbari)第4期第18页

注释:1 阿瓦基安，美国革命共产党主席。他认为共产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在第二阶段需要“新的理论框架”。

印共(毛)坚决支持菲共和菲律宾人民战争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
二〇一三年

**以实现战略相持为当务之急，欢呼菲律宾革命迈向胜利之路！
坚决支持菲律宾革命和菲律宾人民！
反对并谴责 Oplan Bayanihan！
在 2013 年 4 月 22 日至 28 日举行菲律宾革命团结周**

现在全世界人民以及印度人民都清楚地看到，美国傀儡贝尼尼奥·阿基诺政权正在进行一场野蛮的军事行动，即“Oplan Bayanihan”，企图摧毁正在进行的，其直接的核心口号是在菲律宾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战略相持的革命。

菲律宾位于东南亚，面积为 30 万平方公里，拥有 9500 万人口。热爱自由的菲律宾人民有着光荣的历史和英勇的反对殖民统治，特别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和牺牲的悠久传统。这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菲律宾拥有丰富的足以自力更生的各种资源。劳苦大众的呼声是将菲律宾发展成为独立自主、自由民主的国家的坚实基础。菲律宾的工人和农民是结束帝国主义及其买办统治阶级的剥削和镇压，实现真正的民主和社会进步的主要来源。

菲律宾的民族民主革命始于 1896 年。但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菲律宾共产党(CPP)才从反封建斗争中脱颖而出。经过曲折的道路，打败了党内的修正主义者，直到六十年代后半叶，菲律宾共产党才在毛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真正的革命民主力量进行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国际大动乱背景下，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从那时起，菲律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再次开始以新的精神前进。在人民军队，即新人民军(NPA)和民族民主阵线(NDF)的帮助下，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通过大规模的群众参与取得越来越多的成功。目前，菲律宾共产党是最受菲律宾人民信任和欢迎的党，领导着所有被压迫阶级和社会阶层反对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的一切斗争，推动民族民主革命顺利完成。

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危机加剧，各阶层人民开始越来越多地在菲共的红色旗帜下团结起来。

看到目前正在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感受到剥削制度的危险，贝尼尼奥·阿基诺政府感到了害怕，以各种名义发动并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镇压运动。‘Oplan Bayanihan’是美帝国主义奴仆贝尼尼奥政府发动的全力以赴、多管齐下的最新形式的镇压运动。‘Oplan

Bayanihan’运动是美国反动傀儡政权以法西斯方式进行的最残酷、最野蛮、最全面的军事行动。

但是，菲律宾人民在菲律宾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新人民军和民族民主阵线的帮助下，在全国各地英勇战斗，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反抗野蛮的“Oplan Bayanihan”，站在了鼓舞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热情立场上。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央委员会在 2012 年 8 月的会议上决定于 2013 年 4 月 22 日至 28 日举行团结周，以支持菲律宾革命，并呼吁人民群众、全体党员以及印度所有进步、民主和革命力量强烈反对和强烈谴责野蛮的军事行动“Oplan Bayanihan”。

今天，这场运动正怀着伟大而崇高的目标战斗着。目前正从战略防御阶段向战略相持阶段推进。它现在有了...游击队的前线。它的工作任务是将它们增加到....到 2015 年。在 2011 年举行的新人民军 42 周年纪念会上，决定在未来 5 年内从敌人手中缴获 25 件武器，并将其交给...即将成立的连队。它通过战术反攻给敌人以强大的打击，是对全世界受压迫的群众，主要是人民武装力量的热情的鼓舞。尽管发生了绑架、暴行、焚烧房屋、抢劫和禁止革命组织，但人民和支持人民的新人民军和民族民主阵线正在菲律宾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战斗。让我们都向他们表示支持。让我们向他们表明，他们并不孤单。让我们向他们发出团结的信息。

我们所有人都要求立即停止贝尼尼奥政府领导的“对人民的战争”！要求取消美国在菲律宾的所有军事基地！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菲律宾监狱中的所有政治犯！向跟为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和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大封建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贝尼尼奥·阿基诺进行的英勇的菲律宾革命表示团结和支持！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和全印度革命群众正在向你们所有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革命的团结。两党都在印度和菲律宾进行革命战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以实现直接和最终目标。我们承诺，我们将以不屈不挠的决心继续进行革命战争，不会犹豫任何形式的牺牲，以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我们还承诺成为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的菲律宾革命运动的强有力的共同战斗者。因此，我们将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服务，坚定地支持菲律宾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伟大的菲律宾人民、菲律宾共产党和新人民军是不可战胜的。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与你们同在。前进！最终胜利将是你们的！失败将属于美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菲律宾奴才！

反对“Oplan Bayanihan”！

为菲律宾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团结！

菲律宾共产党万岁！

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万岁！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万岁！

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Abhay
发言人，
中央委员会，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

支持印度人民战争 《人民》特刊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九日

声援印度人民战争

菲律宾共产党及菲律宾的所有革命力量宣布，2013 年 7 月为菲律宾印度人民战争团结月。菲共发表这项团结宣言，并呼吁民主和反帝力量于 7 月 1 日举行支持印度人民战争国际日。让

我们向印度人民革命的英雄们和烈士们表达最崇高的敬意，庆祝他们的胜利，期待他们未来的进一步发展。

菲共呼吁全体党员、新人民军的所有红色战士及其领导下的所有革命力量和人民在7月开展教育和文化活动，进一步加深菲律宾革命力量对印度人民民主革命力量的了解，进一步加深二者之间的团结。

在7月，党支部、新人民军各单位、革命群众组织各分支、革命政府各部门将在7月拿出一天左右时间，开展教育讨论、观看相关电影、文化展示、群众宣传等活动，以表达对印度人民战争的团结和真诚支持。

菲共发起菲律宾印度人民战争团结月，是对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在4月22-28日发起的团结周的回应。与这次团结周同时进行的是4月24日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40周年。

尽管在民族文化特点上有着一些隔阂和差异，但印度和菲律宾的人民战争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最重要的是，印度和菲律宾的人民战争都是由坚持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共产党领导的，并深深地扎根在劳苦群众当中。

两者都推进农民和少数民族争取土地的民主利益，反对外国矿业公司和垄断资本掠夺者垄断和侵占土地。两者都推动工人、青年、妇女和其他民主力量反对剥削者和压迫者的民主斗争。

印共（毛）领导人民解放游击军与菲共领导菲律宾新人民军一样。两者发动广泛而密集的游击战，同时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机关，发动推进土地改革运动的活动。在得到广泛支持后，人民解放游击军和新人民军在武装斗争领域不断地扩大和积累重大胜利。

印度和菲律宾的人民战争都面临着反动势力根据美帝政府的命令而进行的残酷镇压运动。印度反动派的绿色狩猎行动和菲律宾反动派的保卫自由行动都使用了最野蛮的武装镇压方式，造成了对人权的广泛侵犯。这些镇压行动以革命群众为焦点，阴险地企图以此恐吓他们，是没有区别的。

美帝和反动派污蔑印度和菲律宾的革命力量是“恐怖分子”。但他们未能阻止印度和菲律宾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两国的革命力量都在人民的深切而广泛地支持下稳步前进。印度和菲律宾的人民战争一再果断地挫败了反动派武装镇压的企图，稳步实现了人民的民主诉求。

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恶化和新自由主义政策破产的情况下，印度和菲律宾革命力量渴望并努力建立广泛的国际反帝国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以促进劳苦群众的利益。面对资本主义和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人民的日益剥削和压迫，印度和菲律宾的人民战争有着巨大的革命潜力。

菲共赞扬印共（毛）和印度的所有革命力量在人民战争的道路上坚持不懈。因为印度人民不断地反抗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所以世界人民期待着印度人民战争的发展和巨大进展。世界各国人民期待着印度人民战争史诗般的规模和潜力，能够大幅度改变整个地球的面貌，就像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改变了全世界阶级斗争的平衡一样。

菲律宾人民期待着印度革命的全面胜利，尽管他们也很渴望在自己的国家取得胜利。菲律宾人民和印度人民在自己的国家发动人民战争，进行武装打击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走狗，以促进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进步和胜利，必将激励他们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发动革命以实现民族和社会解放。

介绍印度社会和革命

印度是南亚的一个国家，西与巴基斯坦接壤，东北与中国、尼泊尔和不丹接壤，东与缅甸和孟加拉国接壤，东南是斯里兰卡。它的南面是印度洋，西南面是阿拉伯海，东南面是孟加拉湾，离菲律宾有 4600 多公里远。

印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早在 5000 年前，随着科学、艺术和文化的成长和发展，印度河流域就出现了哈拉巴文明。印度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拥有 12 亿人口。

印度有着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各个民族和部落。这里也是各种宗教和语言的家园。

印度人口的大多数（80%）是印度教徒，还有着大量的穆斯林人口（世界上第三大；非穆斯林国家中最大）。此外还有基督教徒、锡克教徒、佛教徒和耆那教徒。

印度的陆地和海洋资源丰富。其耕地面积达 130 万平方公里（超过 56%）。2008 年，它拥有世界第三大渔业部门。印度还是世界第三大钢铁出口国，第四大煤炭生产国，以及的最大钍（一种用于制造火箭发动机和飞机发动机的元素）生产国。它是锌、锰、铝土矿、铜和铬铁矿的主要生产国。它有自己的石油产量，能够满足该国 25% 的需求。

印度的主要农产品有大米、小麦、油料、棉花、黄麻、茶叶、甘蔗、各种水果和土豆。另一方面，其主要产业是纺织、电信、化工、医药、生物技术、食品加工、钢铁、运输设备、水泥、采矿、石油天然气、机械和软件。

印度是世界第十大经济体。但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穷人都在这个国家，各个社会阶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印度是一个由大地主和大买办资产阶级统治，帝国主义列强控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它的反动政府是由 28 个邦和 7 个领水上的岛群构成的领地组成的联邦。

印度简史

几千年来，由种姓制度强化的封建主义一直统治着印度。种姓制度根据人们的职业、氏族和社会地位对他们进行等级划分。不同种姓的人之间的融合是被严格禁止的。不属于四大种姓（外种姓或贱民）的人遭受严重的歧视、压迫和剥削。在印度封建社会，他们在扩张土地或王国的过程中受到地主和贵族的压迫。

18 世纪，英国殖民者作为干涉势力第一次来到印度次大陆时，就遇到了这种封建制度。印度次大陆包括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英国人从 1757 年开始直接控制这个次大陆，统治了将近两个世纪。在此之前，印度的贸易很繁荣，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已经出现。但英国殖民主义者破坏了印度的农业生产和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迫使印度专注于为英国公司提供原材料，并将其作为英国产品的倾销地。

在贵族和地主的帮助下，殖民主义者巩固了他们对印度的统治。他们把农民组织到定居点，集中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种植农产品。他们延续了地主强迫劳动和向农民征税的旧做法。由此印度从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变成了与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密切相关的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正是在这一时期，印度工人阶级在城市中出现，英国殖民者在城市中修建基础设施以支持他们的殖民统治，如铁路、矿山、港口、种植园和工厂。当地的买办阶级、放高利贷者、地主和贵族大量投资这些行业。在这些人中，当地的买办资产阶级逐渐崛起，这个阶级完全依赖殖民主义资本家的资本和生产。在同一时期，英国在印度建立了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并让这些人充当英国在统治印度次大陆的助手。

从一开始，印度人民便强烈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他们对殖民者和苟延残喘的封建制度进行了猛烈地反抗。其中一次起义发生在桑塔尔（1854-56），这导致了1857年的第一次独立战争。印度各地数以千计的农民和爱国者们参加了这场历史性的战争。这场战争被认为是第一次人民民主革命的开始。从那时起，印度人民发起了越来越多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但是，由于缺乏无产阶级强有力的领导，这些运动长期处于薄弱和分散状态。

1884年，英国殖民主义者成立了由英国和印度政客组成的印度国民大会党（INC），以此削弱争取民族解放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但这未能阻止印度的反英起义，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们的反英的起义。统治阶级试图通过宣传来自最高种姓婆罗门的律师甘地所提出的“非暴力主义”或消极抵抗、非暴力不合作以及非暴力的思想来阻止起义。

甘地宣传他的非暴力主义，以压制人民的激进的武装抵抗。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是甘地为平息查姆帕拉（Champara）农民的武装起义而采取的行动，即使这个起义是由于不公平的税收和地主的严重压低收购农产品价格而爆发的。甘地和其他律师一起去了查姆帕拉，并在当地发起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在支持农民的经济要求的同时，又反对农民要求脱离英国统治的呼声，他声称这只会成为殖民者暴力镇压他们的借口。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促使了印共在1925年成立。然而，尽管有着极其有利的客观条件，印共未能领导20世纪30年代进一步扩大的反对英帝国的运动，原因在于其领导层拒绝承认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资产阶级性质，也未能正确分析印度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同样，当它与甘地领导层（很长时间内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为代表）结盟并全神贯注于议会斗争时，也没有发展自身的独立力量。

1930年，尼赫鲁起草了一份宣言，提出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和平过渡到“印度完全独立”。在甘地的煽动下，印度国民大会党将它的独立要求转变为在英帝国统治下的自治。尼赫鲁和甘地没有起来进行积极的抵抗，而是选择通过印度国民大会党（之后由贾瓦哈拉尔的父亲莫蒂拉尔·尼赫鲁领导）和英国国家之间的谈判的方法，以此实现印度的独立。而当英国人拒绝履行其给予印度自治权的承诺时，甘地对英国人发动了他的消极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由此，甘地和亲殖民主义的印度国民大会党使当时萌芽中的民族解放运动脱离了斗争和革命的道路，走向了投降和资产阶级改革主义的道路。

（自英国授予印度虚假的独立之后，尼赫鲁-甘地王朝就已经统治着国大党和整个反动政治。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是这个国家的第一任总理[1947-1964]。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在1966-1977和1980到她1984年被暗杀继任总理。英迪拉的儿子拉吉夫·甘地从1984年直到他在1991年被暗杀为止担任总理。国大党目前由拉吉夫·甘地的妻子索尼娅领导。）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2-1946年），印度次大陆的革命形势以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形式出现。学生们发起了大规模的反帝游行，全国各地的工人和政府雇员也举行了罢工，并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释放政治犯的运动。反封建运动在**三一减租（Tebhaga）**、**Bakhast**（译者按，疑指难民运动）以及贵族统治下并享有部分自治权的邦中发展。不满情绪逐渐在警察和士兵中蔓延。农民运动的团结性逐渐加强，并最终在特伦甘纳发动了历史性的农民起义。所有这些都对英国帝国在印度的统治造成了沉重地打击。

面对印度人民日益增长的民族独立要求以及频频发生的推翻英殖民政府的斗争，英国殖民主义者于1947年给予印度虚假的独立，将直接的国家治理移交给现有的国会。英国人为了防止迅速壮大的革命力量拥有领导印度的机会，迅速从直接统治向间接统治过渡。同时为了保证新生国家的忠诚，英国对领土争端中的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给予了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英国将印度交给尼赫鲁领导的印度国大党，而巴基斯坦则划分给穆斯林联盟，以维持英国对次大陆经济和政治的控制。

随着英国对于印度的直接统治的结束，印度次大陆成为新兴帝国主义列强争夺资源和市场的竞技场。在冷战（1950-70）期间，与美国相比，尽管苏联向印度投入的资本相对较少，但它对印度的影响更大。当时的苏联虽然自称社会主义，但已经完全沦为了社会帝国主义。

苏联煽动和支持当地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对东孟加拉、克什米尔和次大陆东北部其他邦的侵略战争，使得印度成为苏联的巨大的军火市场。同时它还煽动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之后已经是美国的盟友）之间的战争和对东巴基斯坦的解放运动的武装干涉。

通过贷款，苏联从它在印度建立的公共企业和重工业（这成为了官僚的奶牛）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它获得了钢铁生产（30%）、石油加工（20%）、石油勘探和开采（80%）、能源生产和分配（60%）、重型机械（85%）、电动机（75%）和铝加工（25%）的控制权。苏联利用这些工业扩大其现代武器的生产。

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美国以援助、贷款、赠款和对苏联势力范围外的各种私营行业大举注资。1985 年，它开始放开国家经济，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加快了这一进程。为了换取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供的贷款，美国推动了公共工业的广泛私有化，放松了对公用事业的监管，以及推动了贸易自由化。这些政策为美国投资者和公司大量进入该国铺平了道路。

目前，成千上万的美帝公司正在掠夺印度的自然资源，剥削印度的劳动力。反动的印度国家听命于他们，听从他们的每一个指令，从确保廉价而温顺的劳动力和廉价原材料的供应，到提供其他各种的优惠和特权。同样，美国目前也是印度军方的主要金主和掌控者，并利用印度军队在亚太地区建立其军事霸权。

印度共运史

真正的革命者始终否定和抵制印共（1925 年）及其继任者印共（马）领导人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以及他们的背信弃义。但是，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共指导下发起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大论战和 1966-1976 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期间，正确和错误路线之间的斗争才愈演愈烈。

真正的印度共产党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宣扬的原则指导下，紧紧抓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将其运用到印度社会的具体条件中。最终，导致了旧党的一大批干部退出印共（马），并宣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和中央领导是修正主义。其中一位叫查鲁·马宗达的同志，他成为了印共（马列）的创始人。马宗达同志宣称印度人民战争的开始。人民战争道路是反对印共（马）长期走的议会主义的修正主义道路的正确道路。

随后，在 1967 年 5 月西孟加拉邦纳萨尔巴里发生了历史性的反对警察的农民起义。纳萨尔巴里起义被当地反动邦残酷镇压，这场革命被公认为“隆隆春雷”之始，并标志着印度革命斗争的新阶段。（这是用来描述“毛主义者”的术语“纳萨尔”和“纳萨尔派”的起源，反过来，又来称呼印共（毛）的成员和干部。）

在纳萨尔巴里起义后，真正的革命者开始对如何推进印度人民战争以及是否应当及时成立新党有了不同的看法。这些问题没有立即得到解决。因此，查鲁·马宗达同志领导的印共（马列）在 1969 年 4 月 22 日。卡奈·查特吉同志领导的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单独在 1969 年 10 月 20 日成立。由于查鲁·马宗达同志的牺牲、卡奈·查特吉同志的被俘和监禁等各种因素，这两个组织的发展曾多次被打断。

在此之后，革命者之间发生了更频繁和更多的分裂。1980 年，印共（马列）分裂为两个阵营，以安得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为基础的印共（马列）人民战争；以及在孟加拉行动的印共（马列）党统一。尽管分裂了，干部们仍继续努力，团结相似但分裂的群体。1998 年，印共（马列）人民战争和印共（马列）党统一合并为印共（马列）人民战争。

同样，在坚定的政治和理论基础的基础上，按照正确的军事路线，印共（马列）人民战争和印毛共中心（主要以孟加拉为基础）之间不断尝试统一。由于若干因素，1985 年至 1995 年举行的会谈没有取得成果。两个团体之间的冲突变得极其复杂，一度有流血事件发生。

两方领导层于 2003 年再次会晤。这次他们通过彻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教育和讨论基本政治问题和印度革命的实践，一定要解决两者之间所有分歧，并纠正所有缺点。会晤取得了成果，最终起草并敲定了印共（毛）的基本建立文件。

2004 年 9 月 1 日，印毛共中心和印共（马列）人民战争正式合并为印共（毛）。它在第一份声明中说，党的合并符合劳苦群众对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愿望和要求，它将领导印度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迈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变革。

党的合并是经双党代表团讨论后成立的，通过设立联合中委会完成了这一进程，并发表了五个重要文件，即《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鲜艳红旗》、《党的纲领》、《印度革命的战略与策略》、《关于国内外局势的政治决议》和《党的章程》。

鉴于两党历史悠久，代表们同意宣布已故的查鲁·马宗达同志和卡奈·查特吉同志为创始领袖。他们也宣布合并的党是上世纪 60 年代，尤其是伟大的纳萨尔巴里起义和印度共运的重要革命传统的继承者。同时，他们也意识到虽然这两党是分开的，但在过去 35 年中，他们都推进了人民的共同斗争。他们还合并了两党的军队——印共（马列）人民战争的人民游击军和印毛共中心的人民解放游击军——形成了人民解放游击军。

印度社会的特点和现状

印度社会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这种特征是印度长期被帝国主义列强统治的结果，这些列强为了自己的利益阻碍了印度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

自从 1947 年英国殖民主义者给予印度虚假的独立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能够统治整个印度。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能够主宰各种社会舞台。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帝国主义通过向各种公私工业注入资本，并以附加贷款和财政援助的条件来控制印度政府的经济政策。

帝国主义也在军事上不断巩固发展和壮大。美帝以“国防”的名义，通过不断提供军事援助，推动“合作”和进行军事演习，向军队各部门派遣“顾问”，签署条约，逐步控制了印度的方向和军事政策。

帝国主义者不仅利用傀儡军队镇压印度人民，而且利用傀儡军队对印度周边国家进行侵略和干涉。对巴基斯坦进行分裂和建立孟加拉国，夺取锡金，以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对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内政的干涉，都是很好的例子。在美帝的煽动下，印度傀儡政府不断干预他国，制造分裂，挑衅和威胁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

与欧美国家不同，印度的资本主义并不是随着封建势力的瓦解而发展起来的。相反地，殖民主义者维持封建主义的存在，并将其作为统治的社会基础。资本在不改变封建制度的情况下进入，产生了在印度全国范围内的半封建生产关系。

因此，印共（毛）把印度社会的主要矛盾为描述：1）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2）人民与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3）资本与劳动之间矛盾；4）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其中，前两个是印度国内的基本矛盾（basic contradictions），是制定印度新民主主义革命战略战术的主要依据。

印度社会的阶级斗争，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列强傀儡的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纵容；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贫农、半无产阶级、中农、富农、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部分流氓无产阶级。

印度劳苦大众过着悲惨的生活。根据印度政府 2007 年的数据，高达 77% 的印度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 20 卢比（根据汇率 1 卢比=0.72 比索，则为一天 14.45 比索）。据世界银行 2010 年的数据显示，世界上三分之一的最贫困人口生活在印度。另一份来自牛津的报告指出，印度 8

个邦（比哈尔邦、恰蒂斯加尔邦、贾坎德邦、中央邦、奥里萨邦、拉贾斯坦邦、北方邦和西孟加拉邦）的穷人比非洲 26 个最贫穷的国家更多。

大多数印度人民是被落后的农业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其中，高达 60%（或者是其他估计：6 亿）的人没有自己的土地。最恶劣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形式在全国盛行。由于没有土地，大量的农民为了生存而不得不签订卖身契约，这使得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死于饥饿。

由于贫穷和无法偿还债务而自杀的人越来越多。1995 年至 2009 年，有 20 多万农民自杀，这在世界上居于第一。

其中大多数自杀是为外国公司生产经济作物，特别是种植转基因棉花的邦里的女农民。她们深受种子、杀虫剂和其他只能从跨国农业综合企业购买的生产投入物的高价困扰。与此同时，她们也成为高利贷者和商人的牺牲品，使得她们不得不以极低的价格出售她们的产品。除了各种残酷的胁迫和压迫之外，在有利于地主的作物分配制度下也有着广泛的剥削。

印度政府以支持帝国主义的“发展项目”的名义强行征用土地，例如为大型矿业和发电公司提供的经济特区、种植园、大坝和其他基础设施，这加剧了无地状况。这些项目需要清理和摧毁原始部落或部落民居住的数千公顷土地、河流和森林。在丹达卡兰亚、奥里萨邦、比哈尔邦、贾坎德邦、西孟加拉邦和安得拉邦里，超过 1.5 亿部落民受到影响。

地主们继续宣扬种姓制度、印度教社群主义，以及各种迷信和其他落后的观念，让尤其是达利特（即贱民）的农民们感到恐惧以此变得温顺。

在平原和城市，无产阶级和其他进步阶层也深受严重的剥削和贫困之苦。多达 93% 的印度工人在“非正规”部门工作，他们没有保障，没有福利，没有一般劳动法的保护。其中近 60% 在农业部门工作，在工资极低的大种植园和资本主义农场工作。

大多数人没有享受教育或保健服务。2005 年，多达 58% 的房屋没有电。80% 或近 8 亿人没有饮用水系统。到目前为止，这种情况没有显著变化。饥饿和贫穷普遍存在。超过一半（55%）的印度儿童营养不良，45% 的 5 岁或以下儿童体重没有达到标准水平。

即使是受益于“涓滴式发展”的社会中间小阶层也遭受了严重剥削。由于失业率的飙升，本地和包括大肆吹嘘的信息技术行业的外国公司压低受过教育和专业的印度人的工资。在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中失业率很高。

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及其帝国主义主子不断地聚集财富。几乎每周都有涉及邦最高级别的官员以及高达数百万卢比的腐败丑闻被曝光。政府官员和印度最富有的家族无耻地举办奢华派对。与此同时，买办资产阶级及其与帝国主义合资经营的公司迅速地积累了资本。截至至今，印度有 61 位亿万富翁，高于 2009 年的 24 位。他们的总收入高达 3410 亿美元，相当于该国 GDP 的三分之一。

面对印度人民日益增长的革命抵抗，反动政府目前正在加强武装镇压。2009 年，反动武装力量在美国反叛乱“专业”机构的协助下发起了“绿色狩猎行动”。利用“和平行动”民兵和桑德拉等准军事集团实施“绿色狩猎行动”。它主要迫害部落民。其残暴的手段包括屠杀、强制迁移至定居点、焚烧整个社区、强奸和其他令人发指的罪行。“绿色狩猎行动”的目的是迫使部落民脱离革命道路，将他们驱逐出自己的土地，并让外国公司巨头接管这块土地。

新民主主义革命

根据印共（毛），其短期目标和计划是继续并完成印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此作为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的一部分。它通过摧毁帝国主义、地主和资本主义买办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来达到这个目的。这场革命将按照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路线，以及通过持久人民战争来推进并实现。

印度社会的历史和特点要求进行两个阶段的革命。印共（毛）认为,第一阶段的目标是将当前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转变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以此解决社会的基本矛盾。

它的目标是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三个罪恶妨碍人民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共产党的当前任务，是通过武装斗争，消灭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国家。

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在农村中组织和发动土地革命来做到这一点。印度无产阶级如果不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阶级联合在一起，就不能解放自己。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土地革命。

印度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革命一旦第一阶段胜利了，不需要过渡阶段就能进入第二阶段。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夺取政权，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团结社会一切反帝反封建势力的人民民主政府。这个人民政府将会保障劳动群众的自由、权利和民主，并鼓励群众参与集体和日常的国家管理。

人民民主政府将会发展为人民服务的地方经济，以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兴起打下基础。它将会把一切工业、银行和其他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买办的企业国有化；没收地主所有的土地，让贫农耕种，最终消灭农村的封建、半封建的剥削。

在文化方面，人民民主政府将会发展科学的、民主的、群众的文化，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文化。这种文化将否定种姓制度、对少数民族宗教的歧视、印度教社群主义、父权制以及其他深深植根于许多印度人意识中的封建观念。

印共（毛）指出，印度人民战争的主要特征如下：

- 1) 印度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并且印度的地形有利于游击战。
- 2) 印度革命的敌人很强大，它拥有一个强大的中心，并拥有强大的现代化武装力量。
- 3) 另一方面，共产党、人民游击军和革命力量是弱小的。
- 4) 印度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人们发起了历史性的民族自决运动，以此反对印度的反动政府。

印度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是制定人民战争的政治、军事战略战术的决定性的因素。一方面，印度存在着一种小型资本主义经济，其存在与帝国主义生产体系相联系。它创造了一个高达7000万（大约为人口的6%）的工人阶级。另一方面，这种资本主义经济是建立在更广泛的半封建经济基础上的。虽然外国资本主义对农业的投资（种植园和采矿的形式）有所增加，但这并没有改变广大农村地区的封建和半封建的生产关系。

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建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的。因而必须动员亿万农民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必须实行解放农村生产关系的土地改革的革命纲领；必须建立取代封建政权的人民权力机构。

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也使得革命必须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路线，进行持久人民战争。并且革命必须在农村中比较落后、压迫剥削比较严重的战略地段发动。

在这些地区，由于交通和通信系统薄弱，阻碍了敌军的行动，使他们无法进行迅速地报复。这是人民军队和人民民兵发展壮大的地方。这里拥有足够的机动空间，不过这取决于敌人的主力部队是否存在、物资是否缺乏以及当地的现状这些条件。

印度的乡村非常广阔。在许多地方，由于基础设施薄弱，加上许多农村距离国家和军事中心很远，在这里反动政府的军事力量薄弱。这种状况有利于把广大农村发展成为红色政权下的武装斗争据点、游击区、游击根据地和解放区。

从敌人薄弱的农村推进人民战争，部分是反动国家机器及其武装力量的相对强大的实力和力量。目前，印度的反动军队有近 500 万人，并分成四大分支。2012 年，印度为其业务拨款 490 亿美元。过去几年来，印度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进口国。

游击战术是用来保护革命力量，并逐个击破敌人的。游击战争必须广泛深入地在更大的地区展开，并利用好对地形的熟识以及人民群众支援的优势。

另一方面，革命力量和人民意识到，敌人只具有在战术上的优势。由于反动政府的武装力量长期脱离人民大众，以及其自身的雇佣军性质，反动武装力量得不到人民大众的支持和同情。军官和士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中有许多人原先是农民，所以他们可以被争取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力量一边。

目前，与反动国家机器相比，农村的共产党、游击军和革命运动处于弱势地位。革命力量必须坚持在人民战争强化的同时增强自身的力量。人民解放游击军必须达到转变为人民解放军的必要条件。必须完善党的保密机制。

但是，革命力量的相对弱小只是暂时的。现在党的实力和革命运动正在迅速壮大。人民军队武器相对短缺的问题也在慢慢得到解决。

近年来，印度的武装革命正在迅速发展。红色政权正在印度广阔的领土上建立起来。大众媒体将安得拉邦、比哈尔邦、恰蒂斯加尔邦、贾坎德邦、中央邦、奥里萨邦、北方邦和西孟加拉邦统称为“红色走廊”，以承认印共（毛）在这些地区的存在。由于长期与印度反动政府作战，这使得各民族之间更加团结以抵抗印度反动政府，这必将有利于人民战争和整个革命运动的发展。有可能发展成为革命根据地的农村有很大一部分在其他民族居住的州和各部落的祖传土地上。

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的国家。体现这种差异的部落的发展阶段不同。在反动政府的统治下，各少数民族以“民族团结”的名义被镇压和慢慢地消亡，对于他们的压迫和剥削仍是长期存在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部落有着悠久的武装起义的历史。其中有武装起义的经验民族包括克什米尔、纳加、阿萨姆人、曼尼普里以及该国东北部的其他少数民族。他们民族自决的权利必须被承认，包括他们的分离权。因此，必须支持各邦的共产党（例如曼尼普尔毛主义共产党）的出现。

由于他们的抵抗，反动军不得不分散自己的力量，以镇压他们的运动。目前，在克什米尔和印度东北部各邦部署了数以万计的军队，以实行和维持印度反动政府的控制。仅在克什米尔，印度政府就派出了共 50 万的士兵、准军事部队、间谍和其他部队。

随着民族解放运动在这些地区的发展壮大，印度反动政府也将需要部署更多的军队。这将使得印度不可能集中全部力量来反对人民战争。

